湘军史专刊之一

湘军志
湘军志平议
续湘军志

王闿运
郭振墉
朱德裳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湘军史专刊之一

湘军志
湘军志平议
续湘军志

王闿运
郭振墉
朱德裳

数字图书馆推广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岳麓书社
一九八三年·长沙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版说明

十九世纪中叶，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了。当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向长江中下游发展的时候，产生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湘军是一支地方封建军阀武装，忠实地服务于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斗争。它以反太平天国为其事业，是太平军最主要和最凶狠的敌人。双方激战于南方数省十余年，最后天京终于被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存在了十三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遭到了覆亡。太平天国失败之后，湘军又参与镇压捻军、回民和苗民军，以及平定新疆的叛乱，最后被改编为防军。

初，曾国藩准备编撰湘军史志，并以王闿运为最适当的人选。其后，曾纪泽便把修志的任务“一以属之”。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学家。他于光绪三年五月开始撰写《湘军志》，七年闰七月写成。王氏对其书甚为得意，他在致陈深之信里说：“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三国志》作者陈寿）、睨蔚宗（《后汉书》作者范晔）矣。”但是，当他从成都携版返湘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与之有关连的人士群起而攻之，其中尤以曾国荃、郭嵩焘反对最力。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冯煦《复郭振墉书》），郭嵩焘兄弟对《湘军志》眉批评议竟达百数十条。究其原因，主要是叙事间用直笔，对曾国荃等人存有讥贬，其次是在史实的记载及材料的处置方面也不无可议之处。因此，继后又产生了王定安的《湘军记》、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以及朱德裳的《续湘军志》。

王定安，号鼎丞，湖北东湖（今宜昌市）人。他曾长期居于曾国藩等人幕中，对湘军的史实掌故稔熟。曾国荃把改修湘军史志的任务委托给了他以后，他“阅时几三载”，撰成《湘军记》。《湘军记》的文笔不及《湘军志》雄深雅健，但是叙事翔实、剪辑合理则又过之。

郭振墉，字涵斋，湖南湘阴人，为郭嵩焘从孙。他采录其先祖辈评议《湘军志》的条文，复取官书私著为之笺注，辑成《湘军志平议》。

朱德裳，字师晦，湖南湘潭人。他对《湘军志》只记述湘军“平捻”为止，而不及左宗棠用兵西陲，感到有所不足，于是把湘军这后一段历史补叙出来，取名为《续湘军志》。

我们把以上几种著作汇集一起，作为湘军史专刊出版，旨在为近代史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我们点校所依据的版本是：《湘军志》为光绪十一年长沙斠微斋本，并用成都尊经书院初刻本及沪上活字本《湘军水陆战纪》复校过（补正的字句用〔 〕标出，其讹误则用（ ）括起）；《湘军志平议》为民国五年清闻山馆郭氏家刻本，补上了民国十年本附录的《节录先侍郎公致陈俊臣中丞书》及作者的识；《续湘军志》从来没有印行过，采用的是原清稿；《湘军记》则是用的光绪十五年江南书局本。《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三种，关系密切，我们并为一册出版，《湘军记》则单独为一册发行。为了说明《湘军志》以及《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产生的原由与经过，我们在《湘军志》之后附录了沈一士《王闿运与湘军志》一文，以供参考。

有关湘军的历史专著，我们还将继续搜集，选择出版。

编　者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湘军志

湖南防守篇第一 ……（1）
曾军篇第二 ……（19）
湖北篇第三 ……（29）
江西篇第四 ……（44）
曾军后篇第五 ……（55）
水师篇第六 ……（71）
浙江篇第七 ……（88）
江西后篇第八 ……（98）
临淮篇第九 ……（103）
援江西篇第十 ……（110）
援广西篇第十一 ……（118）
援贵州篇第十二 ……（123）
援川陕篇第十三 ……（134）
平捻篇第十四 ……（146）
营制篇第十五 ……（158）
筹饷篇第十六 ……（164）
附录　徐一士：王闿运与《湘军志》 ……（168）

湘军志平议

叙 ……(181)
湖南防守篇第一 ……(183)
曾军篇第二 ……(223)
江西篇第四 ……(237)
曾军后篇第五 ……(239)
水师篇第六 ……(241)
浙江篇第七 ……(243)
临淮篇第九 ……(244)
援广西篇第十一 ……(244)
援贵州篇第十二 ……(246)
筹饷篇第十六 ……(247)
后叙 ……(252)
节录先侍郎公致陈俊臣中丞书 ……(254)

续湘军志

平回前篇 ……(257)
兵饷篇 ……(276)
平回后篇 ……(281)
还伊犁篇 ……(305)
大事表 ……(311)
人物表 ……(314)
将领表 ……(315)

殉难表 ……(317)
回首表 ……(318)
夷首表 ……(319)
降回表 ……(320)

湘军志

王闿运 著

李沛诚 点校

湖南防守篇第一

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项羽缪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以苗防故，镇箓颇有精兵出征四方。至其材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咸丰初元，巨寇洪秀全自全州出永、郴，围省城，掠舟洞庭，遂连破名省，天下莫能当。文宗忧之，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方围城时，官吏仓皇，治军劣愈于武昌、安庆。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至庭见提、镇，易置两司，兵饷皆自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道光三十年五月庚戌，广西乱始上闻。其时，庆远、平乐、浔州在在劫掠，而名者陈亚贵。广东英德盗掠浈(光)〔洸〕，戕守备，走怀集，湖南始戒严。骆秉章为巡抚。九月，诏征镇箓兵二千诣梧州，从两广总督进征；起李星沅于长沙，授钦差大臣，专赴广西；又命秉章出境防剿。秉章奏："省城居中，宜镇定，且饬边吏屯戍。"十二月，陈亚贵平，乃讨金田。

金田村者，浔州倚郭桂平县地，前史所称大藤峡也，其西则武宣、贵县。土、客民自来杂居相仇。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说令求土民女为妾，又自至土家激挠之，因劝豪劫女，使相攻烧。众无所归，秀清则悉劫之以叛，有众数千，恶自倡乱，乃投金田，合于洪秀全。自明末西夷人以数算新法詟中国，因得布其祆教，愚民传奉，世代秘守，妇女尤惑之。秀全亦假以招诱，惧官吏讹索，遂拒险屯结。秀清至，自言通天语，秀全当为天兄。

咸丰元年，僭号"天王"，出掠旁县。广西巡抚周天爵、提督向荣将万人，并前发诸军四千余人，围之大黄江。星沅、天爵不相下，奏请统帅。大学士塞尚阿帅二都统，将四千五百人驻湖南为声援。四月，诏塞尚阿代星沅。星沅薨，寇自武宣溃围，东北走象州。秉章奏言："湖南防兵四千余，前诏提督余万清出境会攻，力不足。"命总督程矞采行边。六月，寇还武宣。八月，溃围，大破巴清德军，东走藤，北犯永安，陷之。余万清母丧，解官留营。九月，鲍起豹为提督，屯江华。

二年二月，永安寇溃围，直北趋阳朔，四总兵败死，遂围广西省城。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三月，郴盗劫饷银，杀知州胡礼箴。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余万清先还守道州城。总督驻衡州，闻寇，遽乘舟北走，万清亦弃城不守。乙巳，道州陷。巡抚委事总督，总督闻永州寇退，复还衡州。六月庚辰朔，塞尚阿移驻永州，合兵二万余人，围寇道州，檄鲍起豹还长沙。丁亥，寇分陷江华，杀知县刘兴桓。壬辰，陷永明。丁未，陷嘉禾。戊申，陷蓝山。七月己酉朔，陷桂阳州，知州李启诏走死。庚戌，陷郴州，杀知州孙恩保。诏罢骆秉章，逮治余万清，以罗绕典治军，长沙料兵唯二千余人，练

勇三千余人。巡抚张亮基未至，总督程矞采托衡防不来，秉章、绕典方议筑土城，禁讹言，未能谋兵事也。寇既陷郴，疑所往。己未，走永兴，杀知县温德宣，分党踞之，大军悉移永兴。萧朝贵者以胆谲自奋，谓群寇迟懦，独率千余党谋袭长沙，绕山道东北行百九十里，掠安仁。丙寅，陷之，北犯攸。丁卯，陷之，遂过醴陵。丙子，至省城南十里止。

城中料寇当从耒、衡正道来，民走报寇至，怒其无公文，执将斩之。石马铺屯将尹培立，以潼关副将率陕西军千人仓卒拒战。陕军不惯稻食，所屯地无面，皆买之城中。军未朝食，相持一时许，皆溃散，培立死之，于是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城外居民亦不知寇已至。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程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而寇望城东南隅高楼以为城楼，趋之则非门，返而南门塞，城中乘城分守矣。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曰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诸生及举贡各自请领百人或二十人，佐巡垛口，多诣罗绕典言事。布政使恒福内召，潘铎代之，未至署，司道周颢、张其仁等莫敢与兵饷大议，惟善化知县王葆生颇好言兵，诸大吏、将帅亦莫之问也。鲍起豹居城南楼，迎城隍神大像与对坐。张亮基已至宁乡界，闻警，还屯常德集兵。八月壬午，邓绍良将楚雄兵九百入屯南城，始发炮击外寇。潘铎至，步巡城中，令居民、商贾各安业无恐，城中被围七日，亦稍自定。诏夺塞尚阿、程矞采官，以徐广缙并代之，促向荣赴援。向荣自四月初称疾居桂林，塞尚阿深

劾之，罪至遣戍，荣终不起，闻塞尚阿罢，乃疾行，癸巳至。丁酉，张亮基至。己亥，骆秉章解任，留居城中。庚子，郴寇悉趣长沙，益募矿夫穴城根。九月丙辰，塞尚阿至。诸援师大集，近五万矣。向荣不乐居城中，以寇渡湘，亦率所部渡湘为屯，时独搏战，不利，诸军相视莫往。城南战事主于和春，屯白沙井，自以扞遏为功，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或以为忠源之谋。然寇与官军均跲伏屯内，屯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入城者唯避南门，其余六门皆可缒以出入。衢巷间妇女娭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焉。丙子，南城地雷轰发，城崩四丈。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绍良独拔刀当城缺，斫先登一人者颠，部军闻之，皆弃钱奔城缺，寇不敢上。练丁辇木石塞缺口，城守复定。十月己卯，地雷再发，不及城垣。甲午，地雷发，城崩八丈。瞿腾龙拒缺口，寇复退走。于是，徐广缙方止湘潭，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而巡抚群官以为塞尚阿在城中，广缙不宜来逼之。其前军将福兴窜来。乙未夜半，寇渡湘西走。丙申，城上嗣寇屯，疑空虚。有呼者曰："贼去矣。"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而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张亮基奏请防湘潭，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遣兵南防湘乡，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或曰"和春军士卖纵之"，或曰"非也。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十一月己酉，破岳州。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诸将唯向荣遣兵尾追，阵亡副将纪冠军。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道员王东槐将八百人防岳州，寇至，与府县官俱走。文宗悔用徐广缙，严诏切责。广缙知事必败，遂益逗留，与人书，自言"屏息以待雷霆"。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助守，悉敛兵入城，寇以故水陆长驱。

十二月己卯，湖北省城陷。辛丑，逮治徐广缙，以张亮基署总督，潘铎署巡抚，罗绕典以云贵总督防荆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

丁亥，遣江忠源讨浏阳土寇。方省城之被围也，浏阳廪生王应嶲得周国虞通寇书，国虞惧，杀应嶲。言官发其事，事下巡抚，张亮基犹豫未敢发。周国虞者，忠义堂盗魁也。忠义堂自承平时有之，劫掠私斗，阴署徒党，历年不能治。亮基畏其众，初作奏以为不足烦兵，已而跂足卧且思，跃起曰："决矣！"乃遣忠源。忠源初至，国虞以为兵少易与，遽袭其营。官军出，众骇退，遂逼其巢下，令良民投营领牌者贷死，其夜解散数千，国虞走江西，斩其党众十余人。湖南讨土寇自此起。

三年正月丁未，寇弃武昌东下。壬戌，陷安庆。张亮基至湖北治军，奏以江忠源自随。是时，曾国藩始至省城议练军。城中守兵四千，将领多者统五百人，少或百人，以游击色钦额总营务。练勇成军者，有南勇、浏勇、楚勇、宝勇、湘勇，率以文员领之，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余悉用生监。新田张荣组以知州在籍，颇被擢用，有事辄令将以往。道员张其仁为总巡，而夏廷樾、裕麟为委员，号干练，得与谋议。二月，寇连陷江宁、扬州，益趋东北。潘铎奏撤兵二千余人，留沅州兵千七百防省。四月，铎病免，骆秉章自湖北移抚湖南。江西土犹土寇犯桂东，广东阳山土寇犯宜章、临武，永兴土寇起，掠安仁，并遣夏廷樾率张荣组往讨之，军至，寇解散。国藩奏重惩内奸，因以便宜捕斩奸民、胥隶甚众。以刘长佑、王珍将练勇，州县上言积盗拒捕者，辄以兵往。衡山、新田劫盗起，皆讨禽之。又令在城官兵月六会操，以署参将塔齐布训练勤特，奏迁一阶，令兼领练军。五月，广西兴安、恭城寇起，犯永明、江华、蓝山、临武、零陵、永、桂，官兵拒讨之。

酃县、衡山奸民复相扇动，张荣组、罗泽南往捕之。江宁寇分党掠江西，围省城，别遣寇党溯江陷安庆。江忠源自湖北率所部军入南昌助守，请援于湖南。秉章、国藩以楚勇最有名，檄宝庆知府魁联募二千人，益以湘勇千人，镇箪、辰沅兵六百人，遣夏廷樾、朱孙诒各统之，而罗泽南实主其军，纯用其弟子领营哨。别用忠源弟忠淑率楚勇先进，期会于瑞州。忠淑军于道溃散，廷樾等至南昌，一战不利，诸生死者七人，收众入城。忠源以新军不可用，令往吉安击土寇。七月，广东乐昌寇犯兴宁，王珍拒走之。八月，南昌围解，援军还。江西太和寇陷茶陵，王葆生、塔齐布、王珍合讨之。寇进陷安仁，杀训导吴棠寻，退走。鲍起豹以南昌围故，入城治防，恶塔齐布之为曾国藩用也，长沙协清德因而间之，纵提标兵围国藩行辕。国藩走免，遂移驻衡州，语在《曾军篇》。九月，湖北防江军溃于田镇，张亮基免，吴文镕为总督。广东英德寇犯宜章，周凤山、储玫躬拒走之。十月，常宁土寇阑入治城，杀典史吴世昌、把总许得禄，遂走嘉禾，杀把总邵定太，围攻蓝山，团总孙纪良、钟良钦等拒战死，储玫躬、张荣组破走之。十二月，江忠源死于庐州。始议大集兵援湖北。

四年正月乙卯，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以台涌为总督。寇自武昌犯岳州，巴陵知县朱元燮死之。二月乙亥，寇陷湘阴，西从陆道犯宁乡。曾国藩自衡州率水陆大军浮湘东下，闻寇至，遣储玫躬往援宁乡。壬午，宁乡陷，玫躬闻警驰赴之。众议以寇盛，宜止屯，玫躬曰："贼不取正道而旁出，必人少也。自吾领军，皆击土贼，今遇大贼不进，何以率众？"及至，寇方纵掠，玫躬军见寇少，遂驱之。寇惊走出，遇掠者还，相挤。玫躬军屯城外，独率十余人卒与寇遇，战死南门。群寇传相告官军当来，即夜引去。湘阴、岳州寇闻官军大至，亦俱北还。骆秉章遣朱孙诒、王珍率

三千人出通城，攻蒲圻，闻寇复至，收众保岳州。三月丁未，寇大上，围岳州。国藩军亦至，屯南津。戊申，岳州军溃退，寇从而上，军还省城，寇踞靖港，再陷宁乡，败湘军三营。甲子，陷湘潭，省城上下皆寇屯，巡抚、提督委战事于曾军。四月庚午，国藩自攻靖港寇，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奏劾侍郎曾国藩，且先罢遣其军。巡抚不可，城中亦不复设备。辛未，塔齐布大破寇于湘潭。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走，踞岳州。巡抚、提督上功，而曾国藩请罪。有诏诘责提督鲍起豹，以专阃大员不闻出战，惟会衔奏报，即日免官，以塔齐布署提督。塔齐布以都司署守备，仅二年，超擢大帅。新从湘潭立功归，受印之日，文武、民士聚观相叹詫，虽起豹俅从亦惊喜，以为皇上知人能任，使军气始振焉。是时，依故事提督列衔在巡抚前，曾国藩以事降黜，衔名又在巡抚后，而塔齐布谨事国藩，自比于列将。徐有壬等皆诣国藩贺，且谢罪。诏令国藩择司道大员，随营主饷。有壬等惴惴恐在选中，国藩笑谢之，谓所亲曰："此辈怯懦，徒败吾事。虽请同行，吾固当止之，况不欲乎？"乃修船、选士，合谋渡湖。五月，岳州寇陷常德，分陷龙阳，澧州援军将周凤山、胡林翼、李辅朝等自龙阳退保益阳。水军方舣船，不能救。常德知府景星、副将富勒敦、同知李春暄、武陵知县朱元增死之。寇留屯十五日，六月戊辰朔，弃城北走。

时武昌围久，湖北巡抚青麟以请援、就饷为名，南走长沙。己巳，武昌陷。湖南闻饥民避寇从青麟来者万数，人心皇怖。秉章运米往迎之，则溃兵数百饥悴无人色。青麟至长沙，留数日，西保荆州，诏斩以徇。台涌免，杨霈为总督。庚辰，提督塔齐布从曾国藩出师，进攻岳州。署宝庆知府魁联以习兵事特，补岳州知府，与胡林翼各将兵勇继进。署提督多顺还屯常德。遣江忠淑、赵启玉等自平江出

攻通城。七月乙卯，塔齐布大破寇于岳州，禽寇将曾天养枭之，目三日犹视，武昌群寇闻之，为斋醮三日。闰七月戊辰朔，克岳州。甲戌，江忠淑等收通城。广西土寇侵郴、桂、永州边，以王珍、周云耀防江华，王葆生、李辅朝防郴、桂。恭城寇犯全州，增遣陈立纪、江忠济防零陵、东安。八月己未，曾国藩水陆军克武昌、汉阳，湘军自此名显。连州寇犯临武，参将赵永年拒走之。仁化寇犯桂阳，乳源寇犯宜章，灌阳寇犯道州、江华、宁远、嘉禾，王珍、周云耀及游击骆元泰等先后合击，寇散走出境。十一月，骆秉章奏劾署提督多顺庸劣湛酒，罢之。自此军事奏报专于巡抚。

五年正月，总督杨霈黄州师溃，曾国藩分水军还援武昌，饷道阻绝，水陆军将胡林翼、李孟群、彭玉麟等皆仰资湖南，大发船、炮、火药、银钱拯之。仁化寇陷桂阳，赵启玉拒战，寇弃城还遁。富川寇屯聚县城，王珍、周云耀出境攻讨，不利。二月庚戌，王葆生等攻广东连州寇，破之，收其城。湖北省城复陷。三月，富川寇入犯永明，王珍等自江华驰击，破之。贵州寇起镇远，沅、晃戒严。是时，诸军专各广东边，广西防以委永州知府黄文琛，岳州防以委魁联，辰沅防以委永顺知府翟诰，惟以不请兵饷者为能事。魁联戇直，好争议，秉章弗善也。会诏补魁联按察使，不令还省受印。魁联自以奉特简，径还省城。秉章因劾以委军，仍降知府。幕客左宗棠，雅善衡永道文格，文格时擢广西按察，不欲往，因奏以文格署按察使。翟诰权辰沅道，但张战功；且募资助军不以烦，院司故尤重翟诰，奏补实授，论荐甚力。长沙知府仓景恬以失察盗铸，为巡抚所持，奉令最谨。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守令能者朱孙诒知宝庆，陆传应知衡州，及东安赖史直、湘潭孙坦、澧州胡镛、湘乡唐逢辰、邵阳邵绥，名虽清浊有别，皆敢于为政。省城大政，

刚盐道裕麟、委员王加敏得与操纵之柄，自余司、道拱手而已。于后论军政吏治者推湖南，而谤议亦自此起。四月，总督杨霈免，以官文为总督。赵启玉出境攻乐昌，至平石南遇寇，败死。寇犯宜章，王葆生军溃。富川寇犯零陵，陷东安，执知县赖史直。五月，宜章寇掠临武、嘉禾，增党袭郴州，陷据之。王葆生等军保永兴。衡阳土寇起，文格遣军合湘乡团丁捕讨，寇党破散。六月，通城寇入岳州边，杀临湘知县姚荣卿，湘阴长乐团丁出新墙遏之，寇退通城。郴寇分陷桂阳州，州民结团自卫。湖南民团，平江、湘阴、桂阳州，列县无与为比。魁联既罢，以知府张丞实领其军。丞实辞，复劾免之，悉以军隶江忠济。

七月，攻寇蒲圻之羊楼，败退岳州。以刘长佑募千人，助王珍攻东安。东安陷寇已三月，王珍初以八百人至，寇空城出走，珍屯城北，江忠淑屯其东。军中无故自惊，寇更还攻围珍营，战不利，俱东退四十里，屯井头墟。寇复入城踞守。长佑至，与珍合进。八月辛卯朔，寇分走新宁、全州。长佑援新宁，珍追余寇。寇复东北走祁阳，于道破散。癸巳，郴寇分掠兴宁、安仁边。癸卯，陷永兴。甲辰，陷茶陵。永兴寇分党旁掠，官军悉屯茶陵，省城戒严。九月，罗泽南自江西还军援武昌，江忠济出军会之，收通城。茶陵寇走江西永新，分掠酃县。王葆生等收茶陵。王珍攻桂阳州，陈士杰率团丁助之，收州城，移军攻郴。十月，灌阳寇犯永明，周云耀入城城守。十一月癸亥，城陷，云耀自刭死。甲子，桂阳余寇犯宁远，赵永年拒之下灌墟，力战死之。永年、云耀皆起行伍，领营兵，号有智略，至是俱死。营将中无复知名者，始专用练勇矣。乙酉，郴寇西走永明，王珍、刘长佑等分军追破之，珍收永明。寇陷江华。长佑还师衡州。十二月壬辰，贵州苗寇陷晃州，围沅州，遂陷麻阳。官军蹑之，俱退走。

六年正月戊辰，江华寇弃城走，王珍要击破之。茶陵寇陷吉安，江西列城尽为寇踞。曾国藩居南昌，军报阻绝。诏湖南出军援应，以刘长佑、萧启江出醴陵、浏阳。己亥，克萍乡。四月，江忠济攻寇通城，遇伏军溃，忠济败死。湖北巡抚胡林翼遣军援江西，道崇阳，闻败，进屯蒲圻，要寇，破之。军进至瑞州，寇复入，掠平江、湘阴，前队及长沙北界，掠醴陵、攸县、茶陵，走江西。遣王珍屯岳州。丙子，援江西军克万载。九月，辰沅军出境援铜仁。十月丁酉，王珍军出境收通城。乙亥，援江西军克分宜。十一月壬午朔，克袁州。癸卯，胡林翼帅湘军克武昌、汉阳。王珍军还屯岳州。十二月己未，援江西军克新喻，遣赵焕联等自茶陵收江西永宁，佘星元等自酃收江西永新、莲花厅，刘拔元等自桂东收江西崇义、上犹。

七年正月，广西寇起兴安、灵川。二月，陷柳州。遣永州防军二千二百人隶蒋益澧，别募千五百人援广西。曾国藩以父丧还湘乡。增遣王珍军助刘长佑攻临江。四月，援贵州军收锦屏。五月，刘拔元等军收龙泉。六月，王珍军收乐安。援贵州军收永从。七月，湖北湘军将刘腾鸿攻瑞州，中炮死，复瑞州。蒋益澧克兴安。八月壬子，王珍卒于乐安。十一月乙酉，援广西军将黄辅鼎、彭玉山攻平乐，中炮死。蒋益澧克平乐。十二月乙卯，刘长佑、萧启江克临江。

是年援军四出，境内无警。秉章以军饷不给，始清厘漕粮浮折，减纳价，核官吏中饱，裁监司例取，省费亿计。计漕折最重者湘潭恒廿五千而纳一石，今乃三千八百而纳一石。若市价米石二千，则以一千充军饷，以八百供县用，民减赋，而国用增。其后湖北、江西皆仿而行焉。知县黄淳熙方在告，秉章躬造其馆起之，下檄令知湘乡，不由藩司。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赖史

直失城，当议罪，而更奏荐，后竟补岳州知府，于是文法拘格悉破矣。又案扬州例，摧商贾货厘，设厘金局，自为收支，以裕麟总之，藩司列衙画行，莫能问其数。局库之储倍于藩库，秉章亦自以廉俭率下，文格亦无所求取，故威行于府县，贪靡之风几革。

八年正月丙午，援江西军克新淦。刘长佑以疾归。三月庚辰，援江西军收宜黄、崇仁。四月壬子，湖北湘军将李续宾克九江。乙丑，援江西军克抚州。己巳，克建昌。萧启江以疾归。五月戊子，援广西军克柳州。时江西寇悉走浙江，寇帅石大开号能合众。六年，与韦昌辉谋杀杨秀清，未发，秀清遣之出江西。昌辉败，独还江宁，杀秀清及其党二万。大开闻变还，昌辉并欲杀大开，大开走，因杀其母、妻。洪秀全又杀昌辉，而召大开。大开不敢还，遂为流寇，贪连大众，不能剽疾，避官军而行，党众恒数十万，故不能久屯踞。援军既进江西，无寇，秉章念兵合不易，当遂入浙，以灭寇为期。长佑、启江先后归，恐遂不乐军事，因奏请起复曾国藩。奏下，而诏至，促国藩援浙，两湖供饷。秉章议以刘、萧军属之，及王珍旧部张运兰军，俱留在江西。吴国佐者，左宗棠所拔用，方屯省城外，为中营。六月丙辰，遣从国藩发长沙。八月，胡林翼以母丧还益阳。戊午，援江西军将赵焕联等与曾国荃克吉安。石寇复自福建犯江西，陷泸溪、金谿、安仁、崇仁、宜黄。刘长佑至抚州拒防。九月，破之。新城寇还走福建。长佑军以疾疫还。十月壬戌，李续宾败死三河。援贵州军解黎平围，进攻古州。诏起复胡林翼仍为湖北巡抚，曾国藩改援安徽。石寇复出江西，萧启江至军，遣拒之。赣州吴国佐罢还，以曾国荃吉安军及张运兰军从国藩，屯宿松。

九年正月，石寇自南安陷桂阳县，萧启江蹑之。二月，寇陷

宜章、兴宁、郴州、桂阳州，所过人马连行六日夜，湖南震恐。寇将窥衡州，自桂阳州取间道出花园堡。陈士杰军数百扼七孔桥，殊不知其大至，卒相遇，遂凭桥发炮。寇亦不知有军于此，愕而止，未退。而魏喻义将一军，本屯驿道，当寇冲，惧孤屯，将移善地，自山后建旗吹角而出。寇见大惊，遂返奔，趣新田、宁远，围永州，别陷嘉禾、临武。悉征诸军将刘长佑、江忠义、田兴恕、佘星元、杨恒升、李辅朝、张荣组、吴国佐、李金旸、段莹器、何绍彩、王勋、黄三清、刘吉三赴急，而令刘培元、彭定太、崔大光、曹荣快集溃卒，萧启江还湖南，刘坤一、赵焕联、周宽世等领旧部，王明山、萧翰庆、陈金鳌、邹汉章自湖北来领水师，黄淳熙新领军，屯省城，亦出助攻。长佑至永州，寇解围走祁阳，掠道州，攻东安，围七日，城陷，知县李右文死之，犯新宁。四月乙巳，长佑自东安要寇。新宁军溃木山，辎重尽丧，收众保新宁。寇犯宝庆，分围武冈。江忠义援武冈，先寇五日至，寇围攻五日，解去。田兴恕、刘吉三自沅州援宝庆。辛亥，寇至，止屯黄塘。道州寇复趋新宁，长佑合刘坤一、江忠濬、李明惠军拒之。石大开自攻祁阳，防军将王勋、佘星元等不能御，增遣周宽世、朱品文、陈湜往祁阳。赵焕联、魏喻义、陈士杰防衡阳驿道，屯熊罢领。寇前队至领，焕联等退走，寇不复进，焕联等还据领。于是寇聚，围宝庆，官军亦皆聚屯宝庆。复增遣刘岳昭、杨安臣助军。英德寇势北趋，遣萧启江大军及李辅朝、陈士杰、魏喻义等防郴。五月，阳山寇犯临武，围蓝山，攻宁远，陷永明。贺县寇败江华营兵，陷城，纵掠而还。

胡林翼遣李续宜将五千余人渡湖，自安化援宝庆。寇大合围，并围田兴恕、赵焕联诸军。兴恕等倚城东，焕联倚城西，夹资为屯。寇筑垒塞其间，两军不相闻。刘长佑方从武冈西南来，不敢

循驿道，更绕而北。余星元等屯洪桥，在兴恕东，有众七千，留二千人守洪桥，进屯柳桥，以援兴恕。寇攻洪桥屯，破之，众军恇惧。长佑从麻溪渡资，亦西屯。李续宜自蓝田来，移书问进兵路，黄淳熙、席宝田报书，言当直南援洪桥。赵焕联知续宜欲西，自围中与书，言当自北攻，续宜乃西渡浪溪。当是时，围内外水陆军四万，悉统于续宜，然湖南名宿将皆在，非续宜所能统。寇连营百余里，号三十万，日食米数千石。围及两月，野无所掠，城中倚外军悉出谷春，资兴恕等军深壕相持。寇闻新军至，欲急破之，以溃诸军，反舍东而攻西。六月丁卯，续宜至长佑军中，寇方先攻长佑营，续宜悉军助守，寇败走。续宜军乘之，破寇垒七，以通焕联屯，官军大欢。其夜，寇吹角满山野，集众西渡。明日，前队出攻官军，其后队引而南走。田兴恕开壁出战，亦渡资合大军，城中呼譟相庆。寇既引去，诸军各相让，莫有言追截者。

七月，余寇复陷东安，续宜、长佑分道赴援。大开已踞广西兴安，续宜还湖北，长佑军疲，亦罢。田兴恕趣靖州防黔边，黄淳熙攻贺县寇于江华，唯萧启江追寇出境，增调张运兰军防郴、永。八月，连州寇入宜章，胡国安拒走之。黄淳熙袭江华寇于领东，破走之。以寇围桂林，复遣刘长佑募新军，与萧启江继进。乙丑，启江至桂林，长佑至全州。石寇自义宁欲合柳州土寇，土寇闭城拒之，遂走庆远，趋南丹。启江还湖南，长佑遂留广西，授按察使。九月，张运兰出境攻寇连州，黄淳熙、陈士杰等拒寇蓝山，皆平之。援贵州军将兆琛、周洪印等收镇远。十二月，石寇党奔溃四出，以黄淳熙、刘岳昭屯防永、桂，张运兰屯道州。

十年正月，田兴恕授贵州提督，将二万军出铜仁，以江忠义募二千人屯绥靖。萧启江自常德赴援四川。四月，永州总兵樊燮以骄倨为巡抚所劾罢，因构于总督，指目左宗棠。布政使文格亦

忌宗棠，阴助燮。总督疏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再疏争之。奉严旨，命考官钱宝青即讯事，连黄文琛、王葆生等。文琛固以抗直为宗棠所抑，至是保明宗棠，胡林翼复力解之，得不逮坐。文琛等微罪夺官。宗棠游军中，谒林翼及曾国藩，请以偏将自效。国藩等慰遣之，令还湖南。石寇走贵州。萧启江卒于成都。云南寇犯四川，启江部将何胜必破之井研。江宁大营溃退，苏州陷。授曾国藩两江总督。乃征张运兰军赴祁门，固徽、宁，保江西。五月己未，刘岳昭、陈品南等出境，克贺县。石寇复走武缘。以四川寇亟，诏骆秉章往督军，而文格署巡抚。时裕麟授广东运使已一年，奏留治饷，至是授湖北按察使，留湖南按察使翟诰署布政使。左宗棠将六千人，从曾国藩赴江南。前吉安知府黄冕议供支曾军军饷，与裕麟合请国藩加摧商货厘，语在《筹饷篇》。八月，石寇还出义宁、灵川、恭城。戊辰，犯永明。诏授翟诰为巡抚，九月己酉受印。以刘岳昭、黄淳熙两军从秉章行。未发，石寇陷绥宁，杀知县吴熊。陷城步，杀知县安和。攻武冈，以江忠义为大将拒之，城守三日。寇走新宁，奏留援蜀军助攻守。十月丙子，寇陷东安，杀知县赵荣祺，掠道州、永明、江华而东，自蓝山趋桂阳县。宜章屯将胡国安战死，寇遂仍犯南安。

十一年二月庚申，骆秉章军行于道，奏翟诰浮侈，罢之，仍以文格署巡抚。石寇后队复自蓝山走桂阳县。三月，贵州寇入靖州。五月，诏文格还本官，以毛鸿宾为巡抚。九月，石寇部党复犯绥宁，其前在贵州者复自来凤入龙山。四川军将易佩绅募兵长沙，道永顺，驰击之，败绩。刘岳昭军前留湖北，攻随州，闻警，遣援来凤。诏以江忠义为贵州巡抚，鸿宾以西南防急，奏留领军，其词言贵州巡抚需员云云，湖南巡抚始自尊矣。是秋，胡林翼薨，病革时，密奏劾裕麟。鸿宾闻之，阳奏遣裕麟赴湖北，因解其任。

裕麟久专利权，兼摄两司，开敏无过状，官吏民士用舍在其指顾，一旦罢去，鸿宾意益得。庆远知府陆增祥惮之官，从鸿宾来，用黔捐例，改道员以代裕麟。文格以丧归，召岳常澧道恽世临署布政使，超用李逢春，解长沙县印，即知本府，又专以赵焕联居省城领防军，总营务、兵饷。吏治皆有私寄，异于骆秉章时云。十月甲戌，石寇党陷会同。十一月，鸿宾奏劾周凤山募军冗滥，因颇短湘勇不可尽用，欲他省命将，权悉归湖南。奏入，报闻石寇攻黔阳，陷泸溪，劾江忠义委军归葬，罢其贵州巡抚，诏改提督。石寇至永明，与来凤寇合走四川。

同治元年正月，席宝田等军攻来凤寇，破之，复其城。刘岳昭屯施南，闻捷，先上功于湖北，以合击论功。布政使恽世临始稽钩军需收支，计足陌钱百万，当赢万四千千，扣水钱百万，当赢万六千千，悉拘制造工匠，欲坐局员侵牟。先奏，夺王加敏官，核讯无所得。贵州苗、教寇起，援军出铜仁。诏授田兴恕钦差大臣，专治贵州军。兴恕督饷湖南，鸿宾怒，奏停其协饷。未几，兴恕罢。是时，湖南无寇，唯月报广西、贵州边防以为战功。

西洋通商，法郎西请天主教堂故地衡州、湘潭，皆令官清丈还之，听自修建。于是士民引圣谕，黜异端，焚毁教堂，兼攻从教人。法郎西公使诉之，诏官修复。衡永道黄文琛上言："事已定彼教主自建，官修失体。"而湘潭已兴工，巡抚恐生事，募肯偿修者，乃罢文琛，以知府张士宽摄兵备，主其事。

以厘税收数不符，奏劾辰沅道陆传应。传应至，复漫谢之。通判椿龄怨鸿宾劾罢己官，因摭事诉总督，且及其大丧取妾事。文格时还湖南本官，道武昌，为解于总督。湖南军需局以三千金偿椿龄，寝其事。十二月，奏以长沙知府丁宝桢率湘将至山东讨捻寇，宝桢时擢陕西按察使，诏改山东。

二年三月，以席宝田、江忠义军出江西，援安徽。文格移广东，恽世临为布政使。五月，毛鸿宾迁两广总督，世临代为巡抚。鸿宾以文格挟前事，因劾罢之，率湘军将张运兰、杨安臣、刘德谦以行。世临既得位，当奏署布政使，越次用粮储道李明墀。按察使仓景恬不能堪，请病去。八月，石寇部党李复猷犯永绥。时大开已于四川破散被禽斩，余党依复猷欲还广东，出酉阳，窥辰、沅，大集诸军防之。湖南名将已尽，世临不习军，张文报而已。复猷遂入会同，杀知县邓尔昌，陷绥宁，分走道州。陈士杰拒战，寇溃散，走江华，出广西；别部掠通道，败靖州防军。十月，广东军禽斩复猷于连州，湖南以捷闻。世临本依鸿宾以起，至是鸿宾大怒。世临又追前事，奏征陆传应自贵州至长沙会计厘税收数，钩考其事，不能竟也。稍修小怨，以饮博事罗致道府十余人，又好以访闻案事，皆示意令自引退。石赞清为布政使，守例奉行。吏治不能廉，物议譁诽矣。然世临谨事巨室，阳示同好恶，士大夫喜事者翕然称之。

三年五月，江、浙逸寇犯江西。大增防军逾二万，分屯诸府。自厘货盐茶税兴，公私饶裕，冗军益多，皆坐营无战事，比于额兵而滑惰，谄巧之将亦由此进。咸丰以前，讳言寇入，自毛鸿宾以后，每奏事必言"东、西同警，群寇迭至"，以希大举焉。六月，江宁克，洪寇平，防军仍屯戍备寇。

四年二月，恽世临罢，以李瀚章为巡抚。世临为政多倖门，高下任意，又刻核，自以习例案，明铨格，于补官屡诘难吏部，而时议追咎毛鸿宾专擅威福，皆自世临发之，欲并去此两人。然其牵引多，重发难，乃假例事付吏议。鸿宾、世临皆自以为无恐，及奏上，竟降调世临，出不意。湘军将以其治军疏，又力主推税济东征，乃率醵银五万以资其归。瀚章本起湖南州县，久从曾军，

无所不谙练，特喜静镇，抑英锐，颇收权归之官，举错又异矣。

三月，洪寇余党汪海洋等屯踞福建、广东边。议四省合击，复增军。遣陈士杰自桂阳出仁化，王永章自宜章出乐昌，张义贵屯郴州。四月，鲍超军自江西援陕。超假归四川，遣总兵冯标等将前军出汉阳，待饷湖北。饷不时发，又不令其军至省城，久屯金口，军士怨望，冯标等短于抚驭。超军号"霆营"，多收降寇，不乐西征，乃譟而叛，直掠而南，欲合福建余寇。霆营剽悍有名，诸军畏之过于大寇，遂自袁、吉入攸，残安仁而南。湖南屯军至众，当突而过，先败赵焕联所部军，刘德谦要之，不及，委所掠东走，德谦军收赵部军械无算。叛军至桂阳县，乃遇陈士杰拒战，大破之，余千余人逸去。八月，复遣罗萱、彭炳武等助郴防，悉汰并援贵州军为二十营，以周洪印领之。十二月，汪海洋及叛军皆平，东南休息，乃议援黔。

五年，以李元度为大将，出沅州，攻铜仁、石阡寇，以周洪印等出靖州，攻天柱、清江苗。

六年夏，李瀚章迁总督，刘岷为巡抚。奏罢洪印及贵州布政使兆琛军，以席宝田募新军讨苗，始大用兵矣。朝议令四川、湖南俱出军，兼供其饷，以平黔为期。湖南盐茶货厘税，自海口逋，江浙定，绌于前十之六，所加东师饷税复停，因议捐输。李榕为布政使，倡言当先令巨室助资，以率齐民。实不能行，而士民怨恨，摭他事令言官劾榕所委用者，而张自牧久领黔捐局，故指攻自牧。刘岷奏辨，悉直之。其冬，增遣黄润昌率军出晃州，克镇远。

八年春，润昌自施秉谋取黄平，中伏死，军覆。言者以阴事复劾李榕。总督李鸿章雪其事，而微言榕不恤名，罢之。王文韶为布政使。

九年秋，湘潭奸民以县丞于朱亭捕人赎赕，夜集百余人劫之，县丞跳走伤死，以变闻，因讹言哥老会。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初不为奸利，及寇平，军罢散归，无业者假以报复劫掠，因又招诱，所在有之，各不相属，又人猥杂，并不能助缓急。而官吏讳劫盗、惮缉捕，儒生喜防未然，往往推之哥老，以张大其势。奏报频频上闻，廷议以为固有之，虽诏防察，终以为不能绝。寇起既久，督、抚亦不复议疏防罪。一闻哥会，辄上变发兵。于是巡抚以湘潭至近，大发省城屯军及旁近军合击，军至六千，以柳万春、于高胜为将，往来潭、醴间，莫测寇势，稍取民间衣物，所至民亦恫喝之。用兵数月，卒无所得，虚张首虏而还。

十年春，龙阳奸民复仇，杀在籍同知陈景沧父子，益阳奸民亦劫县狱。荆州闻之，以为寇大起，总督郭柏荫以闻。朝廷未得湖南奏，诘问巡抚，而乱民已散去。言哥老会者不已，因命总督李瀚章渡湖案之，罢刘崐，以王文韶代之，奏设保甲局而还。

十一年春，席宝田尽平贵州苗，军事告毕。四境无所防，而水陆军如故。省城城守，县火击柝，若备寇至。哥老会时有闻者，军往辄散。文韶亦颇知诸军无事坐食，然不能罢。货税捐输益厌不复效，湖南盖贫弱矣。

曾军篇第二

军兴，而养兵之利害尽著。诸帅臣则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显。然兵妒勇益盛，所屯则私斗，战败固不救，反陷之。

咸丰二年冬，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奸人倡伪议，谋通贼，及结盟拜会相挺起矣。

曾国藩既奉命帮办巡抚团练，是时湘乡先立练局，请主其事，辞母忧不出，且自言行军用兵不素习。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长沙与巡抚张亮基治守御。且上奏曰："团练之难，难于捐资。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锄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锋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艺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于省城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会匪自粤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犹有串子、红黑、边钱、香会成群啸聚，如东南衡、永、郴、桂，西南宝庆、靖州，万山丛薄，为卵育之区。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命盗首犯常消摇于法外也，见夫粤匪倡獗而莫制也，遂以为法律不足冯，官长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纯用

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今之急务，在使通省无不破之案，而尽除大小各会匪，则涤瑕荡秽可期也。有曾经抢掠、拜会、结盟者，请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内奸既清，外寇虽至无能为已。"于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斩，次杖毙，小鞭责释之而已，不以烦府、县狱。又手书告劝乡人士耆老，虽幼贱，身自下之，必与钧礼，有所布告，皆通启自名。每牒府、县招致贤俊，牧令虽怙旧习，然亲见大人尊官与乡民诸生为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颇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湖南欣欣乡治矣。国藩以十二月壬辰治军事。

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弃武昌，下犯安徽、江宁，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练，兼令营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日阅所部军，训练有法。诸州县亦时禀承国藩，言所兴除。有上言胥隶贪恣，辄捕治斩之，其行馆即讯者。经三月，杀五十余人，文法吏大哗。张亮基移督湖广，未几，移抚山东。署湖南巡抚潘铎引疾去，骆秉章复来。以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二月，常宁土寇起，以刘长佑将楚勇五百人、湘勇三百人往，未至，其县团丁讨定之。阳山寇窥宜章。大庾寇入桂东，杀汛官，以张荣组将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刘长佑破平之。永兴、安仁、茶陵时有寇发，辄闻而兵随至，奸轨破散。

五月，洪寇分党围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师湖南，以罗泽南将湘勇千二百，六月辛卯起行，道醴陵；忠源弟忠淑将楚勇千，壬辰起行，道浏阳；署盐道夏廷樾将营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丁酉起行，道醴陵。援军之行也，国藩念营将积敝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然未经行陈，故以

楚勇百战者偕。楚勇尚剽锐，营制疏略，乃命千总张登科领湘勇二十人为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军而行。"忠淑狃其家军称劲旅，心笑曾公怯，驱而前，中途讹言寇至，哗而溃走，奸民譟惊之，弃军械、饷银，退保义宁，留十余日乃进。七月壬申，湘军至南昌，则战城下，书生争奋搏寇。寇阳退抄其后，军败。营官附生谢邦翰、童生罗镇南、易良干、罗信东战死，泽南收众入城。于是国藩闻之，以为湘勇果可用，虽败敢深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请增兵。国藩与书曰："今日之极可伤恨者，在兵败不相救而已。盖调发之初，征兵一千，而抽选数营或数十营，卒与卒已不相习，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管之官，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至于兵与勇遇，尤相嫌恨。桂东之役，三厅兵寻杀湘勇于市；江西之行，镇箪兵杀湘勇于三江口，伤重者十余人。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足下前奏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合为一万，自成一军。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镇将统之，其势不能相下，而将弁中又多卑庸，无足与语者。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楚勇以索赏复溃，健锐者皆弃去，江军遂弱。九月，败于田家镇。

是时，湘营制，营三百六十人。中营罗泽南将之，左营王珍将之，右营邹寿璋将之，塔齐布将兵勇成二营，周凤山、储玫躬各将二营，曾国葆将一营。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而己居湖南，有寇乃佐巡抚治兵，故多与军民政事。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且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

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轨，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昌狂公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过操切，以有此变。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国藩叹曰："时事方亟，臣子既不能弭大乱，何敢以己事渎君父？吾宁避之耳。"即日移屯衡州。

已而湖北事亟。总督吴文镕，故国藩坐主，专倚援湖南，奏调湘军。有诏令曾国藩赴援，骆秉章供支其军。巡抚亦以寇棘，故手书谢国藩，且召之同守省城。王珍时将湘勇，闻援鄂，自请增募，合三千人先往。十月，武昌寇去。江忠源擢安徽巡抚，兵少不能进，侍郎宋晋请发湘军援安徽。时新募壮勇分击土寇，未尝休息，合会军饷乏绌，器械旗服朴陋，又方议水军，造战筏守湘，初无意勤远，而鄂、皖羽檄日至，月三四奉诏促出师，乃议遣王珍。珍既得请饷省城，不复启国藩，后又罢行。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国藩初本倚珍为大将，既以军新集，技器粗脆，远出遇寇忧必败，而珍颇易言兵，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珍别将。十二月，江忠源死庐州。

四年正月，总督吴文镕败死黄州。国藩知时事愈危，势不得出十全，于是改营制，以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凡陆军五千余人，为十三营，水师五千人，为十营，战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器用工匠米炭杂具及员弁丁夫，水陆万七千人，建旗东下，留罗泽南屯衡州镇土寇。文宗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时寇已围武昌，台涌方居德安，而寇党分犯通城、崇阳，入湘阴，趣宁乡。巡抚先遣王珍会曾军偶下，寇沿洞庭者皆退走，陆路游奕自如。

二月庚辰，遣储玫躬拒寇宁乡，雨雪步进，欲与寇争城。壬午，未至县十许里，县故无城垣，寇已据治所，官走免。众议止待后军，玫躬奋曰："自军兴，寇破城百数，皆待其休息或饱掠弃去耳，今舍营兵，起义勇，奈何闻警咨趄。"即部分其五百人，分三道乡宁乡。寇方散掠，遂乘攻之市中，寇各求门出走。玫躬止营郊外，休士会食，而躬率十余人行衢巷，抚难民。寇先出者不知官军至，方还县，见街中横尸，大惊，复出东门，乃反遇玫躬，相挤塞门。玫躬遽前搏寇，寇前后刺之，玫躬及十八人尽死。寇不知主将死，奔相告："此来者以数百人败数千众，今止营待后军，不可当也。"即夜引去，合蒲圻寇众俱去。湖南境内解严。省城、湘潭初闻寇破宁乡，大惧，及闻寇去，知由玫躬一战，道路交颂储石友云。宁乡人见其战者尤感念，即日为立祠。盖自此湘军重赴援，人人稍知荣战死矣。

国藩前军至岳州，王珍先屯岳州城，见寇退，议进兵。崇、通寇大上。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乙巳，败王珍于羊楼。丙午，塔齐布复通城。其日，王珍退守岳州，邹寿璋屯城中，谓珍曰："城空无食，不可守也。"珍不听。戊申，寇至，寿璋率所部退

保南津，会水师，而别将还保城。城空，军士一日不得食，王珍缒城走，众乱。国藩遣炮船迎师，免者千余人，溃死大半，俱走保长沙。寇众乘之，遂据靖港，距省城六十里。再犯宁乡，败湘勇三营，营官伍宏鑑战死。塔齐布自崇阳还，奉檄援宁乡，会寒雨，行三日未至。

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国藩下檄塔齐布，改援湘潭。使者以为军在宁乡，行半日遇之，乃在中途，距湘潭反近。塔齐布亦未知湘潭已破，喜于凭城保大县以自固。四月己巳朔，军长驱趋湘潭，将入城，乃知寇先在，势不得退。寇闻有官军至，亦即发兵拒战，迫相遇。塔齐布不得退，则驰陷陈，军士皆出薄战。寇自起，与官军未尝短兵接，相顾愕欲退。其后队望四山多负仗者，以为官军大至，则先走，因相蹂。官军噪呼，观者皆噪呼，遂大破之，追至城乃还立营。其日，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国藩集谋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亲督战。或议先靖港夺寇屯；或曰靖港败，还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即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决所乡，定乡湘潭。五营先发，约明日国藩帅五营继之。夜半，长沙乡团来请师曰："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闻者皆踊跃。国藩亦忧湘潭久踞，思牵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发，船退不得上，缆而行。寇出小队斫缆者，水师遂大乱。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遽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版，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国藩愤，自投水中，章寿麟负之还船。日午，还至城下，而湘潭大捷报至。先所遣水师距湘潭十里，闻陆军战胜，鸣角发炮直上。

塔齐布军三日三胜。壬申，寇散走，水师尽烧所掠船，寇大败，走靖港，遂俱走还岳州。湘潭既复，国藩以军不精练，悉汰所部，留五千余人，因留长沙造船，增调罗泽南、李孟群、陈辉龙将水陆军，图再举。上奏自劾，而骆秉章及提督鲍起豹自上其功。文宗诘责提督，即日夺官，诏塔齐布以副将署湖南提督。方事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绕室走达旦，明日，与按察使会详巡抚，请罢遣曾军，语倨妄甚。巡抚语有壬："且待之。"及克湘潭，国藩犹待罪，俄而得温诏，且超用塔齐布，文武官大惭沮，有壬诣国藩顿首谢。城中防兵闻代大将，皆惊服，以为天子明见万里。塔齐布受提督印，则遍赏提标兵，得军功六品牌者三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无修怨之心。标兵大欢，平寇功由此起。

五月甲寅，岳州屯寇陷常德。六月己巳，寇陷湖北省城。时方治水军，未能救也。塔齐布屯湘阴新墙，待水军。庚辰，俱进，攻岳州。甲申，水军渡湖。丙戌，焚寇舟。七月戊戌朔，寇空岳州城，东北屯城陵矶，倚江水陆相掎角。癸卯，国藩舟发长沙。壬子，至岳州。癸丑，水师三营败绩，语在《水(军)〔师〕篇》。乙卯，塔齐布挑战，禽斩寇帅曾天养。戊午，寇攻罗泽南营，出战，大破之。泽南初合军，未尝出攻寇，寇以为怯。塔齐布数激挑泽南，泽南愈益闭垒。至是开壁大战，遂以勇略著闻，名亚塔齐布，及今并称焉。闰月戊辰朔，城陵矶寇遁走。荆州将军官文等遣军将会水师于螺山。塔齐布、罗泽南东攻崇阳。己丑，陆军破寇屯于羊楼洞。八月己亥，复崇阳。己酉，国藩进屯金口。辛亥，泽南等进屯纸坊。癸丑，会于金口。泽南请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至，大破之。塔齐布伏兵洪山，要寇路。水师顺流烧寇舟于盐关、汉关、鲇鱼套。丁巳，皆破之。戊午，烧寇舟于汉口，尽破之。己未，寇弃武昌、汉阳遁走。署总督杨霈方屯德安，一日而闻捷，

六日捷上闻。九月辛未，国藩奏至京师，文宗大说，诏国藩署湖北巡抚。戊寅，又诏国藩督军，解署任以前已夺官，加赏兵部侍郎衔，且以下长江、克金陵为褒勉。当是时，湘军锐甚，而武汉空虚，杨霈度不可居，又贪因人功，自请合兵分三道：己当北岸攻蕲、广济；塔齐布等率湘、鄂陆军趣南岸，攻大冶；罗泽南率湘军攻兴国。所至寇破散。国藩督水军舍蕲不攻，顺流直进，期会于田家镇。诏戒以孤军深入，南北军强弱不相当，寇将并于江北。又诏江西巡抚，以黄州寇必据九江、湖口相蛾聚，当先设防。杨霈、陈启迈不能奉行，国藩急于破寇，帅军自进。

田镇者，张亮基、江忠源败地也。镇当江北，诸山峻峙江南，大山曰半壁，三面斗绝，山下富池口。江水南趋，绕山折而东，故舟行依田镇以避湍。三年，官军失半壁山而败。至是，寇踞山作五屯，引湖沟之，北自田镇至蕲四十里，沿岸筑城，铁索缆江，自半壁山属之田镇，以遏舟师，众号十万。十月己亥，塔齐布东攻富池口，罗泽南西攻半壁山，方作浮桥通两军，寇出千余阻溪，我不得桥。寇以舟渡数千人列南岸山左，舟中寇数千人登陆列南岸山右，山上五屯尽出，众可二万。我军惧，有逃者三人，李续宾驰追，斩以徇。泽南戒众分四队，令曰："待令而后战，先动者斩！"寇三进三退，泽南鼓之，突将斩寇大旗将二人，众奔，乘之，寇反走，阨于山，自颠死者无算。北岸来寇奔舟，舟乱相推排，覆溺十余舟。我军登舟，寇辄自投江，操舟者股栗，不知有维楫，于是掷火尽燔之，遂夺半壁山，缒崖断铁缆六。寇既失山，因作大筏傍岸，以固铁缆。江中横大筏三，尽钩小船，节节相牢连，断其一节，明日复合。用彭玉麟计，分四队椎烧其大琐，寇遂崩溃，语在《水(军)〔师〕篇》。

田镇既破，蕲城寇亦退走广济，塔齐布等渡江。辛酉，寇逆

战，破之，复东攻黄梅，寇连败，大惧，悉骁悍谋死拒，分屯小池口、大河埔、孔垅驿及黄梅城北，（皆破之）〔相首尾〕，每屯分四五营。十一月丙寅朔，攻大河埔及城北屯，皆破之，复黄梅。癸未，寇自孔垅来逆战，破走之于濯港。己丑，进攻孔垅，烧其屯。

水师乘胜薄九江，军城下，与寇声相闻。寇并力踞湖口城，与九江相掎角。我军屡胜，贪战，冒炮丸犯锋刃以相夸。塔齐布以大将频独身陷陈，受石伤。水军恒度寇垒间，炮丸堕仓中可扫，莫有退志。塔齐布既屯九江南门，日仰攻，士死伤相继。罗泽南攻湖口，苦战不能克，夜夜自戒备，至不能寐，闻者为之寒心。文宗尤以为忧，屡诏杨霈、陈启迈，饬臬司、都统、副将领军者及安徽诸军，并归调遣。湖北、江西兵既不足用，安徽军亦无由会合，湘军已深入，方日谋所以胜。十二月丙午，水军三营越湖口，攻姑塘。寇出小舟烧其坐营，遂陷鄱湖不能还。湖口寇反渡江复踞小池口，周凤山往争，败绩。己未，寇出小舟烧国藩坐船，水师遂溃。

五年正月丙寅朔。己巳，杨霈军退汉口，于是安徽、九江沿边寇尽上，分三道：东陷黄梅、广济，追杨霈至汉口；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黄、蕲，复分党从富池渡江；西陷兴国、通城、崇阳、咸宁、通山，且掠江西武宁，率遣数百人或千人，所至胁众。至汉口者，后杨霈二日，至黄州者，后霈四日，故霈不敢入省城，走保德安。湖北巡抚陶恩培，故湖南按察使，尝闭衡州城拒程矞采，又请夺曾国藩军者也。至是，恃总督在外，不议守备。城中兵才二千人，征兵半途闻警，皆溃去，相惊以寇至。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骚然矣。始寇之起，所行无留难，其踞省府，胁取民财谷而已，行道掠人夫，不用则遣还，未尝增众。及屡败，乃结土寇屯城镇，颇收拔悍挚者，而石大开、陈玉成用事，寇乃盛于此时

矣。湘军万余人，水陆分为四：李孟群等水师回援武昌，塔齐布留攻九江，罗泽南入江西，国藩收萧捷三等水师三营屯南康。泽南奔命往来，复弋阳，克广信，收景德，攻义宁，虽战胜攻取，非东南所以安危之大，故不具载。塔齐布以五千人留屯，议者以为顿兵无所用武，而廷议多言不可解围，光禄卿王茂荫奏尤切，诏亦命留攻。相持半年，九江、湖口两城寇慑伏，终不敢犯大营。七月乙酉，塔齐布薨于军，周凤山代将。十一月，寇陷临江、瑞州，移师去，未几而败，语在《江西篇》。塔齐布之为将，杂用兵、勇，皆得其死力，虽号奸猾者，隶其部下，勇毅恒先人。每出战，部曲从者度非骁劲敌十人已上，辄鞭之使还。尝独拒追寇，全军还营，而己一骑陷寇地，投宿民舍，老妪涕泣上食，为匿马稻秸中。明日按辔徐还，军中服其神勇。老师坚城，卒以愤死。凤山以资级领众，自是所部弱矣。湖北三陷，死三巡抚，故胡林翼倾身以结士，倡勇敢，务权略，而鄂军兴。

湖北篇第三

寇兴四年，而湖北军五溃。杨霈之败也，实未见寇，乱民一呼，而万众瓦解。省城初才二千兵，及城陷时，城内外防守军万二千，见黄旗则争缒城走，外兵亦走。水师固不任城守事，省城溃，自保而已。寇至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城中唯巡抚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及仆从五六人，恩培先赴水死，多山燃城上大炮击来寇，炮不发，拜祝之，再燃，火烟出而无声，发愤自刭死。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群皆将兵赴援，屯城外。副将王国才方驰入城，城闭，亦用缒城绳以上。至藩署，群盗方会饮，重门开，列火以为燎，国才乃悟。业已入，因率亲兵入，暴斫之，群寇惊走且呼，街巷间有出者，辄为官军所斫，俄倾而定。城中居民固未复业，至是早尽逃。国才惘惘不知所为，则登城招水陆军，不见一人。明日，出城合林翼屯，语激昂，林翼心怍焉。俄而寇大至。知其事者交讼国才奇功，遂传言国才于道获寇谍，得口号，呼门而入，为谗嫉者所蔽，惟及见国才者知其实焉。

咸丰五年三月乙丑，诏胡林翼署湖北巡抚。林翼前知镇远、黎平，治盗严。三年冬，以御史王发桂荐，奉诏赴湖北。未至，总督吴文镕败死，留湖南，将黔勇三百人，碌碌未有以自见。曾国藩征寇，奏以自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方倚幕客左宗棠以决事，宗棠故善林翼，奏留防岳州，捕诛崇、通奸民，斩刈过当。已而，曾军克田镇，合兵围九江，林翼以湖北按察使领千人从攻湖口，

比于湘军为最弱。及寇上陷汉阳，率千八百人还援，守便宜，不入省城。于时，布政使夏廷樾为总督所劾免，诏补林翼布政使。及巡抚殉城死，而林翼遂署巡抚。当是时，江、汉上下两岸寇充斥，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屯金口倚水师自保，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而国才屯沌口，皆恃荆、湘饷给军，军无见粮。寇亦易之，不攻也。杨霈者，以结交得朝贵欢，假防北犯名屯德安，号万人，糜饷自如。四月，杨霈退走德安，西安将军扎拉芬来援，战死平林市西。诏夺霈官，以荆州将军官文为总督。五月壬戌朔，授都统西凌阿钦差大臣，攻德安。官文溯汉至襄阳，复乘炮船下汉，居潜江、天门间，号北岸军。西凌阿久从僧格林沁军，无统御材，力不能援武汉，惟水师屡克蔡店、汉口，及汉阳寇屯，军去旋陷。林翼念相持无已时，八月壬辰，自将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师取汉阳，不能进，屯麦山。戊戌，寇至，林翼督军出。士卒要饷出怨言，强之战，未交绥，噪而大奔。林翼愤甚，索马欲赴敌死。圉人见巡抚意色恶，反旋马四五转，向空野乃鞭之，马驰不能止，临江，乃遇鲍超船。诸营官闻巡抚在，集溃卒，调王国才合屯大军山。辛丑，荆州运饷银三万至，乃严汰疲羸，奏调罗泽南军，令更增二千人还攻武汉。于时水军大将彭玉麟赴江西，李孟群改陆军，置副将杨载福为水军总统，屯嘉鱼、蒲圻间，益选精锐，倡勇敢，其所用皆以披裣当炮石为乐。巡抚礼下，走卒侦事早还，开营门自迎之。

罗泽南之在江西也，日转战。其巡抚悲倨不恒，急则倚之，缓则厌之。曾国藩亦自以客寄，莫能为之主。塔齐布薨，江西事益疲。泽南建议曰："武汉者，东南之枢纽也，形势百倍于浔阳。今两城久为贼踞，而崇、通群盗出没江西、湖南，缘边驿骚，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入。"

乃率所部及塔齐布部将彭三元等，道义宁，取通城。义宁、崇、通间，寇虽号数万众，皆乌合胁附，见湘军辄败走。九月乙丑，复通城。甲戌，复崇阳。林翼闻援军深入，躬往迎导。众议兵少不宜先进，林翼曰："以难事诿客兵非也，且廉耻安在？胜当战，败亦当战。"己卯，遣六营三千人乡蒲圻，而援寇自武昌乡义宁，众数万，适遇官军，军败。寇复进，败湖南防军于羊楼。泽南分兵争羊楼，而躬屯崇阳。崇阳败寇悍援，复还屯壕头，欲袭泽南军。泽南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之。癸未，援寇自咸宁大至，三元等军少，营陷。乙酉，德安寇弃城南趋。诏夺西凌阿官，官文兼代之。官文先闻豸山败，自沔阳还钟祥，至是移屯德安。诏诘责官文迁延，泽南失利，令筹援兵，会林翼等三面攻寇。丙戌，泽南合军拒寇于羊楼，大破之。十月癸巳，蒲圻寇至，又破之。癸卯，林翼自嘉鱼来劳师，合泽南七营军，共十三营，西攻蒲圻。寇聚三万众，分五屯四栅，作浮桥据白羊水，以通咸宁。林翼用蒲圻举人贺霭若计，出间道，由公安畈据城西北铁山，寇出不意，尽失其险。辛亥，泽南精兵攻城东，林翼军攻城西北，且循水防遏，以牵寇援，寇踞城垒坚不出，士卒仰攻，多伤。泽南令军士积刍薪，将烧其栅，寇反以火器御之，火发，寇惊奔，破其五垒。其夜，官军冯山鸣鼓角以惊城寇。城寇遁走，蒲圻复。十一月庚申朔，林翼、泽南合兵东攻咸宁。庚午，咸宁复。辛未，水师克金口。甲戌，林翼等会水师于金口。其日，王国才进屯沌口。乙酉，泽南五营进屯洪山，林翼将四营屯省城南五里墩。城寇从高冠山望泽南筑垒，不出战。城外寇大垒八、小垒二，环四门，见林翼军至，出拒战。泽南袭之，破大垒一、小垒二。李孟群军亦薄攻汉阳，水师往来江汉南北，每战必捷。而官文前军攻汉阳者，与南岸军相声援。都兴阿将马队护水师，水师夜烧寇船未还，都兴阿

露立达旦。群帅和辑，战士始奋矣！

六年春正月，江西寇患愈亟，陷七府城。议者交章请调罗军，浙江、湖南巡抚皆以为言。文宗以武汉功可期，持不许，言者益众，诏官文等通筹利害。泽南念曾国藩艰危，义与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弃，日夜忧愤，督战益急，自正月至二月，大胜数十，小战百数。寇婴城待援，士卒多伤，官军每战辄薄城下，寇阴穴城为突门。三月己未，寇开城迎九江援党，泽南率师要之，寇奔城，追之，突门开，直冲泽南军，军不能退，泽南躬拒之，三退三进，军几溃，火枪铁子中泽南左额，血霑衣，犹踞坐指挥，乃得收军还。乙丑，创发，卒于军。军中哀泣，江西、湖南闻之皆叹息失气。诏以巡抚例赠恤，而李续宾领其众。续宾初建议分屯窑湾，绝寇粮，垒成自守之，与洪山屯相掎角。既代泽南，仍屯洪山，以游兵巡窑湾、塘角间。寇守益固，而江西请师日数至。义宁寇复犯崇、通，九江寇合兴国、大冶土寇，自武昌县进至葛店，谋袭巡抚大营。林翼以江西待援，分军四千一百人，以刘腾鸿、刘连捷等将之，曾国华总其事。国华，国藩弟也。四月丁酉，援军遇寇蒲圻。乙卯，战于羊楼。丙寅，再战，皆破之。刘腾鸿功最，腾鸿自此名显。

五月，诏责官文、林翼迁延老师。林翼上奏言："臣顿兵城下，五月有余，日驱血肉之躯与炮石为敌，伤亡水陆军三千余人、罗泽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将弁百余人，李续宾乘马中炮堕地者数矣。夫兵易募而将难求。四月以后乃禁约仰攻，分兵咸、蒲以取义宁，四战皆捷，分水师以清下游，直达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续宾领六千三百人扼城东路，分剿北路，水师六营下驻沙口。水陆之贼援绝路穷，下游九江、兴国陆贼万余，分道来援，冀可夹击。臣即豫拨三千余人，战于百里之外。且臣历观前史，

李左车之告韩信，尚以顿兵城下情见势绌为戒，战易攻难，自昔已然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材有限而志无穷，万一变生他路，祸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诏报曰："历述艰辛，于事何益？国体具在，亦应寓慎重于其中。"盖自是文宗知林翼之为帅，果有异于庐、扬、江宁诸将，而林翼亦益感激发舒，始有志于天下，非仅规营湖北而已。

五月，唐训方等败九江援寇于葛店。六月，寇自樊口增召战船，复犯葛店。以蒋益澧总六营往逆战，破之，追奔至樊口，合水师烧其船，入武昌县城，遂渡江攻黄州，十日不能克。益澧闻援寇踵至，议回军。丁锐义争之曰："夫兵势宜远，料敌有方，援贼之能已可见矣。我屯黄州，则百里义民有所归心，贼之上犯有所牵制，后路大营相为声援。且能战不在近，能守不在远，今若旋师，贼必踵我，踵我必战，战此可乎？"诸将皆以县军为忧，锐义乃独上书陈兵势，巡抚壮其议，终以众论撤军还，诏果以撤军为非云。益澧与续宾皆泽南弟子，续宾名望日重，尝论事泽南前，字益澧曰："香泉欲何从？"益澧愠，亦字续宾曰："迪安乃欲相统耶？"及续宾代将，益澧屯鲁港，寇大攻之，请援中军，续宾报曰："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即升瞭楼，撤其梯，唯置旗鼓，下令军中曰："贼势盛，吾死此矣，诸军欲走者自去。"众惊愕相顾，冯垒死守。寇攻一日引去，益澧于是告归，不待报而行。七月，官文遣舒兴阿、舒保等将马队四百人渡江。援寇既上于青山、鲁港间，增十三垒，相持十六日，水陆合击，破之，马队追奔至葛店。寇慑于马，乃大奔。自是水陆马步相辅，军势日盛。十月，襄阳土寇起，镇道发兵讨捕，败绩，以唐训方、舒保等往。随州土寇起，以鲍超、文明往，军至，寇遁。湖北湘军锋锐甚，乃益募陆军五千、水师十营，增长围困武昌。十一月丙子，

寇开城遁走。其日，汉阳寇亦东走。丁丑，李续宾等分三道追寇武昌县，水师、马队追寇黄州，江夏乡民亦争起要寇。戊寅，复武昌。己卯，复黄州。庚辰，复兴国，水师复蕲州，民兵复蕲水。十二月乙酉，复广济。壬辰，李续宾率湘军及巡抚军九千五百人，陈师九江城下。都兴阿、杨载福合鲍超陆军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自塔齐布、罗泽南去后，正二年而围复合。

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战，既克省城，则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县田粮，以苏民困；复牙帖，开盐厘，以裕军储。又上奏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而武汉其咽喉也。武汉有警，则邻疆震惊，南服均阻，控制无术。昔周室征淮，师出江、汉；晋武平吴，久谋荆、襄。据扼长江，惟鄂为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夷疾病休养得所，是则平吴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汉阳无备，下游小挫，贼遂长驱。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善战者必伤，久役者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但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迭代，弥缝其阙，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请于省城设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日夜训练，本境乱民随时征讨，则我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扰者卅余州县，元气伤残，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扰者卅余州县，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之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凡下与上交接之事，诿之幕友；官与民交接之事，诿之门丁。夫州县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谓小贼，即异日之大贼也。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经臣驳斥在案；六年大饥，州县转不报灾，经臣驳斥在案。以丰为歉，是病国计；以歉为丰，

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寇之再至，而将盗弄于潢池也。地方吏治，抚臣专责。今欲严禁陋习，与群吏更始，请皇上敕下部臣，暂勿拘臣以文法、资格，行之数年或可改观。今或疑武汉两城公私凋敝，城周廿里，设守为难。臣以为蚡冒蓝缕，以启山林；卫文作都，训农通商，是在行之以俭，而训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为武汉收复，军行贵速，督、抚将兵，攻取为急。则前者收复已二次矣，况今江西七府俱沦于贼，四年之冬，仅失九江，旁轶横出，可忧方大。都兴阿、杨载福、李续宾均已东下，臣宜留镇省城，与督臣通筹全局，整饬吏治。"文宗嘉纳焉。方南北岸之分军也，督、抚未相见，将吏各有所统，颇构同异。官文以将军受任，拘于满、汉。论者复为林翼陈杨霈、崇纶故事，林翼叹曰："师克在和。此何时哉！"既渡江，见总督，下令僚属曰："督、抚相见，前事冰释，敢再言北岸将吏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官文闻之，大欢。林翼又以盐厘月三千金充督府公费，两人约为兄弟，故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官文画行。有言巡抚权重者，一无所听，而巡抚亦谨事总督，推美受过。湖北富强基于此。

七年春正月，襄阳土寇陷房、竹山、保康、兴山，遂陷宜昌。奏夺统兵镇道及四县文武官，增遣巴扬阿合唐训方军讨捕。二月，曾国藩以父丧归，委军事于福兴、文俊等。诏遣按察使李孟群援庐州。安徽群寇窥罗田、蕲州、黄梅、广济、蕲水，谋绝九江。官军孟群将二千五百人道罗田，击英、六、霍山寇，败之，遂克英山。王国才屯黄梅，进攻宿松，移鲍超防黄梅。四月，李景湖等败于罗田，景湖战死，余众退保蕲、小池口。寇众出攻官军屯，多隆阿大破之，烧寇垒二十一。五月，襄阳寇平。李续宾作长壕三十里，堑九江城东南，寇争壕，击走之。增募亲军千四百人。闰

五月，罗田寇深入，犯广济十里铺，南及武穴。鲍超、多隆阿等于十里铺作大垒，群寇于蕲东北望天畈作屯，各相持伺隙。蕲东北官军将领邢高魁等凡十营，坚勇不及超等，林翼自出督师。未至，寇出蕲水，官军败，退屯巴河。林翼至黄州，汰衰羸，选精锐，图再举。六月，李孟群之师溃于霍山。广济寇出大白湖，背攻官军。王国才移营失火被烧死。李续宾渡江，合攻湖寇屯，破之。多隆阿、鲍超等攻寇于黄梅西，破其垒四十八。七月庚寅，舒保等攻寇黄冈东，败之。丁酉，再战于上巴河。何绍彩、李续宜、唐训方等分三队，寇先攻左军，绍彩力战，续宜蓐山卷旗，钞寇中。绍彩军不利，将退，顾见林翼立马陈后，军士皆惊喜，踊跃赴战，训方等亦鼓譟乘寇，大破之，平垒四十四。进军蕲水，遂追寇及广济西，寇走宿松、太湖。八月癸亥，遂克小池口。林翼进至九江。九月己卯朔，还武昌。丙戌，李续宾北渡江，扬言攻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时，外江、内湖水师阻于一江，杨载福、彭玉麟密期合攻梅家洲。寇方依岸发炮拒水师，闻山后鼓角、旌旗蔽山下，则大溃。续宾夜半射火城中，寇大乱，空城走，洲上寇亦走，要击，尽斩之。丙申，进攻彭泽。庚子，寇遁走，复其城。水师克小孤寇屯。于是林翼以统帅难其人，惧军出境，而为福济、和春、胜保所牵挂，奏起复曾国藩。诏林翼出境，林翼奏以清厘、漕粮为湖北大政，请留整理，语在《筹饷篇》。

八年三月，六安寇陷麻城。舒保等将防兵屯商城，闻麻城防兵败，退还，增调鲍超、何忠骏、唐训方等。四月壬子，李续宾地道攻九江城，克之。城寇被围久，以数千人婴城，种麦以为食，其守愈暇，频伤攻城军。林翼驻武昌，增募新军，更迭代归，将士千里如家庭。援寇别道内犯，其屯防皆良将，能自立，不牵缀围军，

围军反时往旁近助攻。凡围九江十五月，寇坏散，出城者水师扼之，俘斩无遗。论功李续宾第一，续宾遂以能军名天下。戊午，寇从光山犯陷黄安、麻城，官军分应之。丁卯，续宾自将援黄安。五月丙子，黄安复。戊寅夜，麻城寇遁走。壬戌，蕲防将唐训方、丁锐义等破走太湖寇于界牌。诏以安徽寇事亟，将合捻寇，袁甲三、胜保均号大帅，兵力不足，命续宾助胜保，唐训方助甲三。俄而闽、浙寇并起，议者至请移和春往督师，以续宾前授浙江布政使，欲令赴本任，倚以平寇。七月，庐州陷，李孟群败溃。乃定议以续宾全军援庐州，都兴阿攻安庆，起复曾国藩率江西湘军援闽。八月，林翼以母丧归。都兴阿、李续宾合攻太湖。丁巳，克之。进攻潜山，癸酉，克之。乃分军，都兴阿围安庆，续宾攻桐城，九月己卯，克之。戊子，进攻舒城，寇遁走。续宾进兵三十二日，深入四、五百里，寇城垒望风溃破，军无留行，而都兴阿率鲍超等军碍安庆不能进。群寇又新破江北大将德兴阿，陷六合，杀翼长温绍原。渡江，陷溧水，张国梁奔命。胜保屯定远，日夕待援。朝廷忧皇，专恃续宾军。或议曰："今久行军疲，屡胜则骄。克城留屯，不足以为声援；不留军，则后路空虚，且阻塞，必败之道也。宜还桐城，合都军攻安庆，则水陆马步相辅，名将精卒咸萃于百里之内，功必可成。"续宾以受恩深，名重耻退，且念攻城非旬日期，欲出奇，壁庐州，蹈寇瑕，遂不用其计，而发书湖北请益师。续宾弟续宜将四千余人屯黄冈，唐训方将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丧还葬。官文得书笑曰："李九所乡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虽请援，亦不肯留军示怯懦，则进三河。

三河距庐州五十里，寇筑大城，环以九垒。十月甲辰，续宾

悉兵十三营先攻九垒，大战，皆破平之，俘斩七千，官军伤亡过千人。众惧，乃增调后军。未至，寇帅陈玉成连江浦、六合、庐江众，又乞援捻寇，招颍寿、光州群盗，合十余万人，日夜奔赴，声势匈匈。续宾遣轻兵迎击于樊渡，不利，寇益进，军半溃。辛亥，合围，围官军三十重，连营数十里，将士狙胜，闻败，先自乱。续宾自搏战，不能进，还营，闭垒门。七营已先陷，寇来如墙，续宾叹曰："今败矣！"令军中曰："见月照地而走。"军皆束载而待月出。续宾终耻于溃围，谋复固守，军已动，遂大奔。续宾驰督战，军不复成列，遂陷陈死。曾国华、何忠骏从之，皆死。国华从瑞州军罢，将赴部选官，闻续宾能，留学战，未半载而及于难。续宾既死，余众犹坚守。丁锐义初领义中营，营溃，锐义突陈入续宾大营，集余众誓同死。寇环攻三日夜，水火俱尽，营破，锐义死，军士死者数百人，自余营官皆走免，五千人尽溃。溃者冲寇出，与寇相挤，行数里，寇殊不觉，连大众易乱而难整如此云。溃军至桐城，桐城防军俱奔。寇乘之，前留防四城军皆溃，不旬日四城复陷。都兴阿等撤围退屯宿松，起复胡林翼仍巡抚湖北。十一月，鲍超、多隆阿拒寇宿松东北，大破之，军始振。十二月壬寅朔，林翼受印武昌。己酉，出驻黄州。壬子，奏恤三河、桐城死事道员孙守信等及副将李存汉以下三百二十人；劾营官败军者总兵以下八人，其失律戴罪者，惩责以差；以粮台饷军迟，深自责，请户部主事阎敬铭来主之。戊申，鲍超拒寇太湖北二郎河，寇自此沮。

九年二月，都兴阿请疾，以多隆阿当前敌，将马步军五千，立蒋凝学为大将，合鲍超、唐训方军万五千。李续宜屯黄州，军六千，依林翼大营。寇帅陈玉成还江浦。捻寇散掠河南，留太湖寇数万，相持不进。是月，李孟群师溃庐州西，孟群陷寇中自

尽死。孟群初起有名略，既独将，颇贪多兵，不问饷所出，虽将万人，势益孤弱。军中喜用方术士，有族女号仙姑，辟五兵，后战死湖北，人颇神之。及陷寇悲歌誓死，尤为江淮所哀思。三月，寇帅石大开自江西犯湖南南界，众三十余万。五月，大发水陆军援湖南，凡万二千人，赍粮千里，不烦湘饷。六月，援湘大将李续宜破寇宝庆，解其城围，寇遂南走，援军还。八月，多隆阿破寇石牌。石牌当安庆西南，寇作大城与太湖相掎。官军攻城，潜山，安庆寇分道来援，马队要击，败之。冬十月，大举攻寇太湖，增余际昌等九营助战守，夺潜山之天堂。奏移曾国藩屯宿松，林翼移驻蕲南，视师太湖。十二月，移驻英山。

安徽寇知官军名将锐意东下，则大惧，安庆寇帅自出城乞援。陈玉成合捻寇号十余万，势张甚。都兴阿养疾荆州。多隆阿新贵重，诸将不乐出其下。李续宜称母疾留湘乡，曾国藩弟国荃新克景德，至黄州，留之领军，不可，亦南归，鲍超复求去，而多隆阿称疾，唐训方等陈说军事各殊异。林翼忧之，废寝食，内计诸将独多隆阿沈毅，权宜出于一，欲下檄，令围攻军悉受其节制。曾国藩惧军事遂决裂，力言其不可。或又言天堂军孤县，宜移屯。林翼、国藩一日一书相谋议，久之不决。与书多隆阿，多隆阿辄不报。林翼曰："兵事喜一而恶二三，屈我以申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潜、太背，天险不可弃，今地利已得，破贼必矣。"径上奏，以所统军悉统于多隆阿。李续宜未至，亦名隶之，以风示鲍超，诸军大惊。曾国藩得其咨文，忧疑屡日。多隆阿既为统帅，遂撤太湖围，檄鲍超屯小池，当前敌，移蒋凝学军为超后援，己屯新仓，更在南。国藩、林翼危之，业已听多隆阿，乃遂增兵。寇循潜山西、太湖东，傍山三十里，连营百数。丙辰，遂攻鲍超营。丁巳，多隆阿率凝学攻寇营以救超，大战，伤亡七百余人，破寇垒十三。

己未，寇分番攻超。裨将苏文彪、段福壁守营，炮丸中床几，至傍壁食以避炮丸六日夜。国藩尽发宿松屯兵九千人以围太湖，撤太湖围军唐训方三千人援小池。林翼益调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仓，以二千五百人合围太湖。国藩、林翼又合兵二千人防罗溪，埤官军后。甲子，多隆阿自督军，护鲍超运道。乙丑晦，多隆阿以己军入鲍超左军屯，令苏廷彪军出休，诸军裹创扶伤，勇气百倍。

十年春正月辛未，多隆阿令唐训方移屯鲍、蒋两军间，以己右军屯鲍超左军营旁，而令苏廷彪还屯，列队拒寇，且曰："急作垒！"右军垒立成。训方军筑垒甫四尺，寇已至，训方苦战，多隆阿坚壁不救。半日，训方军败，退屯新仓。林翼先遣金国琛将五千五百人，合余际昌军为九千人，出天堂谋夹击，所谓山内之军也。自除夕入山险，冒冰雪行十日。乙亥，至高横领，望官军、寇屯皆在目中，寇来攻，败去。丁丑，多隆阿益千人屯小池。己卯，复益五百人。国藩益三千五百人屯新仓。雨三日，山内军鸣角发炮，山外军亦鸣角发炮应之，寇乘雾移屯近太湖。辛卯，多隆阿将五千人、鲍超三千人、唐训方三千五百人、蒋凝学四千人、朱品隆三千五百人，列陈攻寇，小胜。壬辰平旦，分三道：东攻小池，西攻罗山，中攻东堰。东堰者，寇屯也，而陈玉成精兵据罗山。既合战，多隆阿并西、中军，自将攻山间，寇亦大出众当之，马军突而前，寇少却。小池寇分四道钞官军，鲍超、唐训方合击，先败之，遂合军烧寇营，东南风大急，燎及山腰，寇弃屯走三十里，军械委积，烧屯馆栅垒数百，俘寇三百人，斩馘以万数。其夜，太湖寇遁走。甲午，潜山寇遁走。于是论功休士。林翼曰："潜山知县叶兆兰结民兵立五营，为官军转运，使天堂屯军得自固，功第一。"免论失守罪，并超擢两阶。奏奖安徽宿松等四县民团。

二月，分萧翰庆等六千人援浙江，未至，杭州陷。闰三月，江南大军溃退。四月，苏州陷。诏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分鲍超等兵万人屯祁门，起都兴阿将江北军，分兵千人。李续宜、曾国荃既至军，乃复进，国荃领万人围安庆，多隆阿领万人攻桐城，续宜领万人屯青草塝，游击应援。七月戊申，多隆阿攻桐城西北，不克。寇倚桐城牵安庆，又知官军精锐在桐城，设守甚固。城西北求雨领势临城，寇作石垒，环以二丈石壕，与砖垒、水堡相辅。己酉，多隆阿躬率三千人出领后，阳列骑兵攻城，夜半领后军暗登。寇冯垒，自以官军不能近，虽据领上无益，未之备也。多隆阿令三千人合筑炮台三，比晓台成，瞰寇城垒在目中，寇惊以为神功。辛亥，列队移炮置三台，于是石垒及城寇俱伏匿知困矣。十月甲戌，寇援桐城，号十万。多隆阿先屯挂车待之，寇帅陈玉成增垒不战。多隆阿曰："贼始至而闭壁，此欲老我师也。然以援城为名而不能战，寇众心不能知其机，而形势已馁矣。宜悉众合击之，破其一屯，余众自走。"癸未，建旗鼓，率十八营分三队，薄攻之。寇出战，败还屯。多隆阿喜曰："贼将走矣。"飞书告李续宜，约夹击。时寇势犹盛，癸未之战斩八十人耳。续宜军屯新安渡，寇又不出。丙戌，突攻续宜。多隆阿亲往援之，寇复自退。丁亥，多隆阿谓续宜曰："贼易与，昨战可知也，请与共歼之。"戊子，分军自挂车掠寇屯而北，续宜自新安渡掠屯而南，寇不能守，则出战，两军奋击之，俘千三百人，拔出难民万四千，平垒馆百四十，追奔二十余里，玉成走庐江。李续宜回援，未至。

乙丑，寇陷蕲水。丙寅，陷黄州，分围麻城，掠黄安、孝感、黄陂，武昌大震，李续宜、舒保等渡江拒之。寇上掠云梦、德安、随。三月，寇分踞汉南，悉精锐趣蕲、广济，还宿松。辛丑，寇至太湖，多隆阿遣军尝之，战不利，众曰："急发大军拒之。"多隆

阿曰："贼新胜气锐，其来不攻我，而亟战以怒之，败矣。"令皆还保大营，寇亦疾趋入安庆。丙午，多隆阿移军集贤关。壬子，谍言援寇复至挂车，还屯高河。甲寅，寇自挂车列队耀兵而退。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战也，然彼畏我甚，宜示弱以诱之。"设伏两山隘，戒之曰："贼败必过东，东起大呼，西起应之；过西，东亦如之。勿遮道，勿留行。"令突骑数百蹑贼，曰："闻呼声而进，追不得过十里。"乙卯，亲率羸军诱寇，寇进则走。寇分二队，以大众攻大营，以少半追败者，至新安渡，伏发，断寇后，退者还击之。寇溃而东，东山伏鼓而呼，西山应之，东西呼声动天地，追骑驰至，寇大败争走，攻大营者亦收众退，皆走庐江。胡林翼以李续宜军弱，奏增调骆秉章援蜀军自安陆屯随。续宜屯滠口，进攻德安。四月，陈玉成窥青草塌空虚，以为桐城军不能远战，复分三道来侵，多隆阿分五队拒破之。诏多隆阿以副都统帮办官文军务。曾国藩自徽州移屯东流。五月，江西寇犯崇、通西南边，屯军溃，遂陷兴国。林翼时疾病欧血，强起还省城，李续宜亦移屯城外。于是，江南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大冶、武昌皆陷。湖南军北援，寇还江西。六月丙戌晦，寇自蕲出太湖。七月庚寅，东犯潜山，连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曰："安庆寇危急，今不急救而致死于我，此所谓声东击西者也。我能胜之，则安庆自破，何为而使贼必战？"即称疾，三日不出。寇来攻，出击者辄败还。丁酉，寇乃引众攻大营，多隆阿自起击之，寇频与多隆阿战，识其旗，及战，锋锐甚。后者悔其轻进，稍稍引退，众乃大奔，犹屯高河相持。

安庆之围也，林翼计曰："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古之围者必四面无敌，又兵法十则围之。若我兵困于一隅，贼必以弱者居守，而旁轶横

扰，乘我于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围城，则无以致贼而求战。”故分三军，一军围，两军战。寇知不可败，则间道上犯。李续宜信用失人，侦候不明，反张虚词以惑续宜，南北驰驱不见一寇。寇既得德安，则以为围攻二军摇，乃南还，哨马绕太湖城，以撼大营。林翼居城中不动，或谏曰：“湖北巡抚何为而入邻县？”林翼曰：“帅府所在即官守也。此潜山、太湖二城，百战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犹不患寇，寇亦竟不至。”林翼既还镇，陈玉成复自英山绕宿松攻太湖，屯军登城设守，三日而寇退。丁酉，舒保等克德安。八月丁巳朔，曾国荃克安庆，语在《曾军后篇》。胡林翼病益甚，奏以李续宜自代。戊辰，诏报可。辛巳，诏曰：“安庆陷九载，楚军合围，胡林翼画策督剿，攻克坚城，厥功甚伟，加太子太保衔，给骑都尉世职。”其日，林翼薨。多隆阿闻安庆克，策桐城寇必走，留军收城，自要寇宿松，先一日至，寇方从潜山西趋，遇官军惊走黄梅，马步追奔四百余里，广济、蕲、黄次第尽复。闻林翼之薨，回屯挂车，湖北平。

江西篇第四

水军兴，而寇不得志于江汉，则北出潜、太，南掠皖南，以窥江西。寇徒多南人，乐南侵，故江西尤受其祸。曾国藩自九江移屯南康，思整军出江，谋进取，非为江西战守也。然寇已由都昌攻饶州，别由东流、建德窥乐平，屯景德镇，东犯祁门、休宁。咸丰五年二月，国藩奏言："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论之，攻寇之道，水路一，而陆路四：自汉、黄、蕲濒江至望江为外一路，自蕲水达宿松为内一路，自九江上兴国、崇、通、武宁为西一路，自湖口下至徽、宁为东一路。四路当四军，而臣只一军，分则立弱，欲不分则事势迫之。今东路已告急矣，塔齐布留五千人围九江，罗泽南以三千人攻饶州，臣独与内湖水军相依，寇众我寡，所忧方大。"三月，寇陷弋阳，罗泽南攻克之。寇还，破兴安，踞广信。泽南至，一战大捷，三日城复，寇走玉山，江西军因收饶州。五月，崇、通寇犯义宁，知州叶济英城守，江西军往援，败没。粮储道邓仁坤议："江西民多畏寇，不肯治团守，奸人反因寇为利，潜相导引，所至辄陷，唯义宁倡义扞寇，官民同心，功节弥厉。且叶牧尝振湘军，达援省城，为西屏蔽，宜悉力赴援，以风示列城。今省军无可遣，唯罗军可用。"巡抚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济英守十九日，城陷，死之，士民殉者千数，省城震动，乃遣泽南。七月，军至梁口遇寇，败之。寇悉众踞杭口，泽南取间

道，据鳌头，连营城西北诸山。寇分两翼仰攻，败走。明日，登山望城中，谋攻取。城寇惧官军得形便，遽出争山，官军驰下击之，寇大败，遂弃城走。丙子，义宁复。戊寅，塔齐布薨于九江。泽南还南康。八月，攻湖口，不能破，上书请率所部西援武昌。国藩念攻坚老我师，且塔齐布在时，九江犹不下，今独一泽南，宜置之用武之地，因听其计，更遣塔齐布旧将彭三元等从行，合五千人。彭三元者，敢战名一军，塔齐布薨，军中皆以三元当代将。而周凤山起行伍，治军号为有条理，三元徒勇，故凤山得统大众，竟偾军事。三元从罗军，亦败死崇阳，语在《湖北篇》。泽南既去，水师无陆军相辅，以幕客李元度募平江人三千，屯湖口。十月，泽南军复蒲圻，鼓而北行。寇乘虚复入义宁，败江西官军，遂陷新昌、瑞州。广东土寇由湖南，入安福，陷临江，合瑞州寇陷袁州。江西、湖南阻绝，军势不能振，江西水陆军徒名具耳。十一月，周凤山解九江围，援临江。寇分党围吉安，知府周玉衡以先御土寇功，擢按察使，未上，留治城守，与署知府陈宗元同登陴，屡败寇。邓仁堃言于巡抚曰："义宁可鉴也，请先援吉安。"议者以寇蔓延，宜先防省城，扼章树镇。国藩恐县军深入不利，而巡抚贪倚湘军，则亦推以曾公意不欲，不敢言调遣。仁堃用司、道公文露移凤山，扬言移军往援吉安，聊以固城守心，而与书凤山，令自请，遂不果行，竟屯章树焉。

六年正月，吉安守经七十日，寇势愈盛。甲申，城破，周玉衡及文武僚吏死者四十一人。自寇破诸名城，唯湖北省官皆死其位。吉安一府城，坚守久于武昌，府县学汛属官、委员殉城尤烈，士民从义者比于义宁。闻者莫不痛惜，颇咎周凤山，湘军夺气矣。二月，章树军溃，寇以数十人追凤山，大奔不能止，走南昌。寇进陷进贤、东乡、安仁，破抚州。于是论者言周凤山非将才，援吉安

亦败，或曰："凤山早入吉安冯城守，得周玉衡左右之，可皆不败。"及败，湘军无大将，乃令李元度自湖口移屯抚州，别遣邓仁堃子辅纶及前平江令林源恩募新军，皆用平江人，号元度所将为楚军，辅纶等所将为江军。是时，仁堃方专省局，欲倚以致饷，而林源恩习平江，防战曾有功，雅善李元度，故委权此三人。未几，建昌、南康相继陷。国藩移驻省城，以战船为行台。彭玉麟将内湖水军，屯吴城。三月，罗泽南卒于武昌。湖南援军将刘长佑收萍乡，萧启江复万载。胡林翼分军四千，遣刘腾鸿将之，以国藩弟国华主其军，道义宁，收新昌、上高。五月，毕金科将千人防饶州，黄虎臣将三千五百人攻建昌。六月，饶州陷，毕金科还南昌，益师攻克之。黄虎臣攻建昌，轻出遇寇，战死，所部军移屯抚州。

七月，刘腾鸿军至瑞州，国藩遣亲兵四千人往会师。寇避援军攻新军，新军败，腾鸿驰救，寇退走。是时，江西列县陷寇者四十余城，朝命广东、闽、浙合援，而江西司、道亦各私立军赴急。学政廉兆纶居河口，得专饶、信、军事，颇訾巡抚文俊杂用将领，营军名号繁多，而雅善布政使耆龄。以耆龄忌邓仁堃，因言臬司子不宜将。诏下其章于曾国藩、文俊，因罢邓辅纶，悉以军属林源恩，合李元度军，持寇抚州。广东和平土寇犯定安、安远、信丰、长宁、上犹、崇义、雩都，省城不能救，军报数月不相闻。八月，宁都土寇袭陷建昌，遂陷铅山、贵溪，围广信。知府沈葆桢从学政督饷河口，闻警还城，居民蚤散走。葆桢婴空城，与省军阻绝，飞书玉山，告急于浙将。浙将饶廷选，故葆桢舅林则徐部军，有兵二千人，以则徐旧恩，倍道赴之。廷选军无部伍，唯裨将毕定邦、赖高翔颇敢战。其行军不赍粮，止不为屯，故于赴急易。至广信之明日，寇亦至，以城有备，围五日而去。江西恃饶、信通镞货为饷原，闻广信能守，则以为奇功。湘军久无功，

则益绌。九月，国藩躬视师瑞州。李元度以抚州不克，饷益乏，乃分军略旁县，欲募粮馈，且分寇势。戊午，收宜黄。癸亥，收崇仁。是日，城寇出攻江军，营官耿光宣中炮死。援寇侦官军势弱，日夜从流坊增众，袭江军屯，因纵火烧民居，延及营帐。林源恩杖剑叱奔者，不能止，军溃，源恩死，元度突围免。围抚州军俱溃，移元度屯贵溪。十月，寇复陷宜黄、崇仁，分陷金溪。福建援军将张从龙围建昌，军溃，副将陈上国战死。时特诏起用黄冕知吉安府，冕请率军往，以国藩弟国荃为军主。湖南巡抚别用周凤山领一军，军饷悉自募，合六千人；又别遣援军水陆二千一百人，自长沙向吉安。而赣州、南安知府汪报闰、周汝筠等，率自募土丁御寇，计亩征税，号曰“田勇”。亦颇有广东援军。田勇多至数万，皆不能战。当是时，江西分为四，院司群官居南昌一城，以军事听诸将，巡抚唯主其奏报焉，袁州、吉安、瑞州则皆湘军，而瑞州军最强。李元度屯贵溪，防广信。毕金科屯饶州。金科兵最少，战最力。曾国藩居水军中。江西诸军偏伍弥缝，不能有大损益，然刘于淳以水军起，纯用江西丁勇，段起、钟世桢、樊俊等以湘人杂用江、湘军，亦颇有名。刘长佑屯袁州，逾八月。十一月甲申朔，寇将李能通启西门纳官军，袁州复，江西诸军稍振矣。丁卯，曾国荃收安福。丙子，湖北军克武昌、汉阳，水军乘胜至九江。十二月，国藩至九江劳军。丙戌，段起收建昌县。己丑，湖北军进收瑞昌、德安。辛卯，刘长佑进收新喻。丙午，湖南援军将刘拔元、胡兼善收永宁、永新、莲花厅、崇义、上犹。

七年正月丙午，瑞州围军将普承尧、吴坤修别攻奉新，克之。曾国藩至瑞州劳军，因督攻城。乙卯，毕金科攻寇景德镇，丁巳，遇伏，死之。金科，临沅人，本从王国才，以勇见知于塔齐布，将千人久屯饶州，列将多忌其能，谗妒之，饷不时得，金科益不

与诸文吏相结纳，独倚曾国藩，而国藩不主诸军饷，岁暮益困。先是，西安将军福兴将江南大营军千人至饶、信督军，与湘将尤阻格。金科军乏食，问计府县，或谬谓金科能克景德，饷可得也。金科轻军遽往，寇屯市后，金科率十人闲行，突入寇屯。寇惊起，围之，杀七人，三人者伤，金科所当辄颠仆。贱血出走，寇死者数十，愤且耻，聚火器环烧之死。金科之战也，负枪腰弓，挟五十矢，二卒前，持丈二矛、八尺刀，恕马突陈，寇莫敢拒。亦以轻敌故，每独胜，辄无功。陵侮诸将，不肯与他军合，省城委以东防，漫不为之继。及其死，饶防诸军皆溃。寇掠弋阳，陷铅山，饶、信骚然矣。

二月，曾国藩父丧，委军径还湘乡。闻者以其不俟命，惧严谴。文宗先得湖南奏，则给假，令归治丧。比国藩奏上，朝命已下，于是天下知天子使臣以礼，莫不感奋焉。国藩既去，福兴至瑞州视师，诸将泛以客帅遇待之。福兴还南昌，因上奏请征兵，颇言勇丁不可用。三月，抚、建寇东窥福建，陷光泽、邵武，张从龙等败退。诏夺官治罪，并罢文俊，以耆龄代之。胡林翼遣李续宜来瑞州，代曾国华。刘长佑攻临江不利，退屯新喻。袁州三县民以长佑师不扰，争率丁壮助军，军复振。四月，湖南军自桂东进攻龙泉，刘拔元战死，胡兼善兼领其军。以袁州败，益遣王珍将三千人助长佑。长佑已大破寇，进围临江。珍移军吉安，破援寇于水东。闰五月，胡兼善获逃寇林预信，诱降龙泉伪官，复其城。周凤山屯吉安，谬上为己功。诏下骆秉章，秉章因劾凤山。事下耆龄。未几，凤山军溃，事罢不问。六月，胡林翼以寇犯蕲水，檄李续宜还黄州，起曾国荃复领吉安军。宁都寇援吉安，王珍逆战，破之，追奔至广昌，分军收乐安。丙寅，吉安寇攻周凤山屯。军士扬言饷匮，不战而走，赵焕联等军从之，皆溃，退屯

安福。曾国荃收众，并退。以乏军夺黄冕官，冕言凤山军饷不由己，且饷多于诸军。二月，福兴檄凤山还南昌，调浙将李定太合攻进贤。黄冕请疾归，国荃专吉安军事。

刘腾鸿之围瑞州也，频破援寇，尝以三百人败万众，作长壕以困城中，围攻一年，所役作壕垒如数万人之功。城寇知死，乃突围力战。七月庚辰朔，腾鸿攻城，中炮伤。明日，更战。军士知腾鸿志必克，争致死，尽破台垒。炮丸雨下，中腾鸿胁，仆，弟腾鹤扶之，强视语曰："城不下，无敛我。"军中皆泣，冒炮登城，斩杀强寇大半，除道开门，迎腾鸿尸入治丧。闻见者莫不悲壮其志，以为腾鸿能用众也。腾鸿于诸将位最卑，名最重。求所为战略，无以异人。至于攻城，以力求必克，非将帅之道。然临死一言，而使士卒忘身殉己，若报私忿，以成其志，虽塔齐布、多隆阿莫能逮。腾鸿死，而所部称精兵，至今闻其名。凡曾从腾鸿战者皆服其勇，在湖南诸将中，名欲过李续宾矣。

乙酉，江西军将钟世桢败于进贤。丁亥，寇自抚州犯崇仁，趋乐安，王珍拒破之。壬辰，李定太收进贤。抚州寇分犯徽州，毕大钰战死婺源。八月，王珍卒于乐安，以张运兰、王开化分领其军。珍之将，善以少击众，专己自喜，故初起，所至龃龉，独左宗棠奇之，恒留湖南击土寇。曾国藩归，乃遣援江西。群寇蛾聚，闻珍至辄走。诸军将与珍合屯者皆推其能，然珍部下无名将。张运兰等皃为深毅，于湘军为别派，差近李续宜，异乎罗泽南、刘腾鸿云。临江援寇败普承尧于峡江。湖南援军将杨虎臣屯新喻，张运兰等屯分宜，未进。援寇趋太平墟，窥围军，城寇皆填壕，伺夹击。刘长佑留军守壕，自拒援寇；江忠义、萧启江等突陈，大破寇，烧其屯四十七。九月丙戌，李续宾合水军克湖口，彭玉麟出江克小孤。景德寇合安仁、金溪、泸溪土寇犯贵溪。李元度

拒战不利，还城固守十四日。寇退趋东乡，李定太、周凤山御之，垒未成，寇袭破凤山屯，杀虎营军主帅远烽。远烽，名家子，早入翰林。祖父承瀛为浙江巡抚，还葬时殡供甚盛，及寇乱，黄梅奸人发其墓。远烽发愤思复仇，走谒曾国藩，国藩以忧归，遂游军中。时湘军朴鲁，凡京朝官从军者，皆帕首腰刀，习劳苦，无敢鲜衣美食。而远烽雍容文儒，舆服都丽，虽强自刻厉，趋跄言论烨如也。见者倾慕，皆叹曰："衣冠中自有人。"且劝远烽宜居幕府。远烽奋欲自将，又以前上封事历诋军机封疆大臣，大臣切齿，非立奇功不足自表异，乃募千人自效，倚凤山老将与合屯。及寇至，凤山先走，新军见前屯破，则大溃，远烽一出，而军覆身死。凤山三偾军，三夺官，江西终莫能罢其军。寇遂犯进贤，复自崇仁出丰城。鄱阳寇出彭泽，谋牵临江、九江军，两城围已合，寇不能进。十二月乙卯，克临江。刘长佑以疾归，刘坤一代领其军。萧启江自率所部为统将，仍与坤一会攻抚州。丰城寇南趋吉水，张运兰等拒之，寇还峡江。

八年二月，临江余寇合抚州众东趋广丰。福兴自河口退驻广信。建昌寇分党入邵武、建宁。胡林翼奏劾福兴，请以李元度防浙边。诏遣李定太，而仍留李元度屯贵溪。湖南增军助围吉安。三月壬午，萧启江、刘坤一、王开化合军收崇仁。甲午，启江进军上顿渡。戊戌，建昌寇援抚州，坤一迎战，破之。四月壬子，李续宾克九江。甲寅，南丰寇弃城走，王开化分军屯南丰。寇复还，合广昌土寇来攻城，王文瑞拒走之。壬戌，启江合江军水师将刘于淳，设间谍，约内应。丁卯，复抚州。丁卯，建昌城寇出走，王开化、张运兰合军要之，寇走新城。己巳，复建昌。抚、建寇多乌合土寇，散处乡野，官军进，辄钞击，然无精劲，故诸军大集辄遁，悉由广丰犯衢州，进陷处州。福兴屯衢、闽、浙军近三万，

莫能拒守，诏遣运兰等援浙。五月，起曾国藩督浙江军。六月，召福兴还京师，留刘长佑军屯防江西，以张运兰、萧启江军从援浙、闽。

国藩之归也，中外交章言宜起复。国藩奏谢，因言："督师权轻于督、抚，州、县慢不奉令，馈饷不继，而军将为人侮辱，安徽、浙江巡抚乃故诘问，所刻关防或先谬题钦差大臣，乃移文正其名以相窘谑。故久居江西无所补益。及去江西，而八府城次第皆复，以湖南援师军饷自巡抚一人出故也。军兴欲避败，莫若将一军，欲成事，则必兼督、抚，湖南、北效可睹矣。"然始创义师由国藩，军将视为转移，福兴等征调，置不訾省，得国藩一纸，千里赴急。胡林翼初从国藩，及其得位行意，欲倚国藩定两江，频奏诉其屈。文宗重夺情，未遽强起之也。浙事亟，乃诏遣督军，而两湖、江西争愿供其军饷。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率皆起罗、王部曲，独水军犹隶彭、杨，而杨载福已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是时，骆秉章委事左宗棠，湖南诸将伺宗棠喜怒为轻重；胡林翼治湖北，军饷最称富强；耆龄尝严事国藩，又以其当往浙、闽，无逼处嫌，视文俊、陈启迈时礼敬有加：三省一家，号为大和。

七月，胡林翼以母丧归。刘长佑移屯建昌。八月，国藩自湖北入九江，至湖口，征军万二千，其将名者张运兰、萧启江、朱品隆、吴国佐。时浙江已解严，寇屯崇安，连营及建宁、邵武，分党还攻广丰、玉山。李元度守玉山，分军援广丰，寇走德兴。元度独将一营从国藩，而悉以平江军隶沈葆桢。邵武寇复出泸溪，刘长佑战不利，遂陷金溪、安仁，张运兰尾之，收安仁。吴国佐新出，锐欲攻寇，与运兰期合战，先入被袭，军败，刘本杰陷寇

死。本杰久佐王珍军，负时名，以不能骑为追寇所杀。运兰失期，故不败。寇亦略新城东走，而刘长佑北攻金溪寇，大破之，寇悉走福建边。国藩移屯建昌。吉安寇东犯宜黄，将悉趋邵武。曾国荃等乃作浮桥，水陆合围，寇结大筏冲桥，屡断辄续之，寇惧，颇有降者。方寇之起，以轻军剽掠为利，及石大开出，始胁大众，所至踞守，奸愚民多从之。大开怯战，而寇党新附不自固，见围则又悔惧，思反正。袁、临既以诱抚克定，吉安民亦潜通官军，寇将亦奉大开令期会福建，乘赣水驾小舟、系大筏顺流遁走，余众溃散。戊午，夜收吉安，江西列城皆复。十月，刘长佑军疾疫，移屯抚州，疫甚，还湖南，散遣羸病，因留募新军。张运兰进军邵武，寇复还江西，南掠信丰，北犯景德。

李续宾覆军庐州，官文急奏国藩自助。十一月，寇自信丰犯南安。国藩奏言："今臣当援皖，而江西寇东南斜距千余里，势不能合并。"分遣萧启江援赣南，以张运兰、吴国佐攻景德，吉安军将朱品隆等为亲军，从屯建昌。寇踞景德，牵大军，议者言宜急击。吴国佐者，左宗棠所拔用，以童生领军，奏叙主簿；张运兰积功至道员。湘军法，营官不相统者，无阶级，皆平等。统将虽九品官，其营、哨官至一、二品阶，听命唯谨。运兰号为大人，国佐部曲亦号国佐为大人以敌之。国佐喜言兵，运兰拙讷，然自命宿将，积不相能，又用金溪失期事相怨望。而国藩欲其互相济，固命同往。十二月庚申，合攻景德。王文瑞、吴国佐当中路，张运兰分左、右继进。文瑞等接战，寇退走。运兰复失期，寇见无继，还钞官军，国佐御之，寇遂直前攻文瑞，复分钞其右，文瑞、国佐战且退，死者百五十四人。于是国佐上书求退，文瑞亦不直运兰。己巳，运兰独攻寇。寇伏无声，久之，白旗数十骑临水欲渡，促击之，皆还走，竟不出战。日暮，运兰收众，寇吹角出大众乘之，运兰反旆

渡水，文瑞挥众继进，寇败去，保景德。罢国佐军还湖南，运兰自此专景德战事。其后，朱品隆、唐义训、李榕诸军，皆以持重不战、全军为上，及李续宜诸部将成大吉、毛有铭等专求自全，湘军锋锐始顿矣。刘腾鹤等自吉安移屯九江，以应湖北。

九年正月，萧启江至赣州。寇屯新城墟，众号数万。己丑，启江遣田勇三千诱之，寇争出赴利，启江挥军推锋直进，大败之。明日，寇出强众数千，启江分军迭战，又败之，毁其屯。辛卯，寇设伏诱田勇。田勇贪卤获，倚湘军无所畏，集者四万。启江曰："众而不整，必败。"禁之，不可。遇伏果败，蹂湘军，人相间厕，湘军败，胡中和等力战断后，死者二百六十四人。癸巳，启江复独挑战，寇不出。辛丑，官军遂至城下。南安故有二城夹水，寇分屯相掎，军至皆弃而走。启江约军屯城外，作垒自固，令曰："入城者斩。"二月壬寅朔，寇果还南城。癸卯，攻之，寇败走。启江喜曰："寇狡而弱，吾直驱之耳。"遂入城，城寇亦走，乘胜攻信丰。辛亥，寇悉走，趋郴、桂，闽、浙余寇皆趋郴、桂，所谓石大开三十万众后围宝庆者也。安徽寇自婺源走建德，窥彭泽，刘腾鹤拒战。辛酉，败之玉虹桥。己巳，进攻建德，寇炮中火药，军惊溃，腾鹤死之。国藩移屯抚州，增遣抚州屯将屈蟠戍湖口，益募三千五百人埤朱品隆，更以张岳龄、凌荫廷为营官，调玉山防军助攻景德，而檄萧启江自吉安还援湖南。五月，曾国荃至军，率朱品隆等军五千八百人助张运兰景德军，相持七月，寇久益懈，水陆二万人莫肯先进。国荃至，乃令移屯，败援寇于浮梁南。六月，大雨，水军将任星元合刘于淳乘水进，烧寇屯。寇走浮梁，国荃等追之。癸丑，复浮梁。寇走建德北去，江西少定。乃遣张运兰还湖南，援宝庆。国藩帅诸军出九江，八月，至黄州。九月，议合湖北军攻安庆。寇并力于湖北军，而石大开溃于宝庆，狂走

广西，益西去。

明年，寇陷苏、杭，围藩督两江，以江西为根本，其强弱轻重与初败九江时绝殊，语在《后篇》。

曾军后篇第五

咸丰九年秋，江西、湖南寇渐平。湖北巡抚胡林翼方治军储饷，以平寇为己任，而寇帅石大开由贵州窥四川，湖北饷倚川盐，四川又饶富，独未被兵，议者皆以防蜀为言；且以曾国藩久治军，无骫寄，为未竟其用，林翼频说官文合奏，请诏国藩援蜀，冀朝命授以总督。诏唯令督军，无后命。林翼又议："客军孤悬，愈非计。"安徽寇合捻寇蔓庐、寿，将为楚患，乃改议留国藩合谋皖。分三道，各万人：都兴阿、杨载福循江攻安庆，国藩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乡舒、六。袁甲三时屯临淮，闻之，以为今楚军大举，而安徽兵弱，将驱寇北犯，宜由光山北绕蒙城。具奏以闻，诏官文、国藩、林翼计万全，谋定而后动。国藩上议曰："窃号之贼与流贼异。今之洪秀全踞金陵，陈玉成踞安庆，私立正朔，伪称侯王，窃号之贼也；石大开由浙而闽，而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流贼类也，龚、张诸捻分合无定，亦流贼也。流贼当豫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窃号者当剪除枝叶，攻所必救。自洪、杨内乱，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群捻，故皖北糜烂日广，江南贼粮不绝。臣等以为廓清诸路，必先攻金陵；攻金陵必先屯滁、和；取滁、和必先围安庆。诚能围安庆，攻庐州，略取旁县，使其备多力分，何敢北窜哉？且不特不敢北而已，并不敢东顾江浦、六合，盖窃号之贼未有不竭死力以护其本根者也。中原腹地莫要于皖，固不敢谓石大开必无入蜀之虞，而就大局论

缓急，臣自宜回军援皖，以速苏民困。”十一月，国藩移屯宿松。是时，萧启江援四川，张运兰还湖南，独朱品隆、唐义训、易开俊、张岳龄等从。而湖北大将都兴阿养疾，荆州李续宜告归湖乡，多隆阿、鲍超新贵重，皆乐为林翼用，惮国藩严，国藩亦不乐二将，皆推林翼节度，悉湖北军围攻太湖。十二月，多隆阿又撤太湖围，屯小池，拒援寇。援寇号十万，潜山、太湖寇踞城者号数万，军事危险。多隆阿意气自如，国藩忧之，乃悉发己亲军围太湖，语在《湖北篇》。

十年正月壬辰，湖北军大破寇，遂克太湖、潜山。二月，寇陷杭州。三月，杭州寇退。李续宜至宿松，定议分三道图安庆，乃遣朱品隆等进屯集贤关，多隆阿进规桐城，而续宜为后援以助二军。闰三月，曾国荃来领安庆军，江南大营军溃。四月，苏州陷。诏加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

胡林翼喜国藩得大用，与书曰：“兵事当布远势，忌近谋。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芜湖，一由祁门出徽、宁，一专守广信，防江西，此皆内军也。取饷江西，而惟议厘捐，以钱漕归巡抚，愚又以为隘矣。以湖南、北为兵之本，以江西为筹饷之本，待三省协防而后谋吴，非一年不能。夫吴、越人之毁誉怨望虽不必问，而吾等悲闵之怀，与吴、越人仰望之苦，最难为情也。吴督之任，以包揽把持、恢廓宏远为用，盐漕得人，何事不济？不患贫也。苏、常失守以后，督、抚、监、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补或未补，进贤退不肖，此其时矣。今宜起两军，一出杭州，一出扬、淮，先调屯守之平江军五千驰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财，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继进，拘守广信无当也。杭州失，驻衢州；杭州存，进湖州，此平吴之先著已。霞仙、季高当各募六千人，为皖南、扬州之用，或为江西之用，为随征之用。少泉可治淮上之师，合水陆

万五、六千人，而以多都将马队，幼丹宜奏为西藩，二李或宁藩、或苏藩，则兵饷一家矣。大局安危，视公放胆否耳。近者，叶督两广，而不知广西为何人所辖；何督两江，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矣；福为皖抚，而割南岸弃以予浙江，又割淮北弃以予袁公，其日蹙百里宜也。徽、宁犹完，布置粗定，当鼓行而前，与怀、桐之师会于当涂，然后湖州军出于苏、常，扬州之马饮于江浦。林翼虽孱弱，不觉其言之汗漫也。急脉缓受，大题小作，则恐或不济。”

国藩得书，壮之。然其再出也，行兵持重，必无后顾而后动，谨官守，和众心，以惩补前失，不能用其议。将进宁国，犹恶其险，乃移驻祁门，乞鲍超全军以行，而自将朱品隆、张运兰合万一千人。五月戊申，渡江。六月癸酉，至祁门，檄李元度募军三千。左宗棠已奉诏襄办，则令领五千人。鲍超方还夔，而张运兰在郴，俱期八月会兵。丙戌，诏国藩补两江总督，授为钦差大臣。时曾国荃留围安庆，与多隆阿、李续宜皆为湖北军；袁甲三屯淮上，自为一军；巴栋阿为镇江军；李若珠为扬州水军；王梦龄署漕督，为清淮军；薛焕署总督，为上海军；张玉良收溃军退杭州，犹称江南大营军；周天受屯宁国，张芾屯徽州，为二军；江长贵将杭州军；米兴朝防广德，皆王有龄主之，为浙江军。皆各专奏，不相咨禀。寇踞苏州，则东犯松江，西陷金坛，南破嘉兴，杭军退败，而高淳寇复南出广德，池州寇东掠旌德泾。苏、杭人皆谓国藩宜援杭、湖。论者或以为轻骑至淮、扬，则不制于寇，而业已至祁门，则又以为宜急据宁国，当前敌。遣左宗棠等攻广德，指南陵，合陈大富军，与杨载福水军相连，待安庆克而合师。国藩叹曰：“夫言之甚易，行之甚难。今进无所往，胜无所益，何为而轻举乎？”八月，召张芾还，以国藩兼督皖南军，令周天受听调遣。

戊辰，宁国陷，天受死。壬申，以李元度为皖南道，将三千人屯徽州。张芾军万人分防诸隘，实不任战守，军饷久乏，仓卒遣散，以索饷杂居城中。国藩先议守徽，使朱品隆覘地形。品隆言非精兵二万不能守，而元度前守贵溪有功，自许能守之。国藩又以元度新军不能野战，故浙江请援不赴，俾冯城以自固。元度至三日，土寇散军结连宁国寇，而旌德寇绕绩溪，阑入丛山关，元度急请援大营。时鲍超假归，无统将，张运兰方攻旌德，前后为寇所絓，乃以散军四营往。至则寇已大至，四营溃，还走休宁。徽州城中军皆大奔，元度遂南走开化。癸未，徽州陷，前皖南道福咸死之。国藩急檄运兰还，而促鲍超赴军，自太平南还屯渔亭。寇益西趋，陷休宁，将攻祁门大营。军中大震，凡前言祁门可屯者，皆更请国藩亟去。国藩度寇必东南窥空虚，乃咨左宗棠率浙军屯乐平。寇果分陷淳安、严州。九月庚申，鲍超、张运兰合攻休宁寇，败之。十月己卯，南陵寇破黟岭防军，陷黟县城。庚辰，运兰分军拒战，不利。鲍超遣宋国永往攻寇，寇弃城屯卢村。辛巳，增军大战，破走之。十月，广东、西新寇俱出江西，前后趋建昌、河口，陷德兴、婺源。池州寇攻建德，败屯将普承尧。十一月，连陷彭泽、都昌、鄱阳、浮梁。以左军屯景德，唐义训自祁门救建德，水军守湖口，鲍超还助左军。寇复败徽防岭内军，入黟，分党掠玉山。休宁寇出攻渔亭。环祁门无安土，屯军皆敛兵自守。

十一年正月，左、鲍军合拒寇于鄱、建界，败之，遂收建德。左军独攻寇婺源，前军陷伏中，战不利，乘夜引还。鲍超渡江，援安庆围军。二月，移建德屯将陈大富军合左军屯景德。寇从鄱阳东侵，左宗棠御之金鱼桥，未战。寇袭景德，破之，大富赴水死。大富前孤屯南陵，有重名，自拔出，频移屯，未尝令当敌，至

景德十日而死。皖、浙诸军将如大富者，已号能战，然其战守犹不及张运兰等，故寇恒避湘军。祁门介寇中，寇去大营二十里辄引去，岂尽虚声哉？习战不习战之异也。国藩之驻军祁门，本倚江西粮台景德镇转运，水军炮船护饷，以为万全，至是前计尽虚。左军退乐平。国藩亲屯军合三万人，粮运三十日不至，众乃争言取徽州可自立，又言可取饷浙江。先是，休宁寇无故而宵遁，张运兰久屯休宁城，寇亦不复来，故疑徽州寇弱易攻。三月庚寅，国藩自将祁门军进至休宁，征黟防军会师。癸巳，进攻徽州，大雨，军械多散失。甲午，还休宁。戊戌，复进。庚子，寇夜出惊我军，军八营溃。辛丑，遣军各还所屯，国藩留休宁，誓死守。

时左军破寇乐平，寇益遣黟、歙党往寻战。癸卯，寇悉众攻乐平城，左宗棠亦悉众出城击之，无部分，唯视来寇队分军。短兵接，寇大败，遂走广信，趋浙江去。甲申，国藩留军屯祁门，自将亲军五百人出驻东流。于是娄云庆、唐义训防渔亭，张运兰守休宁，朱品隆在祁门，左军往来广、饶，鲍超军专赴急御巨寇，裁自救，不复论进取。而寇每纵横驰突，动行千里，北则自英山出，破蕲、黄，遂北踞德安；南则攻建昌、抚州，陷吉安、瑞州；西出义宁，扰崇、通；东则越衢州，陷龙游、汤溪，踞金华，掠遂昌，至义乌，破处州，卒莫知其所为。议者以为谋解安庆围，或又以寇无略，特乘虚纵掠以为戏，要宜急破安庆，攻金陵，如国藩初议。五月戊子，鲍超至安庆，攻赤冈寇屯，力战破之，禽寇将刘玱林，磔城下，以示城寇。玱林陷苏、常为前锋，自恃其勇，欲以孤垒遏官军，既伏诛，曾国荃军势自倍。鲍超移攻宿松，因援瑞州。是日，徽州寇袭陷黟县，梗渔亭、休宁军。壬辰，朱品隆等合攻黟，寇退走。丁酉，追寇岭外。庚子，徽州寇弃城走，得寇聚米，供二月军食。左宗棠移屯婺源，前至汀州，寇出德兴，迎战，败之。

七月丙申，多隆阿桐城围军大破援寇于挂车。多隆阿与鲍超皆湘军大将，寇与战必悍党。多隆阿亦自持威重，不喜人节度，不求人自助，亦不轻助人，故寇大上江西、湖北，一月陷二十余城。鲍超疲奔命，则以李续宜军游击。李续宜者，名尤重于多隆阿、鲍超，及行军，忽南忽北，殊不遇寇。更奏调援蜀将刘岳昭自助，而浙江亦奏起李元度将军援浙，由平江出崇、通，寇乃东南走。于是寇帅陈玉成合群寇屯挂车，谋覆多隆阿军，多隆阿击走之，寇退屯石牌，绝其运道。议者复请征鲍军，多隆阿笑曰："吾运道不易绝，比吾军粮未尽，贼已走矣。"庚戌，鲍超追瑞州寇至丰城。壬子，寇走抚州。八月丁巳朔，曾国荃克安庆。当石牌之被寇也，寇分党袭国荃屯后，攻战六昼夜，屯坚不可入。程学启复攻城外寇，破三石垒。国荃弟贞幹作屯菱湖，合水军绝寇粮。陈玉成屡败，不得进，乃相率遁走。安庆既复，文宗崩，胡林翼薨，穆宗立，以彭玉麟为安徽巡抚，移前巡抚李续宜抚湖北，皆辞，诏还续宜安徽。己未，多隆阿克桐城。庚申，鲍超至抚州，寇走贵溪。辛酉，超奉檄救江北，遂还军。是日，水军克池州。丙寅，鲍超至南昌，闻安庆复，复还抚州。寇复得广东新寇，合大众将西。丙子，鲍军至贵溪，寇东走，追奔六十里，平寇垒七十，进复铅山。多隆阿移桐城军驱寇宿松、黄梅、广济、蕲。李续宜收黄州，刘岳昭收随，岳昭军遂西。九月，曾国荃进攻无为，克之。戊申，克运漕镇。甲寅，争东关，克之。国藩移驻安庆。多隆阿将二万人收舒城、庐江，进攻庐州。李续宜部将蒋凝学等将万人屯六安、霍山。左军屯婺源。张运兰等屯徽州。李元度新军出广信。寇悉赴浙江，而皖北寇聚保庐州。国藩军分守安庆、枞阳、庐江、无为及运漕镇、东关，不足，乃令曾国荃益募军六千，谋进取。而左宗棠议大举援浙，鲍超、朱品隆等合军进攻宁

国，凡五道并进，军势沛然矣。

天子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因益重国藩，颇訾论江西、浙江、江苏巡抚。诏国藩兼制浙江巡抚、提督以下，统江、浙四省，唯都兴阿、袁甲三不隶部中。国藩皇恐，三奏辞，不听，始议援浙。以江西湘军将屈蟠、王德榜、段起及水军孙昌国、徽防将张运兰，悉统于左宗棠，而以广信漕粮奏令宗棠征收饷军，又分河口、景德、婺源三局厘税益之。于是，苗沛霖攻破寿州，胁巡抚以要权，遂踞霍邱、怀远，以窥凤、颍。十一月，杭州陷，寇分犯徽州。张运兰先以疾归，其弟运桂领军城守，朱品隆、唐义训还军赴援。品隆、义训常合屯，不相能，及俱出军，隙益甚。品隆至城下，寇来战，军将不支，义训案兵不相救。国藩闻之，大怒，遣让义训曰："湘军之所以无敌者，彼此相顾也。湘军将虽有仇，临陈未尝不相援，故有晨参商而夕赴救者。私怨，情也；公事，义也，尔独不闻知乎？朱镇危急，三促出军而不肯应，是乱湘军之制，而湘军由此败坏也。不急改者，将谁容汝？吾行军十年，视将士如子弟，至于执军法以诛败类，必有余矣。"又下檄品隆问状。义训、品隆惭惧相悔谢，同上书谢，请自今辑睦。于是一月七捷，徽州围解。国藩以军势已振，朝廷乡用专，而浙江全省地被寇，江苏士大夫朝夕请师，乃奏荐左宗棠、李鸿章、蒋益澧、李桓各授巡抚、布政使，又请命大臣督己军饷。朝命副都御史晏端书专开税局于广州。沈葆桢前屡召不出，至是超擢江西巡抚，乃起视事。而湖南巡抚毛鸿宾，亦国藩旧交故吏，及湖北严树森、贵州韩超，皆胡林翼所荐用，骆秉章督四川，刘蓉以诸生径用布政使，李续宜、刘长佑则本起湘军，于是西至四川，东至海，皆用湘军将帅，则皆倚国藩为重，略如胡林翼书所言"包揽把持"者，东南争骛于功名矣。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荃新军至安庆。左宗棠军入浙，收开化。三月，上海具轮船至安庆来迎师，以李鸿章率湘军将及新募舒、桐军往应之。鲍超克青阳。国荃克巢县、含山、和州。鲍超克石埭、太平，寇众反正者万人，攻泾县，克之。曾贞幹克繁昌、南陵。张运兰克旌德。国荃合水军进攻沿江诸寇屯。丁卯，多隆阿前军将雷正绾等攻庐州城东南门，石清吉等攻西门。寇将陈玉成将援寇屯城东，多隆阿攻其旁垒以致师。玉成恃勇悍，率众三千来钞官军，正绾迎击，交绥，寇退据城北浮桥。城寇先闻多隆阿至，皆凶惧，惟倚援寇自壮。及战，开北门出大众，谋合击东门军，方出城，玉成退，则惊以为败，亦北走。玉成遽断浮桥遏城寇，使阻水反拒，城寇愈惊，相蹂，绕城散走。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城内外寇争走，于是合蹙之，斩馘数千计，俘八百四十七，拔民男女七千余人，庐州复。陈玉成走寿州，将乞援苗沛霖。沛霖闻玉成败，恐袭夺己众，又畏多隆阿之乘己也，反欲取陈玉成自效。玉成至，屯军肥水南。苗沛霖阳称疾，遣其党伏谒，迎入城，具牛酒犒三千人者。玉成入，导至馆，而闭城阻其从者。玉成初不疑，既登堂，见几上陈梏鑐，乃悟，怒骂曰："苗生反复。我死，行及尔，乃自速诛邪！"沛霖遂囚玉成及从者二十人，献于颍州胜保营，而招诱余寇，寇或降或散去。

当是时，多隆阿之名慑惮群寇，寿、颍弭伏，江南闻风相惊动。国藩飞书约会兵，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亲，且己不识汉文，而亦恶儒吏，即报国藩，言军事权宜专一，以微示不与曾国荃同处。国藩具言如先约，一听公指拠。官文揣多隆阿终不欲东，而四川德安诸余寇俱入陕西，先已奏遣雷正绾赴援，遂再奏令多隆阿自往。陕抚及京朝官亦日言，关中帝王都，天下最要。朝命属多隆阿。命下，官文益自喜当上意，决意遣之，合军江宁之谋，不复

听矣。国藩独叹曰："多公威名太盛，寇知不敌，则必入南山老林，此所谓骐骥捕鼠者也。"与书官文，言："江南财赋比秦中何止十倍，贼数众多何止百倍。曩者楚军有大谋，惟以书问往复，不先恃奏取朝旨以相压。故国藩不奏争，而上议于左右，宜且止西行，以图江南。"官文业建议，不肯止多隆阿。留五千人屯庐州，而身将万五千人入陕西，诏授为钦差大臣，后频破寇，竟死盩厔焉。

壬申，曾国荃克宣城。癸酉，合水军克金柱关。甲戌，收芜湖。五月甲申，进屯雨花台。自向荣、和春以兵七万，屯守八年，卒溃退，国荃军合水军不满二万，国藩以为孤县无益，未可进。国荃议曰："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别攻宁国、广德，或取颍、寿，则将士见谓置于闲地，浪战而意怠，虽鲍、张亦益厌攻战，将去公而归耳。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军势虽危，顾不可求万全。"国藩许之。会左宗棠亦言宜薄城，围攻之势乃定。

乙酉，上海军御寇新桥，大破之。李鸿章之赴上海也，其大将曰程学启。学启先陷寇中，安庆围合，归诚曾贞幹，约以内应为效。未及期，夜率千余众叩贞幹壁门，呼曰："今事发，与寇战，突围至此，追者即至矣。吾所将皆精兵，当入营助守，不能释兵。公相信者开门纳我，不信急发炮击我，无两败也。"军中大惊疑，报贞幹。贞幹屣履出视，下令开门纳其众。追寇俄而至，亦遂还去。学启由此愿效死，贞幹卒，则从鸿章。是时，上海结英、法二国军，复青浦、嘉定，攻松江，号南路军；学启、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将湘、淮人攻南汇，号北路军。寇悉众攻败外国军，再陷嘉定，则并南路，窥上海。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寇夜围之数十重，炮击寇尸平壕，践而登，学启乃开壁突击，寇骇却。鸿

章自将来救，前后合势，寇大奔。外国军见其战，自以为不如，自此上海湘、淮军始振。

六月，宁国援寇分三屯，与城寇各踞一门。鲍超先攻城西。城西者，城寇屯也。城寇倚援轻进，超设伏钞其后，寇误以为援至，则反斗，官军合击，大败之，追至城下。寇退死守。乙丑，援寇发南北屯众攻官军，城寇出，结陈与相应。超分四军击之，宋国永攻南屯，陷陈深入，烧二垒，寇退，而北屯寇弃垒遽奔，城外寇尽奔，城寇收众入。丙寅，城寇复出东门犯官军，未战，引退。鲍超自追之，寇不入，遂东走。超亦东追数十里，寇乃返斗。超引军作圆陈包寇，寇将单马突围走，余下马、步从遁去，得马千匹，俘寇裨将三百，死者千计。乃还军攻城，城寇皆长跪，莫敢拒战，遂复宁国。而宁国县寇将献城赎其死，遂先驱克广德。既复三城，或谏超曰："宁国城未破，而公自追贼至六十里，城寇若攻公营，进有强寇，退失所据，此危道也。"超笑曰："吾但知兵势，不知兵书。"盖超之战专剽锐，其特重坚忍不如多隆阿，而终未尝败没，其军在湘军为无纪律，然亦能相维系，乃竟以功名终云。

七月，袁甲三请疾，诏李续宜代其事，时续宜方以母丧归，语具《临淮篇》。徽、宁大疫，雨花台围军亦多疾病，鲍超等不能军，国藩忧惧，以为军行攻取方利，而天灾咎重，由己德薄任过，恐致倾覆，请出朝臣督军，以分己责。诏慰勉，且以疾疫流行寇不能独强为宽譬。而强将贤吏相继物故，军中至无炊烟。乙未，程学启克青浦，李鸿章遣军浮海克余姚。八月丙子，克慈溪。自上海军出浙江，江、浙兵气皆振。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

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伤死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由九洑洲北渡，败李世忠防军，陷和、含山、巢。其南走者，合广德寇，西南掠绩溪、祁门，徽、宁、安、庐俱阻绝，唯江上下恃水军得相联络。乃谋增陆军，征贵州提督江忠义自广西出江西，视寇势为战守；以鲍超部将郑阳和等隶李榕，立为新军；留李鸿章军将张树声三千人，助庐、桐战守；召还李续宜；遣军将成大吉、萧庆衍等攻巢、和；又益募五千人，埤曾国荃围屯。自此统众过十万，而左、李各将数万，合湖北、江西湘军几三十万，自余援军分布黔、桂、秦、齐者又数万，连兵不得罢，国藩日夜忧危，以进攻江宁为非计，乃自行围案视焉。

二年正月，国藩自安庆出巡诸军屯。是时，曾国荃屯江宁城西南，江北则杨岳斌将水军屯乌江，皆当前敌。其南则罗逢元守太平，屯金柱，周万倬、吴坤修守芜湖，而彭玉麟将水军屯濡须，在江北。溧水、高淳寇时来窥太平、芜湖，运漕、东关寇反出濡须，上与和、含山、巢寇相响应。刘连捷、毛有铭等屯石涧埠，遏寇西南。韦志俊守无为城，以通水军。其西，庐江梁美材屯焉。庐江北庐州，石清吉守之。舒城在庐州西南，庐江西北，蒋凝学守之。舒城南桐城，周宽世守之。以南通、安庆、舒城西北六安，凝学分军守之，北防苗沛霖，南通霍山，为湖北边防。芜湖南则鲍超守宁国，屯高阻山，而刘松山屯城中。易开俊守泾，在超军西南。吴廷华守南陵，在超军西稍北，在泾西北。朱品隆先守旌德，以救青阳故移守青阳，在南陵西南。又西则池州，以濒江近安庆，无屯军。寇踞建平、广德、宁国县者，西出陷旌德、太平、石埭，南破绩溪，断徽、宁官军。徽州守将唐义训，恃左宗棠大

军为声援。戊申朔，寇围泾。壬子，鲍超救泾，入城屯军。癸丑，出击寇，大破之，追奔二十里。甲寅，超还屯。二月，国藩还安庆，以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辑睦，始罢退军之议。丁丑朔，王可升攻宁国寇，烧其小淮窑屯，鲍超分攻梅领、庙埠屯，皆破之。寇犯休宁，分掠建德，西侵彭泽、鄱阳，东绕池州，围青阳。和、巢寇攻石涧官军，自己卯至癸未，围益急。捻寇复南犯蕲水。辛卯，寇攻太平屯将朱洪章，洪章战败。南北岸同告急，均檄鲍超赴援。超疑所往，乃先石涧。未至，寇解去，掠无为、舒、桐、庐江、六安而还。上海军浮海攻福山寇屯，破之，遂解常熟围。三月，进克太仓。左军将刘典、江西军将王沐攻寇黟，复其城。四月，刘连捷、萧庆衍等合鲍超军，收巢、含山、和。曾国荃攻破江宁城南、西寇垒九，程学启克昆山。五月，鲍超等进攻浦口，寇弃屯遁走，遂收江浦，合水军攻九洑洲，四日破三隘，夺洲屯，语在《水(军)〔师〕篇》。萧庆衍留屯江浦。上海军攻江阴，刘铭传破寇屯二十七，郭松林破寇屯三十五，滕嗣武破寇屯十三。

六月，程学启克吴江。苗沛霖陷寿州。奏劾军将蒋凝学及逗留成大吉等，降责有差。国藩以饷乏，辞总督，诏慰勉。国藩、李鸿章合奏，请减苏、松、太仓浮粮，诏酌中定额，除故明积欠。李鸿章分军三道：程学启由昆山进攻苏州；李鹤章等由江阴进无锡，淮扬水军辅之；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潘鼎新等分屯松江、上海，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徽、池寇自二月出江西，中踞建德、鄱阳间，左窥景德，右出东流、湖口。江忠义未至，席宝田先出抚州，趋饶州。刘典自徽州来总诸军，诸军将段起、王德榜、王沐、韦进春及宝田攻陶渡寇屯，大破之。丙子，进春轻出，遇伏败退。寇复张，趋攻湖口。国藩先遣李榕屯湖口，及江忠义至，壁坚山。李榕新军拒寇不利，寇攻坚山，忠义出击之，伤寇

帅。壬辰，浙军将王文瑞复黟县。庚子，遣宁国防军将何绍彩及水军炮船援临淮，蒋凝学等防颍川、霍邱。七月丁未，湖口寇退走，都昌、建德、彭泽、鄱阳寇俱东北走，围青阳，铜陵、宁国、泾皆被寇，屯将拒战，各相持。八月乙亥朔，刘铭传攻江阴，寇内应，官军夜登城，烧门楼，余寇突门走，复其城。丙戌，李榕援青阳，败溃。江宁围军攻城南、东、西寇屯，频破之，乃遣鲍超还援。而水军将喻俊明及国藩护军将喻吉三，合江忠义、席宝田军先后至青阳，刻期攻寇。寇解围走石埭。超军至南陵，遂东攻建平。庚寅，程学启攻苏州，破东南寇屯四。无锡寇货轮船自助，周寿昌烧其轮船。石埭、太平寇频犯宁国、泾，败去，乃诣朱品隆，请献二城及旌德以自赎。九月壬子，收三城，散遣归诚人四万。彭玉麟督水陆军攻太平沿江诸寇屯，进高淳，高淳寇将请归诚。十月乙亥，收高淳。鲍超、杨岳斌俱会师东坝，寇震恐。丙子，易开俊自泾、刘松山自宁国合军收宁国县。东坝寇开屯迎官军。辛巳，收东坝。壬午，连下建平、溧水、东坝。既克皖南，金陵苏、浙军势相连，鲍超全军屯守之。王可升守溧水，李榕守建平，归诚人洪容海守高淳。青阳、石埭、太平、旌德、泾及宁国府，皆分军屯守。

戊戌，李鸿章复苏州。苏州之合围也，程学启军所至辄破寇垒。城寇诸将权不相下，相猜贰，因谋反正，斩异议者，开门纳军，然不交兵，犹拥众号十万。己亥，出城者八寇将谒鸿章，受二品冠服。乃谒学启，学启先已置人于坐，数其罪，悉引出斩之。报鸿章，鸿章大惊惧。学启入城谕众，众皆听命，或颇散走。而先与寇将誓约者曰副将郑国魁，恨负约，涕泣不食，卧三日。鸿章亦颇咎学启轻发，且曰："为已甚，君亦降人也。"学启大怒，还营，将引军去。其营员奔告鸿章，鸿章复过学启，阳论他事，笑

语甚欢，事乃解。

庚子，安徽巡抚唐训方收怀远。辛丑，苗沛霖突蒙城围，被斫死。十一月，李鹤章等复无锡，进攻常州，以应江宁围军。程学启出太湖，图嘉兴，以应浙军。潘鼎新等军先入浙，收平湖、海盐。寇争应官军，所至辄下，遂收嘉善。曾国荃益募新军，增围师，围城官军遂至五万人，援寇还江宁城者皆不敢出。左宗棠议以为当分军攻广德，国藩以寇势犹盛，而江忠义新亡，惧轶蹂江西，持不许。李鸿章诸军锐进深入。宗棠复奏言："嘉兴、常州可缓攻。"朝廷俱下其议，三帅卒各主己说，守其便宜焉。

三年正月戊申，宁国寇西南掠绩溪，遣江北将毛有铭将六千人援徽州，浙军将王开琳先还赴急。寇疾走，舍徽州不攻，北犯湖口，南趋景德，别党由浙入玉山，由闽入建昌，均期会抚州。徽州守将唐义训不能御，毛有铭未至，以战事委江西，语在《江西后篇》。

戊午，曾国荃攻钟山寇屯，克之。时东坝屯重兵，太平防轻，移金柱屯军助围师，及江浦，庐江守将皆先率军会城下，新募军亦俱集，乃谋合围。寇之设守也，环城多为石垒，尤重于北，既于钟山作大城，号曰"天保"，又于山脊入城处作大城，号"地保"。官军攻城西南，不甚惧，至进屯明陵，则出众力争之，向荣、和春皆以此败。二年夏，鲍超已作垒明陵前，会当移军，自平垒而退。国荃围攻几二年，破寇垒以百数，终未及城北。及破钟山垒，移军屯守，更增筑垒，屯军五六千遏北道，余玄武湖阻水为围，城寇粮运绝矣。

丙寅，郭松林等克宜兴。二月癸酉，溧阳反正。寇走江阴，围常熟，攻无锡。李鹤章还守无锡，郭松林援常熟，寇皆败散。程学启急攻嘉兴，寇请降。学启瞰城中，知其诈，攻益力，陈亡勇将何安泰。学启亲搏战，薄城先登，枪子伤额，遂克之。学启

养伤苏州，创已合，一日独坐深念，有所忿，误发创口，血溢，竟死。自学启之归诚，经百战，每战料胜败无所失。或知当败则戒诸将曰："公等皆不善败，吾当自饵贼，某时败，某时期某所来援，贼可退矣。"诸将素惮服其能，谨如约，则如所言。至其突陈陷围，见者以为神兵，夷将戈登尤敬之，及其死，以所建旗归诧海国，推为名将焉。江苏之战始上海，终嘉兴，功成而学启死，其名位亚于多隆阿矣。

辛巳，广德州寇弃城走湖州。自苏、杭、江宁军并进，论者皆以广德为要害，以官军力不足不敢攻，惴惴恒恐寇迸出。及寇弃去，乃知其无能为。始议鲍超进攻句容。其时，李世忠已献还五河、天长、全椒、来安、六合、滁州，而镇江军将冯子材等，亦颇出兵助攻句容、丹阳。江宁寇频驱老弱女口出城以节食，更于城中种麦刈草为粮。庚寅，左宗棠克杭州。三月壬寅，鲍超克句容。甲辰，进攻金坛，冯子材飞书请先攻丹阳。乙卯，解金坛围，伏兵茅山待追寇。寇果出，中伏返走，追奔五十里，寇不入城，城寇反出走。丙辰，克金坛，乃还军援江西。是时，浙江寇走徽州，号二十万。徽防将毛有铭出战，辄败。寇深入江西，前队至宜黄、崇仁，南昌戒严。四月庚午，李鸿章克常州。壬申，冯子材复丹阳。特诏杨岳斌督军江西，寻援陕甘总督；又诏李鸿章移师合攻江宁。捻寇自河南犯麻城，议遣王可升屯无为，李榕屯桐城。未行，寇复踞广德，趋徽州者日夜相继。杨岳斌、鲍超皆西援，乃以江苏军将刘铭传屯句容，郑魁武屯东坝。

五月壬戌，郭松林克长兴。于是，江宁围军以城破可计日，而李鸿章当来会师，耻借力鸿章；鸿章亦让功，托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朝命促会师数急，曾国荃忧愤，日约将士穴地隧城，期必破，而龙膊寇屯所谓地保城者不得，则形势终不便，乃日夜

发炮攻之。己巳，夺其垒，遂作炮台其上，穴其下，又环城列队十余道并攻，积湿芦、沙草高等城，以疑寇，使多备。六月甲申，地道成。乙酉，曾国荃令围军百营皆严备，别县赏募敢死将士，待城破先入，于是李臣典等誓先登者九将。日午，地道火发，城崩二十余丈。寇反然火药下烧我军。朱洪章等乘城缺登，张诗日等循城据北门，彭毓橘据东门，朱南桂、罗逢元等皆梯而登。寇散走，或出城，或还保子城。夜半，纵火烧城中，因突围出走。黄润昌等露立龙广山，袁大升等循城南，遇逃寇要击，诛斩数百。张定魁等追寇，及之湖熟，复俘斩数百人。城寇多自焚，或投池井。洪秀全已前一月死，其子洪福年十八九，余寇挟之走广德。洪福刻印，姓名下列“真王”二文，军吏误合二文为“瑱”，奏诏言“洪福瑱”者以此。江宁既复，群寇出掠者皆瓦解。国藩奏上诸将功，以所俘寇将李秀成言，洪福已死；于是浙江、江西诸军方欲张寇势，洪福又实不死。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议生致阙，及后见俘寇皆跪拜秀成，虑生变，辄斩之。群言益譁，争指目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辎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会病疥，因请疾归乡里，散遣所部军二万五千人。而克城功最受封爵者，李臣典病卒，萧孚泗以丧归。大功虽成，然军气愤郁惨沮矣。

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幸平洪寇，克江宁，如初起兵时所望，力言湘军暮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后以平捻寇。然席宝田、左宗棠仍募湘军征苗、回，竟定塞外，棱威天山，乌睹所谓暮气者邪？自国藩始创用乡农代额军，招之则来，麾之则去，见湘军者乃知军利敝。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皆由此起，故各系其用兵之地，而独以国藩本指，为《曾军前、后篇》。

水师篇第六

咸丰二年冬，湖北巡抚常大淳奏言："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诏徐广缙等饬行。时武备弛，徒存水师名，无船也。徐广缙奏，有卢应翔以炮船战于长沙，长沙人未之闻，及诏问乃知云。陆建瀛防江，有大小三版八桨船。向荣奏遣张国梁率湖南炮船。所谓湖南炮船者，以民船载炮。诏征登州水师船，亦募商舟。及寇破武昌东下，连舟数千，皆商舟也。祥厚奏言，江宁留船十，以分防芜湖、梁山已足矣，其不知水战如此。

三年春，九江陷。向荣奏调外海战船快蟹、大巴百余，取海道至江南，又调上海道吴健彰领拖罟战船、温州总兵领头莽等船备水战。而麟桂以练习船炮名，及李德麟、吴全美之徒稍有闻矣。五月，寇既北渡淮河，南围南昌，御史黄经上书言兵势，始请吴、楚、蜀疆臣各造船练士，乘流攻寇，乃指名及湖南。其时道路阻塞，朝报不时至，诏饬骆秉章，秉章以力所不及，又凡言官论列，例不行，未甚省也。曾国藩闻湖北战船败于田镇，谋守湘，乃试连木筏载炮横湘水。十月，诏国藩督练勇援武昌、汉阳，始命率船炮赴下游。而国藩亦先于衡州治水军，访船制，皆不知其状，筏成，不可用。羽檄征军日数至，人人以逗留为疑，乃叹曰："今寇往来阳逻，湖南、北所费殆二十万，彼纵横江湖，非舟楫无与

争利害。且成师以出，当为东征不归之计，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仓卒召募之众，执蛊脆之器，徒步三千里，以当虎狼百万之强寇乎？”水师守备成名标者，颇能言船炮事。国藩亦自以意，用商船改造为长唇宽舷，试发炮，果不震。而资费无所出，乃奏截留大营粤饷银八万，兴水军四千，船二百。其大自五百石及千余石，炮自二百斤至三千斤，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奏征右江道张敬修率战船，不果来。而同知褚汝航奉檄代敬修，造长龙战船于湘潭。先成名标于衡州造者，曰快蟹、三版，闽、越船制略备矣。然非有法，直以意消息，屡改乃成。其军亦募操舟人为之，增设炮手；其统将，国藩自主之；其裨将，亦号营哨官，纯用儒生、农氓，或陆营弁丁；其经营尺寸轻重之度数，皆自虑度之。而总督吴文镕，颇与同心，时相商定焉。

四年二月，船成，凡大小二百四十，辎重炮船百二十，辎重民船百，水军五千，分十营，设粮台舟中，器物食用工匠毕备，合陆军五千，发衡州，浮湘东下，军容甚壮。当是时，吴文镕以促战先出，败死，湖北水军尽散。而寇入洞庭，步上犯宁乡，及遇水军下，寇遽退，湘阴、岳州皆复。三月，寇复上，岳州防军溃，赖炮船以免。丙午，大风坏船，漂损大半。

戊申，以陆军败还长沙整军，寇遂上犯，屯靖港，及湘潭城，腹我军。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行二十刻，势危急。我军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寇竟不来。四月己巳朔，塔齐布援湘潭，战胜。报未至，军中议曰：“陆军败，皆溃，死矣。宜及军士心未散，率水军进攻，水陆交争，冀一当。”于是议所乡，用水师营官彭玉麟定计，全军上攻湘潭，四营夜发，约明日国藩帅四营继之。比至湘潭十里止，

侦者还言，塔齐布已大胜，乃约水陆循城进攻，尽收所掠商船，百货阗委。彭玉麟计军士贪虏获，必懈，乃悉纵火烧船货。火延岸上，光烛数十里。寇先本在舟中者，仓卒不得走，虽亦发炮相拒，不能水战，伤弱者千计。城寇失计，弃城走。烧寇船之日，国藩帅四营下攻寇靖港，败还，城中大震，得湘潭水陆捷书，乃大定。五月，寇陷常德，水军船方舣，巡哨小船莫能救，然寇益不敢入湘。

六月，山东登州总兵陈辉龙，自广州来会师，广东游击沙镇邦，从广西道员李孟群自桂林来，亦将水军，水军益盛。庚辰，发长沙。甲午，渡湖。前队营官褚汝航、夏銮、彭玉麟、杨载福、乡导官何南青将二千人，遇寇湖中，遂屯万石湖。丙申，分五队：苏胜将先锋船趋南津，夏銮继之，彭玉麟伏船君山，杨载福伏船雷公湖，何南青建旗吹角列陈于后。寇掠商舟载炮陈南津，持不进。三版小船趋港中，寇争出，三版阳却诱之，寇舟连樯上，玉麟等钞之。商舟旋转不利战，退则相撞碍，烧沉百余舟，夺舟三十四、炮十三。其夜，南津及城寇潜遁。七月己亥，屯南津。庚子，寇复上，巨艑乘北风以压三版。三版斜进，掷火烧寇，火药烟蔽江。寇斫其舟工，舟工愈乱，遂败去，追奔七十五里，夺寇大舟七十六，自是寇不复上。壬寅，攻之雷鼓台，寇依岸自保，进攻多伤。会暮，军惧。杨载福曰："今退，我船不满百，寇十倍我，败矣，非冒死出奇不得免。"躬乘三版，冲寇屯直下。彭玉麟中炮伤，竟烧寇后舟，寇争还救，乃大乱。载福自此以勇略名，与玉麟皆为水军名将，而陆军有塔齐布、罗泽南。塔、罗、彭、杨，军中无与为比。壬子，陈辉龙将后队至南津，闻彭、杨等战胜，则以为寇不足破。癸丑，自将攻城陵矶。湘军颇疑南风下水难退，辉龙曰："吾习水战三十年，诸军无以为忧。"平旦，发炮遂行。广

东军旌旗鲜明，刀矛如霜雪，洋装铜炮震山浦，诸军皆自失，以为不及。褚汝航、夏銮请同行，杨载福亦乘小船往观战。沙镇邦先进，寇舟拒战，败退。辉龙乘挖罟大船至中流，舟胶，寇伏舟齐出。镇邦船已逼寇屯，不得还。诸小船来救辉龙，水急风利，返吹俱下。寇依岸遏我军，欲登陆则逼寇，发炮恐伤前船。寇争来夺船，汝航、銮、镇邦赴水死。辉龙陷寇，军覆，船炮尽丧。寇乘挖罟还城陵矶。挖罟者，闽、广水师大舰也。国藩初造船无之，辉龙至，乃造二挖罟，其一以献国藩，其一自乘之。既败，水军损失大半，然自此益知水战利害。

闰七月戊辰朔，李孟群再攻城陵矶，小利，而陆军大捷。己巳，杨载福等知寇将遁，出要其舟。寇皆乘小舟下走，而凿所得挖罟船，沉之江中。辛未，悉平寇两岸炮台，搜螺山、倒口、六溪口，入黄盖湖，还收嘉鱼，复蒲圻，遂会湖北军。甲午，进屯金口。八月己亥，王明山下窥盐关，寇水陆围之，三版六，拒寇舟数十，突围出，伤两人耳。甲辰，杨载福巡沌口。丙午，湖北陆军攻汉阳关，未战，军溃。李孟群舣岸击寇，陆军得不败。己酉，国藩来视师，遂登小军山，望武昌、汉阳寇屯，寇来袭，败去。丁巳，烧盐关寇船二百，沿江寇垒九。戊午，杨载福等冲寇屯，攻塘角，遂至青山。寇炮击之，三版人皆露立，櫂船徐进，有俯首避铅丸者，众目笑之，以为大耻。水军之初立也，谋避炮，百方皆弗良。至是，诸言避炮者尽绌。寇从城上望见，相顾失色，缒而逃者日杀百数不能止。明日，武昌寇弃城走，汉口、汉阳寇皆乘夜具舟遁。武汉之复不劳力，由创水军，使寇震怖无策，故千里无留行焉。下江屯寇闻之，凶惧，以水军不可与争锋，则据江险，悉众屯田镇。九月丙子，前军攻蕲州，寇冯城不敢出，陆军后，屯沛源。

十月丙申朔，会陆军于田镇。寇垒连四十里，夹江为五屯，据半壁山，铁索缆江，连舟承其下，上作大筏，列炮横中流，守以炮舰。其下游寇舟五六千，率掠遏商民船，以供运载。自江宁陷后，通江诸城镇无宁日，以此也。己亥，罗泽南等攻山，大破之，缒崖下斫江琐。明日，琐复续。国藩令曰："水军牵于蕲城，蕲寇舟、城相掎角，形势不便。宜分船冲下游，得至半壁山，合陆军而屯，破贼必矣。"癸卯，彭玉麟、杨载福顺流移屯蕲，寇战舰不能追，唯发炮与岸上炮迭击。哨官萧世祥中炮死，军士多伤，竟下，下十五里止。乙巳，蕲舟寇乘西风走保田镇。丁未，进屯见峰，距癸卯屯十六里、田镇九里。玉麟、载福闲行入塔齐布军，谋合攻，还，分船为四队，戒曰："各有司，误者斩！待令而后动。"备炉鞴椎斧，剪于头队船，刘国斌、孙昌凯领之。昌凯，故铁工，习冶锻，令专断铁琐。戊申，水、陆军大出，玉麟戒昌凯曰："毋发炮，毋仰视，直趋铁缆下，彼筏上炮一发，船乘流已下矣，吾亲为公拒寇舟。"遂将二队出战，杨载福将三队待琐开，留四队守屯，以防寇钞。寇恃炮，以为船不能近缆。及国斌等直下，玉麟继进，寇舟未及移，环击之，烧二舟。国斌椎琐下钳，钳落筏空；昌凯鼓鞴冶琐，琐断缆开。筏上寇溃走，溺水、被斫死者无算。杨载福候缆开冲下，下游舟中寇愕，不知何军，乃从篷上望之，或有觉走者。舟连数十里，走辄衔而止。载福直进至武穴，乃回船掷火烧而上，玉麟烧而下，于是东风起，载福乘风，玉麟乘流，天明合军俱还。寇舟烬，岸上寇已夜走，蕲寇亦由陆遁走广济。甲寅，前军至九江。田镇已破，湘军水师名天下。文宗采其战法，手诏宣示江南北诸水军。江南北水军师艇船不谙战，续征红单艇(舢)、罟(罟)船，皆待风乃行，所至淹留。而江西亦造战船，颇用湖南船制，以无将领，辄败退。湖南在籍官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概等，

始捐赀设船局，而黄冕专制炮，以应征军。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锋锐，深入要利，卒以至败。

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木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寇既见官军水战法，亦并力于水战，多造小艇，依大舟以出。方冬风壮，江水涌起，战船苦震簸，寇又循岸射火烧船，军日夜危苦，思番休，而陆军以克城在旦暮，方日日言战。十一月戊寅，塔齐布破孔龙寇屯，己卯，小池寇遁。北岸既得，遂围九江，寇悉众保湖口，彭玉麟等扼江与相持。丁亥，寇载火夜烧江外船，李孟群列队待之，火舟至，钩放溜中，终不得近。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其筏上作木楼，冯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汹而走，其坚悍若此。丙午，萧捷三等以寇屯湖口，梅洲坚实，虑其掠鄱湖内犯，通资粮，率轻船闯姑塘，诸勇锐争从之。既入，乃不见一寇，会暮，止屯。寇瞰大船势孤，出小舟二十攻坐营，都司史久立战死。寇小舟循官军大船间，抛火焚快蟹九、长龙七。诸军三版大半入姑塘，无斗志，乃夜还九江大营。时杨载福养病武穴，闻败，还争湖口，不利。寇复北渡，踞小池。己未，湖口陆军亦退保九江，其夜，小池、九江寇负小舟数十，直犯国藩舟大船，国藩僅而免，水军遂大乱。入姑塘者方益进至南康，闻坐营溃，退还，望湖口寇已作两浮桥，通岸往来。捷三等乃遂取食吴城，因袭都昌寇舟，破之。然无统将，且辎重阻绝，漂泊章、鄱间，有船百二十，人三千，为客兵，而外江、内湖水师分，实始于此。外江自己未夜溃，俄而寇从广济追杨霈至汉口。

五年正月丙寅，李孟群以船五十还救武汉。戊辰，大风损船

四十余，船不能军，乃令彭玉麟等溯江，名援武昌，而修船新堤。国藩自是入陆军。未几，移屯南康，就萧捷三等取船江西，立内湖水营，而江西粮道邓仁堃主制造。二月，寇陷武昌。自是寇专力陆道，故城陷不能救。三月，湖南益发新船百余至金口，彭玉麟募军实之，合旧水军为三千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陆军相辅。四月，王国才进攻汉阳，将筑屯，寇前后钞之。玉麟望陆军已被围，舍船登岸反钞屯，多斩获，寇乃散走。六月，杨载福自岳州增募船军，合先屯为十营。内湖萧捷三等增军屯南康，为八营。杨载福既至金口，则议攻寇武昌，以李孟群所部弱，留孟群将陆军守金口，而林翼及玉麟先入汉，攻蔡店。玉麟以小船入沌，掠赤野湖东，而北绝汉至浰口，顺流东还，北破宗关石垒，南攻汉阳寇舟，岸发炮不得近，遂北攻汉口。寇舟乃出，溯流上，欲钞我，夹击之，夺其舟九，出汉口，攻寇浮桥，烧寇舟三百。凡三日，寇不出。杨载福自外江来会师，同出江屯沙口。沙口者，武昌下游三十里，至沌口六十里，还沌口当从武昌、汉阳城下过。载福之出也，寇无备，而玉麟从汉口渡江，距两城远，故寇炮不甚相及。既空屯沙口，不能助攻战，乃议还。众议由汉入沌，虽迂远，其避炮宜易。载福愠之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溯江上乃为快耳。"玉麟耻后之，张帆先行。寇先已密备，舰我还路，舣舟傍中流。及城上县炮并发，诸军但冒进，不知谁先死。炮丸飞鸣，船仓群子以斗计，击沉四船，中炮死者三百人。炮击玉麟桅折，不能进，望见载福，自呼之。载福船瞬息已去。成发翔三版过，玉麟跃入得免。知其事者皆不直载福，而玉麟曰："风急水溜，呼固宜不闻。"载福先已不乐玉麟，林翼亲拜两人，和解之。

内湖水师既成，而寇亦于九江造战船，悉仿官军制。四月，自姑塘上犯，败官军。五月，复战，败之，夺舵罟以归。舵罟者，

即陈辉龙所造，九江所失者也。六月，进攻湖口，不利。七月，合陆军攻湖口，寇冯岸发炮，萧捷三中炮死。八月，乘流攻湖口，南风急，船驶陷寇垒下，丧船二十一。奏夺五营营官秦国禄等官，而急召玉麟。于是陆军大将罗泽南援武昌，而玉麟还领内湖军，李孟群改统陆军，而杨载福领外江军。载福议以孟群旧部多不可用，汰羸怯十之五。十一月，外江军合陆军逼围武昌。时玉麟当之南(康)〔昌〕，江路绝，则道湖南趣陆行，阻袁、瑞寇四五百里，行旅相戒，惟通寇者乃得达。玉麟敝衣徒步往，从者数人，行二三日，皆惧不进。欲上取赣，则吉安亦陷，非从广东、闽、浙不可至南昌。玉麟谢去从者，伪为游学乞食，经寇关(丰)〔卡〕数十，寇无觉者。至南昌，城门诃禁之，问其实，报院司，皆大惊怪，军中闻其至，气自倍。

自十二月至六年二月，外江军数苦战，寇舟亦日益。四月，移屯沙口。杨载福念寇舟来则依岸，而其上下皆乘风，船炮制法同官军，与我共长江，恒避战，终不可胜，宜深入袭烧之。则募军士尤勇者，驾千石大船，实消黄、芦(秫)〔荻〕，施火线，约曰："待近贼而发，发则登三版以自救，且急归。"应募者三百人。其夜，载福设酒，具五俎之食，飨三百人，躬自行酒，勉之曰："成功归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两阶，白丁拔六品实职，无负我。"既出，人相语曰："观此往，必死也。"有悔者，或潜去。或又自奋曰："壮士死一言耳。"櫂帆遂行，逼寇舟南岸嘴屯，火发，皆自跃登三版，或迟，伤火及堕水者，死哨官一，伤勇丁四十，皆鼓櫂还，载福亲迎劳颁赏。自是寇舟能战者二百余皆烬，火药冲寇空中，堕江水及岸相积。而前军游击，乃直至黄州，寇不复上。旬日，巡哨船掠巴河、蕲州，扬兵九江城下。寇震骇，援绝，武昌、汉阳坐困矣。

十一月，林翼复大治战船，增军至七千人，合二十四营，立船局沌口，以时修艬。其月，武昌、汉阳同日复，乃移船局汉口。载福遂同复武昌县，及黄、蕲，烧武穴、龙坪、小池诸寇舟，夺大小战船五十八。十二月，水陆军围九江，内湖军往来吉、袁、临、瑞、建昌、南康、饶、广间，日有战事，以陆军屡败不得志，然所在扼寇，寇亦不能长驱。江西亦自立水军，以刘于淳领之，常屯樟树，为省城西防。

七年二月，国藩遭父丧，奏言："臣军事以水师为大，杨载福所统十营、彭玉麟所统八营，合大小战船五百，炮二千，请以署湖北提督杨载福为总统，惠潮嘉道彭玉麟为协理。"诏从所请。五月，湖口寇舟上犯，外江军出击之，乘风追过百里。及还，寇尾之，别从扁担夹出小舟要之，军败，哨官易景照等死者二十一人，勇丁死者百四十八人，丧船十八。盖水战，风水俱顺，则行急炮无准；俱逆，则胶滞不得进，数以此败，非善战者莫能操其机，则顺水取逆风，逆水取顺风，将勇者胜焉。闰五月，寇从陆道上窥蕲、黄，分船守兰溪、巴河、樊口、阳逻、沙口，而大营屯官牌夹，以攻小池。八月，小池拔。

九月，始复攻湖口。先是，玉麟军在江西岁余，无所得饷，借领火药亦靳之。时内湖军屡攻石钟、梅洲寇屯，不下，闻外江军至，克期遣谍告九江围军合攻。丁亥平旦，玉麟率全军分三队出湖，载福临江口发炮应之。寇并力拒湖内军，城洲两岸炮丸如雨。玉麟令三版先出，大船继之。寇度船所经，直石钟山下，有石崖高下与三版相当，即辇巨炮崖口，一发中前船，都司罗胜发毙，玉麟令回船。后者进有死者，复回船。后者迭进，伤死相继，莫敢退。或谏曰："今驱士卒与飞火争命，非兵法也。"玉麟曰："自水陆用兵，于此五年，精锐忠勇之士毙命于此千数矣，湖北、江

西以此被屠戮者数十万，每一念之煎心。且久困，若不破此险，无生理。今日固死日也，义不令士卒独死，亦不令怯者独生矣。”鼓而进之。寇崖下炮发火多，铜焦，炮者震死。船衔尾直下，出江与外江合军，欢声动江水，于是沿江寇舟失势，所在掷火烧之，舟尽燔。而官军船为铁网牵絓，篙楫不利，岸上寇复聚火枪击水军，适会李续宾伏陆军，潜上湖口城背山，扬旗鸣角下，岸寇惊愕，大溃。三军合屯，其夜城寇破走，洲上寇亦遁，获军火子药数十万，炮船八十余，悉解江西。

辛卯，乘胜夺据小孤山。乙未，载福攻彭泽，庚子，克之。前军至望江，望江寇遁。壬寅，复东流。癸卯，过安庆，舍城不攻，攻枞阳垒，破之。甲辰，破大通垒。丙午，复铜陵。下至峡口，见官船旌旗。侦者言，此红单船，定海总兵李德麟所将也。丁未，载福往见李德麟，红单船人皆聚观，以为此军将从贼中来，疑不可信。李德麟因言方攻泥汊，县赏万六千金，攻七月，坚不下。明日，载福令李成谋攻之。櫂而进，逼屯掷火，屯中寇久懈，殊不意有军至，皆长跪乞命，获炮百、舟五、米六屋，及所俘寇尽以与红单船，回船而还。是月初，和春方奏言泥汊战胜状，至是湘军攻克，而江南大营不复言泥汊，盖讳之云。十月戊寅朔，载福还师。丙戌，至湖口。内湖军先增二营为十营，分八营屯章、赣，留二营湖口。丙申，江西寇自鄱阳窥湖口，援九江，为陆军所败，还走池州。前所复望江、东流、铜陵三城复陷。

八年四月壬子，水陆军攻克九江。外江内湖军要逃寇，尽歼之。诏杨载福专征。外江军移屯华阳镇，分防三营屯黄州，彭玉麟驻湖口。五月乙末，起国藩督陆师援浙。载福复克东流，进屯黄石矶。六月，抚定建德寇，复其城。八月戊辰，国藩、载福奏祀阵亡将士三千余人于石钟山。内湖军合陆师克吉安，江西始平。九月

辛巳，合陆军攻安庆。十月辛亥，三河军溃，寇大上。我军分屯，自九江至武昌十二，黄石屯军如故。

九年，寇别部犯湖南，围宝庆，湖南、北大震。分遣萧翰庆、王明山等四营入资水，曾绍霖等二营防沅水，左光培一营防澧水。五月，师行。七月，还江防。九月，寇将韦志俊以池州反正。玉麟躬率内湖军移驻黄石，与杨载福合屯。十月，李成谋往抚池州寇，众叛，攻韦志俊，力战击走之，收其众万人。十一月，徽、宁寇来攻，由陆登城，池州陷，拔余众还张溪。

十年三月，浙江请援。遣萧翰庆改将陆师三千，合领归诚人三千援杭州，道宁国。副都御史张芾奏止韦志俊军。杭州已陷，新任巡抚王有龄以寇退，复奏止翰庆等，仍随张芾收旌德、石埭、太平、广德。已而浙事亟，飞檄召翰庆，而韦志俊遂率所部依水军。四月，外江营官陈金鳌，合江南水军攻枭矶寇屯，破之。五月，萧翰庆遇寇湖州，道战，死之，余众入城助守。江南大营溃，苏州陷。以国藩署两江总督。国藩自宿松移驻祁门，议立三路水师：一淮扬，一宁国，一太湖。林翼则议立衢、杭水军，而无宁国。然皆不果行。其后，乃立淮阳、太湖军，遂复江苏列县云。韦志俊从水军复攻池州，不克，还攻枞阳，收之。六月，载福奏遣江南水军将李德麟、吴全美还守镇江，分军屯大通。于时徽、宁继陷，陆军自顾不暇，安庆虽合围，而寇窥蕲、黄。国藩受命节制皖南军，而总兵周天受死宁国，宁国余民保南陵。总兵陈大富血书求援，不能救，乃令水军赴其急，谋拔出城中军民，弃城不守。载福念孤军深入，必俱危。九月，秋雨江涨，躬率四营扬言攻芜湖。时寇方于南陵作垒，断北港以困城中，芜湖久无备，侦水军出，度南陵不通舟，即夜俱下赴芜湖。载福宿鲁港，半夜令曰："视吾船所乡而进，先者斩！"旦令两营屯港口，已登三版，令柁师曰："往

救南陵。”诸军皆惊疑，以统将先则继进。港左右寇小屯三四处，愕出不意，走保城下大垒。垒寇大半赴芜湖，我掷火，则皆出走。载福叩城门呼大富曰：“今奉令拔城中居民，可急装入船。”令战船军皆步，循堤退出，民老弱先，壮者后，战船军后，载福殿，半日悉发。逃寇走报芜湖，芜湖众还已暮矣。寇呼噪来追，载福独持矛立堤上，众不敢逼。比出港，而芜湖寇将舟至，方与留防军杨占鳌等相持，见大队船浮港下，亦退走。军民万余人，分载诸船还黄石大营，给棚帐，留二十五日。十一月，寇陷东流、建德、彭泽，围湖口，分陷鄱阳、都昌，载福、玉麟躬出战守。玉麟入湖口，登陴雨立数日夜，寇去，遂分复五县，迁南陵军民于东流。浙江议立水军，奏调营官刘培元，培元先归湖南领水军，在衡、永防寇，不果往。自是东南七省皆自有水师战船，多用湘军将，及制造皆仿湘军焉。

十一年春，寇复犯蕲、黄，遂及德安，颇窥彭泽、大通间濒江地，以防密，辄退走。玉麟又自率军至武汉，因巡江防，会陆军克孝感。三月，国藩移驻东流。安庆围已三年，曾国荃将万人，浚前后壕，引江水浮战船，互相倚。寇帅陈玉成尤患之，乃于菱湖北作屯，以通集贤关，且作浮桥通城。载福率师攻扰之。陆军将曾贞幹筑垒湖口以遏寇，寇来争，战且筑。寇亦更筑阻遏水军，船从两垒间出，士多伤。四月，王明山等入石门湖，合陆军攻赤冈。下游屯军李朝斌等频攻鲁港，以牵寇援，陈代友等入练潭，与桐城陆军相应。五月，蔡国祥破菱湖寇屯。李成谋攻无为、青阳，寇皆冯城不出。七月，玉麟会陆军克孝感、天门、应城、黄州、德安。载福假归。八月丁巳朔，安庆复。寇先越湖遁走，故水师先登。辛酉，赵三元克池州。上游蕲、黄次第平。林翼奏。诏玉麟为安徽巡抚。九月丁巳，王明山克铜陵、无为。黄翼升新立淮扬军，辅

李鸿章陆军援苏、常，道绝，未得进，仍合诸军防江。十一月丁未，攻运漕镇。癸丑，攻东关，皆破之，以陆军少，留屯不进。玉麟奏言："臣起自诸生，居战舰十年，与水勇、柁工驰逐风浪。封疆大吏，进退百僚，深惧弗克胜任。"诏敦促赴官。再辞，改水师提督。明日，又诏曰："彭玉麟有节制之任，武职不足资统率，著候补兵部侍郎。"载福避御名，改名岳斌，以母病再请假，诏促令到防。

同治元年三月，李成谋等合陆军攻巢，战于铜城闸、雍家镇，皆捷，遂复巢城。陆军乘胜攻含山、和，克之。蔡东祥别攻濡须，克之。李成谋、成发翔、蔡东祥等三军遂合陆军攻西梁山，烧其铁琐，寇不战而走，渡江攻鲁港，克之。陆军复南陵，玉麟进驻铜陵。四月壬申，玉麟将外江、内湖、淮扬三军十八营，盛兵攻金柱关，陆军因袭太平，复其城，夜攻金柱，克之。癸酉，分遣王明山攻乌江，李成谋、成发翔取芜湖，黄翼升袭东梁山，皆克之。玉麟悉调上游水军集濡须。

五月癸未，玉麟督彭楚汉、王吉、喻俊明、成发翔、王明山从溧州会陆军，攻江宁城西头关，破之。寇倚洲作二垒，玉麟分遣八营逼垒，寇炮落船中，乃遣军持火登岸，伏苇下。入夜，火起，宿苇枯根延烧新茎，燎一洲，寇走出，因袭烧其垒，夺炮数百，斩寇无算。玉麟自乘三版至下关，诸军方收队，见小船红旗直上，讶之。时昧旦初辨色，王明山未起，哨官廖德茂迎候，言明山连夜战，初还坐船，玉麟颔之。已而，陆军将来问克垒破关状，见玉麟在，则怖惧不知所言。廖德茂往报王明山，明山闻捷喜，又谩骂曰："诸蠢奴，欲急灭长毛，归饿死耶？"德茂言："统帅夜已至下关。"乃惊起，往谒玉麟，红旗小船已去久矣。故凡战，载福、玉麟在，或前或后，水陆将士皆惴惴，莫不尽其力。初，陆军之

进雨花台也，寇钞后，断运道、粳军报不通，军中哗扰。至是头关破，以水军护粮由江路进，陆军心始定。自和春溃后，至此官军始再至城下，卒以合围，其先无水师故也。

癸巳，黄翼升领淮扬军越寇屯赴上海，因奏翼升署江南提督。长江五千余里，外江、内湖军分戍。孙昌国等长屯江西，犹隶于玉麟。七月，李鸿章奏言："红单船不足用，淮扬军皆长龙、三版，分船四十防三江口，其余入松江、泖、淀诸湖。"然于海面风沙性不谙，盖始有意于轮船矣。八月，淮扬军拒吴淞寇，败之，平七垒，又攻淀湖北岸石垒，破之，夺舟二十。徽、宁寇负舟越东坝，谋争金柱，舟蛾集固城南漪湖，玉麟躬入湖拒之。寇绕出花津，岳斌往拒之。九月乙卯，战关下，郭明鳌中炮死。戊辰，七营合陆军攻花山，彭楚汉等先据上驷渡，绝浮桥。玉麟令曾泗美舍船助陆军，俱进。金柱守将罗逢元自后乘寇，大战，破之。寇败趋桥，遇楚汉列船，则大溃。辛未，破花津寇屯。戊寅，成发翔等战石臼湖，夺寇舟四十，旋克湾沚。下游寇乃乘间自浦口北渡，陷含山、巢、和。是时庐州新复，多隆阿不欲隶曾军，因诏书援陕，则北去，故庐、桐空虚。玉麟屯濡须，而寇复踞运漕镇，在其上游。岳斌防芜湖，日夺东坝寇来舟。十月，淮扬军出青浦，破寇舟于白鹤江。更立太湖军十营，李朝斌为统将。黄翼升攻寇福山，大破之。初，寇将骆国忠以常熟反正，寇起大众围常熟，官军往援，隔太仓不得进，故合陆军从福山入，与寇相持。十二月，玉麟克运漕镇，旋收含山、巢、和。

二年二月，淮扬军进攻福山，七十余日，击破来寇，解常熟城围。三月，分遣欧阳利见、王东华合陆军，克太仓、昆山、吴江。五月，玉麟、岳斌合陆军，大陈兵攻九沙洲，过江浦，寇望风奔溃，收其城，遂破浦口屯。屯寇奔洲，洲寇闭不纳，多投江

及饿死者。九洑洲为江宁对岸重镇，寇筑坚城以遏长江，集战舰，环巨炮数十护之。自寇据城，向荣、和春师至，洲寇必全力走江北及宁国以误我。及曾国荃欲合围，而都兴阿、冯子才日言九洑危险，朝议忧疑。含山之再陷也，降人李世忠负敢战名，以三万众扼九洑，不胜。故洲上寇垒愈高坚，旁列数十屯，列舟缘洲，亦自以为牢固。于是玉麟陈船上流，分二队，南从秦淮向下关，北绕永安洲向草鞋夹，更列军为南北后应。而岳斌自督战，以枯荻灌油烧屯舟，因烧旁垒入，袭燕子矶，破之，胡俊友中炮死，洲寇不出。明日，岳斌遣陆军伏丛莽中，掘洲埂，分船夹洲上下，更列军乡城中关拒援寇，乃散遣三版绕洲，伺隙则登。寇分三队，发火枪，伤死者数百人。至夜，玉麟令曰："洲破乃还师，不者，传餐而战。"喻俊明、成发翔、王吉、任星元更番夜攻，或有乘暗得登洲者，众噪而登，皆冒炮争上，践尸而进，人忘其死，九洑洲竟破，万余寇无一脱死者，获马三百余匹，悉送陆军中。捷未上，江北争飞书相庆。诏问状，且诩其速克焉。

七月，安徽巡抚唐训方有事苗练，以临淮无水军，谴丁泗滨将船八十护粮运，奏调淮扬军。诏令岳斌自往。国藩以长江事重大，留岳斌。李鸿章言："苏、松之战，水师功为多。"亦不能遣淮扬军。八月，福建寇入江西，窥湖口、彭泽、旋败走，遂掠池州，围青阳。喻俊明往援，又急檄江忠义陆军出江西来援，玉麟来视师，围解。宁、太寇连屯高淳、溧水，谋袭芜湖陆军，并攻新河庄。玉麟躬攻水阳，岳斌来会师，克沧溪镇，逼高淳，降寇守将，遂收固城镇，克东坝，降建平、溧水寇将，解散万计。

三年春，诏频问国藩，以杨岳斌、彭玉麟宜分上、下游或内、外江，以镇抚湖北、江西。四月，奏遣玉麟驻九江以上，控湖北。浙江巡抚左宗棠以岳斌为未尽其用，且密陈其才堪督、抚、癸巳，

诏岳斌督师江西，兼防皖南，未几，授陕甘总督。岳斌之贵先玉麟、及玉麟改提督，诏有统率文。岳斌自恨非文官，常见于词色，还江一奏事，被诏，令由国藩转上。当时论者皆以岳斌功高，胜玉麟远甚，叹息于文武积习，诸文人又自耻持常谈，亦交讼岳斌，称其才德。至是被显命，督师专征，众皆欣欣焉。五月，黄翼升还统外江军。内湖军将孙昌国克贵溪。岳斌至南昌，陆军大将鲍超已破江西寇，无所为，则奏劾江西统将席宝田以违节度，夺三阶。六月乙酉，江宁平。戊戌，诏论国藩功，以创立舟师为首。八月，进长江图。岳斌督陆军赴陕西，黄翼升为水师提督。诏玉麟驻安庆。国藩奏："今议立长江水师，当周历区画。"

五年正月甲子，国藩、玉麟奏言："濒江五省，战事大定。前募水勇，请改为经制水兵。我朝绿营兵丁五十余万，乾隆四十六年议增缺额，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之，臣国藩于咸丰元年，亦疏请裁兵五万。自洪、杨倡乱，捻、回继变，皆倚勇丁以集事，国家养兵岁费二千万。今直省勇丁，合计三十万以外，而经制之兵，仍未能减，非长策也。大江水师，船至一千余号，炮位二三千，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彻。俸薪口粮修补船炮经费，于长江酌留厘税，量入为出，计提督一员，总兵五员，营官、副、参、游二十四，哨官、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兵数万二千，兵饷、杂费月五万有奇。自荆、岳二州至崇明五千余里，立六标分汛，计船七百七十四，营二十四，副将营战船四十三，参将营三十三，游击营二十三。自提督至外委各给坐船。长龙设大炮六，三版大小炮各二，设火药局于安徽、湖北二省城，设子弹局湖南省城，设船局汉阳、吴城、草鞋夹。"因奏事宜三十，营制二十四。六月，军机大臣会奏依行，编《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后世，颁之天下。水师既立，而国藩移督直隶，玉麟告归，黄翼升

为提督。

七年，长江盗劫多，有军士不习篙楫。时议疑本奏裁兵，而更增兵。兵岁不用则罢惰，与旧时水师营等，兵不可久，长江水师亦宜罢。其年，国藩薨。诏征玉麟，召见，补兵部左侍郎，询长江事宜，复具疏三辞侍郎，诏每岁一巡长江。于是黄翼升请病去，而李成谋为提督。玉麟所至则江湖肃然改观，作《长江水师剔弊百条》上之，著于令。岳斌先已罢陕督，亦被征命巡江，恒多引疾，事专于玉麟，岁有劾罚。然旧部宿将皆衰老，新补兵稀复知战，言轮船炮利者益多矣。

浙江篇第七

自寇踞江宁，江南大营恒为浙轻重，倾浙财赋供饷，岁银几百万。湘军乏于资，则羡觊之。然浙江故无事于湘军，湘帅、浙抚每不相能。咸丰十年，罗遵殿自湖北来抚浙，寇犯安吉、长兴，始征湘军将萧翰庆等。未至，省城陷。驻防将军瑞昌保子城，江南军赴救者自外乘之，寇弃城走。顷之，大营溃散，苏、常破。援浙将张玉良，自以新有功于浙，收溃军屯杭、嘉间。巡抚王有龄综核善理财，由丞判为何桂清所举，不十年，至大位，故习江南诸将，初至杭州，则奏止湘军。事亟，更奏调李元度、刘培元等。胡林翼与书元度，戒以择所事，培元亦不至。而宁防将周天受败死，督皖南军张芾罢，皆浙所供支倚以屏蔽衢、严者也。有龄知当受兵，则通使祁门，请援曾国藩，语不及军饷。国藩以军未集辞。

十一年，杭州被围。穆宗新立，锐意定天下。诏国藩兼制浙江，超用左宗棠督军杭州。时浙江屯援军犹过四万，有龄复奏，用李元度募八千人入浙，免论徽州罪，且擢为按察使。至龙游，阻遏不得进杭州城。独张玉良屯外，未敢战。寇稍逼之，玉良中飞炮死。诸军不任战，反剽窃，而坐索饷。诏左宗棠代有龄，命下，城陷，有龄死之。李元度谋退屯，前安吉令陈锺英上书言："今议者欲还军常山，或走衢州，衢州自有防军，而江西不供饷，无事保常山也。闽为浙饷源，江山一城为入闽咽喉，固不如屯江山，

顾饷道，与衢城相应。贼必不敢略江山而攻衢，亦不敢略衢城攻江山，即常山不守自全，策之上者也。"元度从之。时宗棠未入浙境，未能节度也。浙江全省地唯湖州、衢州城为国有，而湖州孤居群寇中，旦夕不自保。州人赵景贤以功节见重，朝廷惜其死，即授福建粮道，促令赴官，冀其脱免。故论者以湖州已不可保，唯固衢防。曾国藩与宗棠议，以保徽州固饶、广为根本。奏以三府属县丁粮银米供军，设婺源、景德、河口三税局裨之。三府防军悉隶宗棠，通吴越为一家，以保江西。宗棠佐湖南军事十年，勇将健卒多归心。其名者黄少春、崔大光、张声恒，又雅善王珍，诸王多从之。以初领军，亦益谨事国藩。当补太常卿，有陈谢，犹不敢自上奏。凡有军谋，咨而后行，自比于列将。及授巡抚，竟因以起。

同治元年正月癸卯，宗棠领见军九千人自婺源攻开化，破寇马金，自驻之，遣王开来屯开化城。是时，王开化已前病死，将士皆偏裨，战守差自保。蒋益澧者，尝为罗泽南偏将，不见重于曾、胡。归，将偏师入广西，连有功，以军疲弱缺额降官，俄复为大将。浙江事亟，国藩复奏荐之，即授浙江布政使，令将所部，增募新军。未至，唯刘典、王文瑞号有战略，颇令率诸将当一路。诸军援浙者，总督庆端遣将防龙泉、松阳、政和，别将秦如虎屯温州，江苏军渡海、收定海、宁波、仙居，民团起义复台州列县。宁波寇走绍兴，台州寇走处州。温州寇入金华，与严州寇合，窥衢州，守将李定太、江山屯将李元度不能相救。宗棠恐朝旨促入衢，则自陷，因上奏曰："行军之法，必避长围，防后路，先为自全之计。臣军入衢，则徽、婺疏虞，又成粮尽援绝之势。今由婺攻开化，分军扼华埠，收遂安，使饶、广相犄以安，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制。然欲依徽郡取道严州，食米转运殊多劳费。又衢州李定太

一军八千余人，江山李元度一军八千余人，人数皆与臣军相等，而常迫切呼援，惴惴不能自保。臣军力固不能及，亦不愿其浪战求胜，致损军威，此兵事、饷事之难，未可骤期恢复之效者也。”

二月，遂昌、松阳、黄岩群寇掠云和、景宁、乐清，青田寇陷瑞安，温州南北被寇。总督进驻浦城。壬戌，王开来、刘典、刘璈、李耀南攻遂安，破寇城下。其夜，寇弃城走，以王文瑞守遂安。寇再来，攻却之。金、严寇围衢州急，宗棠自往救，至常山，江山复请师，未定所乡。三月丁亥，寇破峡口福建军。宗棠度势注江山，乃西援，与李元度合攻寇花园，不克。衢州寇亦西，宗棠还常山。温州群寇还处州，悉屯松阳、遂昌。江山寇亦东南攻遂昌援军，福建将林文察破之石练。四月，宁绍台道张景渠自定海招海盗商船西渡，克镇海，进宁波，合英、法军攻城，民团至者过十万，遂克宁波列县，进余姚。徽州寇窥遂安，走昌化。遂昌寇复东还乐清、瑞安，攻温州，福建军将张启煊战败。庆端益增兵，寇再围温州，攻瑞安。缙云、青田、乐清三城空虚，民团因收集入保，并攻松阳。五月，寇复还景宁、云和，福建军屯龙泉拒之。汤溪寇南援松阳，瑞安寇犯平阳，民团因收泰顺、云和。甲辰，张启煊蹙寇平阳，歼之，遂合白瑛、秦如虎进攻处州。宗棠军进衢州。寇复攻遂安，分军破走之。魏喻义、刘培元各募新军至衢州，乃分部防守。六月，衢州屯将廖士彦进遂昌，助林文察攻松阳，民团因收宣平。辛未，克松阳。七月己亥，复处州。宗棠始进军攻龙游，兰溪寇来援，连屯数十相持。蒋益澧至衢州，以高连陞、熊建益为左、右军将。李元度坐徽州前事免，散其军。宁波军复余姚。八月，以史致谔代张景渠为宁绍台道。寇复陷慈溪、奉化。总督庆端改将军，耆龄代为总督。丁丑，上海军克慈溪，英人华尔中炮死。

闰八月丙戌，高连陞进军收寿昌，遂会熊建益攻汤溪。戊辰，宁波军克奉化。宗棠自攻龙游，去城五里止屯。魏喻义移屯淳安，与遂安王文瑞军相倚。九月，徽州急。文瑞移攻绩溪，淳安军孤危。寇以龙游、汤溪官军盛，轻喻义，不来攻屯。既久，觉寇无能为，稍稍移军，十里、二十里辄止。月余，至铜关，去严州六十里。

严州城隔水，西山奇险，临浙江。山中饶良田民居，寇至，结屯相保。其魁曰林三，频拒战，寇仇之，因自结于官军，谍报相望。王女者，江山船船总也。江山船例以妇人应官役，虽嫁生子犹自名为女。王女主严州水繇，寇至亦役之，其船往来无讥禁，苦寇征求，又知其虚椗，欲引官军，因至铜关求见喻义。喻义令他将见之。既久，具知城中寇动静，亦颇因以通林三。是月，处州寇悉北趋东阳。福建军分屯不复进。十月，有诏听法国人领兵攻宁波，用内地军制。十一月，严州寇攻西山。庚申，王女遣报铜关军，言寇怒林三，夺其米舟，期明夜袭西山，城空可破，请具舟济师。林三亦请援。官军士争奋愿往，乃报如约。辛巳，日晡，迎官军船至者数十，喻义选千人，自将以往。午夜，薄严州城。城上柝声断续，不设燎火，殊无战备。军士勇者梯西门以登，杀柝者而代之，遂斩门钥纳军。军入而譁，寇惊出搏战，余守城者皆下，短兵相斫。然仓皇无斗志，顷之溃走。其攻西山者，以有备不能克，将还城，望城中火光有异，疾趋城下，闻报官军已入，哄然大奔。壬午，复严州。捷书闻，诸将皆惊愕焉。方与寇相持，求胜之极难，乃无意收一大城，以此颇得寇虚实，盖其战守亦无以大异官军云。

宁波军克上虞，台州民团收新昌、嵊。刘典解兰溪围，援祁门，未至，王文瑞已复收祁门、绩溪，典屯罗埠。宁波军进攻绍兴。

寇自金华援汤溪，自兰溪援龙游，熊建益、刘培元等拒战，屡败之。

二年正月戊午，汤溪寇有归诚者诱寇将出城，副将刘树元伏壕中，突起禽四人，汤溪西门开，复其城。高连陞进攻金华，己未，寇遁，收其城。江西援军将王德榜逼龙游城南，作三垒。寇出西门攻官军，败之，载所掠走汤溪，汤溪已反正，遂皆北走。兰溪寇亦弃城走。福建军收武义、永康，于是东阳、义乌、浦江寇皆遁。蒋益澧自义乌、刘典自浦江合攻诸暨，民团起应官军，寇惧，献其城。己巳，复诸暨。宁波军攻绍兴，破城外寇屯。城中民谋反正，约官军。甲戌，夜举火为内应。火发，军至，寇遁走。乙亥，复绍兴。乙亥，龙游官军水陆并进，收桐、庐。杭州寇震惧，悉力拒富阳。宗棠以江南寇钞衢、严，乃分军遣刘典西防徽。蒋益澧进攻富阳。二月戊寅，宁波军蹑寇萧山，复之。壬午，富阳水军烧寇舟，因屯南岸，蒋益澧渡江屯新桥。庚子，寇列阵拒战，熊建益陷阵先入。寇分党攻中军，高连陞出追被沙，张志公、王宗元等驰救之。宗元中枪死，志公被数创，连陞乃得收众还。辛丑，援徽军将刘典合徽防将唐义训，拒寇徽州城东。遣黄少春夺岩寺寇屯，追破之于潜口，进屯渔亭。寇以故西犯江西，王德榜还军浮梁。三月，宁国池寇合黟寇逼祁门，阻浙、徽军，黄少春合王沐击散之，复黟，遂蹑寇浮梁。四月，杭嘉寇出余杭、临安，围攻新城，守将魏喻义不能拒。宗棠发严州军，合蒋益澧、高连陞军援新城，留熊建益屯新桥。寇乘军少来攻，建益击走之，乘胜追寇，薄其垒，中枪死。益澧、连陞俱还屯，益征宁波艇船助水军，烧钱塘寇舟，因平杭州西门外寇屯，富阳援寇退走。

五月，刘典军合江西大军攻寇鄱阳、陶溪，破之。寇北走彭泽、湖口。诏以总督耆龄所将军浮冗，移耆龄福州将军，令还闽，授宗棠总督，仍兼浙江巡抚。军中疾疫，宗棠病疟困殆。富

阳久围不下，增募外国军助攻。六月，江忠义将新军出江西，攻湖口。江南江西军势盛，寇东北走，围青阳。刘典还屯徽州。江苏军自松江进攻嘉善，嘉兴寇皆北救，相持于张泾。八月庚辰，水陆大举攻富阳，夺城北鸡笼山，发炮攻城，寇弃城走。壬午，高连陞破新桥寇垒二十，分兵屯富阳、新桥，始合军攻杭州。蒋益澧在城北，屯留下，高连陞在城南，屯六和塔。康国器、魏喻义等攻余杭。杭州寇筑垒连四十里，西通余杭。九月庚戌，城寇来攻六和，屯破，走之。壬子，进屯天马、南屏诸山。十月，增四垒，自天水桥以西，为余杭声援。江南寇多归诚，连复高淳、宁国、建平、溧水，屯军东坝。江苏军克苏州。十一月丁未，江苏军破寇张泾汇。平湖寇迎官军，庚戌，复其城。癸丑，乍浦反正。乙卯，复海盐。澉浦反正。江苏军分攻嘉善、嘉兴。宗棠进驻富阳，移富阳屯军助攻余杭，调援皖军将黄少春自分水出新城，扼余杭西南。丁卯，蒋益澧、杨昌濬、黄少春合兵万三千，攻余杭城西北，战一日，所杀伤相当。其夜，寇益作长壕，增垒，依城以抗官军。益澧还留下。庚午，江苏军复嘉善。十二月癸酉朔，高连陞攻杭州城，破寇垒十，甲戌，遂逼城西北，围其四门。江苏军合四道攻嘉兴。黄少春等惧无功，又恐寇避苏军，悉西南走，溃围，乃急攻余杭，与援寇战林清堰，败而还。湖州寇皆东援嘉兴。江苏军将何安泰战死。程学启等急攻城，城屡破复完，士卒多伤。

海宁寇将蔡元隆惧嘉、杭军逼，而患杭寇之征其众，归诚官军。蒋益澧请以廖安之知海宁，往抚之。丙申，安之至海宁，蔡元隆逡巡，未即出。元隆前踞太仓，亦以诈降欺官军，陷我军四百人，至是从者皆惧。安之入州堂，徐遣告元隆曰："头目毕集，乃来见。"元隆从兵众往见之。安之大言曰："若等皆朝廷赤子，居大军中，且旦夕俱死，故吾知若等归诚非伪也。如欲用太仓故智者，可断吾

首。”元隆情得，顿首曰：“方以太仓事自疑，今以死从公。”即从渡江，还，除兵改服迎官军。己亥，收海宁。易元隆名曰元吉，汰其众，留精卒四千，以元吉将之，随大军自效。以刘树元、张景渠等屯守海宁。

三年正月，遣蔡元吉袭桐乡。甲辰，元吉突至桐乡城下，梯而登，守寇觉，拒堞，伤我军百余人，乃屯城西南。增遣李邦达合张景渠军屯城东北。戊申，寇归诚。庚戌，收桐乡。以归诚人何培章将其众三千屯乌镇，断杭、嘉道，绝寇运。蔡元吉屯桐乡，刘树元进攻嘉兴，苏、浙军始合矣。嘉兴寇将乞援，湖州悉众东援，碍乌镇，且憾何培章，筑屯围攻之。培章请援，杭州蒋益澧不能往，遗书刘树元激厉之。戊辰，树元还军乌镇，视地形渡水，增二垒。庚午，寇大合众攻新垒，归诚人凶惧，反先溃。树元日暮突围出，前渡舟已失所往，半夜潜行还，复入空垒，坚壁相持。培章、元吉益资之粮，寇不得进。二月戊寅，寇略双桥，攻桐乡。元吉出战，败之。丙戌，追寇炉头，元吉突陈，被枪断掌，麾众直进，平寇垒十。丁亥，寇来攻，复败之。己丑，进乌镇。江苏军攻嘉兴城，薄四门，水军入南湖。程学启炮坏城三面，凡百丈，麾军乘之。寇死拒，学启中枪子颠。诸军继登，掷火烧城中，寇大乱蹙，斩数千，计诛其两帅，克嘉兴。庚寅，乌镇寇奔湖州。甲午，蒋益澧攻杭州，陈兵五门，别遣军攻城北长街。城寇出援，大战，自日中至暮，多所杀伤，各还屯。其夜，寇启北门走。乙未，省城复。余杭寇亦东走，与杭寇合奔德清。宗棠发亲军，遣杨昌濬将之攻武康，高连陞攻德清，蔡元吉攻石门。三月壬寅，宗棠移驻省城，申虏获之禁，妇女财物各从其主，有敢言取自贼中者，罪之。禁军士无入民居，招商开市。奏停杭关税，立清赋局，减杭、嘉、湖税则三之一。蒋益澧为布政使，亦轻财致士。杭州善后事，一时翕然称之。初盛时，

城内外居民男女口八十一万，及复城，才七八万。宗棠长于治簿书，故州县尽心焉。

甲辰，武康反正。乙巳，收德清。石门反正。寇奔孝丰，西南走昌化，诸军进图湖州。江苏军二万人攻长兴，广德寇皆东援，湖州寇逆拒官军于石门。德清复。分拒江苏军于太湖。五月，江苏军水陆屯夹浦。湖州寇东窥南浔，水军东援。寇复西赴长兴，与广德寇合势，分军击败之。师进，寇复还拒，又败之门，于西北门作浮桥渡军。癸亥，合围。寇冯城掷火烧攻具，士皆冒火攀堞上，死者数百人，将领毕登，寇突西门走，遂克长兴。湖州寇知必死，则分党缀江苏，别军于南浔，而悉众拒蔡元吉于荻港。广德援寇屯四安。杨昌濬自武康西攻孝丰。六月壬申，军薄城。其夜，寇遁。癸酉，收孝丰，北攻安吉。蒋益澧合诸军进屯菱湖。江苏军南进四安，西攻晟舍，南浔屯军亦西进织里。乙酉，曾军克江宁。寇悉由广德奔湖州，作屯尹隆桥，通道往来。江苏军先攻桥屯，多伤。戊子，合军攻晟舍，不利。自辛卯至乙未，蒋益澧频进战，寇增垒思溪与相持。丙申，英国将发炮攻寇屯，不能克。寇围蔡元吉东埠屯，益澧进军作垒，增调炮船轮舟，又结浮桥渡思溪援东埠，不能达。英国将遇寇，战辄败退。七月，蒋益澧议先攻荻港。甲辰，进军。丙午，破寇三屯。寇水军将率其战船归诚。水军乃出太湖，钞寇背。而蔡元吉乘隙溃围出，丧其军四之三，皆饥羸无人色，其被围二十余日矣，煮桑皮为粮且六七日，以大军赴救，力战，虽不能达，感义忍死，终无逃叛。丁未，江苏军及宁波将合攻晟舍，克之。寇初以全力围东埠，而蔡元吉突走，晟舍又破，己酉，乃西遁。江苏军进屯大钱口，刘树元进屯昇山。癸丑、甲寅，湖州城寇来归诚者相继。高连陞复攻袁汇，寇奔城，城寇开西门，分走广德、孝丰。乙卯，收湖州。丙辰，杨昌濬克安吉，追寇孝丰，遇湖州来

寇，与孝丰守将合击之，寇合走宁国，与广德寇俱走昌化，分党出淳安，余悉西趋绩溪。黄少春等复自严州拒淳安寇，寇亦北走徽州。婺源屯军东还，扼开化。寇散走，或逸出，掠江山、常山，皆遇官军，不复能喙息，奔江西广丰，语在《江西后篇》。浙江既定，十月，宗棠奏以蒋益澧护巡抚，己之总督任。而寇先自江西犯福建，按察使张运兰、署提督林文察皆名将，连败死，乃以全军入闽，追寇至广东，竟收成功焉。

寇之自杭、湖、广德西走，浙军将报言众数千，江西军将言精悍者过十万，督、抚各据以告。左宗棠前以洪福未死，讥切江南大军，及自浙逸出，诸帅皆言洪福由浙纵之。江西诸将既不悦于曾国荃、左宗棠，故战最力。寇既连败，因走广东。同治三年九月，张运兰自江西瑞金入汀州。广昌诸寇复直南趋大埔，折西北略武平，欲攻运兰军，以合赣寇。运兰屯军下坝，未战，大埔寇还，北袭永定，陷之，自西北间钞运兰军。运兰方食，寇已入屯后，起索马，遇寇营门，拥至永定城，与裨将、总兵贺国琛以下二十人皆死。龙岩、南靖、漳州俱陷，闽中大震。运兰，王珍旧部也，独将十余年，为曾国藩所倚重，仓卒败虏，江西军亦夺气。宗棠急檄黄少春等四千五百人自衢州趣延平，刘典将新军八千人自建昌趣汀州，高连陞将四千五百人自宁波泛海至福州，期会泉州，虽张远势，距寇辽阔。福建提督林文察攻漳州，又败死。宗棠躬驻延平，增调王德榜军二千五百人，自赣入汀继刘典，因奏以德榜署按察使。十二月，寇北围漳平，刘典自连城东援，新军轻进，大败弃屯，还走保连城。当是时，寇屯漳州，北踞龙岩，南取云霄，西略上杭，以北窥汀州，众号二十余万，官军遥与相持。

四年二月，寇西还永定。江苏军将郭松林来会师，围漳州。鲍超前军将娄庆云自瑞金入武平。四月，寇弃漳州，出大埔。刘

典等收南靖。江苏军南收漳浦，以西及云霄、诏安。五月，刘典进攻永定，高连陞等进武平。寇南破粤军于镇平。八月，西犯平远，遂走龙南。宗棠以为湖南边无备，寇且日西，未可骤灭也，而江浙军势盛，宜无战事，因遂还驻大埔。高连陞等逐寇六日，夜中伏，大败，寇反南趋连平，东掠和平、兴宁。十月，陷嘉应。连陞等还军救之，后不相及。刘典屯丙村，在寇道北偏，宗棠亲军少弱，势危甚，急召王德榜扼三河坝。三河者，大、小靖溪及雁石溪所汇也，按地图为潮州要冲。德榜往察地形，皆山道绝涧，度寇必不往，且大埔帅屯孤县，寇直犯，军必不能支，乃自请当中路，陈兵步步设守而后进。刘典屯既偏远，闻德榜军进，惧以避寇为罪，则分军疾出其前，猝与寇遇，寇行疾势锐，典军未陈而败，掠德榜屯，东溃，寇长驱追典军。德榜军众皆惧，或曰："兵法：趣利者蹶。此成禽也。寇不西走赣、桂，而欺侮闽、广诸军，必汪海洋之谋。宜选火枪视寇帅龙旗击之，余皆冯垒自固，可以不败，乃徐视其所为。"及战，寇前队直进，火枪环击之，寇不得前，引而反走。诸军喜曰："贼易与耳，今败矣。"乘之，果大奔。其夜，归诚人逾四万，言寇帅中炮死矣。军皆大喜，推锋西进，鲍超军亦至，嘉应寇出拒，又大败之，于是闽、浙、江、粤军合围嘉应。诸将夜升山冈，望官军火如龙蛇，城寇势在掌中，皆度寇必乘夜溃围，扼城南黄沙嶂以待之。十二月癸丑，夜，寇溃走，碍诸屯不得遁。官军登山呼曰："弃械者免死。"群寇跪道旁求免者六万余人。俘寇将七百三十四，皆斩之，拔良民男女万余人，陈斩群寇可计数者万六千。自寇起至破灭，未尝见斩刈如此之易。诸将知必胜，智勇亦益发舒。于是洪寇余党悉平。

五年正月甲申，宗棠师还，诸军皆凯还，而广东军将犹不知兵，适会寇平，亦全师而还。

江西后篇第八

江、浙沦陷，寇聚于东。及曾、左用师，皖南多隆阿、曾国荃扬兵安、庐，寇无所骋，则泛溢西出；而领外群寇，阴受号召，聚党千数百人，出掠旁县，旬日数万，亦皆由江西达皖、浙，故江西为群寇孔道。自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江宁复之先，寇凡三大至，至，辄蹂千里，皆赖鲍超军奋击以免，而士民被害深巨矣。

军兴以来，直省督、抚能将将者存，不知兵者亡，存亡之由，入其境可知也。江西之无兵，与苏、杭同，然卒不亡，且与湖北比功，何哉？四战之地，良将劲卒往来辐凑，或赴援力战，或假道自达，因而用之，留而使之，将不必自选，军不必素练，客军游击亦足以奏功，盖代人受祸者，亦因人以收绩，天道地利使然也。江西巡抚自陈启迈、文俊、耆龄、恽光宸、毓科皆守承平制，委权司、道。穆宗即位，则超用沈葆桢。葆桢习于湘人，始自养军，重用湘将，湘将名者不可致，唯王德榜、段起以偏师积阀阅为大将。

同治二年，江宁事亟。曾国藩奏征江忠义军，自江西出湖口，转战青阳。忠义病死，葆桢悉留所部，始有悍势猛锐之军，与王、段相辅矣。左宗棠奏以刘典屯防江、皖，及苏、杭并复，朝廷锐意平寇，尤忧江西，频诏问曾国藩，以彭玉麟、杨岳斌宜分一人镇抚。国藩以江西寇数来去，遣师辄破走之，未重注意也。宗棠独重岳斌，以为不展其材，乃特奏言："湖、常、广德寇趋江西，

江西安危系东南，请专诏岳斌当一面。"与廷议相符。

三年四月，特命岳斌督江西军，且曰："曾国藩频奏请大臣分任军事，今得其人矣。"是时，浙寇逸出，浙军将报言残众数千人，而席宝田上言强寇过十万。国藩、葆桢据以上闻，且飞檄湖南、广东防大敌。寇入江西者，曰李世贤、汪海洋。海洋踞贵溪、金溪、泸溪，南及新城界，而广昌寇北陷南丰与相应。世贤屯崇仁，北踞东乡，东并宜黄。诸军分部攻守：江忠朝、席宝田攻崇仁，刘典、王文瑞自乐安北进，鲍超自丰城南下，期会兵崇仁城下。王沐自抚州攻金溪，至许弯遇伏，败绩，寇围抚州。王德榜、王开琳等屯安仁，东遏贵溪，西图东乡。周宽世屯进贤，卫省城。水军将孙昌国屯弋阳。刘于浔屯盱水。自江西用兵以来，设备之盛，未尝有也。岳斌至，则议增兵八千，以饷乏未果行。六月，周宽世合王德榜等军围东乡。南丰寇援崇仁，刘典、席宝田合击，败之。寇势西趋，移王沐抚州军屯丰城东界，檄王文瑞退西屯永丰。丙戌，鲍超进军，遇南丰援寇于丰城东，败之。庚寅，东乡围军进，距城十里遂止屯。七月，鲍超议攻许弯，或曰："寇麕聚抚、建，蓄势思逞，未有所决。兵法：穷寇勿蹙，归师勿遏。不可轻战也。"或曰："汪、李二寇当败亡之际犹不相下，有地而弃之，又不能卷甲蹈利、逃死岩险，而贪连大众、久屯腹地，此其愚不可瘳。吾军遥与相持，示之以怯，一路溃解，则诸军瓦裂，诸公但知贪贼自重，不知败死之可忧耳。公行兵，利速战，请一鼓而破之。"壬寅，鸣角直进，屯后群寇方丁望，前锋已逼垒门。寇四散迎斗，斫击之，因烧其屯，群寇大奔。既克许弯，遂进攻金溪。捷闻，曾国藩与书沈葆桢曰："鲍公以偏师破贼数万，出人意外，然超不知文字，其战状众莫之知也。"己酉，东乡寇走金溪，金溪寇走泸溪，崇仁寇走宜黄，超进兵追之。东乡寇将率众六万诣军

门归诚，超悉纳之，收洋枪精兵七千人以隶己军，复泸溪，余寇走新城。壬子，宜黄寇走南丰，超进屯建昌。乙卯，裨将唐仁廉进兵收新城，寇望风东走。丁巳，南丰寇走广昌，南围宁都，知州郭毓龙城守。寇走雩都，王文瑞军乘之。寇西南走信丰，犯南安，不得入，悉党踞瑞金。超休兵南昌。

岳斌进驻宁都，悉征水陆军会师。席宝田以浙防空虚，疑不进，曰："今浙寇未尽殄，而聚兵一隅如何哉？"岳斌本以宝田首訾浙纵寇，侵左宗棠，心衔之。至是，因奏以违节制，夺按察使，降补知府。奏甫上，浙寇大至，巡抚急召宝田，而岳斌亦奉诏补陕甘总督，促赴镇。于是王开琳先还屯开化，王德榜、刘典还婺源，江忠朝追寇在南赣。八月，寇出开化，犯玉山，拥洪福西行。浙军将黄少春先扼广信，刘典出屯贵溪。寇走铅山，将循建、邵边，合瑞金寇。屯将张岳霖，合王德榜军邀之。寇疾走泸溪，斜趣山谷间，昼夜行。诸军将皆甘心洪福，争百里而趋利。鲍超自出南丰，席宝田出泸溪，王开琳及刘明珍、魏喻义等皆至江西追寇。瑞金寇亦东北趋石城道，谋迎洪福。九月，席宝田邀寇新城，不及，遂率轻兵裹粮行三日夜，及之，广昌寇冯领殊死斗，官军踊跃赴击，大破之。寇三千人，残千余脱南走。军疲欲休，宝田曰："洪福在此，今纵之，与瑞金来寇合，不可得矣。"度寇一日未食，必止餐，令军士传餐夜进。己酉平旦，及石城，见炊烟，令绕旁山先设伏乃陈。寇见官军，遽走入伏中，俘斩过半，于是生得诸洪及洪福未婚妻，而洪福走免。寇悉溃散无可追迹，乃止屯。癸丑，鲍超兵至瑞金，瑞金寇南奔武平。辛酉，宝田军所俘小儿牧马者语其酋曰："小天王过此矣。"即讯之。洪福乃反从数小儿北走，就禽之，诸俘者皆曰："是也。"洪福之未获，群帅争以为重，至是以闻。诏曰："幺麽漏网，不直槛送京师，磔之南昌市。"而汪海洋等入福建，复连陷汀州列

县。李世贤踞漳州。诏鲍超分军，遣娄云庆与刘典、王德榜军俱入闽，王文瑞先授赣南道，莅本任，王开琳兼将其军屯赣州，周宽世自信丰东进长宁，张岳霖自龙泉屯会昌，固南赣，韩进春屯瑞金，刘胜祥屯广昌，与席宝田石城军俱防抚、建。寇往来福建、广东界，频破张运兰、林文察、高连陞、刘典及广东李复泰军。左宗棠至浦城督师，复征江苏军助战。鲍超假还奉节。前军当援甘肃者悍西征，且多新降寇，乐攻剽，至金口以饷乏为名，叛而南走。

四年四月庚寅，叛军掠袁州，袁州城守不得入，江西西界复震。王开琳屯永定防汪海洋者，亦为海洋众所围，屯破。沈葆桢既以母疾假归，遭母丧，署巡抚孙长绂亟奏起复葆桢。葆桢辞，刘坤一代为巡抚。坤一前将湘军久在江西，诸军将无不相习，闻其至，皆喜。五月，叛卒走广东，合汪、李群寇，江西诸军并防南安。曾国藩以坤一犹未上，遣江南军将刘连捷等屯临、瑞，兼捍湖南边。叛军趋信丰东南，犯兴宁，与寇会龙川，不相容，复分犯平远、镇平。八月，席宝田自平远进攻，寇逆战。宝田先令精兵绕攻其后，乃列陈大战。汪海洋之战也，务猛进，其所将皆群寇养子，年二十以下，居兵间十余年，憧不知畏死，故宝田坚陈不战。俄而，我军斫寇屯，直出其垒门。裨将荣维善望见海洋大旗，急前搏之，刃其背。于是寇大败走，自拔来归者七千余人，浙军遂收镇平。寇西掠长宁、定南、龙南。宝田、周宽世移屯信丰，娄云庆、王开琳进自定南。左宗棠以为寇终不复东犯，则遣王德榜还汀州，而躬率亲兵八百人驻漳州。丙午，高连陞之师败于长宁。己未，席宝田大破寇于信丰。寇复南走和平，围连平。鲍超复至江西招叛军，娄云庆仍以军属超。刘典自南康县进南雄。寇陷嘉应。坤一授巡抚事，将出行边，江西南界复定。鲍超进军会

昌，因奏请左宗棠入粤督师，语在《浙江篇》。十二月，嘉应复，群寇悉平。仍诏超军入关，宝田军援黔。诸军将当赴官者多乞归，壮丁还农，东南休息。

临淮篇第九

当安庆、江宁之陷，民士流亡，栖集无所，而皖、豫、楚边地旷俗悍，不甘于坐毙。枭鸷奸滑者，皆得扇诱徒众，挟以自强，则李兆受、苗沛霖恣其倾危，复倚官势，介于江、淮肘腋之间，亦若足以为患。言兵者深忧之，故朝廷恒特命一重臣，专治淮北军。官军皆苦乏饷，而李兆受拥军以致巨富。言团练者苦不相联结，而苗练以横强见重于寇，因以抗官军。二人之见羁縻，皆由胜保。

咸丰八年五月，胜保、袁甲三奏言："年来南军屡捷，逆焰就衰，而金陵未即克、皖北未肃清者，皆由李兆受纠党二三万，横截官军，以助贼势，勾结北捻，以树贼援。今臣军适当下蔡寇、捻之交，李兆受请进兵舒城，愿为内应，宿州以南群盗经苗沛霖剿、抚有效，臣袁甲三即可南下扼淮，合力攻贼。"于是胜保躬至清流关，兆受率其弟及头目十余人迎见，更兆受名世忠。诏授胜保钦差大臣，专督安徽军，袁甲三专讨三省捻寇。沛霖亦受节度，平怀远诸圩。是时，李续宾方克九江，进兵舒、桐、庐州，群寇震惧。九月，世忠以天长归诚留其众，号称万七千人，列为豫胜营，不请饷，令捆盐自卖以给军。沛霖连营涂水，十二月，捻寇围攻之，旋解去。

九年正月，捻寇薛之元以江浦反正，与世忠共攻浦口寇城，克之。胜保劾罢甲三，咎以专防徐、宿。诏总兵傅振邦代领甲三军。

振邦因与沛霖共攻捻寇于凤阳北，多所禽斩。四月，张元龙以凤阳府县城归诚，因收临淮关。沛霖复从振邦攻下肥水南叛圩，积功记名道员，加运使衔。其时，自江至淮号为王土，世忠亦以保滁州、守来安、收全椒功，授参将。六月，胜保悉兵拒寇盱眙。安徽巡抚翁同书居定远，危惧，出走寿州，捻寇遂陷定远。八月，诏起袁甲三以漕督，屯防蒋坝。胜保移营五河。其时，江浦、六合、天长、盱眙复为寇陷，而捻寇复踞凤阳、临淮。胜保以母丧归，袁甲三代之。十二月，沛霖从官军复临淮。

十年正月，世忠复进兵滁西，以应定远。官军收凤阳。沛霖以功补川北道，然不冠服，令其下称之“先生。”所平圩辄置长，收其田入之半，缘道设关隘，笼断公私，涡、浍、颍之间苗练为豪矣。世忠则授江南提督，自滁以西，北属五河，皆其关镇，然势弱，沛霖视之蔑如也。胜保改督河南军。而甲三屯怀远，患翁同书之懦，奏以湘军将李续宜用按察使补安徽巡抚，复奏用习沛霖者贾臻、张学醇为藩、臬，以为假湘军威、臻等游说，可驾驭沛霖。文宗悉从之。续宜不能来，臻至，遂署巡抚。八月，英吉利兵船犯大沽、天津，师溃。诏胜保总勤王师，征及苗练。于是沛霖大喜，设高台，聚大众，号哭言夷变事，阴欲其下推戴，众相视默然而罢。俄而，和议成，安徽寇复蹂淮北地，苗、李军频败，亦稍通寇相首尾。十月，沛霖遣征寿州练总集下蔡领旗，后者斩。寿州练局因搜城中苗练总七人，杀之。翁同书居城中，为孙家泰、徐立壮所劫，因奏沛霖跋扈状，会蒙城、宿州亦告官诛苗党。沛霖忿，聚众誓，先取寿州。甲三兵弱不能问，惧大乱之不可弭也，颇咎同书，因訾立壮及家泰。

十一年正月，沛霖攻寿州，立壮等亦自聚众御之。钦抚臣言苗事者前后百疏，卒持两端，不敢公言讨，日夜促湘军赴援。湘

军实无意及之，因奏言胜保可制沛霖。而胜保在山东，阳引沛霖自重，实亦不敢至也。淮南、北乱已十年，是时洪寇盛，夷事亟，行在宵旰忧勤，而同书等日张苗势，议论交讧，沛霖益恣。同书知援绝粮且尽，又恶徐立壮招寇自助，因案诛之，执孙家泰系狱中。沛霖遣练总从张学醇至正阳关，因夺关绝粮道。学醇走寿州，将槛送家泰，家泰自杀。城中人凶惧，复议死守。守百日，食绝，斗米至十万钱。九月，城中奸人开门迎沛霖。沛霖入谒同书，请同书奏己不叛状。穆宗即位，尤注意倚湘军。安庆既克，命彭玉麟为巡抚。玉麟固辞，复授李续宜。而沛霖以其间略地胁众徒，淫肆无远志也。

同治元年正月，湘军将成大吉等出固始援颍州，多隆阿进攻庐州。二月，曾国荃前锋至无为、巢，水军下濡须。朝议以金陵可乘，诏世忠会师。世忠乃诉己军乏，请月给万二千人饷，且请增调战船。江宁寇攻世忠，沿江三屯陷之，遂陷江浦，分党攻六合，世忠部将城守。三月，成大吉等军进颍州，寇解颍州围南走。沛霖见官军势盛，请命于胜保，以讨捻自赎。胜保以闻，且奏止湘军。四月，多隆阿大破陈玉成，遂克庐州。玉成前结沛霖，通捻寇，以合据颍、寿，因走寿州。沛霖恐多隆阿兵遂进，因诱禽玉成，送胜保颍州军中，语具《曾军后篇》。胜保既妒湘军功，且欲养沛霖固兵柄，阴右之沛霖，又收颍上城以为功。李续宜既恶贾臻，胜保复奏臻功，语侵袁甲三。续宜因以和衷为词，置颍州度外，甲三亦请疾去。李续宜代为钦差大臣，雅不欲居临淮，而安徽事大定，所部万余人当戍淮南、北，又先大言必讨苗练，虑发难以不胜为笑，假母丧固辞。多隆阿亦奉诏赴陕西，江北空虚。诏从续宜请，以唐训方为巡抚。当是时，中外达官相诅誓者，皆以抚安徽为靳。甲三闻续宜去，遂亦称病笃，待唐训方至而行。

闰八月，沛霖空寿州及正阳关，蒋凝学分军屯守；萧庆衍屯霍邱；成大吉、毛有铭屯颍州营于三河尖，又分军屯固始；王载驷屯六安，皆续宜部将也。袁甲三部军水陆马步二万余人，分屯五河、灵璧、凤阳、定远、怀远、蒙城，以张德胜、王才秀、朱淮森、徐鹓、宋庆等为大将，又颇杂用练丁，率不任战守，仍倚李世忠为助。训方虽起，军中旧部已散，仓卒召募，复遣防庐州。安徽四战地，农、商逃亡，租税无所出，故至淘淮者辄贫弱，为沛霖、世忠所轻。世忠所据地濒江，犹时与寇争。沛霖自依胜保，益收颍南、北丁粮，阴结捻寇，无外患。胜保移陕西，腾章诋楚师，为沛霖请隶于僧格林沁。僧格林沁驻军山东，初亦恶沛霖。沛霖侦知外藩王子骄贵，寄耳目于左右，又自负忠勇，以湘军为邀功，因间之，果奏调苗沛霖，倚以平捻。沛霖复惮行，阳言当赴陕助胜保，道路藉藉，以为苗练反。苗练实不能反，而胜保遂以此得罪逮问，沛霖乃自结于僧王矣。十月，颍、寿圩丁并杀湘军樵采者以挑衅，沛霖因诉请撤楚师。僧格林沁犒苗练军万金，征之从征。曾国藩知湘军力未足自固，因托以和、巢、含、舒空虚，撤寿州、正阳屯军，退守霍邱、舒城。廷议大骇，僧格林沁惭沮，更奏辩，然沛霖犹未敢起。是月，江宁寇北渡者十数万，掠江浦、浦口，西陷含山、和、巢，言者疑李世忠与勾通。世忠自陈战功，且请饷，曾国藩与银二万五千、米二千石。

二年正月，世忠、沛霖争盐，战于洪泽湖。世忠遂尽锢西坝栈盐，塞高良涧，以遏运舟。湘、淮军冲涧以通运，唐训方恐生变，因奏其状。世忠既结怨沛霖，亦防官军，率所部北屯五河。二月，寇悉陷世忠沿江屯，世忠留五河不能归，奏纳己官以赎胜保罪。诏夺官，留军。又以江浦不守，请罢，奏以朱元兴统其军。诏仍留任，令坚守滁州、六合。其时，捻首张洛行已就俘斩，沛

霖率众至蒙城失所恃，因谒巡抚，请散练归农。训方示谕诸团圩，沛霖因潜断涡水，绝临淮、蒙城粮道，训方自宿驰还营。僧格林沁已移山东，犹以恐生变为言，请示羁縻。沛霖扬言僧王杀已降，不足为尽力，即袭怀远，距之，攻寿州，掠颍上，陷凤台，围按察使马新贻于蒙城。练党号百万，然皆乌合，屯聚相持无他技。寿州知州毛维翼者，李续宜所委用，将五百人自卫，本起奔走小使，无文武材，沛霖故轻之。四月，蒋凝学援寿州，轻敌深入，致败。凝学意阻，止屯九里沟，不敢进，毛有铭继之，亦遂合屯，颍州知府英翰遥为声援而已。捻寇自六安合犯定远，欧阳胜美自庐州来援，寇退南走。周寇世移屯六安，成大吉进颍州，巢、和、含山。寇南渡，天长、六合、来安皆解严。五月，江南水陆军克九洑洲。萧庆衍屯江浦。临淮饷匮绝，训方自食半菽，与士卒均粮。诏袁甲三于陈州募米。甲三遣募之，亳州、太和民团得千石以济军。征淮扬水军，自洪泽湖入淮。李鸿章以太和战事亟，奏留水军。僧格林沁攻淄川寇久不下，朝旨以讨沛霖责之，乃先遣马队至宿州。六月戊寅，下蔡盗夜开寿州城，毛维翼死之，将帅自曾国藩以下，罚降有差。沛霖西窥霍邱。七月，水军将丁泗滨、王吉率三版船百入淮。清江军将黄开榜率百船继至。李世忠亦遣千人出凤阳西南，训方檄马新贻还临淮，移英翰守蒙城。沛霖增垒夹淮，以断淮水，战船不得行，运道复断。于是水陆军皆焚船烧屯，退保临淮，沛霖以为官军破亡可翘足而待。八月，江北大将都兴阿自扬州遣军二千，以王万清等将之，又遣富明阿将马步二千为统将，以援临淮。僧格林沁遣陈国瑞将三千人援蒙城。国瑞骁锐自喜，至则频战，破蒙城北五圩。沛霖先为外壕自固，凭垒发炮，多伤官军。九月乙卯，国瑞乘雨越壕，身督战，斩退者，军冒炮石，死伤相积，卒不能入城，凡伤死八百余人，乃止

不进。富明阿将所部循淮北岸，李世忠增遣万人循南岸同进。时蒙城守军五千人，援军三倍之，余防戍军近二万，诸民圩见官势盛，争反正。寿州乡民田端书等烧沛霖粮台，围其下蔡屯，众至二万。十月，李世忠平寿州东二十六圩，克夏寨。乙未，僧格林沁前军至蒙城，富明阿、陈国瑞、英翰军始合。富明阿言英翰前屯小涧，而蒙城外无军屯，以此劾巡抚唐训方。丙申，训方遣军窥怀远，先攻蚌埠，诸圩皆敛众以过军。蚌埠寇知势孤，遂归诚，请献怀远赎死。庚子，夜，官军薄怀远，城东门开，遂收怀远。其夜，官军围蒙城者方攻外壕，沛霖自巡壕，跳而颠，从沛霖者斫杀之，斩其头，送王万清屯外。万清秘之，以巡壕斫死上功。或曰："杀沛霖者，陈玉成旧党也，万清杀之以灭口"云。沛霖死，余众闻之瓦解。富明阿等遂入蒙城。壬寅，收下蔡，悉捕诸苗及沛霖妻、子。

十一月甲辰朔，陈国瑞裨将宋庆挟苗景开至寿州，寿州反正，李世忠亦遣将入寿州，争门相杀，杀朱元兴、杜宜魁。乙巳，蒋凝学收颍上。丁未，毛有铭收正阳关。己酉，凝学军至，不相闻，各隔水发炮相击，其后有铭知之，乃解。僧格林沁奏以为湘军争功，及诏，讯得其实。世忠亦自领众还滁州，诸客军皆罢。训方循抚诸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于雉河集增立涡阳县城，将大有所治。未几，用富明阿前奏，降官去，乔松年代为巡抚。淮甸无事，无所用湘军矣。

三年正月癸卯朔，李世忠移文总督，以所守六城请官军接防，遣散水军，以船炮入官，其豫胜营宜罢，或调令随征，唯命。先是，僧格林沁奏请以世忠军攻寇江南，事下曾国藩。国藩言："提督李世忠为众恶所归，咎有二端：一则心迹难测，一则专利扰民。臣于元年接统其军，犹虑其反覆叵测、倒行逆施。厥后搜获寇中文书，中言力攻二浦，始知李世忠实无通贼之事。及其身擐甲胄，

驰檄讨苗，若自知不为斯世所容，借此以求表白者。寿州、下蔡其部将被执杀者三人，李世忠词气逊顺，无往年倔强之态，亦若自知祸谪将至，委婉以求苟全者。今既新有助顺之功，诚不宜追究既往之事．至于调剿以资其力，臣愚窃以为不可。夫降将骄兵，力有余，则必跋扈而不可制，力不足，则徒坏法纪而反为我累，故借助于人者，行军之大忌也。淮上之往事，惟以官军见轻，而权势下移，今李世忠之部曲，实弱于臣军，奈何欲倚之乎？且僧格林沁尝调苗练矣，迄不应命，反激其变，非计之得也。臣当遵旨，谕令李世忠遣散部众，交还城池，退出厘(丰)〔卡〕，停给饷盐，将其放还田里，保全末路，以宣朝廷之威德。"奏上，而世忠已有此请。三月，世忠悉发己资及余盐给其军三万余人，人各数万钱，多者数十万，又官欠饷盐五十万包，及修涡阳新城助钱万万，修滁州学助钱五千万，滁州屯田牛种资本银七万，助总督军饷银二十五万九千，呈请回籍葬亲。有诏褒许，江北悉定。六月，江宁复，群捻皆北趋，不复至淮南矣。自苗沛霖之未平，颍、亳有盗辄以苗党为名，及其死，诸城指顾而定，所谓一夫作乱者耶。世忠为捻巨魁，手杀何桂珍，比于狼子。及其后，度势善变，终享富贵，一门至一品者五人，资产号百万。曾国藩，桂珍执友也，力足以报仇而不能罪，反引公义保全之，世忠其可谓知悔者。

江宁平后八年，世忠游扬州，遇陈国瑞，追衔寿州争门事，诱执国瑞置舟中。国瑞从子呼救，两湖商船以乡情应之者万数。世忠大惧，舍舟走免。曾国藩案其事，以国瑞强梁、世忠阴很，奏夺世忠官，国瑞故总兵降为都司。江淮之间，复流言世忠谋叛，诏国藩访察。乃遣人至固始，探世忠所居，则堂上设义塾，竹(摘)〔篱〕堇垣，与乡农杂居，群疑乃释焉。

援江西篇第十

直省分疆，同于一统，而其私财力也甚于列国，利害不相及故也。自张芾、蒋文庆委祸江南，而寇难踵至，或死或困。智者鉴之，则曾国藩治水陆军，以应江忠源，胡林翼竭湖北以事九江、安庆，肫肫乎其忠乎，燀燀乎其威也，不求功名，功名固成。然自是以外无闻焉者，何哉？故曰：非常者，非常人之所为也。所贵乎豪杰者，为其能开拓心志，转移俗人之风尚也。然而陈不占习勇而蹈义，曹参画一而作歌，前事之师，成功一也。湖南壤地褊小，无争衡上国之志，咸、同以来，天下莫强焉，朝夕应人之求，而己日富强。巡抚、布政使虽自他省至者素有成见，见湖南省例不如彼，则亦治兵筹饷，以待四方之急，岂非骆秉章倡之耶？秉章前抚湖南，境内之不能防，其后纵横四出，无功之不立，鉴覆辙、知改弦故也。江西与湖南唇齿，自曾军出时，谋者已言当出军浏、醴乃能自立。秉章委事左宗棠，宗棠韪其言，以力不足故罢。未一岁，湖北、江西并沦陷，湖南力愈不足，乃始汲汲治援军，尤倾国以事江西，殆所谓收之桑榆者耶。乡使秉章不听宗棠，宗棠久持力不足之说，则湖南之亡可待也。湖南亡，而曾、胡湘军亦终困蹶漂散，无以自固。然则洪寇之灭，湖南之盛，援江西之力也。而论者曰："此非愿所及，会有天幸，乘国运，禀庙算耳。"则江、浙何以倾覆，闽、广何以不振，秉章之功焉可诬哉？

咸丰三年，江忠原守南昌，罗泽南往援，将兵勇几四千，虽

无大功，而湘军习战自此起。

五年，临江、瑞、袁、吉安陷没，湖南东界尽邻寇。广东土寇复出郴、赣间，欲合大众。刘长佑、王珍等军转战酃、郴，江西巡抚频奏调刘长佑。十一月，郴寇平，长佑回军屯醴陵。十二月，诏秉章募二千人，具器械饷粮助江西。秉章奏言："湖南自桂东北至平江千余里，壤地毗连江西临江、瑞、袁，民气积弱，遇贼辄靡，多迎导、纳贡，民、贼合为一，官驿不通。然袁州地居总要，距临、瑞、吉安道里适均，邮旅通行之路也。楚军赴援，当先规袁州，然后东北可以援瑞、临，东南可以援吉安。刘长佑所部千五百人，增五百，则为二千人，二千人易办，然未足以战守也。臣今悉征南、北劲军，分隶刘长佑，期会醴陵、浏阳，两道并出，以厚其力，则江西得援兵之效，而于湖南窘蹙之局势亦翩然舒展，进退自如。"乃增调萧启江军，与长佑合五千人，长佑进萍乡，启江进万载。未发，而袁州寇轻骑略萍乡。醴陵屯将毛英勃躬率所部(二)〔三〕百人，约田兴恕军四百人，往争城。兴恕后，英勃赴急先往，遇寇城下，直奔之，寇退，遂入城助守。寇屯芦溪不进，英勃计曰："我兵少，待其至而合围，势必不利，不如先攻之，破其前锋，则寇不敢轻来，待大军至而进，彼气夺矣。"萍乡民见援军三百人敢前攻，皆以为神兵。寇散居民村，蜂出御之。英勃搏战猛锐，当者辄靡。然见其军少，又轻进，相与笑之，乃设伏山坡。英勃三百人分四队，以百二十人结陈居后，左、右各六十人钞旁山，自率六十人前。将逾坡，其弟英俊谏曰："前数百里皆寇屯也，吾深入，胜无所往，宜收兵，且退。"英勃怒曰："误军事者，此等言也。夫胜败在一决，以数十人败万众者多矣。若败贼，因收抚难民，土地、人众皆吾有，何为而无所往？今以持重为名，实怯懦，岂兵法乎？"遂进。英俊驰从之，果遇伏。

四乡围前锋，旁山寇皆乘高压之，左、右、后军因退走。英勃身搏寇，被二十八创，英俊被三十创，所将六十人者死二十六人。英勃兄弟既力战死，观者皆感激曰："彼援军忠勇如此，吾等何为不自谋，而任贼至此？且乡者之战，使后有继，未渠败也。"前笑英勃者，更敬服英勃，至今道旁民犹喜言毛军战事。而田兴恕军始进屯醴陵界上，寇遂陷踞萍乡。

六年正月，吉安陷，江西西界州县望风瓦解。愚民多献粮册，输财物。寇设伪吏，置津，逻而守。曾国藩大军孤居南昌、南康间，为群寇所絓，人人寒心。谋者皆注意通湖南，廷谕指地图，欲凿漉牵以通水军，其忧危如此。二月壬辰，长佑进攻萍乡。甲午，游骑至城下，寇随出千余人来攻屯，逆击，败之，复追寇至城下。寇告急袁州，袁州寇曰："来军虽弱，然尝经陈，未可轻也。"以劲党千人夜赴之，甲辰平旦，分三队来攻。寇将黄衣骑马扼峡口，以督退者。长佑躬将百人绕其后，背攻之。左右方进战，寇阳退，长佑突从后冲峡口，寇将反弃马旁走，于是失势。官军争追寇将，寇将保村屋，则掷火烧之。寇亦掷火拒外军，火盛，反自烧左右。寇队来救，寇将已自投火死，遂大奔。其夜，城寇自遁，萍乡复。是日，萧启江亦进攻万载，破寇珠树潭。袁州寇始惧。秉章闻万载寇强，移田兴恕军往助之。兴恕突将敢战，自负其勇，以长佑文儒，虽隶之不肯下也。遇长佑营官，怒其不下马，径鞭之，且自往责长佑，长佑笑谢。既至万载，启江折节下之，兴恕喜为尽力。万载僻小，寇援不继，土寇频迎拒，皆破溃。裨将杨恒升稍诱城寇，得虚实。乙卯，寇将南走袁州。杨恒升入城，尽收所遗财物，乃告启江，屯军城中。恒升祖父尝为万载令，谨朴为士民所安，坐受前任亏空免官，县人醵以偿，谢弗取，客居县中，以困累死。至是，恒升竟收万载赁，县人异之。瑞、临寇

闻之，忿怒，纠党分三道，各数千人，期必取万载。五月甲子，攻兴恕屯，复分钞官军迎战者。启江率众击之，皆败去。辛未，长佑军进袁州。甲戌，寇合崇、通新来众，谋袭浏阳、醴陵，断两军后。长佑遣要击，破之。乙亥，万载寇攻官军屯，兴恕力战，反烧寇屯。六月，援寇增党拒启江。湖北援军将刘腾鸿等亦自浏阳进万载，援寇闻之止瑞州。腾鸿进新昌，启江趣合长佑军攻袁州城，留兴恕屯万载。癸卯，腾鸿收新昌。甲辰，启江攻袁州城西桥，不克。乙巳，长佑、启江合攻南门，寇不出。庚戌，腾鸿攻上高。甲寅，进至瑞州。于是，自长沙东至南昌，南昌北至九江，千里通道如线。八月，分宜寇侵上高，遂攻万载，田兴恕拒走之。吉安寇水运馈饷袁州，启江等伏烧其舟十一。九月，临江、吉安寇合六千，自分宜运盐袁州，长佑分三军要之，沉其盐，夺余货数百车，城寇出救，败之。十月，分宜寇复来攻，益调田兴恕及醴陵屯将余星元进击之，遂袭分宜，戊申，取之。袁州城寇疑广东新至寇战不力，新寇怒，谋杀寇将反正。辛亥，军攻西门，有李能通者陈前归诚，寇益相疑。十一月丙辰朔，弃城走。李能通部党启西门纳军，遂复袁州，俘斩二千，拔胁从者二千六百人。是时，周凤山、曾国荃将六千人攻吉安，刘拔元等二千七百人攻取上犹五县，复分遣启江部将刘培元等将千二百人助攻吉安，冀通赣水以西。启江患上高碍军，与田兴恕往攻之。长佑进新喻，期会临江，留黄三清将五百人守袁州。十二月壬辰，收新喻，移袁州屯军戍之。丙申，启江收上高。临江寇屯罗坊，联新淦、峡江土寇，南通吉水。长佑进军太平墟，欲先攻临江城，以走罗坊之援。启江屯婴哥领，与瑞州军相援应。

〔七年〕二月己亥，吉安寇浮赣溯牵，合陆寇钞太平墟，列陈二十余里。长佑前后被攻，屯溃，营员左右仓卒不及走，多死者，

军奔不可止。长佑下马坐，因卧以誓死。寇前后至者皆在数十步内，亲军数骑还，拥之溃围出，卓旗收军，士皆感愧，自相呼止。新喻军亦出列陈水旁，寇以故不追，得保新喻。军存者十之一，辎重军实尽丧。分宜三县民士闻败，以为楚将仗公义，深入誓死，吾等当赴其急，传集丁壮，辇运兵米，不期而至者七八千人。溃军还走者见民团奋义，皆各耻咎，俱从长佑于新喻，三日军复振，罗坊寇来攻者不陈而引去。刘腾鸿闻败，恐寇并力，启江抽围军二千，自将救婴哥领。乙巳，合屯。丙午，寇至，分四队渡水，大战。田兴恕恃勇，突陈深入，遇伏，所乘马中枪死，左手被创。腾鸿驰救，与俱还，亦多所杀伤。长佑军将刘坤一亦攻寇罗坊，斩馘二百。寇悉移屯太平墟。丁未，启江进攻援寇，寇逆拒，力战破之。腾鸿还瑞州，留千七百人助启江战守。长佑亦资田兴恕衣粮。三军和辑，士气自倍。秉章增遣江忠义将千人往助长佑，檄王珍将二千人自岳州出义宁，南觇寇势，为游击之师。江西亦遣水军将刘于浔帅战船至临江会湘军。湘军援江西者，吉安、瑞、临军三万有余，供亿繁费，皆取之湖南、北。

王珍既至临江，萧、刘与合军攻城，不利。珍以久留师老，又得吉安请援书，即引师南渡赣，进吉水，攻寇水东，一战破之，烧其五屯。万安援寇绕西攻乐安，珍移军往南唐。宁都土寇援吉安，闰五月庚寅，与珍军遇沙溪。寇恃众攻珍营，分伏山林间，待军出而夹击我。珍闭垒逾四时，寇终不敢近。所伏众饥，皆出，将退，珍出六百人列横陈，令精兵三百人先驰冲寇。寇争击之，众乱，珍鸣鼓督军俱进。寇已失次，则还走山隘，相挤，珍麾而前，江西民新胁附者怯战，不耐败，往往伏地待刃，或自刎，寇夺气狂走，追奔四十里。壬辰，寇约万安寇合攻珍。万安寇失期，不敢进，先至者亦退走，珍追之，拔民口六百余众，走乐安、崇

仁、宜黄。启江移屯大平墟，拒破峡江援寇。长佑作长壕自围，与临江城寇相持。宁都寇犹众，王珍进军钓峰。寇屯溪洲及两岸，连十余里，然莫敢战。逼攻之，则争走，碍于水，多自投挤，尸相藉。官军践之以渡，斩寇大将，卤获不可胜计。于是江西南边土寇颇复解散，其驱民饵官军者不战先败，反自蹂害，杀之不能止。土民胁于军威，亦多避匿，不复以从寇为乐。而王珍名遂大振，号为虎云。

六月，珍进军广昌。秉章益增新军千人及胡兼善军五百，助平抚、建。丙寅，吉安围军溃退。珍改趣永丰，屯藤田。七月庚辰朔，刘腾鸿攻瑞州城，力战克之，腾鸿被创死。余寇奔临江，遇于刘长佑军。己丑，崇仁、宜黄寇分三道趣乐安，抚州寇继进，屯林头，相首尾。王珍分军屯乐安城，败其前锋，躬率轻兵要寇太平市。辛卯，道战，破之。寇保林头，日夜筑垒自固。珍休兵一日。癸巳，进攻林头，寇弃垒南走。珍还屯崇仁、宜黄间，以触暑、转战、病疟，未进吉水。寇乘虚疾东行，陷乐安，杀知县靳丹书。珍还救，寇遁去。珍病益甚，八月壬戌，卒于乐安城。吉水寇遂北掠峡江，谋西趋袁州，断临江围军后，且挠湖南边，以致湘军时连丧名将，刘腾鸿及珍军皆无主者，抚、建、吉寇势复张。瑞州军奉檄助攻临江，普承尧为大将。承尧故从塔齐布，及后从腾鸿，皆有功，然性矜粗，不能独将。前军至峡江，遇寇而溃退罗坊。承尧继至，垒未成，寇奄至，军遽北走，长佑所遣应普军者三营从而皆溃。承尧北走，屯婴哥领，三营还临江围。是时，王珍旧部分为二军，留六百人屯安福，张运兰、王开化等北出分宜。湖南防将杨虎臣东进至新喻，以保袁州。萧军在刘军西，以通新喻屯防军，而遣裨将刘岳昭助杨虎臣拒罗坊。临江城寇见三营败归，则大喜，日夜填壕，待援至而夹击官军。萧军屯秧田，

当前敌，长佑余二千五百人守围壕，朝夕不自保，寇势五倍，将士危惧。张运兰等新拔用，固不肯救人以自累，且未能自立，要视刘、萧为进退。癸亥，长佑获寇谍，言援寇数万屯太平墟，刻期约城寇同攻围军，城寇皆拔鹿角，束兵以待。长佑念己军且腹背受敌，诸团丁居民见寇势盛，皆惮惧，不复相保，其势坐困。其夜鸡鸣，令围军率十人留三人守壕，余皆裹粮持枪，分三队，躬率以进。而先约启江、兴恕，尽发秧田军来会。甲子平旦，合军。寇负众遽出迎战，旌旗连十里，军有惧色。长佑约众严陈植立，度寇火枪及我而后鼓之。李明惠、江忠义并驰斫寇，寇遽走。或曰："此伪也，宜止勿追。"明惠等已先陷陈，众遂逐之至寇屯。寇将立旗吹角收众拒战。卢秀峰绕屯后攻寇，寇大溃，烧其屯四十七，俘三百二十人，收营帐八百九十。张运兰闻战，亦自新喻进攻罗坊，寇退保富田。运兰扼之峡江西，长佑、启江还围临江。九月丙戌，湖北援军克湖口，军势益振。十一月，富田寇围吉水，张运兰赴之，解去。援临江寇屡不得志，城寇乃议归诚，结约未定，土寇惧诛，持不下，食尽，掘草根为粮，乃谋突走。十二月乙卯，夜，西门开，众议断长围蹙之。长佑曰："吾从军有年，凡溃围出走，未有能遏者也，任之必自溃，若力拒之，彼致死以败我，则势复张矣。且多伤士卒，以要无益之功，非仁者所为。"乃缺围，分两翼，自后惊之。寇西走瑞州，于道果逃散，十不得三四。

八年正月，长佑以劳疾归，刘坤一代领其军。启江自领所部为特将，合攻抚州。张运兰、王开化等继进，俱不相属，自是援军分为四矣。复增军助攻吉安，栅江、作壕，期必克。萧启江既专将，则率田兴恕等以锐疾深入为能，江忠义等效之，精捷军诸将自此起。抚州寇谋出章树，复取临江，兴恕驰轻骑破之，伤亡三百七十

余人。二月，渡赣，收崇仁。王开化进乐安。辛酉，收乐安。三月庚辰，收宜黄。壬午，崇仁寇遁。启江等进军抚州。甲午，止屯上顿渡。乙未，城寇逆战，败之。建昌寇见援军益东，遂西出官军南，谋袭崇仁，刘坤一要击破之，王开化亦拒之瓷圭，寇不得西。崇仁团长汪波率乡军助遏寇，群寇屯四乡者皆疑惧。新寇贪守抚、建，而石大开惮败，召令入浙，以此相猜，启江因进薄抚州城。四月辛亥，王开化等南攻南丰。癸丑，寇遁。丁卯，抚州寇弃城东走，诸寇皆走。己巳，建昌寇南走新城，王开化等入屯建昌。援军深入，江西自东境至西境，横军千里，克四名城，李续宾克九江，李元度守广饶，水军防南昌，往来彭、蠡，曾国荃围吉安，所在皆湘将，皆半资湖南、北饷。当是时，胡林翼、骆秉章名为知兵，督、抚莫能与为比，亦益以平寇自任。合奏起复曾国藩，以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属之，以援浙、闽，两湖分供其军饷。会文宗已诏国藩入浙。八月，吉安克。江西巡抚奏留刘长佑军为江西军，屯抚州。未几，军疾疫，死者大半，仍归湖南。萧启江未及行，而闽、浙寇已掠江西、广东边，窥永州，陷郴、桂，围宝庆。秉章悉留军屯防，启江追寇入广西。国藩独率运兰至景德，待吉安军同出九江，改治安徽军，语各在其篇。自五年十月迄八年八月，湖南援江西者陆水勇丁万九千，军饷二百九十三万，前后攻克府县城曰萍乡、万载、分宜、袁州、新喻、临江、抚州、新昌、上高、瑞州、乐安、崇仁、宜黄、南丰、建昌府、峡江、吉水、上犹、龙泉、崇义、永新、莲花厅、吉安，其非湖南供饷者，犹不在此数。

援广西篇第十一

寇起广西，连十五年乃平。广西财力固乏，又仍被兵寇，公私如洗，民无所安居。闻江南群寇强盛，多受诱惑，及见胁虏，所在成聚，伺隙而出，则必闯湖南。湖南之援广西，非远略也，与其出而拒之，不若入而蹙之之易也。援邻省者入竟或有所取粮，至广西，行军、坐营悉资湖南，不则军立溃。故其为累也，旷远无已时，而其收功也，不足以表襮于天下，非至忠者莫能为此谋也。然其后卒赖援将东下攻浙，合势以平巨寇，糜饷于广西，取偿于广东，若有天道，不蕲而报。乌乎！成败之数有可察也，必有可劝也。

咸丰三年五月，兴安、恭城寇复陷其县城，犯永明、零陵、江华、蓝山、临武。其时湘军初兴，军政犹因仍旧例。奏遣衡永镇道防边，会所遣援江西上犹军张荣组等攻寇桂东，破之。广西寇不复出，而永明等县亦颇治守备，要禽逸寇。

四年，曾军东下，王珍以军留湖南，专屯防南界，而周云耀、赵永年为永、桂营将，最为知兵。灌、贺土寇滋蔓如故，然终不北掠。广东红巾寇自韶连通广州，势张甚，固不谋度领矣。

五年，广东官军稍集。红巾益北趋郴、桂，旁及永州，掠地至耒阳。而桂阳乡军起，及永州知府黄文琛明侦候，据险要，有以待寇，王珍军往来游击，寇卒破散，语在《防守篇》。

七年，王珍援江西。庚申，余寇复结。广西叛将黄金亮合兴

安、灵川土寇，分五营攻陷柳州。桂林土寇蜂起，省城戒严。余寇且北掠全州，知州苏凤文告急湖南。湖南宿将尽出征，则以蒋益澧将千五百八十人南援。益澧初从王珍，后随曾国藩，皆见谓粗犷不得意，以广西远且贫，无愿往者，因自请行。五月，至全州。寇易湘军，遽迎战。益澧所部有从征湖北者亦易土寇，以为不耐战，直前薄之，三战三捷。寇奔走，还聚保兴安，遂围之。秉章先遣段莹器将祁勇千人从益澧，遣江忠濬将千余人自新宁来会师。寇增召灵川寇，合拒官军。七月，益澧等合攻援寇，大破之。城寇惧，弃城南走。丙申，复兴安。兴安、灵川余寇合平乐寇，据府城死守。秉章增遣黄辅鼎、萧荣芳将八百人出恭城，九月，会师自恭城进。平乐寇用战艇依水通粮，筑屯平乐北二塘墟、沙子街，阻险自固。益澧盛兵攻沙子，而躬率精兵逾山出枫林、石峡，衷寇二屯间，背击之，因烧寇艇，遂破沙子屯。与忠濬等分军，已绕二塘攻城南，忠濬缘水进屯城北。寇既失险，皆还保城。桂林东、南、北寇连败势衰，群盗分屯柳、浔、梧、庆远，各自为部，不相援应。益澧等军薄平乐城为屯，寇冯城唯恃炮以守。黄辅鼎、彭玉山率众攻之，手大旗先登，中炮死，军乘之。十一月壬戌，克平乐。当是时，湘军锋锐甚，蒋益澧遂为名将。巡抚劳崇光奏留督军，而秉章奏助益澧军饷银月二万，于是议增造战船、募水师，自长沙造船六十余、火药七万余斤，以益其军。

八年，益澧军入屯桂林，劳崇光因奏益澧署按察使。时寇起已十年，东南军事日棘，竭兵饷于吴、楚，未遑问广西事，提镇备员而已，权归巡抚。无所得兵食，率假招抚以愚群盗。群盗亦利，假官令以胁愚懦。故官军、土寇相糅，横行省地，吏不能诘，院司寄坐城中，守城将皆盗魁，人人寒心。益澧至，乘湘军威，

悉案诛诸桀黠者，易置守军，然后巡抚以下坦然安枕，故甘委权于益澧。益澧自五品阶官跻两司，不满岁，年未三十，志气轻傲，以英毅自喜。既专兵柄，以次讨定浔、梧、庆远盗。府县官始治民事，征租税如平时。而柳州盗屯踞蟠固，自以水师不能至，四出游弈，连结洞寨。益澧计战船当由漓浮郁，溯潭水，回复千余里，象、柳间岸陕湍急，不利水战；然不绝水断渡，则城不可取也。乃具舟修仁，令军士舁负三版、小船，陆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载炮、建旗、鸣鼓下薄州城南门，扼其津渡，城寇、山盗不复相应，遂克柳州。黄金亮走古州。八月，连州寇复起，据贺县。益澧遣裨将潘家馥、蒋荣华往攻之。寇攻家馥屯，军溃，退平乐荣华屯，阻寇，不敢还，遂北走永明，因至永州。时论大怪之。益澧自将攻贺，军疲，复败，寇遂围益澧。乡民刘鸿生等集团丁，力战拔官军，益澧因得溃围，贺县陷。未几，寇出湖南，而黄金亮复走怀、融，益澧仍还柳州。

九年春，石大开入湖南，所过缘边奸民皆相扇动。益澧犹屯柳州，捕讨旁县盗。大开前队掠全州，崇光檄令回援，因分军留柳，犹将二千余人防北界。大开徘回永、宝间，遂围宝庆。益澧还省城。劳崇光迁督两广，曹澍锺为巡抚，益澧代为布政使。七月，石大开自东安掠全州，而永明土寇出恭城。益澧出扼平乐，寇已大至，侦城守设备，北走灌阳，合全州来寇掠兴安，直攻省城。初至者三千余人，三日众至数万。省城久不虞寇，至是大骇，急召益澧全军。益澧军虽号五千，以饷阙颇短其数，又留防柳，及败溃，失伍者过半，才将千余人，皆疲乏，无军容。学政李载熙居城中，亟诣益澧问方略，益澧大言无所诎。载熙因上奏劾益澧侵饷玩寇。曹澍锺亦请援湖南。文宗诏促湖南赴援，降益澧道员，而刘长佑、萧启江复有事于援桂林矣。寇之南犯也，诸军将

皆策其必窥黔、蜀，不注意广西。及澍鍾、载熙等为危问请援，且侵湖南，而刘长佑军至东安，士卒病不能进，故以萧启江先行。八月，至兴安。石大开已西过义宁，灌阳寇亦连屯灵川，欲俱西走，闻援军至，列陈大榕江东、西，以遏追师。启江进击之，寇交绥，因退走。益澧裨将萧荣芳亦自柳州赴援，与启江军会省城下。寇解围，俱趣义宁。于是，曹澍鍾母丧解官，祥奎为巡抚，未上，澍鍾因奏留萧启江防西北，而令益澧南出荔浦，以防柳州。时援皖军亟奏调启江。诏授刘长佑为广西按察使，督湘军。长佑将八千人自永福西进。寇栅柳城，西连罗城、天河，南引庆远，分趋柳州，复东犯藤、昭平。萧启江已北还长沙，长佑乃南攻柳州。

十年正月，克柳州，民团因收柳城。诏擢长佑布政使，增蒋益澧军至五千，屯阳朔，以东规平乐。广东援军进，梧州寇悉西趋。而贺县寇踞经二岁，官军不遑问，复奏调湘军将刘岳昭自江华进攻之。三月，湘军将陈品南进富川，戊子，复其城。岳昭自富川西御昭平援寇于春头源，寇悉保贺县。四月，蒋益澧自平乐来会师。寇多诣湘军归诚。五月，军至贺，夹水为屯。贺城东隔水，有大市曰东街，居廛盛于县城，寇据为栅。戊午，王月亮、李金旸分攻东街，破二卡，因烧其垒。寇争走水西，谋保城。益澧军先梯而上，己未，克之，援军还。曹澍鍾夺情已逾年，复奉命督四川军，胡林翼罢之。诏授刘长佑广西巡抚，仍擢用蒋益澧为布政使。骆秉章将湖南军援四川，未几，补四川总督。于是，湖南方谋东征，增税、募军以应皖、鄂。石大开余党虽往来融、灌间，率疾过，无攻战之事，广西奸民亦颇尽静。长佑稍以文治能自固，不假邻援矣。及浙江事急，左宗棠亟奏请蒋益澧自助，诏改补浙江布政使，将所部八千人以往。益澧自至广东请饷于总督，劳崇

光念其旧功，资给数十万。其度领军势甚盛，亦惩前事，更折节惜名誉，遂平杭、湖，竟跻节镇焉。然广西民尤感益澧首功，所至为祠祀之，山谷间往往而有，故夫湘军推锋之功效矣。

援贵州篇第十二

自武陵属贵东，于秦时为一郡之地，前代别置巡抚，然蛮寇之为患旧矣。贵州之政令行、官吏具，则以天下之财力供给一隅，而湖南亦劳于转输。及于军兴，东南困敝，贵州苗民乘乱而起，则湖南专受其祸，虽欲苟息不可得也。

咸丰四年冬，兴义、安顺、普安土寇纷起，陷普安及安南城。贵州巡抚蒋霨远督军遵义讨之，奏征湖南兵。骆秉章奏荐韩超、徐河清，以为贵州不能用其材，而征调烦费无益。其时，永顺奸民亦掠府城，屯聚拒官，会辰沅军至，乃各解散。

五年十月，铜仁举人徐廷杰，以苗、教横恣，假征粮浮勒名扇党陷城，杀知府葛景莱，洞寇和胁者万人。十一月，出陷松桃，遂攻镇箪城，镇道城守，乃纵掠而去，然麻阳、晃州糜烂矣。湖南官兵以黔寇乌合易袭，因尾之，果散走。松桃、铜仁复定，留兵代戍之。

六年，蒋霨远以同知王敬烈知铜仁，因乱株连，良懦皆悔其不反，于是五洞团丁起应逆。五月，攻贵州江口，官军破之。湖南戍兵多伤，复增军往。贵州吏无肯官铜仁者，乃以知县彭澜摄知府，以知府杨书魁护贵东道。书魁将三百人以来，于道被劫，三百人先溃，囚书魁，彭澜惧出走，亦获之。镇箪总兵文安屯界上，与铜仁戍军为声援。七月，寇犯晃州。九月，松桃石岘苗窥永绥，而永从苗先犯通道、黎平。六洞苗入靖州，复合土寇陷古

州厅城。古州额兵四千，火器储积为贵州冠。靖州自此无安枕，缘边屯寨焚毁略尽，湖南西防南北皆急。秉章以铜仁寇乘沅水数日可越辰州，尤注意铜仁。寇攻铜仁城，为戍军所却，因趋镇筸，以严备不得入。戍军将吉隆阿等袭其屯，破之，铜仁解围。十月，进攻铜仁县三元屯。屯倚石壁，设层堡。用土民计，绕沱水坪，取山径袭上堡，约良民举火中堡，田宗蕃等攻下堡。比至，上堡已破，寇皇怖奔散，遂克之。进攻坝盘，裹粮尽，掘山薯以食。三日援军至，寇退保三角庄，军从之，苗寇离解自溃去。拚杨书魁于寇中，悉捕斩诸酋首。捷闻，蒋霨远惭愠，仍檄王敬烈知铜仁，以龁龊楚军，戍军乃归。十二月，出军靖州西北界，讨永从苗。

七年三月，攻金山寨，四月，克之。苗绕犯靖州，不得入。援军进黎平，增军攻永从。六月，收其城。馕贵州将韩超军银三万，驻军黎平，招抚六洞苗。

八年三月，广西怀远盗合古州苗，扇胁都匀、石阡、清江诸苗，麕聚黎平。遣田兴恕助拒之，俘斩甚众。时镇远复陷，而思南教民倡乱，分三部，思南为白号，铜仁为红号，思州为黄号，皆持天主教以惑众，分犯铜仁、晃州，苗、教屯聚至数十万。援军枝柱思州、清溪、玉屏、邛水间，频以捷闻。

九年，石大开犯湖南，悉兵防永、宝，檄古州援军还。八月，大开走黔边思州，苗纷起响应，乃复议攻思州。九月，破风崖等五屯，进攻镇远。苗闻官军至，辄弃屯走，收其空城，蓬蒿没人。又分军进黎平，侦大开所至为防，以田兴恕为特将。

十年，寇自瓮安犯遵义。土寇陷平越，延及龙里、贵定，省城危急。兴恕改道出铜仁、石阡，径赴贵阳。三月，军行镇远，苗复攻邛水、天柱，援军退还黔阳。是月，诏擢田兴恕以副将署

贵州提督，增军满二万，悉由湖南转饷。六月，辰永道翟诰以习边事，由按察使署巡抚，命骆秉章督军四川。既受代，而秉章察诰浮惰，奏劾罢官。于是议者稍稍疑援黔军未尽可用，而周洪印、戈鉴之徒适有平茶之败，退屯靖州。

十一年三月，黎平苗出围靖州，掠通道、绥宁，石大开余党从之，复走义宁、灵川。诸军皆南防。五月，苗围攻铜仁。朝议虑石大开胁苗寇大出，为楚、蜀患，尤重贵州，授田兴恕钦差大臣，以湘军将江忠义为贵州巡抚。兴恕、忠义皆年少英锐，以为功在指顾。湖南巡抚毛鸿宾奏留忠义防西南边，犹以部将待之，又以兴恕起勇目，佩钦臣关防，阴奏劾此两人；自骆秉章后，湖南巡抚权重。会兴恕捕斩天主教主，法琅西诉之，夺官，更以江忠义为提督，韩超为巡抚。忠义将军自广西赴安徽，俄病卒。兴恕后出四川，吏议当遣戍，贵州自此不振。十一月，石大开连陷会同、黔阳，辰、沅大震。

同治元年正月，寇西走，援军始复进麻阳。三月，石阡、铜仁苗寇攻贵州镇道军屯，悉破之，遂攻邛水戍军。援军进据铜仁，寇南掠松桃，北攻天柱。镇箪总兵分部防守。邛水戍军溃退，增兵防晃州。诏责韩超、田兴恕专恃援师，负疆寄。五月，复征水军扼沅水。自石阡至思南，苗寇势最盛。诸援军率以数百人为一营，多至数十营，不相统制，以斩级、焚寨报捷者日有闻，其地形、兵势虽土人莫能明也。七月，军进天柱，邛水寇散走，收其城。八月，攻汉寨。汉寨者，寇魁姜映芳所踞十余年，官兵不能至。至是，乘胜招抚旁寨，故深入无阻。既逼寨，掷火烧之。寨寇无火器，惟恃刀石，火起，皆逾寨逸去保清江。援军惮瘴毒，皆还晃州，分偏师援铜仁。

二年正月，思南、石阡苗、教合踞荆竹园，攻陷印江，与铜

仁寇结连，分犯清溪、玉屏。三月，清江苗陷古州，攻黎平、芷江、黔阳。奸民潜受诱惑，浸淫及于内地矣。八月，石大开余党自西阳入永绥，掠会同、绥宁，走广西，军皆还救。十月，复出援黎平。

三年，贵西苗寇陷开州、修文，贵阳戒严。时张亮基巡抚贵州，益以贵东委湖南。二月，援军收古州，益西攻都江，而台拱、清江苗众屯聚深固，莫敢直进，乃益绕越深入以为功，苗以此并轻湘军。当入，寇辄叩垒门呼曰："吾当往攻汝湖南矣。"既掠归，复谢曰："多扰汝湖南。"巡抚恽世临起曹司，跻大官，唯倚赵焕联以言兵，诸援将深相结，幸苗寇无远略，以故援黔军比之援江、粤者殊绝，而劳费尤久。五月，天柱、玉屏复陷。七月，犯沅州，掠沅、靖五县。十二月，官军复收玉屏，大征诸军屯沅、晃，始有意于整军，已奏用赵焕联矣。

四年二月，恽世临罢，李瀚章为巡抚。朝议以洪寇平，将合四川、湖南财力经营云、贵，会有叛军逸寇之防，重戍东南边。

五年春，乃议援黔，援黔大将兆琛、周洪印为最谙习，自黔事起，领军几二十年。琛以知县至湖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洪印以千总至总兵，专其任，日益无效，靖州受苗寇，沅州受苗、教两寇，而石阡、荆竹园势盛，沅防尤急。乃仍用琛备苗，而别起用李元度募新军，率洪印先攻荆竹园。贵东之用兵也，皆步步值寇巢卡，彼各自为战，官军大至则皆走，少则不敢进，精兵无所施勇，疲卒则为所乘。元度锐意攻寨，寇踞险自保，时乘雨夜盗掠。军卒或方寝而失其头，及行陈、林箐中暗伤毙者往往而有，其合战未尝不胜，荆竹园骤不易下也。前将失职者乃流言，以为琛等无过。苗寇往来自如，边县仍失仍复，不可胜纪。

六年夏，刘岷为巡抚，九月上奏曰："兆琛等兵勇三万，岁糜

饷二百万，名为大举援黔，而境内之患更甚于前，沅、晃、镇筸、黔、麻、靖、会，几千里无安居，军法不立故也。援师例受赏而不议罪，失城寨咎归贵州，复则上功，是故贵州之蹂躏皆援军之勋绩也。兆琛身任黔藩，镇远失守，不审机宜。周洪印驻军沅州，贼至移屯托口，贼退托口，复回沅州，取巧避兵，曾不知耻。请免兆琛官，议洪印罪，遣散所部，酌留三营屯防。"布政使衔李元度久攻荆竹园，旷日无功，奏先夺一阶，而更荐席宝田募万人援攻贵东。诏皆报可，于是人始知法。十月，宝田军至沅州，将合荆竹园。十一月，天柱苗出攻会同。宝田裨将席启庚方攻天柱，闻警曰："此苗寇故智也，彼狃于军出不还救。"悉所部三千人追之，分六道要遮前后，苗穷相聚保谷中。启庚独领五百人入击之，道陿，中伏，战死。龚继昌自会同出，苗乘胜引去。苗酋张秀眉语群苗曰："苗疆危矣，往日官军败则走，今深入寻战，此痴军也，汝曹谨备之。"李元度闻宝田至，则急攻荆竹园，破旁寨二十五，水军将许宝坤破旁寨七，益作屯逼之。十二月辛卯，宝田进军石阡，与元度察地形，当据北冈，园寨乃可破。元度进作二屯，宝田列陈待战。寇争冈，攻李屯，席军遽退，元度新垒不能固，遂弃屯败退。明日，宝田率军因李屯而屯，寇复来攻，拒走之。既得北冈，寇无复固志。

七年正月，元度、宝田分攻园寨东北卡，薄门争栅。元度裨将黄元果先登，遂克荆竹园，白号、黄号教及石大开余党悍者俘斩略尽。捷闻，言黔事者皆惊喜，以为奇功。元度进屯偏刀，宝田进轿顶，破三十六寨，抚定者百有十，收民口二万八千。奏言所定府县，随营委贤能人员摄守令，且奏荐叶兆兰署贵东道。事下贵州巡抚曾璧光，璧光奏如刘岷所言。二月，张秀眉犯晃州，三月，犯沅州、麻阳。宝田还军铜仁，元度留石阡平余寇。荣维善

南趋镇远，道还，东要苗于沅州，宝田要苗麻阳，皆先断其归路，乃力战，皆大破之。苗前以深入疾还疲我，援军恐其扰善地，不敢遏，故屡得志，至是大创，终不复东犯矣。黎平永从苗乃谋袭通道，戈鉴、龚继昌击走之。宝田至沅州会军。四月癸巳，溯沅水西行。壬寅，克颇洞。癸卯，克德明。甲辰，克台笠。乙巳，克寨头，驻军为大屯，以攻台拱。初，兆琛之援黔也，久屯八弓。八弓去寨头二十里而近，然游骑不敢望寨头。宝田既作屯，群苗大恐，十二酋长分部作屯相保。黎平又告急，遣龚继昌往守之。李元度师会四川援军于偏刀，降七十八寨。闰四月辛亥，克偏刀。元度告归，汰其军，留三千人，悉隶席宝田。宝田以继母丧归，仍起督军，以荣维善暂领其军事。黄平、麻哈、清平苗援台拱，合攻寨头大营，别袭德明，分拒破之。维善率数百人夜攻石陇，苗骇溃。苗之来也，党虽众，其战地险阨，即败不能多死伤，官军恒聚攻之，故散佚为害，一日数十警，一地数十敌，非精军莫能散战，而维善尤善出奇用少，苗以是大困。五月，江口苗绕攻清溪。六月，攻荆竹园。七月，攻上河，皆为屯军所拒破。

宝田议曰："台拱苗最强，破台拱则群苗披落矣。右镇远而左清江，台拱之两翼也。不取两城不能规台拱；不通寨头左右，不断贼援，不能克两城；不悉平寨头，前路不能通道。然专注寨头，苗乃从他道内侵，文法吏反得持长短，众论喧哗，军饷不继，则事败矣。宜增兵处处为防，而后可以言战。"乃上书刘峒，请益万人。议者皆以糜饷甚巨，而平苗无益。又军例：将五百人者，将虽廉平，犹岁入三千金。凡议增兵，皆利其所入，疑宝田欲专大利，然无以难之。乃出省城防兵，附以沅北戍军不隶宝田者为万人，以黄润昌为大将，邓子垣副之，出晃州北路，而令宝田专南路。宝田语荣维善曰："言苗事者必曰雕剿，此勇夫名将之事也。夫雕剿者，县军深

入，饥因敌粮，夜宿敌垒，行不持营帐，居不依城寨，军不时出，出不时反，乃可以入穴得虎而申其威力，然其败莫救，徒有策无能行之者。此岳锺琪、张广泗之所以擅能，惟君可以继之。"维善奋请行，率所部转战山谷间，自大营南取清江厅百余里。县军五日，苗侦者率莫测所乡。时越大寨攻小寨，或已过复还，骤至清江北岸城，苗望之，以为其部众叛斗，已知官军，乃大惊严备，将渡沅，官军已去。时十一月，大雪，军中亦不知维善军所在。俄而还营簿功，屠七寨，抚四寨，寨头南路平。乃谋北通镇远，攻抱金，破七寨，西通松柏洞。苗合围其屯，方战，维善已先率唐本有等伏屯外，卷旗革山行，反围围军，所歼仆相望。十二月，裹稿绕。稿绕两山，险绝无路。众曰："此绝地也。"维善曰："苗处绝地，独我绝耶？此所谓两鼠斗穴者也。"遣苏克金先据石山，唐本有自下攻而上，维善横贯其陈。苗大溃，颠自死者无数，寨头北至镇远八十里苗寨悉空。黄润昌闻之，驰至思州，遂攻镇远城。镇远城分府、卫，然久圮，苗长于守寨，其距城者无固志。润昌方平江宁还，部军气盛，直薄城，梯攀而登。江忠珀先上，苗击之殪，军继入者不可止，立克镇远。刘峴知苗事将定，复奏请诏广西合兵，移戈鉴军助清江。

八年二月，维善军进，渡沅。清江苗有二大寨．自古负固。雍正中，总督鄂尔泰督大军二万围攻公鹅屯、董敖屯。数月，公鹅破，董敖卒不能下，以停军久无以报朝命，招抚之而还。群苗恒以自诧曰："吾辈不知何者为反，以兵来则战，以好来则抚，饥则掠，怒则杀耳。吾不扰官，官乃扰吾，唯有强者胜耳。"维善至，乃先越山攻董敖，一鼓破之，还攻公鹅，又破之。诸苗寨百七十八，望风俱下。清江厅城苗先出走，入抚居民，皆以为重见天日。施秉苗震怖，乘胜袭其旁寨，收施秉，西北破余庆。四川援军已

至黄平，官军阻苗才六十里。诏湘军亟进，疏通驿路。于是黄润昌、邓子垣促维善会师。维善乃还大营，悉集所部六千人，合李元度旧部二千五百人，与润昌、子垣所领万人合攻苗。自施秉进三十里，曰白洗，又三十里，曰瓮谷陇，皆大寨，所至悉下。维善私谓润昌曰："吾军不立营幕，利在用少。今连军大进，维善六千人精锐久疲，且宜休士赢粮乃可进也。"润昌雅重荣提督，因止垒不进。军中以为功在指顾，疑维善欲专功，以激润昌。润昌先出时，受刘岷戒及布政使李榕言，专主防边。于道得宝田书，盛推之，大喜，乃进战，战又连胜，宝田反与书戒勿轻敌，其意颇愠。至是，入众言，则变计，令拔营。维善亦愠，且笑曰："以我不能进耶？"反先发。甲午，度黄飘，山径斗隘，行者顶趾相接，苗凭山抛石击官军。维善疾行，先出险。润昌军初见击石，仰望两旁山尽苗众，以为陷伏，即骇退，争道相挤。苗徐绕下截出呼譟，军遂大奔，人践人而下。润昌再失马，与子垣俱死。维善遣苏元春往援，亦溃退。维善久待，乃闻润昌等败死，乃大愤怒，袒衣持刀入求其尸，独亲兵二百余人从入，遇己溃军，行乱，苗益至，聚者几千数，前后道断。维善旁保一山，苗围之久，乃急起溃围出，反攻山间苗寨，破之，得其饭及饮，复出纵击，三围三溃，终不得脱。苗列炬夜守之凡三昼夜，维善与二百余人尽战死，其余军先走者乃皆无恙。镇远败闻，湖南大震。而苗方幸休息，终不入犯。宝田论溃军罪，于坐叱下苏元春，缚欲斩之。众诉元春战状，乃释，与徐启瑞等皆令从战立功以赎死。

四月乙卯，宝田夜攻稿米，暗行五十里。徐启瑞战不力，立斩之。军惧，即攻破其寨。遣军分守镇远及施秉，宝田仍还寨头。廷议忧苗疆，乃更命李鸿章以平捻师移讨贵东，鸿章奏以转饷运炮远阻为难。仍议以席宝田当前敌，而开幕府于沅州，会有天津事不

果来。援军易将又二年，所进道皆兆琛等所至，攘辟无百里，入夏则避(嶂)〔瘴〕气，休兵待白露，军士犹多物故。宝田军伍例缺额，军万人不及七千，言者藉藉，争欲罢宝田，减援师。虽藩司亦怨巡抚，而刘崐持之益坚。复奏言："苗巢深险，度兵势必分三道：一从清江径指台拱，一从寨头进故施秉城取施洞，一从施秉渡沅。简羸弱，罪奔溃，更增兵万人，立援黔营务处，以张自牧领之，专司转饷。"五月，黎平苗攻屯军，龚继昌、黄元果合拒之。六月戊申，进破廖洞。辛亥，破冰洞。七月，刈其禾。九月，克施秉城，始达施洞。十月，苗犯镇远。邓善燮自清溪赴之，苗引去。龚继昌等攻抱岩九寨，克之。思州苗出攻州城。苏元春曰："思州城非苗所利，此必见官军益西，而欲袭天柱也。"潜师北还，果遇之高浪，拒破之。

九年三月，大合军攻施洞，分四道，皆力战。苗遏洞口发炮，炮燃自炸，乃走九股河，宿平敏，又追之，走白土。是时，苗地日蹙，苦攻镇远以求招抚，黄仁遗力战城下。施洞既破，南北军哨旗相望，乃进施秉。苗踞凉爽城，复缘水作七屯，坚遏两军。四月戊戌，悉克诸苗屯。白洗苗急来援，庚子败去，甲辰复至，宝田率大军躬破之，苗奔班鸠倚瓮版苗。遣三军并进，苗不能相救，皆破之。四川援军进至黄飘，白洗、瓮谷苗始中绝。约四川军将唐炯会师岩门。唐炯者，贵州名家子，以守城知兵自知县至道员，负气直言。蜀事既定，督藩稍裁之，议援军可还，专济饷，使贵州自战。炯闻之，遽腾牒抽军。宝田惜其功垂成，飞书留之，且上书刘崐，请奏饬四川毋得轻退。奏未上，炯军已还，故白洗苗复聚，清平、重安皆陷。八月，龚继昌定施洞北岸诸寨。宝田请先攻台拱，专注力南进。贵州之乱也，抚藩诸官困于孤城，数十里外为政令所不及，上奏唯乞援请饷，援军交进而协饷罕至，以故得地不喜，失城无罪，则亦不忧。四川知其情，则请月致饷

五万，罢援军，俾贵州自募师讨捕。文武官贪得其权，欣然许之，四川援军遂罢，湖南专任苗事矣。台拱寨百计，革夷最大。十月丙午，先攻革夷旁三寨，夜薄之，皆溃。苗酋方在革夷，闻败，奔归。丁未，革夷破，分略左右诸寨。交农最坚，宝田自攻拔之。丁巳，至台拱厅城，苗不守而走。己未，进军九股河。九股黑苗者，自杨应龙以来频拒大军，皆以深阻，约降而退，官军未尝入其境。宝田锐意灭之，论者多主抚，乃分别招、讨。十二月，鸡讲苗请归化，专讨丹江。用兵三月，平苗寨二百一十，丹江诸苗固驯弱。

十年三月庚子，丹江平。四月，军进凯里。凯里者，强于台拱苗，台拱昔所倚为援者也，见台拱破，收余众使居全洞。辛酉，官军屯方索坡，望全洞。凯里险固崭绝，而官军经百战，所破寨千数，殊以为易与。宝田以用兵久，湖南倦于饷军，欲必破凯里而罢兵，悉召诸将勉之，期明日破苗而会食。壬戌旦，(雨)〔两〕军皆出，苗恃险坐甲而守。宝田亲鼓之，诸裨将皆先进以率士，苗抛石下击，多伤者，莫肯先退，乃直薄寨下。苗用长矛挑刺，而官军火枪仰击，死伤相接，攻久之不下，乃令诸军更食迭战。唐本有者，宝田里人也，其名望在苏元春、龚继昌左，于席军为下中。方食，闻其部将死，辍食，袒而起，遂驰至寨垣，猱攀而升。诸军方小却，苗意怠，愕出不意。本有既登，诸军噪从之。苗惊溃，逾寨跳走，颠死践仆无数。既克凯里，全洞从而溃，并克之，得官印以百计。遂乘兵威，悉胁收二百余旁寨，还军施洞。沅水南北岸乾隆中所设六厅城皆复，进麻哈，定黄平，苗事略定。宝田卒感瘴病风痹，刘岘借其名以统诸将，未之易也。苗酋张秀眉遁保雷公山。甲申，进军逼之，丙戌，克其前寨，丁亥，克山下寨。戊子，秀眉遁，烧其屯。五月，攻苗寨十二，分兵徇旁寨，皆下

之，军益西进。八月，苗纠残众谋袭雷公山，要击走之，苗悉众保黄茅。十月，进攻之，破其要隘十三寨，直攻黄茅。苗守一日夜溃走，得屯粮以供军。张秀眉益不振。而刘峴坐公事，朝命总督案之，意不乐，议宝田者益藉藉。

十一年，布政使王文韶为巡抚，议汰席军，以负军饷数十万无以偿之，犹豫未忍决。张秀眉致书八寨苗将，扇乱以自救，八寨苗官拒其使。二月，龚继昌攻岩洞，降其酋义忘，使侦秀眉，随所至而攻之，破八寨。秀眉独将数十人匿乌鸦坡，生俘之，斩以徇。苗寨存者十之二，皆良苗，其能劫掠精壮者殆尽，贵东尽平。捷闻，乃罢兵。用陈宝箴计，使诸营官自请半饷，所当领银三十六万，悉输之朝。南方军事告竣，犹留防军屯沅西，凡四将、五千人。苗时小有反覆，不复能为乱矣。

川陕篇第十三

湘军兴，而其饷最绌，恒仰羡于越、蜀。咸丰中，蜀尤完富，虽颇设防，不至大调发。自承平以来，赋轻民懦，官吏大小求取辄厌其望，西北故寒瘠，东南兵兴，言仕宦者至四川则听然。自湘军起，文武名者颇或遥授蜀监司，以款劝之。胡林翼治军江、汉，仰馈货于上流，恒欲通川督以自裨助；同时资望、材德独曾国藩可重任，而又久屈无尺寸之地，故林翼私策，冀国藩督四川，特未有间、未有以发也。

九年，蓝、李寇寝闻。蓝、李者，蓝大顺、李短(答)〔搭〕，居云南昭通大关边，以运护鸦片为私贩魁。其徒党无虑数十部，率三五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往来叙州，射利作奸，然自托商贩，颇重身家，无反心。会老鸦滩私贩有讼事，讯官诈赇之，不满意，因宜宾典史别陷以事，捕二人置狱，竟请府县杀之。贩党愤惧，初谋劫狱，既聚众百许人，道路汹汹，边县震恐。辅国公有凤署总督，遣提督、按察使将千人往讨，不敢进。筠连奸民导寇阑入县城，知县先以病去，府檄州判署令事，闻变，辄走叙州。始闻寇，俄报寇至，高县亦溃乱，庆符令武来雨朝服缢堂上，寇实未至，奸民纵掠。蓝大顺等约徒党分三道长驱，官军遥屯府城西乡，民颇相约聚，遇寇左、右部，部各百余人，见军至，皆散走，其千余人自横江渡金沙，遂攻叙州。城中民闻寇至，皆闭门，多欲自杀者。及夜，寇不入城。明旦登陴，会有凤别遣营将明耀光先驰入

城守，后寇二日至，城中人亦大定。寇屯城外，亦稍益附胁至数千人。事闻，诏陕抚曾望颜为四川总督，征兵湖广。于时，湖南巡抚方奏与曾国藩进军安徽，以萧启江诸军属之。未发，被命遣启江率所部援蜀。胡林翼乃奏荐国藩，因言蜀财赋、险固，宜以时镇抚，系天下根本。十一月，寇自叙州分犯，一沿江西走犍为，一北走自流。官军屯防者望见寇四五里外，辄跪呼乞命。寇颇先收军实而驱杀之，又假义举禁淫掠，附者益众。既至自流，虏盐井丁夫数万。

十年春，合走嘉定，不攻城，屯五通桥，号十余万。于是荣、眉、井研、青神、资阳皆骚动。成都知府结有凤以倾望颜，朝命驻藏大臣崇实代有凤为将军，案其事，趣国藩入蜀，而别授东纯为总督。国藩、林翼皆惮以空名将客军，复疏言："江南寇势盛，宜先所急。"启江帅八营四千人径至成都。于道启江病，不能军，比至，望颜议授以按察使，启江不肯。未几，遂死，军无统帅。一战井研，大破寇，解其城围。蜀南西沸乱，寇散布不胜其讨捕。启江部将分三统，则亦观望，或纵掠，无复湘军规制。望颜闻被劾，则屏卤簿，单轿出入，其中军副将及布政使交侮之。总督出，逢副将传呵辟人鞭其舅夫，望颜不能堪。东纯至襄阳道卒。诏广西巡抚曹澍锺代国藩援蜀。澍锺不以知兵闻，特习四川，以有此命。大喜将行，遭母丧，自奋夺情。林翼劾罢之，奏荐刘长佑。文宗意重广西，而念蜀寇无能为。七月，诏曰："湖南巡抚骆秉章素习湘军将士，可督办四川军，更增率湘军以行。"九月，骆秉章治军将行，幕客左宗棠奉诏别募军援浙。秉章初不自治事，乃请湘乡刘蓉佐其军。湘军将士名者多附胡、曾、左，唯黄淳熙善刘蓉，刘岳昭故久在湖南，从秉章行。未发，石大开自广西还，出沅、靖边，将入蜀，两湖相惊，以巨寇各治边防，奏留秉章新军。

于时，崇实代望颜，增募军至三万，游弁骄将坐食而行掠。寇所略围邛州、雅州、峨眉、潼川，所破青神、丹棱、名山、天全、荥经、洪雅、隆昌、荣昌、江油、长宁、兴文，一魁一部，分掠四出，各有所结，虏无虑百万。而云南边寇出筠连者凡三四十至，所过无留难，浸及川东。湘军将萧庆高、何胜必、胡中和、蜀将唐友耕，奔命往来，莫能大创之。而石大开复自广西还，沿湖南、贵州、四川、湖北界上崎岖闯行，五省屯军惮其名，蜀尤震动。湖广督、抚复奏留秉章防施南。

秉章自为巡抚时，稔知军饷不肯应客军，故观望未敢直进。黄淳熙议以本指援蜀，今逾年，逗留非法，又雅轻刘岳昭，不欲与并将，因说秉章分军，留岳昭军助湖南、北防剿。秉章率淳熙军分水陆溯峡上，期会夔、涪。崇实见蜀事日棘，度己材不足济，虚心待秉章，频上奏，欲假朝命促之，且自言旦夕竭蹶，恐误国事。当是时，封疆大臣虽见危败知死，莫肯言己短。曾国藩所至见龂龁，秉章亲谴之，至欲资饷，地主则挠诎百方。唯独崇实恳恳推贤能，常若不及。秉章在道，频奏诉饷匮。初不意四川能供其军，比至，未入境，总督公文手书殷勤通诚，遣官候问，冠盖相望，悉发夔关税银资军，湘军喜过所望。时黄淳熙将所部先发。淳熙将兵务推锋，尤耻言持重，闻寇方围攻顺庆，则从万县出山道赴之。五月戊子朔，至府城。寇先南走定远。乙未，淳熙率军趋定远。己亥，遇寇姚店。寇聚屯城西南连十余里，官军逼垒，前寇遽奔。湘军新从郴、桂追石大开，习寇势，见寇若摧枯朽，士气奋踔，推锋直前。寇无敢迎拒，或凭垒持刀矛，稍发小枪。官军益笑之，抛火寇屯。寇大乱，争奔走，数万众一战而溃，蹂死者千数。捷闻，乡民及群寇转相告语以为神兵。庚子，寇北走潼川，至二郎场遇援寇，合屯。将渡涪，涪涨未渡。

辛丑，淳熙军至。自军事之起也，将帅每至一城辄留止，号为休息，审势而后进。湘军行虽速，未尝肯连日行战。淳熙新从大将李续宜援宝庆，见其行，恒愤耻，故其行军昼夜赴利。同时唯僧格林沁、多隆阿恒数百里驰逐，然僧格林沁多尾追，而多隆阿应变无方，非他将所能测，皆与淳熙不同。而三人者后皆暴尸被创死，以快持重者之意。语曰："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淳熙其尤可悲者已。淳熙遣卒三辈侦寇所乡，土人喜胜张军势，皆报曰："去远矣，不可及矣。"最后始知尚屯场中，还报已甲夜，淳熙先恐失寇，令军中蓐食五鼓行，后令迟明，持矛、扣枪戒备以待寇。传令后者先至，先者反后，军士失指，前队轻行突前，淳熙领亲兵三哨继之。寇前队闻军至，亦夜出，各行七八里，遇于燕子窝，交绥，寇退。淳熙比至场，见寇分从两旁登山以待官军，知中伏，业已相见，即分所部为三，左、右搜寇伏，中军直进。于是四山寇尽出，而前军惊溃。淳熙所分三部失势，亦惊。淳熙骤马率退者，马陷田泥，弃马步进，众溃不可止。淳熙坐地上，拔佩刀，瞋目直视寇，或刺之，或斫之，解其头臂。后军闻败引退。其后队遂不发，结屯自固，惴惴终夜，所俘马多夜嘶，恐寇闻，悉屠之。而寇慑湘军威，乘胜急渡涪北去。淳熙猝至而猝亡，胜非胜，败非败。然四川寇自此破散，其后湘军满百营，终无覆亡者，知蜀寇无能故也。

骆秉章自万县之顺庆，寇悉趋绵州。其时湘军无统将，拔用曾传理，以附生领军。先湘军将萧、胡、何号三统，川军将唐友耕、秉章护军营将刘德谦、绵州知州唐炯所募黔勇将颜佐才，合兵万九千人，会师绵州城下。蓝大顺围绵州，其党分屯绵竹、什邡、罗江、安、彭。李短(塔)〔搭〕围眉州，其党分屯彭山、丹棱、青神，夹省城南北，百里内皆寇地。八月，秉章授总督，移屯潼川。

崇实还将军任，仍署印，居省城。秉章初至夔，逢曾望颜诉布政使副将状而泣，亦颇言将军短。杨重雅以署成都府事致累望颜，身亦被谤忌，出知顺庆，罢官，倾心奉秉章。秉章初不知崇实公忠推贤，但知其吏治军事丛脞。既受命，则劾布政使及督标中军副将，罢之。何胜必等故刘蓉乡里，又闻新军敢战，颇亦自奋。四川文武闻秉章严静，洒然易心矣。是月丁巳朔，曾传理等攻寇绵州西北门，战小利。以违节制劾唐友耕，夺官，仍领军自效。寇收屯相保。官军作五浮桥于涪。庚午，萧庆高率军循左山，趋寇后，约传理、德谦等分中、右进而夹击。黔军先进，未及，寇遽发枪炮惊之，寇乘之，佐才退，德谦、传理继进相持。庆高等自山后破寇二屯，传理复分军钞寇旁，寇乃大奔，解围南走。群寇蚁附无固志，则皆南走，绕省城西南，掠郫、邛，遁丹棱。

川北号为肃清，乃休军论功，而湘、黔军斗绵州州堂，秉章复奏劾唐炯，罢之。炯之守城，借财募军，有拒寇之劳。四川州县论知兵，以炯为首，既超擢夔州知府，复负其能，又其父雅善秉章，慷慨自喜，无所推让。湘军制：营各有长夫运粮械，虽过郡县，不烦官中一刍粟。方其初起，所过官吏亦困挠之，至不得入城，无所谓供支。四川独守盛时军兴法，州县具食米供军，按人给舁马担夫，诸军因以为利，折取夫钱。湘军初至，得钱大喜，已习为例，则稍稍苛索胁取。既解绵州围，尤负其功，所索赙奢。唐炯以绵州围半年，资力困乏，所应不满其意，又先与营官言，营官漫应之，自谓已办，则置酒宴他客，诿其事家丁。湘军人来索夫，语不逊，家丁怙黔军势，亦不逊，相争而哄。黔军无纪律，炯自谓有纪律，诋诃湘军，先已不相能。传理年少轻慢，初统军，不能束其众。黔军将衔之，伏百人州宅内待斗。湘军哨官去复来，闯州堂，益嚣。炯亲将告曰："湘军持刀登公堂，请禽治之。"炯诺，

未已，其亲将谴出，斫先入者一人。来者皆怒譟，于是伏兵起，欲尽缚湘军来者，奔逃杀伤，各自戒严。湘军将皆大怒，诉秉章，且案军不行，以要必胜。秉章特劾罢炯，炯亦诉状秉章，谩骂之，湘军自此多与蜀军分行，蜀军益绌。而唐友耕以谨畏能战，更见赏爱，奏复其官。

九月，秉章受印成都。十月丙辰朔，胡中和等自崇庆、曾传理等自彭山进攻眉州。寇聚兵州西松江口，诸将合兵深入攻之。丙寅，寇奔青神。超擢刘蓉署四川布政使。蓉以附生叙五品衔从入蜀，秉章以知府奏荐，特有此命，自军兴以来，无有与比。湘军移攻丹棱，以唐友耕屯眉州，南缀青神。李寇部党掠铜梁、璧山、永川、大足、定远、南充、岳池、广安。增募川军以张由庚将之，合黔勇分讨川东北。更募湘军以易佩绅将之，道永顺，期入酉阳。征刘岳昭军会师夔州。十一月，增军丹棱，作长壕木城蹙围之。乙未，寇焚城走浦江，略崇庆、双流界，入彭县。壬寅，分两部，一东北直趋绵州，走江油、平武，折北走石泉、彰明；一东略什邡、汉州、中江、遂宁，折南走安岳、内江、隆昌、富顺。所过逃散，民团营兵往往狙击斩虏。蓝大顺遁去，所部遂微。萧庆高等围李寇党于青神，胡中和等围李寇于犍为之铁山。川东寇党自广安分略营山、渠县、东乡、新宁。

同治元年正月癸巳，杀新宁知县国澍、典史耿凤翔，把总何玉春。是时，石大开方屯来凤，窥涪、夔。川东寇别部踞涪州南鹤游坪。二月戊午，新宁寇南走，合垫江寇东南走酆都。石寇陷石柱。三寇相去各百里，然不能相响应。乙丑，刘岳昭军四千五百人自夔溯江，会唐炯等于涪。石寇游骑西至涪、巴南岸，不得渡，鹤游坪寇伏不出，酆都寇复东北略忠、万，走云阳。聚军重庆，专防石寇。三月甲申，铁山寇走宜宾，遣别党北援青神。己丑，

萧庆高击走之。庚寅，城寇循江南，东走宜宾，分两部：一走天洋，一屯八角寨。官军收青神。四月，石寇南川出境，趣贵州桐梓，过綦江，留攻城一日，西走贵州仁怀，南入叙永，西北走兴文、珙、庆符、高，东还陷长宁，知县周于堃死之。天洋寇西走，合于八角寨，云阳寇直西北走。戊申，陷太平，出境走陕西定远，易佩绅尾之，与俱入陕。刘岳昭、唐炯、曾传理、唐友耕皆持寇长宁。鹤游坪寇分略梁山、垫江、大竹、邻水，七月，复分党出梁山、垫江，掠达，陷开，从城口出陕境，陷平利。汉南群盗相挺起。八月癸巳，李寇弃八角寨，走犍为，屯龙孔场，胡中和等移军围守。闰月丙寅，刘蓉出督军。丙子，寇突走，禽李永和及其党魁卯得兴。永和，短(塔)〔搭〕正名也。蓝、李乱四年而平。鹤游坪寇亦弃屯走太平，分遣周达武、曾传理等追讨之。九月，禽周绍勇于大竹东。鹤游屯寇惟前后入陕二部，合陕、豫群盗掠洋、凤、文、阶边，还入广元，遣周达武拒之。石寇复陷筠连，至宜宾。胡中和等屯横江。十月庚辰朔，寇入高县，知县丁良俊走免。丁未，寇复至，良俊死之。十一月庚申，胡中和、何胜必等捷于横江，寇分党出宁远。辛酉，周达武遇寇仪陇，破之。辛巳，禽寇帅郭刀刀。曾传理等以内寇尽平，请罢军，及刘德谦等先后归，唯胡中和、刘岳昭、周达武分部屯防。石寇亦出境走云南东川。陈玉成余党自湖北走汉南，合川、陕盗纵横兴安、汉中。陕西布政使毛震寿师久无功，诏秉章举大将分军往讨，奏荐李云麟、严树森。

二年三月，石寇复分犯建昌、綦江。以刘岳昭屯綦南，何胜必、萧庆高屯叙南，胡中和屯嘉定，朱桂秋、张由庚合五千人援汉中，增周达武军至四千人，游击往来。石大开拥众间行，经七年，崎岖山界，饥乏崩散，不复能令众。三月，将出宁远，行间

道，误入土司界中。土司所部以劫掠为生计，无论官、贼，见众至则聚掠，与斗则散走。寇绝食，又牵缀不得行，于是溃散，与所分部两党相阻绝。癸酉，大开独至紫打地，欲渡大渡，会秉章先遣唐友耕防江未至，寇前队结筏已济，大开恐日暮众不整，复令还西岸，期翌日毕渡。是夜大雨，水长四五丈。明日，防军至，大开遂穷困山谷，杀马煮桑叶为粮。至四月壬寅，土司岭承恩等生缚献大开及其党魁五人，刘蓉复亲往受俘。其余寇先由贵州界北走酉阳，后还湖南，于桂阳破灭，语在《湖南防守篇》。秉章督四川三年，平群寇，禽大酋，遂以知兵闻于天下。

穆宗初立，朝廷锐意求治，廷寄咨问或日三四至。是时，钦差大臣将军多隆阿讨陕叛回，以病留河南未进，李云麟以母丧归，官文奏荐刘蓉。六月癸卯，诏秉章遣军从蓉援汉南。七月丙午，复授蓉陕西巡抚，并将前后援陕军朱桂秋、何胜必、萧庆高等万三千人，先解汉中围。汉中繁富大郡，自川寇合陈玉成党部连结土寇，环城作屯，城中守备完具。毛震寿惮事，唯以军饷难继辞。援军皆武人，不知机宜，观望养寇。川寇初据洋县，既引湖北来寇数十万，径进汉中。震寿屯城固，汉中府、道先后病死，城中唯都司、护总兵及南郑令，又不相能。令收召游军至万人，日食米百石，诸避寇者相继入保，城食益绌，疾疫起，死者日或至千人。川、湖寇中悔相猜忌，洋县寇疑来寇欲并之，故不肯合势。城中颇出战，援军不能进攻，唯待统帅。八月丙戌，刘蓉发成都。戊子，何胜必等议曰："汉中寇虽多，心志参差，可一战走也。刘公度吾等功将成，辄先至收其名，宜及其未来，破贼立功。"约朱桂秋、张由庚等俱进。甫至油房，桂秋等失期先退，胜必等亦收军还屯。己丑、庚寅，雨连日，围寇惧援军乘之，具马驮将遁。城中粮竭，见援军自退，益匈惧，开北门出走。寇疑不入，久之，

乃纵掠。援汉中八军闻风溃走，寇挤之，皆走，背水溺斩无数，城民走者亦皆虏死。败书闻，刘蓉止巴州，增调刘岳昭军。洋县寇见汉中寇盛，益恐，则分党北收佛平、盩厔，设伪吏，禁淫掠，欲以自固。汉中寇亦东取城固，连西乡、石泉，通于兴安。多隆阿自河南入，解同州之围，克临潼、高陵、三原、泾阳。李云麟进军山阳，取镇安，西攻石泉。十月，刘蓉移屯厂元，久之，蜀军不出。朝议重西安，促多隆阿先攻盩厔。蓝大顺之遁也，其党先后入陕，或屯或流。其流者又合石寇中旗，驰突褒、沔陇、秦界中；其屯者则踞洋县，招湖北来寇陷汉中，已而猜斗，常以千余众拒汉中。寇数万因略盩厔，各自为战守。故寇得汉中，不能自安，又会江南寇急来征援。

同治三年正月，留坝、褒城、沔县寇俱入汉中府城。城寇先循汉水东下，又分党陆趣镇安、山阳、商南，步骑骆驿连十许日。汉中、兴安诸属县寇皆退去。洋县寇亦悉北保盩厔，增栅壕坚守，其余党或从佛坪东窥宁、陕。刘蓉至汉中则入府城，见尸骨纵横，辄恸哭，命悉棺敛，官瘗之，奏免丁粮，恤忠烈，借给牛、种，以收人心。留何胜必等分屯汉中、兴安，罢归刘岳昭所部四千五百人仍还防綦江，且言遣军助攻盩厔。多隆阿大愠，以盩厔功在指顾，檄还其军。盩厔城小寇少，无所用武，论者皆言不足烦大将，且宜彻围，待其走而歼之。廷议不知多隆阿之战状，依常法督责。多隆阿愤懑，作望楼躬视城中，中枪子伤目，督攻益急，寇作地道出走。二月丙申，遂克盩厔。而多隆阿目创甚，不能兴，养创西安。三月，刘蓉至省城往问疾。多隆阿方卧向外，闻巡抚至，强扶起回面向内，目不视，亦不言。月余伤发，薨。闻者莫不伤痛，陕西处处祠之，虽所未至，皆叹息讴思焉。盩厔败寇走兴安，余十许人为民团击杀之，犹自称蓝大顺。自三顺至九顺，

眚传首汉中、西安。宁、陕寇捕斩略尽，唯泰州寇复东趋留坝、佛平，留防军不能御。商南残寇西与合党。贵州寇侵南川。增募湘军二千人，以曾志友、成耀星等领之，埤秀山、綦江防。刘岳昭授云南按察使，唐友耕授云南提督，均留四川屯守。四月，廷议多言刘蓉无实，不可用。诏询秉章，秉章言随器授任，无可弃之士。五月，佛平寇卒至杜曲，陕西省城大震。是时，叛回悉遁甘肃，多隆阿部军分散，金顺、彭基品将马、步军击之于洋，寇还攻鄠、盩厔。己未，蓉出城督军，大征诸军将钟玉胜、曹克忠、孟宗福、何胜必、萧庆高、黄鼎等，新旧杂置。七月甲辰，蓉会西安将军穆图善，攻寇于鄠。壬子，寇逾秦领，西走略阳，入甘肃，陷阶州。陕军罢，四川军将周达武等九千人出屯防。萧庆高等防汉中。诏以洪寇平，论功，加骆秉章世爵一等轻车都尉。十月，周达武进攻阶州。十一月，征萧庆高等会师。何胜必疾病，留广元。胡中和以四川提督自叙南屯所出广元，领何军攻阶州。

四年正月，刘蓉言宜令中和总统诸将，专奏报，以一事权。秉章言达武、庆高皆中和等夷，虽主簿以下，但为营官，即与司道、提镇颉颃，势不相统。中和亦固辞，事乃不行。自胡林翼骤拔多隆阿，节制李续宜、鲍超等，大捷潜山，诸帅无能效之者。湘军制，以意气相救，耻言爵位，多不肯属人。故李续宜统援宝庆军几奔溃，而刘蓉后以萧德扬名统陕军，覆师霸桥，置将不慎故也。萧、何等部久转战，丧亡更代，士气益弱。而崇庆人黄鼎新出寇中，号敢战，有名，虽亦将湘军，然杂用滇、蜀，别为一队，亦奉蓉檄，会攻阶州。刘岳昭擢云南布政使。四月，出境攻贵州正安，以援遵义。五月丁酉，收正安。丁未，胡中和等克阶州，李寇余党尽平，萧庆高还镇汉中。周达武进军松潘讨叛番，番据险钞掠，所部八千人惊，几溃。九月，略地置台站如承平时。

授达武贵州提督，始议援黔。刘蓉罢，以四川按察使赵长龄巡抚陕西。

蓉之骤进也，中外指目，前年顺天府尹蒋琦龄陈时事，反复议蓉。蓉请罢，而秉章请留蓉。是年三月，编修蔡寿祺言事，复訾蓉夤缘。诏蓉自陈，蓉言荐举本末，且论奏曰："凡夤缘者，必其平日萦情于宠利，不胜其歆羡恋慕，思一得之以快其意，然后丧其本心，捐弃廉耻，为乞怜昏夜、骄人白昼之行。故凡小廉曲谨之士，粗知自爱，即有所不屑为，不必过人之识量而后能之也。臣虽愚陋，其于希荣慕禄、降志辱身之事，往往不待禁戒而自绝于心。盖其自治尚有精于此者，而此特其粗节。乃蔡寿祺以其不肖之心，肆情造谤，唯所欲言，直欲厚诬天下，谓无复有稍知廉耻之人之事，则何其情之悖也。"又讦奏寿祺挟嫌构陷。疏上，朝论益讙。御史陈廷经复疏攻之，事下秉章，案蓉及寿祺所陈他事，皆不雠。部议夺蓉一级。而赵长龄亦为秉章先所荐，故令代蓉。庚辰，长龄至西安。十月辛丑，蓉被诏复任。十一月壬戌朔，受印治军。蓉为政，察吏爱民，然恒诉饷匮，欲取资四川，时云南、贵州巡抚亦交章取朝旨索饷，秉章一切奏罢之，因请疾。崇实兼总督，唯军事仍倚办秉章。

五年二月，刘岳昭克绥阳，擢云南巡抚，将所部转战以往。四川、陕西内寇略定，犹养军如故。凡四川出境军二万六千人，留防万七千五百人，屯省城二千五百人，胡中和犹将五千人，唐友耕三千五百人，陕西湘军七千人，于是蜀财竭矣。十一月壬申，秉章薨。省城士民如丧私亲，为巷哭罢市。其丧归，号泣瞻慕者所在千万数，自胡林翼、曾国藩莫能及也。其年，刘蓉罢免。以捻寇奔驰陕境，复诏蓉领军，助巡抚乔松年御之。十一月甲戌，蓉军方屯霸桥，捻寇卒至。湘军无统将，又闻其帅与新抚龃龉，

固无战心。寇分两队钞之，其日大雪，军士冻僵，莫肯拒斗，于是尽溃，而萧、何旧部遂尽，唯川军黄鼎溃围出。寇既胜，亦遂西走。蓉遂告归，终于家。其后，左宗棠督陕、甘，出塞讨叛回，大募湘军至五六万。川、陕湘军名存者多随地募补，盖无复真湘人矣。

平捻篇第十四

捻之为寇，盖始于山东。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盖始于康熙时。其后，捻日益多，淮、徐之间因以一聚为一捻。或曰其党明火劫人，捻纸然脂，因谓之捻。莫知其本所由也。

咸丰元年，广西寇既闻，朝廷尤重除盗。夏邑民士诉捻劫御史张洋翰，因发南阳盗劫事，有诏诘责河南巡抚，因并饬两江、湖广督、抚搜缉，而寿州盗亦上闻。

二年，李僊巡抚山东。兰山幅盗拒杀把总，其魁党在徐、邳、峄、费间。其时，山东捻掠海州，安徽捻犯鹿邑、宁陵，而丰、沛、曹、单亦骚然矣。

三年，安徽、江南省城陷，宿、蒙、亳、寿捻滋甚，始命提督善禄屯永城备盗，周天爵驻徐、宿镇群捻，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出治安徽团练。桐城盗有马逾千匹，开归捻分二十余部。汝宁、信阳捻攻正阳，复掠永城，杀桐柏知县潘树霖，围攻夏邑、沈邱。河南巡抚陆应谷自汝宁走保省城。周天爵薨，袁甲三代之治军颍、亳。复命舒兴阿以陕甘总督领军驻陈州。舒兴阿移皖北，牛鉴代之，统于河南巡抚英桂。

五年，袁甲三以违例委调宿州牧，得罪去。提督武隆额将兵屯亳州，总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战守事，而捻首张乐行、李兆受之名亦稍有闻，清、淮防复急矣。张乐行起蒙、亳，犯归德，以英桂代统武隆额军。自是捻众分五旗，率驰突徐、宿、曹、归，

防军不能制。

六年，增调江南军将郑魁士援宿州，仍以袁甲三助英桂，大征西北兵。八月，甲三自永城进军亳州，攻乐行于雉河集，捻趋颍州。皖、豫官军夹屯，莫之御也。十一月，捻复东走徐州，皆大掠而还。

七年春，命胜保助英桂。捻围固始，邳、郯盗复起，亳捻与袁甲三相持，南延霍邱、寿州，西北掠舞阳、叶，内乡捻复犯宜阳、嵩，英桂赴禹、密，河南烽火相望。洪寇部党亦结捻合势，分掠庐、巢。胜保、袁甲三会师正阳关，始议招抚李兆受、苗沛霖，以减捻患。而胜保北屯颍州，遏归德，陕西军防武关。捻入商南，杀知县施作霖，安徽捻陷霍山，犯和、滁，东西几二千里，皆蹂于捻。其冬，直隶开州、东明亦有捻游骑，滑、林、浚、淇被其患。

八年春，寇、捻合攻固始。六安捻久踞城，分党出掠，侥出侥入，军疲于应。其夏，收六安。捻皆东趋，南攻全椒、来安、滁，北及徐、宿。英桂病还，瑛棨代为巡抚。胜保援临淮，苗沛霖始用事。袁甲三进宿州。李兆受归诚，迎胜保于清流关，淮南、北事解严。于是仍授胜保钦差大臣，整军庐州。秋，捻入山东，围单，攻金乡。以总兵田在田、提督史荣椿防曹、兖，增设归德镇总兵官，又遣总兵邱联恩屯鹿邑、朱连泰出屯亳州，盖河南尤弊于征戍云。商水北周家口者，濒小潩、颍口商驿通道，捻大掠而去，其势益张。

九年春，胜保奏劾袁甲三持重失机，诏以总兵傅振邦代之，统于胜保，副以都统伊兴额。二月，捻自西华趋舞阳，破官军于北舞，邱联恩战死。伊兴额悉军西援，振邦等劾以龃龉罢之，以协领关保督河南军。抽天津海防军，遣协领德楞额将屯曹州。夏，

胜保移防盱眙。捻攻定远，安徽巡抚翁同书退走寿州。冬，胜保以母丧归，复命袁甲三代之。捻出归德，自兰仪渡河犯定陶、东明，还颍州。于时，诸将帅皆以回巢为幸，腾章告捷。以内地为盗贼巢自此始，其后直省皆引例焉。甲三至军，克临淮。

十年春，改命胜保以都统督军河南，关保副之；傅振邦督军徐、宿，田在田副之；德楞额督军山东，侍卫哈勒洪阿副之；袁甲三以钦差大臣专安徽，翁同书及副都统穆腾阿副之。正月，捻陷清江，杀淮海道吴葆晋、副将舒祥，漕督、河督等方置酒奏伎，仓卒走保淮安。言江苏形便者以里下河为膏腴，以王家营为亢咽，至是人情大骇。诏夺联英、庚长官。捻复还走，而河南捻趣巩、洛，山西、陕西均备边。罢胜保，以府丞毛昶熙还河南为团练大臣，南汝光道员郑元善副之，兵事总于巡抚，属于关保，各省团练始重。秋，海防罢。畿南盗贼蜂起。捻犯济宁，乃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军捕讨。捻纵横菏、济间，山东大乱，德楞额军败于峄。冬，专遣道员联捷防河，得专奏事。僧格林沁至济宁，奏言："捻众繁多，其出掠，伺空虚，避官兵，以焚掠胁俘良民，党众日增，马步数万，列队百里。兵少贼多，众寡悬殊，如欲攻其巢，则相距一二百里外，井堙地赤，裹粮携水不能持久，退为所蹑，往往失利，十年以来，未有能进军接仗者也。臣军万二千人，请合傅振邦、德楞额二军，直攻老巢，荡平醜类。"文宗手诏，以无后劲为戒。十一月，捻屯巨野，乘雪进攻之，大败还。关保以昏庸罢，河南军事专于毛昶熙。徐州民士三奏，请用伊兴额，诏从所请。僧格林沁令诸州县各筑长围以扞捻马步。傅振邦病免，田在田代之。

十一年正月，僧格林沁遣军援菏泽，复败还，诏责以勇往轻进。穆腾阿病免，总兵成明代之。捻自曹州趋郓城，渡汶，掠泰

安南北，伊兴额及总兵滕家胜俱战死。僧格林沁移屯汶上，捻遂围青州。其时，河南捻纵掠连二十余县，西自南阳，南自汝宁，东界淮南界河，莫能定所乡。巡抚严树森以豫军冗弱，思以湘军法齐之，与毛昶熙不相中。山东民团亦相聚，距杀官军。捻西及浙川。张芾领陕西团练。胜保复出屯景州，将兵万人。苹、范群盗北侵大名。滕、峄捻西掠，僧格林沁敛兵保邹。山东巡抚谭廷襄出屯(茌)〔往〕平。捻陷曲周，掠威东，陷清河，杀知县陈大烈。苗沛霖陷寿州、宿州，捻势盛，徐、宿阻绝。僧格林沁遣詹启纶募军防清淮。秋，捻分党北趋山东、河南，省城皆乘城守望。德楞额免。袁甲三极论捻事，颇咎僧格林沁骄愎懈军。捻掠登、莱诸县，山东最富庶地也。僧格林沁方南下沂、邳，奏功进爵亲王。悉奏罢诸团练及防河大臣，委权督、抚，以副都统遮克敦布代联捷巡河，大顺广道王榕吉副之。胜保屯防京师。其冬，河北及邹县教党次第抚定，命胜保移军援颍。僧格林沁屯单。湘军扬言进攻颍、亳，于是群捻颇多合洪寇部党，游弈襄、洛，不复专剽劫，僧格林沁遂连破亳北诸庄圩。

同治元年春，颍州解围。夏，捻陷宜阳，杀知县谢仁溥，西陷永宁，别自内乡入商州，陷镇安、孝义、固原，提督孔广顺御之。蓝田寇、捻合陷渭南，杀知县曹士鹤，东陷华州，直走浥池，还败河南军。时庐州克，安徽事定，将军多隆阿将庐州军，胜保将颍州军，俱入关。僧格林沁督山东、河南军，防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将兵大员均受节制。湖北出军助河南攻捻屯，多隆阿进兵荆子关，群盗迸散，进灭商南捻。捻还奔，北走卢氏，南趋枣阳，陷随州、京山、应山。湖北大震，复奏请多隆阿还军。袁甲三请病，李续宜代之。续宜母丧临淮，钦差大臣遂罢。冬，逮治胜保，多隆阿兼统其军。降捻宋景诗惧诛，请隶雷正绾，至

郃阳叛，渡河走山西、直隶。而张锡珠亦先以降捻叛干莘、冠，渡漳，犯大名，大顺广道秦聚奎战死。宋景诗者，故堂邑剧盗，欲还与张锡珠合，以八百人行腹地几二千里，所过无留行。山东巡抚谭廷襄、直隶总督文煜免，以阎敬铭、刘长佑代之。遮克敦布免，副都统成保代之。山东教、幅、棍诸奸民连结，起于兖东。

二年正月，僧格林沁攻捻雉河集，克之，禽斩张乐行、姜台凌等。二月，冠、莘捻复渡漳，犯大名。署提督宝山、成保皆以畏葸免。僧格林沁移军攻捻淄川，分马队遣恒龄助防大名。漕督吴棠遣军攻捻，沂、兖、亳、汝捻并南趣麻城、蕲、黄。三月，苗沛霖复叛，群捻益张。夏，淄川克，移攻邹教党于白莲池，七月，破平之。奏劾刘长佑误军机，致宋景诗不获。景诗、张锡珠自去年冬陷武邑还，南自临漳，北走邯郸，东掠广平、曲周，北趣平乡、巨鹿、隆平、新河，斜东至武邑、东光，乃直南奔，从张秋渡河，官军追者皆若狂。长佑以总督重臣将兵，躬追之，曾不能相及，或卒相遇，辄为所冲突。穆宗初即位，朝议但严责诸军捕讨，以一穷寇疲敝畿辅，马队自此羸困焉。僧格林沁移军蒙城，讨苗沛霖。十月，沛霖死，临淮平。捻首张总愚等西掠南阳、襄阳。

三年，僧格林沁自归德西追捻南至随州、应山，湖广总督官文出督军，会于京山。以护军统领舒保为前锋，遇捻德安西，搏战，大破之，追奔入山谷间，骑步不续，捻回击之，力战死。舒保与多隆阿皆湖北名将，多隆阿坚毅，舒保纯实，湖北有事则驱之出，无事夺其军。舒保口未尝言功，及其死，诸军夺气，战事倚于僧军。而僧王左右横恣，求见者先纳百金至四百金，视领军多少以为差。民有诉军淫掠者，王蹙额曰："若等离家来久，且宜徙民避之。"湖北民大失望。六月，江宁克，洪寇平，其余党合于

捻。九月，攻黄安、麻城，至蕲水，陈亡大将石清吉，围成大吉于蕲北，僧格林沁军麻城，官文出黄州。诏两江总督曾国藩援湖北。国藩奏言："大帅三人，屯驻四百里内，恐群盗轻朝廷。"请发军从官文，自驻安庆。捻掠广济而还。马队将常星阿再败。僧格林沁退光山，再退邓州，僧军名望顿尽。盖其初，转战追逐皆未尝与洪寇合战，故恒以为捻畏我，至是，捻势异矣。湘军将刘连捷、淮军将刘铭传，名将也，诏令征其军。僧格林沁以为皆不能战，奏止之，又曰："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为下。"毛昶熙闻之大喜，所谓皖军者，盖临淮诸军也。捻犯南召、鲁山，恒龄战死。捻西北走尉氏。

四年春，僧格林沁追捻至尉氏。捻西南走临颍，东掠郾城，南走西平，西南走遂平，东南走汝宁，南走正阳、信阳，折北直还扶沟，东走睢，渡故黄河，北走曹，东北走城武、金乡、济宁、汶上、东平，东走宁阳，南掠兖州，东走曲阜，南走邹、滕、峄，东走郯城、赣榆，阻海还，南走海州、沭阳，西走邳、峄，北趣滕，邹，还济宁，西北走郓城，渡河走濮北，至范南，屯曹州。凡捻所至，数日而僧格林沁至，或一日再接战，辄有斩杀，然莫能大创之。朝议亦忧危，命曾国藩北征。四月丁亥，诏下。戊子，僧格林沁亲攻捻屯，军士疲怨，以王用法严，益惧且恨。捻拒战，诸军溃退，中军被围保荒庄，至夜，无所得食。僧格林沁率百余骑溃围，捻依林外设伏待之，短兵接，马被矛伤，惊逸，僧格林沁堕，被八创死之。朝廷震悼，辍朝三日。京师惊疑，以为捻且北犯，急召曾国藩赴难，羽书追督相望。山东、河南巡抚以陷王皆获严谴。五月，国藩奏言："流寇剽忽，宜以有定制无定。僧格林沁能以数月历五省，臣则不能也，非独不能速援，且不能顾畿辅。故直隶宜有专防之军，而臣军以徐州为老营，以经营淮、

徐、海、兖、沂、曹、济、归、陈、庐、凤、颍、泗十三府州。此十三府州者，纵横千里，捻匪出没之区也。金陵楚军裁撤殆尽，李鸿章所部稍习北方，今惟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尚须增募徐方之士，采买战马，加之训练；扼贼黄河又宜水师。为谋迂缓，骇人闻听。且臣之行军，略师古法，逐日筑垒，行必裹粮，日行率三四十里，此其万难迅速者也。"李鸿章闻之，以为人心惶骇，宜先安定，乃奏遣潘鼎新军由海道至天津。比至，捻已休息南还。

张总愚自城武趋永城、宿州，西攻新涡阳，围英翰大营。涡阳者，故雉河集张乐行旧屯也。总愚，乐行族子，自群捻破灭遂为盗魁，合陈玉成余党赖文光谋复踞淮北。英翰轻骑出走，大征诸军，刘铭传、周盛波及河南将宋庆、安徽将张得胜等赴援，史念祖自围中应之。十月，捻解围分走，西犯陈州、扶沟。其一北自通许、睢、考城、定陶、曹州，至东明。山东军十六营夹定陶南北而屯。国藩增调杨鼎勋军，且檄潘鼎新军移济宁，其一南还新蔡，西踞唐、邓间，攻南阳。九月，东明捻复自曹州东走城武、单、丰。国藩奏以刘铭传屯周口，张树声屯徐州，刘松山屯临淮，潘鼎新屯济宁，兼饬河南军屯巩、洛，湖北屯随、枣，以静制动。唐、邓捻掠宝丰、鲁山，还长葛。丰捻还，自虞城围睢、扶沟，官军至，解去。国藩以攻捻皆尾追，今始得迎击，更以张树珊屯周口，使刘铭传游击，罢遣吉林马队，以休其劳。捻自扶沟分犯襄城、临颍。十一月，东西背驰，东党南趋汝宁，西党南走唐、新野。十二月，汝宁捻犯光州，东掠固始，西掠信阳。成大吉屯麻城西南，部卒饷乏，烧营北应群捻，大吉跳而免。捻遂入黄安，南至黄陂、黄州，西至孝感，所屯踞五百余里，武昌戒严。刘铭传赴援。

五年正月，湖北军将提督梁洪胜攻捻黄州，战败死。刘铭传

至黄陂，捻遁走，收其城。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二月，国藩移济宁。新野捻复自舞阳、禹州至中牟，北犯曹州，东掠巨野。黄陂捻自光州北至沈邱，周口屯军出击之，捻东乡颍州。巨野捻北侵郓城。三月，刘铭传大破颍州捻，移军赴定陶。起曾国荃为湖北巡抚，汰湖北冗军，增湘军六千。巨野捻南还城武，至睢宁、颍，北侵亳。以侍讲学士刘秉璋将军助屯徐州，刘铭传休军济宁，改秉璋及潘鼎新、杨鼎勋军为游兵，与直隶、山东画地分防。四月，睢宁捻仍屯曹、徐界，亳州捻屯淮、泗间。五月，捻聚于徐西，分前、后部，自虞城、太和俱掠陈州，攻周口屯军，北至太康，皆西南走裕州，后部自上蔡、西平南走汝宁。七月，裕州捻攻南阳、新野，北掠南召、鲁山，至汝州。增调鲍超军趣浙川，防陕边。郭松林自随州出桐柏，屯唐。曾国藩自济宁舟行泗、淮中，溯涡至亳，案淮南北民圩，晓以顺逆，凡闭寨拒捻者奏奖有差，建议自开封至颍州依汴渠、濉水挑浚为守。河南巡抚迁之，未措意也。八月，捻合趋中牟，破河南防壕屯军，复犯曹州。刘铭传、潘鼎新军要之巨野北，大破之。九月，捻南走杞，东犯曹县，西犯许州。自此有东捻、西捻。东捻名者赖文光，西捻名者张总愚。国藩请疾，命李鸿章出驻徐州。十月，西捻自汝走宜阳、永宁，入陕西商州，犯华阴；东捻走丰、沛，西还太康。十一月，诏曾国藩还本任，李鸿章代之督军。国藩惭惧，三辞。东捻窥湖北边，往来光、固，入麻城，趋孝感，陷应城、云梦，遂攻德安，郭松林拒走之。刘铭传至麻城，周盛波等至随，鲍超还军枣阳。十二月，郭松林追捻臼口，深入中伏，捻生得之，以伤足委于道，逢旧部俘者负逃以免，其弟芳铨战死。捻进攻安陆。西捻败陕西湘军于霸桥，萧德扬死之，诸军皆溃，遂围省城。张树珊援德安，

败绩死之。

六年正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军讨西捻。是时，湖广总督官文坐事罢，其钦差大臣关防存武昌，宗棠自福建道汉口，因以授之。李鸿章奏言："漕督总清淮防军，号令歧出，请悉听钦臣调度。"刘铭传、鲍超合击东捻于京山北，超失期，铭传战而败，超背攻捻，铭传收军还应，捻退走，超追奔，大破之。超久为名将，而铭传新贵，与之侪，超固不乐。至是，铭传咎超，李鸿章颇右铭传。超既大捷，遂请疾解兵，朝旨五六慰勉，曾国藩、李鸿章函牍相继，超称病笃，所部三十营分别留、散，自此无霆军焉。

二月，刘松山破西捻于西安，捻走渭北。东捻犯麻城、广济、黄梅。刘秉璋等自英山至太湖，捻西走蕲水。湖北新军将彭毓橘者，方平江宁有大功，闻捻至，自黄州进击，轻骑觇寇，裨将、提督罗朝云、邓泰福、王仕益、陈致祥、总兵彭光友、罗兴祥皆从。或有谏毓橘宜持重，不听，至溪潭度前冈，捻大至，遂前搏战，捻钞攻之，大军初不知其遇捻，又营官半出，无继，陷围中，与别将道员葛承霖均战死。曾国荃所用大将唯毓橘与郭松林，松林前败，创发告归，及毓橘死，新军尽熸。国荃初奏言，宜引捻入腹地蹴而歼之，其言不雠，郁郁复病。

三月，刘松山攻西捻于鄢，破之。左宗棠以湖北事亟，留屯德安。东捻复屯臼口，东北出应山。周盛波等自北攻之，捻返走。总兵刘启福见一骑被黄鞍，越涧追之，捻步从者矛中启福额，负创驰逐益急，逾山七重，中枪死。俘者言，黄鞍者赖文光也。捻南走孝感，刘秉璋、杨鼎勋连战不利。刘铭传出黄安、黄陂，捻还臼口，北走枣阳、新野。五月癸丑朔，犯唐县。壬戌，遂及巨野。李鸿章诸军皆在南，山东屯军仓卒溃走。捻自戴庙渡河，杀

东阿知县周毓南，踢运堤，烧防军屯，收其军实。自曾国藩督师以来，运防未尝溃，时议大喧。西捻西犯兴平，东自富平合回党，北犯蒲城。东捻分掠宁阳、莱芜。刘铭传议蹙捻海隅，悉征诸军会青、莱、莒，驱捻入登、莱。捻避山东军，直东趋平度、莱阳、招远，鸿章乃议守胶莱河。胶莱河者，元末海运时所开海渠也，首尾通海，几三百里，用守兵五万人、战兵四万人，征直隶军五千、浙江军五千、湖北军万二千，替运防。鸿章以胶莱渠北口沙善崩，谋筑墙属之潍水，欲尽发山东军万六千人分屯。巡抚丁宝桢不可，重违鸿章意，以七千人与之。六月，堤成，捻方掠福山、宁海。西捻趣三原、泾阳，官军至，返走蒲城。七月，东捻返平度，循胶、莱而北突潍口，防军溃。捻掠潍，至昌乐，乃东南走安邱。鸿章之防渠也，排群议，方朝命，尤与宝桢意异。山东军本防南头，潘鼎新强移之北，及败，鼎新委罪王心安，诏斩以徇。宝桢争之，腾章相诋。诏和解之，而切责鸿章。捻分犯沂水、莒州，鸿章复议运河防。八月，捻自莒犯日照、赣榆、沭阳，西北走郯城，刘铭传、潘鼎新要破之，返走海州，及破之，捻东走宿迁，北侵邳。漕督张之万讼言皖军将牛师韩、姚广武郯城、宿迁战功，请增募马、步五千人。西捻渡泾，攻咸阳，游骑及醴泉、乾州。左宗棠驻西安督军。李鸿章合见军万人，以郭松林为统将。刘铭传休军于邳。九月，东捻犯邹，丁宝桢自沂州绕曲阜进击之。捻东北走新泰，遇潘鼎新军，南走蒙阴。西捻东趣富平、蒲城、白水，北犯中部、洛川，迤及鄜州西。增遣提督高连陞屯三水，刘厚基屯延安，刘松山、郭宝昌蹑捻北进。十月，捻围甘泉，刘厚基战不利。别部捻回攻耀州，刘典自宜君进同官，败退。东捻自蒙阴北犯章邱、齐东，阻河，东南趋青州，东掠潍及安邱，刘铭传袭之，捻走高密、诸城、日照、赣榆。铭传购捻党狙击其魁

首任柱，杀之，捻遂大奔。西捻出延安，陷安塞、延川、绥德。十一月，东捻返走诸城，北至寿光。郭松林方自莒乡潍，卒相遇，捻出不意，大败走胶州，遂自高密直西走临淄、新城，避官军，返走寿光。郭松林自安邱出青州，复遇之。捻自起乱，未尝频战，又新丧任柱，党众溃解，束手归命者近万人，余千余骑南奔沭阳，悉为安徽防运军所俘。西捻南返宜川，逾山至壶口，乘冰渡河。山西巡抚赵长龄委河防于按察使陈湜，湜闻捻在绥德，注意防葭州，又自以为无患，乃东至省城，离防所数百里，闻报愕眙，捻已陷吉州及乡宁，湜驰至赵城，堕马不能进。陕西巡抚乔松年劾湜专河防三年，糜饷巨万，敢于要挟及所部淫掠状，山西士民亦诉长龄，俱得罪免。十二月，东捻首赖文光率残党突渡六塘，循淮安、宝应、高邮南走，诸军至者如风雨。文光知死，下檄扬州防将吴毓兰，历诋官军将，而以毓兰为愈，使得已以为功，乘夜投毓兰营。军中传诵其伪檄言至深痛，群帅严禁，秘其事，使毓兰谬上捷，言雨中陈俘之云。于是李鸿章自以大功成，请散军韬兵，示将士不复行阵。而西捻已南走降州、曲沃、垣曲，杀垣曲知县王国宝，东趣济源，循河至原武。

七年正月，捻直北犯，自新乡趋顺德，至定州，京畿大骇。河南军将张曜等方至汤阴，陕西军将刘松山等先至清苑，李鸿章军犹在徐，诏切责鸿章、李鹤年、左宗棠及直隶总督官文，均夺职。丁宝桢率军先至河间，有诏嘉奖。京师五城团防神机营发兵屯涿、易，命恭亲王巡防。捻至保定，知有备，西掠满城、易州。禁军误以官军为捻骑，始议设侦探焉。安徽巡抚英翰请率师入援，捻已南陷祁州，杀知州胡源，东陷饶阳。山东军将王心安军至，捻走安平，以捷闻，李鸿章军将潘鼎新言于献县见山东败军。诏以左宗棠总前敌战事，遣陈国瑞别募一军为特将，命恭亲王节制

左、李及诸督、抚。二月，李鸿章至德州。捻游弈献、深，官军遥围之，捻突，郭宝昌军败之，因西走正定，未至，复掠深泽、安平、饶阳，东至献，又西至晋东，北至肃宁，均碍于官军。乃自赵趋巨鹿。官军既集，颇多掠商民居市。直隶民患之，相约格杀，日有很斗，戎服乘马者十余人犹不敢经行，枉杀者不可胜计。于是李鸿章复议驱寇太行、黄河间，而李鹤年自奋请专任攻战。三月，捻至浚、滑，西犯新乡，循河至延津，破陕西军于封邱，郭宝昌被两创，提督周盈瑞战死。捻北趋滑，败李鸿章军，提督陈振邦中矛死。捻自内黄走莘，趣东昌、(茌)〔茌〕平、德州、吴桥、东光。四月，至天津。诏英翰急赴东昌。恭亲王奏饬诸帅，限一月平捻。捻东走盐山、庆云、海丰。潘鼎新复议守运。时漳、卫盛涨，引之减河，使捻不北窥。乃循运属之河，通水师战船至德州，与诸军画地而守。鸿胪少卿朱学勤奏召刘铭传。铭传平东捻后假归，坐逗留夺官，因称疾，鸿章招之不至，故假朝命强起之。捻南西走乐陵、德平、临邑、禹城，还走沧州，复南掠平原、齐河。左宗棠至盐山，以屯军防可恃，西还吴桥。闰四月，增命都兴阿为钦差大臣，列名在左、李上，侍郎崇厚副之，统张曜等军。陈国瑞奉诏防陕西，不俟命，径领军东行，请讨捻自效，有兵万二千，亦隶于都兴阿。捻犯陵县、吴桥，复南走恩遂，至(茌)〔茌〕平。英翰奏皖军不必合湘军。左宗棠令刘松山休军东光。捻还海丰，复西走乐陵、德平，率一人挟数马，避兵疾行，折东至武定、阳信。李鸿章复建议自临邑筑墙属之马颊河。六月，捻走商河、济阳，西犯临邑、清平、博平，值大雨，徒骇河盛涨，官军围蹙之。捻不得复渡，部党解散归，死者数千人，张总愚赴水死，西捻平。七月辛酉，捷闻，赏诸将帅。而刘铭传新至，收成功，封一等男。以龙神见于水师船中，增水助顺，加封号焉。

营制篇第十五

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被调者，辄令绿营将官营出数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军，将士各不相习。依例领军械，锅帐锹斧枪矛皆窳钝不足用。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车马，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唯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垒壁不及肩。负贩往来营门，隘杂哗嚣，十军而九。有能者因宜约束，自为风气，诸将虽欲画一，率非所统，无所行其禁令。唯满、蒙军稍整齐，而骄横贵倨，言语不相晓，其死亡辄当奏报，又各有贵将，督、抚莫能统，尤不轻调发，所发者多绿营额军。其弊如此，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

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放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未几，湘军大效，而王珍、罗泽南、胡林翼各撰其军营制为书。珍自序甚矜诩所作，谓不可使贼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军名，与雷以诚俱屯扬州城下。雷营终夜击柝燎火，治守备；琦善营寂然暗静，无火光人声。他日，以诚过营，琦善微讽之，曰："公营中甚旺盛。"以诚不悟。徐曰："凡夜守

设火，贼得窥我，吾击刁斗，则不闻外声，此危道也。"李元度之战，士呼噪甚勇。席宝田诵孟子书讥之曰："先生之号则不可。"军中以呼杀为号子，故宝田云云。由此观之，良史、兵书所言，雷、李行之，而不免訾于琦善、席宝田，军事变化焉可言乎？

自湘军众盛，人人知兵。新募军，规制一日立就，领军者不必烦条教。所谓楚鄂湘军章程，至今将帅皆无其书。而淮军本放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放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水军之立，尤困于思虑，船一桨一版，位置失宜，辄桂碍不可行，及后成功，率取木轻料薄为先。寇平后，无行阵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务于闳厚。是故今之湘军非昔也，况其将帅昔愚而今骄，昔惧而今侈，昔戇拙而今谝柔，虽复用儒生将农人，则所谓儒者不儒，而农者不农，曾国藩之所为咨嗟于暮气者耶！军兴，名将推塔齐布、刘腾鸿、李续宾、多隆阿。而郭嵩焘服罗泽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泽南弟子也。泽南亡，有续宾及珍。珍死，则张运兰冗闇沉默，卒以败死。然则泽南殆可谓名帅，非但名将，要其言战，在续宾下远甚。而续宾诸人，存则勃焉，死则忽焉；旧部名将，无豪发之效，又况读其书、观其迹者乎。本湘军所以起，为救额兵之敝也。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至今湘军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犹可用也。观将能否，但于列队时，号三吹，军士肃肃，蚁缀而出，则胜负可见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营制不可诬也。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抬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抬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

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主之，其费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唯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卅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

其当行，令三百五十人各备战器，百五十人督长夫、护用器，前有探马，后有押帮，各从其营，无有或错。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发，未哺而息。行所至为垒，营官相其地，准之以绳，从而为壕。壕丈五尺，复壕土为墙，厚一丈，其崇八尺，墙壕容二丈，远其余土。队为一棚，棚有灶厕，厕有外、内，外厕四之，内厕一之。火药有窖，以堇涂之，涂皆孔之。其军市设于绳墙垒外，其垒近市，则严其门禁，午夜籍之，出入无验，讥而诛之。夜号之字，营官授之。守夜之卒，营五十人，寇近则百人，以更为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长察之。五更咸兴，朝暮练操，以声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懈，行速则病，止懈则散。军虽强，久顿必荒，宁驱市人，勿将旧军，屯兵待战，是谓自乱。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环而沟之，必有横涂，相距二丈，垒墙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内涂。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子墙半之，墙厚六尺，左右二门，〔出入谨之〕。其作筑之，见敌则并力，无事则长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长其行难，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

初欲立水师，湘中不知战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载炮，将以截流，又欲为艨艟大舰，皆不能旋运。曾国藩令放竞渡舟，设短桡、长桨，如蛇之足；又得广东船式，作快蟹、长龙、三版三等船。未几，水师总兵自登州至，主作柁罟大船，一战而败，语在《水(军)〔师〕篇》。其后水军益利，所至克捷，虽被炮伤、死，船余一二人，犹足胜寇，然后知水军万全过陆军，而用法益得严。初议避炮，依近代兵书法，张鱼网湿絮牛皮藤牌，铅丸辄洞中之；又编竹如细鳞，施絮革人发密覆之，铅丸来势益猛。及战，而杨载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盖，当炮冲而进，于是炮失势，而士气益勇。故凡言畏炮者，怯将也，不待接战，败军而废之矣。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惧为勇，以戒慎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论语》曰："临事而惧。"帅之言也。《记》曰："我战则克。"将之言也。为将者功名成，富贵得，则知惧矣。知惧必败，水师为甚。彼不胜，其惧故也。接流争先，小舟为强，船有三等，无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进退，百船虽退，一船可进。其辎重则有公船。暴风掀波，三版必摧，则保于大舟，大舟不可战也，快蟹、长龙以备指挥，败则弃之，而以三版归，此江湖水师之恒也。战于海中，岛夷之利耳，中国无故而与争于海，非所闻也。

水军虽亦有刀盾枪矛，无所用，精桨柁炮手，指臂相使。凡三版，桨十人，柁一人，头篙一人，炮手二人。炮置船首尾，旋而发之。炮一发，舟一顿，则进愈疾矣。亦或置腰炮为观美，临敌无所用之。长龙，桨十六人，橹四人，余如三版之数。快蟹，桨二十八人，橹八人，舱长一人，头、柁各一人，炮手六人。凡快蟹、长龙船各一，三版船八而为一营，营官领之。盖三百八十八人而成营，其船人或稍增。要本兹制，作营之法相距欲疏，小

船依洲，大舟横流，要避暴风，无令相撞。军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后长江水师章程编于《方略》，大略准此。其帆桅篙橹桨炮随时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载无篷版，各施夹帐覆船。军士又私造长龙，编为公船，以食以居。故军容唯水师为壮，而应对便辟、多逸少劳，亦始于水师云。

湘军成马队，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将，束以湘营制，而多隆阿以此显。初以三百七十八人为营，四人为棚，六棚为哨。后讨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为营，营五哨，人各给一马，唯马夫火棚夫无之。又有步队十人，立什长，别为一棚，以供杂役。营官长夫八，公长夫四十。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先锋官五员、哨官十员，给蓝夹帐十四、白单帐三。每棚白单帐一，马棚帐一。凡白单帐六十六，蓝夹帐十三，马棚〔帐〕七十二。长夫八棚，白单帐八。其马，初从口外买之，官价匹银八两，多病道毙，后或随所至而买补焉。岁百马病毙更易无过卅六，余各令乘者补之。又别储朋马银，月可百余两，以备买价，其银出于杂费，营官掌之。

凡营官一员，月给银二百两，不计官位。异军特起，亦不相统，或令受他将节制，辄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属也。一营则哨官四员，日给银三钱，月支银卅六两；哨长四员，日给银二钱，月支二十四两；什长卅二人，日给银一钱六分，月支百五十三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日给银一钱五分，月支四百十四两；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给银一钱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两二钱；火勇卅二人，日给银一钱一分，月支百卅八两六钱；长夫百八十人，日给银一钱，月支五百卌两。凡一营，月支口粮公费银二千九百十七两四钱。小尽之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水师之制依此为准，头篙、柁工依哨长，舱长依什长，唯无长夫，而哨官倍之，故水军一营，月支千九百十一两二钱。

马队依前制，营官一员，月给银八十两，哨官月给银十两八钱，先锋官月给银六两，亲兵马兵月给银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亲兵之饷，步兵月给银四两五钱，火棚长夫如步军之制。凡马，月支麸豆银二两，每营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营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

凡统将，得专置营官，营各献助公费，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三千人，又公加公费银百两，夫价银卅两。统五千者倍之，统万人者三之。万人则廿营，营助百金，并之则月三千金，此湘将之廉者也。楚军之制，于所统营各置司籍一人，则军阙未补者、或竟阙者、或除名者，饷皆入于其将，军械修补之费不与焉。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唯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诚有所不暇也。刘长佑军士辄取足额，席宝田争之，以为徒自弱，必不能战，所谓廉将者，非裁于用之足贵也。然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而昧者徒取战胜，不用文儒，则冒死之将汩廉捐耻，日趋于乱。

筹饷篇第十六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护众而忧馕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征赋半以养兵。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八，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繁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澹天下之用，计绌情绌，始议加赋。吏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

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敝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陵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刑部侍郎雷以諴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榷之廛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衙而已。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炳、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卅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裁卅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岁积。寇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方舟并下，乃设局沙市，试榷其税，因资羡余以充官用，岁益银至百余万。时湖南亦食粤私，院司欲准湖北例笼之，不能效也，然亦岁榷银三四十万。

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讙。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二十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设夫马局，津帖捐输乃更为敝治，非独务本难也。逐末竞利犹待人而兴，然以此益知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其时，江南粮台委员自苏至宁公馆八所，帷帐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溃。而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监司，得总督协济。及其后，蓉在陕西，蜀饷不复应。益澧入浙频胜，饷源自旺。至平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醵万金。孔子曰："国不患贫寡。"富哉言乎！观帅能否，于筹饷知之矣。

五口通商，中国岁入银七百万，加以货厘盐税，又率千万，而军籍官用、度支省减、藩库扣停者亦千万，故国富莫若今日。计者不综大端，徇胥吏之虚词，辄曰：财支绌，用浩繁，利孔弗一，漏卮弗塞，无事而屯军，舍本而逐末，船炮无益之费尽糜所入，未为知筹也。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念前兹过计拙谋，故述其略为《筹饷篇》，而其所取发奏咨之文皆不论载。

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诃索，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

宦家人娼戚仆从多被讥留，不能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己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恽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炮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乃报巡抚，沈葆桢大怒，谩词诋锦青。国藩不能堪，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朝庭为发上海税银三十万供曾军，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宁，首疏奏免湖南东饷，诸厘局亦频奉诏裁减，然论者不已。于后，左宗棠治西师，有意加税放东饷，巡抚置不应，其事亦罢。然各省厘税赡军，坐甲不用，税亦日绌，而相承莫肯罢，与初榷时意异矣。

附 录

王闿运与湘军志

徐一士

(一)

王闿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二，光绪元年乙亥（四十四岁）云："十一月遂至长沙。曾文劼刚适遣使修书，请府君来省议修《湘军志》事，以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以府君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亟宜及时编辑，以竟先烈。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府君不得已诺之"。光绪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军志》，先阅《方略》诸书。……七月，阅《方略》。八月，因撰《湘军志》，欲离城避暑，遂假东山何氏宅，根云尚书之故业也。……十一月，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将姓名，欲别作一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无从稽核，迄未成书。"光绪四年戊寅云："二月，往东山，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作《湘军志·曾军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东山，作《水师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画《湘军志》图，以明进兵方略。……作《曾军后篇》。……六月，还东山，作《江西后篇》。……八月，四川总督丁丈稚璜遗书约往四川，又致书谭丈文卿，属其劝驾。府君答以撰《军志》毕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学宫，十七日步还东山。作《援广西篇》、《临淮篇》、《援贵州篇》。十月，……撰《军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光绪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军志》。"光绪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军志》。"光绪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军志·援蜀篇》、《川陕篇》。……闰月作《湘军志·营制篇》。至是《湘军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援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凡十六篇，

九万余字。诸生（按成都尊经书院生也。）读《军志》，多言叙事文笔变化者。府君因语之曰：'曾涤公尝言：画像必以鼻端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尔，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耳。余学古人，如镜取影，故无先后照应也。'……十月，始理归湘事。《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卷三光绪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军志》长短者。府君闻之，以谓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乃送刻版与郭丈筠仙，属其销毁，以息众论。"光绪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稚璜屡书速府君入蜀，且有责言，乃于二十五日买舟东下。……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也。府君因语诸生曰：'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天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以言进退古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光绪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陈丈右铭盛推《湘军志》之美，然疑其仍有爱憎。府军惜其犹有文士之见，不知怀私文必不能工，轻视文人，故有此见也。"卷四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陈深之论文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谓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涸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格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侯、魏之纪事，乃成小说，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明戒欤？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乃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颇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卷五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令代攻分教。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代功不敢专对，请府君书示后学。……论文曰：'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此论自余发之。……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余……文，力追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苦学八家，数月可

似。……'"闿运撰著此书之缘起暨经过，与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于斯。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叶，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闿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闿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资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既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劼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所刺讥，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版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版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芹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慑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劼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

官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罔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缺望。(如《与吴大澂书》有云："罔运生平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罔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罔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硕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衷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犹迈伦，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罔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崑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

云：

>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谘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闿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辨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倘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

其以《迁史》谤书为说，盖即因闿运尝自言似《史记》也。又辛酉（民国十年）跋有云：

> 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阙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阙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谬语，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寖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奇邪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上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

后篇»，觉其未安。阎运于此，未闻有所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案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湖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军后篇»有云："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节目。湖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见«湘军志平议»。）其言有当，未可目为阿私曾国藩之论也。又其子焯莹«湘军志平议后叙»有云："王氏«湘军志»，文句规放马迁，篇章祖裴«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义»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若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祸之中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亦深诋之。郭氏之攻«湘军志»，盖三世焉。

（二）

郭振墉辑录«湘军志平议»成，寄示王先谦、冯煦。先谦覆书谓：

承示大箸«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衔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为私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垂得失，乃惇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陋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

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学者不满意《湘军志》，而助郭氏张目者。阅此，知郭嵩焘曾有请先谦改作之议也。先谦盛推《湘军志平议》，《平议》书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时，闿运未及见，不得闻其对斯之意见与感想何如耳。煦复书谓：

> 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

将闿运痛骂一番，似不无过火处。至曾国荃之痛恨《湘军志》，则属实情也。

黎庶昌为曾国藩门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三人。黎与薛文学之功候视张、吴稍逊，而兼长经济。）对于《湘军志》，却甚为赞赏。其所选辑之《续古文辞类纂》，于《叙记类》特录《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为一卷，惟标目不曰《湘军志》而曰《湘军水陆战纪》，评注云："此书不著作者名氏，盖湘潭举人王闿运笔也。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今录五篇。"又云："案壬秋原书，本名《湘军志》，此称《湘军水陆战纪》者，据沪上活字本也。"上海书坊以活字排印，改题《湘军水陆战纪》之名，殆以避时忌之故欤？庶昌不独赏其文词，且赞以良史，许以真核，所见与郭嵩焘辈大异矣。闿运此作，以似《史记》自负，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闿运尤可云搔着痒处，故对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与庶昌书有云：

> 文诚（按谓丁宝桢也）与闿运为知己，亦犹曾文正之为闿运知己。外间但以未得保荐不入幕府款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诔文，以限于骈体，词其隐约，传状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较之曾文正身后仅有挽联者，已为多矣。然曾公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为谤书。竟承特采，曷胜感激！三不朽之业，著一豪俗见不得。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尝论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语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无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体也。平生蕴蓄，一望而知，尤愿先生依经以立干耳。闿运伏处卅年，于诸经稍有发明，惜曾公早逝，未及尽见。

致感之余，并对物论略为辩解，而自示《湘军志》之作，实依经立干，为有德之言焉。其谓曾国藩"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固非无据之饰

词，盖《湘军志》之书国藩事，虽间有未甚许可之语气，而国藩之伟大处、忠诚处，实往往可见也。丁、曾并论，亦所以自白无诋谤国藩之意。丁文诚诔，佳作也。陈夔龙为丁宝桢侄婿，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丈，……睥睨一世，……中兴诸将帅，半系旧人，均敬而远之，独与文诚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诚逝世，太史所作诔文，哀感顽艳，其遒丽处，恐六朝人无此手笔。"述其与宝桢之相得，良然；至叹美此作，盖亦未为过誉。挽国藩联文为："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钱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雄深超卓，实为杰构，挽曾诸联，斯为健者，亦颇见其对国藩之认识与理解不同恒流。孙衣言联云："人间论勋业，但谓如周召虎、唐郭子仪，岂知志在皋、夔，别有独居深念事；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欧阳永叔，却恨老来湜、轼，更无便坐雅谈时。"用意略相近，而骏迈处未逮。（阎运联，《曾文正公荣哀录》遗之，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三所选录亦未收，或嫌其锋铓太露耶。）

阎运撰《湘军志》时对国藩之情绪，可考之于《湘绮楼日记》。戊寅（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云："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彼有此一念，决不入地狱。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二十九日云："作《胡军篇》。看咏之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三月十六日云："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失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起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乡非余厚曾薄胡，彰著于天下，则今日之论，几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十七日云："欲作《曾军后篇》，连日正不喜曾，乃改撰《水师篇》。"四月十一日云："作《军志》。咸丰六年至八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此左生之功也。左生于江西殊胜曾公。"十二日云："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

似张浚矣。”十四日云：“作《军志》。叙多功于曾军，使稍生色，亦以对 砥其失。军不可惧；孔子以惧教子路，言其轻死耳，非谓行三军当惧也。”十五日云：“作《军志》。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似得朱（按疑应是‘宋’字。）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盖于推许之外，兼有不足之意。国藩用兵，最重‘扎硬寨，打死仗’，不尚诡谋奇计，而为人力求稳慎，不喜冒险。阎运固自负权奇郁不得施，对之有不以为然者，加之性好讥评，遂论之如此。撰《湘军志》时之情绪，见于日记者，自可与《湘军志》参阅，然不可过泥。以其日记中多有兴到语、率尔语，（且前后不尽一致。）著书下笔之际，则较有斟酌，与写日记时之信笔放言，态度上尚颇有谨严与率易之别耳。（其四月二十五日日记云：“作《军志》，看《方略》、曾奏将毕矣，然叙次殊不及前，以彭、杨、曾构陈事，三人皆不欲载，有依违也。故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记其迹耳。”则自谓因有所瞻顾而不肯深文之处也。又是月二十二日云：“作《军志》，序田镇战事颇近小说，然未能割爱也。”盖颇以此役战状写得过于历历如绘自疑，而亦不失为佳文。）

（三）

曾国荃之围攻南京，李秀成率师驰救，众远过之，以国荃之坚持，卒不得逞而去，自是南京无援，遂成必破之局。此役关系太平天国之存亡甚大，当时曾国藩之奏报，备陈形势之孤危与战事之剧烈，而日记及家书中有“寸心如焚”、“心胆俱碎”等语，想见忧悸之甚，其《金陵湘军陆师昭忠词记》亦著其坚苦御敌之状，故此役实国荃所引以自豪者。《湘军志·曾军后篇》叙此云：

> 同治元年……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死伤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

将国荃此一场大功，写得甚简，若无甚奇特。国荃之斥为谤书，盖于此节尤所忿恚也。郭嵩焘云（见《湘军志平议》）：

> 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困曾三万人，搏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掩没其劳，以数语淡淡了之，真令人气沮。

嵩焘且"气沮",国荃安得而不大怒乎?王定安承国荃之指而作之《湘军记·围攻金陵下篇》纪此役云:

闰八月,疫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当是时,群医旁午,病者方资休息,而伪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万,自苏、常奔至,号六十万,东起方山,西讫板桥镇,连营数百。国荃兵不满三万,贼围之数匝。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诸将惩向荣、和春之失,谋溃围就水师,退保芜湖。国藩在安庆,忧之废寝食,飞檄令解围。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技,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诸将诺服。己亥,乃分围师为三,以其二防城贼侵袭,国荃自将其一当援寇。一夕筑小垒无数,障粮道以属之江。贼益番休迭进,蚁传环攻,累箱实土,以作橹楯,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所触皆摧。国荃留屋卒守栅,选健者日夜拒战,更代眠食,常以火球大炮烧贼无算,贼仍抵死弗退,军士伤亡颇众。己酉,部将倪桂节中炮殒。国荃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历半月,贼稍却,而伪堵王黄文金出东坝,攻金宝圩,为李秀成声援,鲍超遣军御之新河庄,为所乘,水师亦困于金柱关。贼焰益张,乃掘地道陷官军垒;国荃屡堵合之,亦时以秽卤倒浸穴中。九月壬子,伪侍王李世贤复自浙江纠众麕至,合秀成军号八十万。国荃度浙寇新来气盛,诚诸将厚集其阵,暇以待之。贼负板担草土填濠,我军拒濠发炮,贼屡却,仍坚壁不出,相持两昼夜。甲寅,乃发万人开壁击之,军士气十倍,呼声动天,当者无不摧靡,一日内破坚垒十三,杀八千人。援贼气夺,乃益凿地埋火药。辛酉,两穴同发,土石飞跃如雨,大营墙坍,贼队猛进。国荃督军士露立墙外,环掷火球,间以枪炮,贼前者既殪,后者复登,逾三时墙缺复合,杀悍寇数千。群贼乃谋昼息宵攻,轮尽以疲我,连营周百里,其近者距官军才二十丈,仍潜开隧道,乘雨夜袭之。国荃令各军据内濠,翼以外墙,破其地洞七,贼计始窘。十月,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乃诫诸将秣厉以俟。壬午,引军出濠,克十余卡,知贼不任战,军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东路,曾贞幹出西路,彭毓橘、萧孚泗等出南路。甲申,天向曙,臣典烧东路四垒,火光烛天,西南诸贼望见汹惧,弃垒逃,贞幹侦三汉河贼宵遁,急引

兵趋之，遇逃寇则纵兵要击，追之板桥、周村，彭毓橘追至牛首山，王可升搜贼方山西，诸贼在东路者绕南门逸，其在西路者走秣陵关，于是苏、浙贼数十万皆遁，金陵围师解严。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伪王赴援，李世贤继之，杨辅清、黄文金围鲍超于宁国，陈坤书出太平窥金柱关以困水师，悍酋萃一隅，我军几殆惫不振。曾国藩固以进攻金陵为非计，业被围则飞檄调蒋益澧、程学启驰救。益澧在浙，学启在苏，皆有故不得至。国荃孤军居围中，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

详细此役战守之状，写得如火如荼，于国荃尤特为标举，而断以“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与嵩焘所谓“极古今之恶战”均以辨正闿运“罕搏战”等语。研究《湘军记》与《湘军志》之异同，此节最宜留意，盖国荃之属定安撰《湘军记》，斯其最大动机也。（定安自叙云：“向、张既殒，朱维沦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吴；汝荃统师，布政于苏。’乃辔其旅，电扫风驱，北斮濡须，南搤芜湖，遂捐秣陵，连壁南都。洪酋恇詟，乃召其徒，其徒百万，封豕训狐。威毅笞之，如割如屠，忠仆传颠，弃戈而嘘，乃张九罴，周其四陆，两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绩，锡之卷书，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阁图形，载之典谟。作围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国荃下金陵之功，亦著重此役之击退李秀成等援师。）平情论之，闿运所谓“罕搏战，率持炮声相震骇”，举重若轻，未免太甚，且词涉轻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为国荃竭力铺叙，亦势所必然。惟闿运之论太平援军方面之弱点，则不尽虚诬，盖太平军已有暮气，亦湘军所由奏绩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军，将众以临寡，形势上可操必胜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国荃为向荣、和春之续，而逡巡退却，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沦陷、天国之覆亡乎？虽曰国荃武略优长，湘军善于战守，太平军如无弱点，结果当不若是耳。国藩《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有云：

当诸将屯驻秣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众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殚力，亦岂不切齿图力，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僭毙，而广封呆坚，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造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军之成功，归之于时，归之于天，是国藩识度高卓、襟怀宏阔处。虽

非专指击退援军之役，与闿运所论亦不尽同，而其言太平军方面实有弱点之可乘，则与闿运固无大异也。“贼势将衰”，“比于初起时衰矣”，其意义岂不相通耶？国藩此论，若概目为谦让不矜之意，则体会有失矣。故闿运之说，良有未可抹杀者。（郭振墉于嵩焘语之笺注，谓：“寇势未衰于初起也。”而所引证佐，未足以破闿运说。）定安叙此，亦未便完全不顾，而若仍之，虑于国荃伟烈若有所损，非“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者所宜，于是于国荃鼓励军心语中，叙入“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犹”等语，（实犹闿运所谓“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也。）并著“知贼不任战”语于迭经苦战“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之后。如此写法，卑太平军之弱点，不为遗漏，而在国荃方面，却又占得地步，不致掩其成绩，亦可谓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于此，不宜滑口读过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有云：“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扬《湘军记》而抑《湘军志》，其不满《湘军志》处，与陈宝箴所疑相同，闿运所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军记》，分《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凡二十篇。以体裁论，颇较《湘军志》为完整。国荃光绪十五年己丑《叙》有云：“今海内义安，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轶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丐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请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定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定安《自叙》有云：“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轶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荼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抄录西北战事，累数百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殊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

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蒐僚之尘谭，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又云："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讫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讫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櫂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讫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过长沙，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归东湖。六月，至金陵，……乃续成五卷，自七月讫九月毕事。阅时几三载，凡历游五省，中间人事牵率，忽作忽辍，其执笔为文，九阅月耳。"国荃因不满《湘军志》而属定安改撰之缘由，与夫定安撰《湘军记》之经过暨资料，于此可见大凡。盖以《湘军志》为底本，而加以修改与补充。阎运为创作，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即《湘军志》处固不鲜。）创者每易疏漏，因者易于周密，此亦常理，而资料较富，叙次多较赡备，（亦间有失考处。）启超称以"翔实"，非无当也。特阎运之独往独来，少所瞻顾，振笔直书，断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留深刻之印象，恶之者亦叹美不遑，而忽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读《湘军志》者多、《湘军记》者少，岂无故哉？（国荃叙《湘军记》，谓"至其叙事简赡，论断精严，则仰睇龙门，俯瞰兰台，伯仲于《陈志》、《欧史》之间，可谓体大思精，事实而言文者矣。"亦甚赞其文字之工，虽涉过誉，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诣可观，惟难与阎运抗衡耳。）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阎运有云："所为《湘军志》，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则以门人而赞扬本师，亦略同阎运所谓"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之指也。信史之难，自古所叹，阎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

（原载一九三六年《逸经》第十四期、第十五期、第十六期）

湘军志平议

郭振墉　著
喻岳衡　点校

湘军志平议叙

自粤逆之兴，流毒几遍海内。时承平久，文恬而武嬉，骤闻大乱，愕眙失措。湖南以一隅之地，内防边圉，外翦强寇，十余年间，卒平东南大难，功且震于西北，岂侥而致哉！盖新宁江忠烈公创其始，而大之者湘乡曾文正公也。

初，忠烈以楚军援广西，力谋锁围永安，为向荣所持；其后，全州之役请营东岸，窜长沙又主扼龙回潭，计皆不行。由是贼下岳州，破武昌，蔓延十数行省，势遂不可遏矣。使主兵者悉如忠烈言，贼安得逞？否则以一军转战庐州，天不遽扼之使死，大功之成，亦未若斯之艰也。

文正振旅东征，在忠烈殉难后。当其创立水师，开长江未有之局，勇悫杨公、刚直彭公，提挈若左右手；及至推广陆军，所募多湘乡土著，一时人才奋兴，如胡文忠之公诚，左文襄之雄杰，曾忠襄之坚卓，大半皆由天授。罗忠节公独起孤寒，与其友刘中丞暨弟子李忠武、王壮武、李勇毅辈讲学有年，不避艰险，以忠义倡后进。于时承忠烈之风者有刘武慎、刘忠诚、江壮节、诚恪兄弟，所将者为楚勇，亦往往合于湘军，而湘军之声噪天下。夫兵岂有楚军、湘军之异哉？方文正举一万义师付忠烈讨贼，事如果偕，则楚军也。文襄成师始出，以楚军称，缘襄办文正军务，则湘军也。束伍之法同，其所为名，视主者何如耳。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

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辑《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襄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闿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辨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

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倘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特世变无穷，而应变之略虽有陈迹，待人以行，即今听鼓鼙而思将帅，令人益穆然于咸、同盛时矣。抑又闻之：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录竟，敬缀数语于篇首。

乙卯二月　　湘阴郭振墉叙于清闻山馆

先侍郎公、先京卿公校阅《湘军志》凡数本，随手批识，于词不免或复，谨依次编录，不敢妄有去取。振墉又徵引他书，附注各条之下。其志文讹误而先说所不及，即有旁证，亦不著录也。夫以军事之昭著耳目，在当时尚不免叙述非真，矧相隔数十年，文卷多佚，宿将又死亡垂尽，虽甚诬罔，孰从而辨之？然则叙湘军者，非他有征信，不若仍守盖阙之义为犹允已。

振墉再识

先侍郎公曰：凡目悉与所知之深者，皆为注明；其介在疑似之间者，不敢加注。

湖南防守篇第一

先侍郎公曰：案首篇就湖南一省总括天下大势，事势多有未确，而文特紧练。窃以为首篇当为《湖南城守篇》，专载壬子围城事，而述明寇事始末，以志湘军所由始。其讨平土寇，别为一篇附诸篇后。

又曰：仅叙湘军，当以湖南城守为始。若综寇事始末言之，则各股寇匪之所以起，与广西用兵情事，当详细载明，取足以垂示将来，以知所法戒。

振墉谨案：王氏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一《哀江南赋》有“尚书旧望，忠殚贞竭，舆疾蒙瘴，乘宵驰节”及“既伤一老，申命元臣。轺车属于象郡，组练耀于漓滨。叹师熸而屡折，终论帅之无人”云云，以“哀江南”命篇，犹上溯粤西治兵之由。此篇不述寇事缘起，而《援广西篇》叙次仅自咸丰三年五月，似尚不若赋例之安也。

自古言军势者，多侈言形胜要害积强弱之故，然其实非也。项羽缪言郴为天下上游；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国朝移行省于长沙，复汉国制，控扼十六大城。

先侍郎公曰：湖南非形势必争之地，而自军兴，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非形势之增重，以有人焉故也。壬秋此段议论，游宕无著，莫喻其意之所属。

又曰：起语无根。或因人言江忠烈公扼守蔡公坟为得地势，故有此说邪？

又曰：案元初设湖广行省，治潭州，后徙治鄂州。长沙自晋置湘州，历代为重镇。

以苗防故，镇箪颇有精兵出征四方。

先侍郎公曰：嘉庆初置三厅备苗，镇箪以道员驻扎地为重镇，兵骄而横，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军兴以来，战功无可纪者。

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

先侍郎公曰：贵州自明置行省，财赋所出，仅抵苏、松一大县，湖南不如是之荒陋也。

振墉谨案：王氏定安《湘军记》卷二《湖南防御篇》云："湖南赋税俭薄，才敌江、浙一大郡。"

诏湖南治团练善后，以乡人副巡抚，湘军始萌芽矣。

先侍郎公曰：长沙围解，诏曾文正公帮办团练，所谓"以乡人副巡抚"者，即指此也。曾文正公具奏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军讨贼，是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文集》卷四《湘乡昭忠祠记》云："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鑫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

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醵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见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此湘勇之名所自始。

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无他故，专灭洪寇之功耳。然而洪寇之盛，则亦由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后起偏师追而歼之，岂天数邪？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

先侍郎公曰：湖南兵威之盛，与粤寇终始。其后东平捻，西定回疆万余里，皆乘荡平粤寇之余力为之。平寇者，湘军之力也；纵寇而使之东窜，当时大帅为徐广缙，在湘军未起之前，于湖南无咎也。此等叙述，低昂抑扬，徒滋后人疑。

振墉谨案：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二《答陶少云》云："徐爵帅用兵实非所长，此事断非此公所能了，人言其沈毅有谋，实太不伦。贼已北窜，始悔不用河西合围之策，使当赛相拿问，爵帅未到之先，即用中丞署理大臣篆务，贼纵不即平，亦万万不至蔓延北省。虎狼落井，复又纵之，俾得从容逸去。自粤西用兵以来，似此失机者屡矣，尚不戮一大将，何以鼓励戎行也？"又翰林院侍读孙公鼎臣《苍莨初集》卷十一咸丰三年五月十六日《论赛尚阿徐广缙不宜差遣疏》称："逆匪始自一隅，流毒几半天下，始由赛尚阿之玩寇误于广西，继由徐广缙之纵贼误于湖南，中外之人，同声愤恨"。时徐公已按律定斩监候，秋后处决，旋奉旨发往河南，交

陆应谷差遣委用，孙公故有是疏。

金田村者，浔洲倚郭桂平县地，前史所称大藤峡也，其西则武宣、贵县。土、客民自来杂居相仇。奸民杨秀清利客豪资，说令求土民女为妾，又自至土家激挠之，因劝豪劫女，使相攻烧。众无所归，秀清则悉劫之以叛，有众数千，恶自倡乱，乃投金田，合于洪秀全。

先侍郎公曰：广西山谷阻深，多藏盗。道光中叶，吏敝民顽，纪纲废弛。广西巡抚梁章鉅、周之琦、郑祖琛凡三任二十余年，以讳盗为名，顽民窟穴其中，椎埋为奸，一置不问。州县或乘盗发，苛诈平民以激挠之，盗贼横行剽掠，据险抗官，所在皆然，而金田贼之蓄乱尤深，盖自道光之季已岌岌不能支矣。此关治乱盛衰之大端，正须推源溯流，垂示将来，岂宜尽没其事实如此。

振墉谨案：龙氏启瑞《经德堂文集·上梅伯言先生书》云："金田会匪萌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当其时冯云山、韦振、胡以洸等，盖无人不为本地绅民指控，拘于囹圄者数月，府县以为无是事也而故纵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于桂平之紫金山，绅民知必为巨患，集乡兵千余，自备口粮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于道府，但请委员督视，使知非私斗而杀人，得免于抵偿。盖其时粤西初有团练，而民知畏法如此。道府顾置之不问，绅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补知县萨某应之，而夫马又不时给，委员因逡巡不去。贼聚党瞬至巨万，团练弱，且嗛官之莫为助，遂群撤手而贼势滔天矣。"

永安寇溃围，直北趋阳朔，四总兵败死。

先侍郎公曰：是时南北两路围师分置统帅，乌兰泰统南路，向荣统北路，卒开围一面逸贼，四总兵蹑而追之，贼反攻，皆殁于阵。乌兰泰亦蹑贼至桂林城下，力战死。此皆关战事之大者，未宜削而不书；四总兵不具其名，亦似非宜。

振墉谨案：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致彭晓杭书》云："匪攻陷永安，向军门相隔百余里，坐拥重兵八千，迁延五十余日不敢进，若非乌帅兼程追及，四战皆捷，大挫贼锋，省城已不堪问。见在该逆仍踞永安州城及城外之东平、莫家村、水窦各处，与城中相为犄角。欲复州城，必先拔城外各处，而城外各村俱得地势。我军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答刘霞仙书》云："自贼掳永安，以东路空虚，为都护作书请兵，十上而说不行。"方氏宗诚《俟命录》卷五云："姚廉访莹上赛相国状有曰：'此次永安在城之贼多土匪，其会匪则除贼首外，皆在城外水窦、莫村等处，时谋退窜之路。此时须先大破水窦、莫村之贼，而后攻城，则贼易尽。若不攻水窦，则城一破后则又走开，势更蔓延，无可制贼之胜算。'时都统乌兰泰亦持论先破水窦之贼，姚公力劝向军门荣与乌公夹攻水窦，向不肯从，欲于水窦一路纵贼窜出，然后尾追。姚公又上书相国，力辨其不可。贼果自永安窜出，官军由是莫能制矣。永安军事之贻误，实围师缺隅所致。"四总兵者：长瑞、长寿、董光甲、邹鹤龄也。

又曰：四总兵不著其事，亦不著其名，则为无因。

遂围广西省城。余万清将千人往援，屯北门。

先侍郎公曰：乌兰泰战没广西省城，江忠烈公自新宁募兵驰援，此楚军之所自起也。此等并关系大端，未宜没而不书。

振墉谨案：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致彭晓杭书》云："月前乌帅欲募楚勇，经舍弟忠淑招来五百，尚称得力。"曾文正公国藩《文集》卷三《江忠烈公神道碑》："大学士赛尚阿公督师广西，驰疏调公赴粤，既至，则大为副都统乌兰泰公所宾敬。公亦竭诚赞画，募楚勇五百人助战，湖南乡勇出境讨贼，自此始也。"又先侍郎公《江忠烈公行状》："公闻贼犯桂林，力疾起，捐资募勇丁千人，与邑拔贡生刘君长佑倍道赴援，中途闻都统创裂，旋殁于军。"是忠烈前以乡勇出境讨贼，为应乌公之募，后乃自领一军特起，始开立楚军之名。

四月，寇解广西省城围，东北陷兴安、全州。撤七千人追之，以和春将。壬寅，寇入湖南境，将趋永州；阻水，退走道州。

先侍郎公曰：贼自全州乘湘水大涨，掠舟数百，直趋永州。江忠烈公径趋蓑衣渡扼贼舟，伐木为桩，堵截黄沙江路，伏兵两岸击之。贼弃舟趋永州，阻水不得渡，乃趋道州。江忠烈保全湖南之功，此为最巨，未宜直没其战迹也。

先京卿公曰：广西被围时，现兵悉萃南门保运道，北东西三面空虚，势岌岌。江忠烈前已引疾还家，闻警，募勇千人驰援，冲贼阵，至北门筑坚壁梗贼。贼遂解围走，连破灵川、兴安、全州，掳船数百艘，乘湘水盛涨，顺流直下窥湖南。江忠烈倍道疾趋至蓑衣渡，伐木为桩，密钉河心，驻营待之。贼舟至，不得进，血战两昼夜，燔贼火药船，贼渠冯云山焚毙。贼登岸溃走，不复

能军。当时东岸若亦驻劲兵，则贼无遗类矣。江忠烈屡约连营扼贼，无一应者，独以一军当贼冲，遏其下窜，以保全湖南，此不世之功也。见之奏报，载在本传，其地父老皆能言；又其时所毙贼尸，蔽江而下，衡湘之人皆见之，不可没也。乃尽隐不书，而以贼阻水为词，使不悉燔其舟，何能使贼阻水邪？正不知秉笔是何居心也。由永州至道州系旁趋，不得云退走。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江忠烈公行状》云："贼将顺流犯长沙，掠民船数百，载逆属及所掳金帛子女。公令所部于全州下游蓑衣渡伐木作堰，连营西岸力扼之。贼觉来斗，以悍贼护船，更番迭进，鏖战两昼夜。贼渠冯云山中炮死，悍贼毙者数千，辎重尽丧。公急请统领速连营东岸，断贼旁窜，统领犹豫未决，贼果弃船由东岸走道州。"又刘武慎公长佑《札记》："贼由蓑衣渡弃舟登陆，窜至永州东岸，适江水大涨，不能飞渡，侦知后路追兵且至，乃悉众窜道州。由双牌铺至濂涛湾计程七十余里，皆傍山临水，路极险狭，贼至其中，互相骇盼，有惊哭投水者。奈前路并无一兵堵御，使贼从容过去。"

又曰：广西省城无见粮，惟恃南门通，接济诸军，并营南城保粮道，东西北三面皆空虚。江忠源时引疾假归，闻桂林被围，亟募勇千人驰援。至则径营北城梗贼势，贼争之不能克，即日解围窜走，连陷灵川、兴安、全州。忠源知贼必掠船窥湖南，兼程绕赴蓑衣渡，伐木为桩，扼河设守。贼至，力战两昼夜，悉焚所掠舟，歼伪南王冯云山，贼军械辎重尽失，舍舟登程，过永州，不敢攻，乘虚袭道州，踞之。是时湘水盛涨，顺流直下，三日可达长沙。长沙方坼修城垣，工不及半，城中空虚无备，贼若猝来，竟可长驱直入，事不可问矣。蓑衣渡之战，关系湖南安危甚巨。数日后湘潭城总捞获长发浮尸不可数计，潭人至今犹能言之。王

阎运籍系湘潭，身非聋聩，岂遂毫无闻见？而竟抹煞不一叙述，诚不解其何心也。

于是溃军或走城中。巡抚方巡城，乃遽还塞南门，然犹不知何军溃败。

先侍郎公曰：是时议筑垒豹子岭，罗文僖公躬往相度，出南城，遇溃兵，哗言贼至，急还闭城。无巡抚巡城之事也。

先京卿公曰：罗绕典令于南城外筑土城，亲往监视，遇陕西受伤兵，始知贼至。疾趋南门，城门闭，遂绕城根入小西门，其时巡抚骆秉章固安坐署中未出也。

振墉谨案：王氏定安《湘军记》卷一《粤湘战守篇》云："贼犯石马铺，守将福诚、尹培立以陕军拒战，力竭死之。溃军走省城，罗绕典方巡城南，遽还塞其门。"李氏元度《天岳山馆文抄》卷十《罗文僖公别传》："公驰抵长沙，贼已陷道州，议增筑土城南关外，而以陕兵扼守石马铺。七月杪，贼从间道突至，陕兵惊溃，陕安镇总兵福诚公、潼关协副将尹公培立等死之。公方督筑土城，始绕醴县西门入，闭城拒守。"

萧朝贵设幕城南，有杨生者，误以为达官，上谒献策，朝贵颔之。俄而寇将至，怪问："何人？"朝贵曰："此杨先生，条程事者。"生觉，蒲伏幕后，逾山走。

先侍郎公曰：时巡抚下令焚城南外民居，罗文僖公持不可，民大喜，至是尽为贼据。募民焚屋，一所辄赏数百金，而所焚卒无几，于是城中人皆以咎罪文僖。此等逸事皆有关系，宜书；杨生献策，了无关系，不足书也。

寇据郭外民居，不知所以攻，但发炮击城。炮丸及城中，街有卖浆者方食而碎其碗，城中大震。或议发城上大炮击之，或曰无炮台必惊崩城垣，不可轻也。

先侍郎公曰：壬秋学史公，惯从此等绝无关系处著意摹写，其实皆浮谈不经之言，并无左证。

寇至之日，城中兵勇八千余，统将数百名，隶巡抚，巡抚不敢言节度。

先京卿公曰：兵勇八千余，何至统将有数百名之多？都、守、千、把，带兵之弁，亦可称为统将邪？岂巡抚之尊，不敢节度都、守、千、把邪？理所必无，何故轻易下笔若此。

丁酉，张亮基至。己亥，骆秉章解任，留居城中。庚子，郴寇悉趣长沙，益募矿夫穴城根。九月丙辰，赛尚阿至。诸援师大集，近五万矣。

先侍郎公曰：时承平久，文吏未见兵革，独黄冕曾从裕谦治海防，稍历事知兵，部署城守机宜；又素喜制造，城守所需，多取给其家，巡抚颇倚重之。张亮基至，急发使延致左宗棠。宗棠负才气，喜言事，亮基一以兵事任之，此左宗棠功名所从始也。湖南委任绅士筹饷治兵，遂以平寇，亦肇端于是时，未宜略而不书。

振墉谨案：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五《与胡润之》云："仆当咸丰二年贼逼长沙之时，从前并未一闻时议，中秋后方挈幼累入山避寇，亲知多从之游。甫十余日，忽枉张石卿中丞之招，欲不出

应，而江岷樵自长沙以书来劝其速行，郭筠仙昆仲及吾仲氏同住山中，亦谓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比见石公于围城中，握手如旧，干以数策，立见施行，自此留置幕中，不复令其还山，而仆亦遂为幕中人矣。”

向荣不乐居城中，以寇渡湘，亦率所部渡湘为屯，时独搏战，不利。

先侍郎公曰：向荣时渡河搏战，贼伏水鹭洲邀击，荣军败，贼亦敛退，荣因移驻河西。然贼屯聚城南，渡江当出龙回潭，巡抚张亮基咨请向荣扎龙回潭，向荣不敢任也，颇以城中危地，避之河西。此等叙述亦未分明。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江忠烈公行状》载：“向公虽老于兵事，而识略故非所长，失意之时，气矜尤甚。张公檄其速扼土墙头，不答，旋为贼据。复檄其扼龙回潭，且以危词要之，向公答云：‘身是已革提督，贼从此窜，不任咎也。’贼复遣其党石达开渡湘而西，筑数大营，兼掠洋湖晚稻供贼粮。湘水中一洲，俗呼水陆洲，即古橘洲也，长数里，横亘江心如匹练。贼之渡西岸也，留贼屯洲尾为声援，向公拟先剿之。九月十九日亲率劲卒三千余，由西岸渡江至洲北，整队而进，贼尽匿洲南树林中，时出零骑诱官军。向公督所部放枪击贼，贼走避林中，徐从林旁出，斜抄官军后。官军初为林木所蔽，不及觉，比贼帜微露，则疾趋如旋风，官军惊溃。健将游击萧逢春、都司姬圣脉战殁，士卒死者千余，向公与河北镇总兵王代琳骑善马得免”云云。所称水陆洲，即水鹭洲也。又先侍郎公评李氏桢《畹兰斋文集》卷一《论围师阙隅》后曰：“长沙壬子之役，南城合围，独缺其西一面以纵之。北窜时，湘

抚张公力主龙回潭扎营堵截之，议与向公文移相诋，至于再四。自长沙北窜，而遂不可为矣。”

城南战事主于和春，屯白沙井，自以捍遏为功，而江忠源以偏师与合屯，或以为忠源之谋。然寇与官军均跧伏屯内，屯外一里，行人来往自如。

先侍郎公曰：萧朝贵据城南，仅及千人，江忠烈公继至，相地势以蔡公坟地倚天心阁，扼城南之冲，即驰据之，朝贵力争不可得。已而和春至，遂与连营咫尺相持，贼终不敢越妙高峰而北。此亦江忠烈公守城功之最著者。所以“跧伏屯内”，以江忠烈军扼其吭也。

又曰：围城数日，江忠烈公最先至，至则相度地势，急扼蔡公坟。甫据险筑营，萧朝贵悉众与争，忠烈公伤焉。而营垒卒成，贼终不能越山而北。故当时论守城功，以江忠烈为第一，为先扼蔡公坟，得地势也。此叙之九月后，非事实。

先京卿公曰：长沙初被围，城外无一兵，贼之全队亦尚未到。江忠烈自郴州驰至，登城察形势，谓非营蔡公坟，则城不可守。以语罗文僖，文僖谩曰：“谁敢营者？”忠烈云：“果许营此，吾即敢往。”即日约和春同往筑垒。垒成与贼共井而汲，于是贼势始专注南门，不复能旁挠东北。后杨秀清至，见蔡公坟营，责其党不先夺此，因直扑校场坪，为江、和军所遏，不得逞，忠烈以是受伤。此亦当时安危所系，而竟无一语叙及。其不知邪，则文卷具在，不应漫不检阅，辄便妄动笔墨；其知而故没之邪，则与忠烈何仇何冤，而务掩其功？且忠烈凛凛人杰，名在天下，其功终不可掩，真所谓“蚍蜉撼大树”，适见是儿之愚而已。

振墉谨案：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答刘霞仙书》云："接省城来信，始知贼之前队已于二十八日逼攻省垣，遂兼程前进，于十三日申刻抵省，军于小吴门外。次早缒城而入，周历各城，防堵虽不尽如法，然贼势尚单，逼攻不甚紧急。十五日督兵进剿，小挫凶锋。十六日贼遂不敢复出，惟于周围高筑墙垒，我兵进攻，贼从墙眼施放枪炮，不能得手。十七日遂移军蔡公坟一带，逼攻贼垒，昼夜用炮轰击贼船。凤凰厅土兵移扎河西，以堵贼匪西渡。及见在贼之后队一万余人已陆续到齐，屯众南门城外，湘水在其西，会垣在其北，忠源与和统帅军其东"云云。江公当时守城之详，备载于《行状》及《湘军记·粤湘战守篇》。

又曰：明明有卷可稽，而乃以一'或'字抹煞之，是则小人之心矣。

丙子，南城地雷轰发，城崩四丈。邓绍良部军方集天妃祠摊钱博戏，绍良独拔刀当城缺，斫先登一人者颠，部军闻之，皆弃钱奔城缺，寇不敢上。练丁辇木石塞缺口，城守复定。

先京卿公曰：长沙初次轰城，邓忠武功最著，无可訾议。却插入"摊钱博戏"一语，以故示讥嘲，小人之不乐人美，乃如是邪？

振墉谨案：湖南巡抚张公亮基《奏稿》卷一咸丰二年十月初六日会奏《敬陈围剿情形并击败扑城贼匪折》称："贼于南城西边暗放地雷城墙切近贼巢之处，砖石飞跃，城身垫陷四丈有余。该匪约二三千人乘势呐喊，蜂拥向前。臣等已预调副将邓绍良带领镇箪兵丁八百入城作为游兵，以资策应。届期邓绍良大呼跃出缺口，

手刃数贼，右膊被炮子穿过，尚屹立不退。弁勇一齐抢下，当先贼目手执大黄旗，麾众直上。千总赵继宗头受枪伤，登时阵亡。弁兵奋勇向前，立将贼目斩首，乘势压下，一路冲杀，枪炮齐施，杀毙长发贼匪百数十名，短发贼匪约三百余名。余贼纷纷败退，伏匿不出。我兵收队，即在缺口防守。"当时城守复完，邓忠武公堵御力也。

于是，徐广缙方止湘潭，议者以为合兵腹背击，寇可歼也，而巡抚群官以为赛尚阿在城中，广缙不宜来逼之。其前军将福兴寔来。

先侍郎公曰：是时城中日夜引望徐广缙，巡抚张亮基屡遣员弁促之，广缙终不至。久乃遣福兴以兵助攻，福兴亦止靳家河探贼消息，不敢近城当贼锋。壬秋乃谓巡抚群官止徐广缙入城，此则全失之诬矣。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江忠烈公行状》："赛公谢军事，而徐公所令来长沙者，一广西提督福兴，一广东高廉道沈棣辉。福兴自衡州至湘潭，行七日；自湘潭至平塘，行五日。张公闻其来，以书致之，言西路之要惟龙回潭，请速以所部驻之。又虑新军甫至，不谙地势，令带潮勇之知府朱启仁先筑营垒以待。福兴得书不报，亦竟不赴。"

又曰：徐广缙驻湘潭，巡抚张公飞章数十，促其入城；所遣援省城者福兴，亦驻军靳家河不进。此皆当时事实，凿凿在人耳目，而以此诬巡抚群官，何也？

又曰：是时徐广缙距城百里，军无统帅，诸大将进退自由。河西一面无拦截之兵，巡抚张公与向荣议守龙回潭，争持且二十

日，向荣终不从，而贼已遁。

先京卿公曰：徐广缙至湘潭，即委员索取钦差大臣关防及遏必隆刀以去。振墉谨案：先侍郎公《江忠烈公行状》："徐公至衡州，遣官赴长沙索关防。"张公亮基《奏稿》卷一咸丰二年十月初六日会奏《敬陈围剿情形并击败扑城贼匪折》称："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臣徐广缙，于十月初一日行抵衡州，赛尚阿已于九月二十九日派委总兵阿勒经阿恭赍钦差大臣关防赴衡，计不久可抵长沙，军中各镇将俱有稟承，事权既一，号令维新。"并作"衡州"，此云湘潭，疑为笔误。其时城内两钦差、两巡抚、四提、八镇，莫统摄，号令不一，日夜望广缙之来，屡催不应。复委江忠源亲赴湘潭指陈形势，请其速来统率。而广缙坚执谓贼生长炎荒，畏寒喜暖，将来仍必回窜，断不北行，竟稳坐不动。群官无如之何，但相与扼腕叹息而已。今谓恐逼赛尚阿，不愿广缙至省，试思赛尚阿已解兵柄，军事原不必与闻，何逼之有？不考究当日事实，而辄以臆揣莫须有之词，公然笔之于书，何谬妄轻率乃尔？

振墉谨案：《湖南褒忠录外纪·湖南巡抚后官云贵总督张亮基传》："钦差大臣徐广缙止湘潭不进，亮基乃令忠源驰抵湘潭，谒广缙陈说形势，请速来长沙调遣诸将。广缙卒不至。"李氏元度《天岳山馆文抄》卷十一张公《别传》同。

又曰：其时巡抚张公见徐广缙已接钦差大臣关防而迟久不至省，特委江忠烈赴湘潭详陈贼势兵情，趣广缙速来。广缙惟以贼必转而南行，断不北窜为辞，逗留不进，城中文武无不非笑而痛恨之。今乃云城中人谓广缙不宜来逼赛尚阿，此说不知果何所据？

乙未夜半，寇渡湘西走。丙申，城上诇寇屯，疑

空虚。有呼者曰："贼去矣。"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而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张亮基奏请防湘潭，徐广缙以为寇走宁乡，遣兵南防湘乡，故寇收罢众从容以去。或曰"和春军士卖纵之"，或曰"非也。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戊戌，寇破益阳，掠船出资口。

先侍郎公曰：是时徐广缙驻湘潭，福兴一军屯靳家河，亦当沿江上犯湘潭之冲，何待巡抚奏请？向荣追贼至益阳，贼回出林子口。振墉谨案：林子口即资口。屯三日，向荣不敢进，而声言湘潭重地，宜防贼上窜，贼乃从容出林子口，无一军遮遏之者。而以是罪及张亮基，亦非事实。

又曰：贼由城南渡江趋龙回潭，道出河西，和春一军连营醴陵坡，与贼东西相拒旷远，而贼所用以济师者船也，和春从何纵之？此于地势、军情两不相及，不足云信史也。

先京卿公曰：贼走之次日，布政使潘铎率僚吏诣巡抚称贺，张公拍案长叹曰："贼已处绝地而纵之使去，一渡洞庭，不复可制矣。吾辈不能灭贼而贻君父后忧，咎戾甚重，何暇言贺邪？且湖南事虽幸暂了，天下之事将如何；天下有事，湖南亦岂能自了哉？"亟遣兵追贼。因钦差在湘潭，不能置之不顾，故亦以一军往护之，未闻有请防湘潭之事。左相时在幕府，亦断不至著此笨笔也。河南将纪冠群以追贼失利阵亡，何得云不复问寇所往？

振墉谨案：张公亮基《奏稿》卷一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会奏《贼踪纷窜省城解围折》称："该匪因追剿紧急，乘风雨黑暗，河东贼偷渡西岸，皆由小路翻山越岭，四散纷逃。"同日附片奏称："据探报各路官兵先后追至白箬铺，将贼围剿。查白箬铺距宁乡县城

仅五十里，且有小路可以绕往湘乡”云云。时湘潭固无贼踪也。

又曰：贼退之日，藩司潘铎率僚属诣巡抚称贺，张亮基拊几叹息曰：“贼本可聚歼，今诸军不扼河西，纵使逸去，若渡洞庭而北，恐遂不可复制矣。吾辈贻误国事，咎戾方深，敢言贺邪？”潘铎等渐沮而退。亮基以广缙在湘潭，未便弃之不顾，派一营前往护之，而令大队追贼。《记》无奏防湘潭之事。

岳州之防，以土人领渔船五百栅土星港，遏诸商贾民船万数。寇至，渔船散走，悉掠两岸人、船，寇势自此盛矣。

先京卿公曰：巴陵绅士吴士迈诣湖北巡抚常文节，以防守岳州水路自任，文节信用之，于土星港设栅，遏上下商船万数。贼未至营田，士迈已先遁走，悉以所遏商船资贼，贼遂大炽。此贻误天下之最大者，而转讳其名何邪？

振墉谨案：吴氏敏树《枰湖文集》卷六《京师寄曾侍郎书》云：“舍弟士迈，为湖北常抚军奏令在岳州襄办防堵，计可联络渔船，以杜入湖之口，然恐未必能有用也。”

湖北巡抚常大淳奏留江南提督双福助守，悉敛兵入城，寇以故水陆长驱。

先侍郎公曰：常文节公本不知兵，非能任战者。是时贼锋方锐，水陆之师蔽江而下，湖北防兵以守不足。遑言战也。而以敛兵入城咎湖北巡抚之纵寇，亦足疑误天下后世。

振墉谨案：李氏元度《天岳山馆文抄》卷十《常文节公别传》：“贼遂陷岳趋武昌，武昌兵裁二千余人，提督双福公亟调防隘各

兵入城守，合之不盈五千，又分兵五百守汉阳。亡何，汉阳陷，贼作浮桥渡江攻城，公率官民婴守。提督向公荣自湖南来援，距城十余里，为贼所扼不能前，公前后告急十余次，皆不报。"其时湖北城守不满五千人，兵力固甚单薄也。

丁亥，遣江忠源讨浏阳土寇。方省城之被围也，浏阳廪生王应嫔得周国虞通寇书，国虞惧，杀应嫔。言官发其事，事下巡抚，张亮基犹豫未敢发。周国虞者，忠义堂盗魁也。忠义堂自承平时有之，劫掠私斗，阴署徒党，历年不能治。亮基畏其众，初作奏以为不足烦兵，已而跂足卧且思，跃起曰："决矣！"乃遣忠源。忠源初至，国虞以为兵少易与，遽袭其营。官军出，众骇退，遂逼其巢，下令良民投营领牌者贷死，其夜解散数千，国虞走江西，斩其党众十余人。湖南讨土寇自此起。

先侍郎公曰：江忠源讨平忠义堂，实受方略于左宗棠，发谋决策，皆宗棠任之，张亮基受成而已。奏报及方略馆所载，但著张亮基而名不及左宗棠。《湘军志》纪当时事实，补《方略》之阙遗，于此正当一发明之。

振墉谨案：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致先侍郎公书云："浏阳征义堂匪徒，盘根错节，本非一日。自今年粤匪围省后，其焚掠淫杀之惨，真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而其器械之精、技艺之练，尤非寻常土匪可比。赖季兄主之于内，弟持之于外，遂得除此巨憝。弟初到时，绅士无敢来见，百姓并无敢谈'征义堂'三字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弟亦虑山径丛杂，溪峒深险，仰攻

不易。正在设法筹办间，该匪竟敢乘我兵初到，于十八日率其丑类五六千人，分路径扑县城营盘，经弟设伏督勇击退，追奔二十里，毙贼三数百人，夺获器械无算，生擒五十余名。是夜该匪回巢，即散去八百余人，自是陆续逃散各乡，有心从匪而未发者，俱不敢复动。弟遂移营逼近巢穴，该匪惊惧异常，本可一鼓荡平，因恐首匪逃匿，现在广施方略，联络团练，意欲生致渠魁，且免多杀之惨。计不过十数日，即可了结矣。"江公此役受计于左文襄，张公亮基不欲声张，虑有漏泄，径由左公函属，后乃补札。左公并条列数端，密致江公，详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二《与江岷樵书》。又案文移奏报，忠义堂皆作"征义堂"，张公亮基《奏稿》卷二咸丰三年正月十一日奏《剿办征义堂土匪竣事折》称："统计是役，自十八日接仗起，至三十日止，临阵斩首暨乡团格杀共计七百余名。"江忠烈公国史本传亦言"追奔二十余里，斩擒匪党数百，夺获军械多件"云云。所斩党众亦不仅十余人。

又曰：忠义堂根柢盘固甚深，非土寇之比，江忠烈公出不意讨平之。时省城初解围，喘息未定，布政司潘铎持不可，张亮基用左宗棠策断行之。已而曾文正公至，始议清查土匪，会衡山草市寇发，命罗泽南以三百人往捕。振墉谨案：先侍郎公《罗忠节公年谱》卷上："咸丰三年夏五月，江西上犹等县土匪窜至桂东，曾公檄先生驰往剿办，行次衡山，适草市土匪起，聚党千余人，先生即驰赴草市，擒首恶刘积厚、龙念七等二十余人正法，余匪溃散。"此役首匪为刘积厚、龙念七，事在三年五月。王壮武公鑫《遗集》卷十七三年二月初八日《与伯兄书》云："三十日在衡州接耒阳唐明府信，知土匪已散，拟由常宁、安仁一带搜捕，而衡山土匪复动。乃于初四日起程，初五日至衡山，驻扎霞流站。土匪闻湘、楚勇至，退三十里，据吴集。初六日弟与楚勇直趋匪巢，众勇争先

冲突，贼大败奔，其头目李跃已获，又获伪总兵杨维调，惟曹贼一逆已逸。”《湖南褒忠录·谥壮武赠布政使衔道员王鑫传》亦言：“三年春，巡抚令率三百人击衡山土贼。”此云罗泽南，疑为“王鑫”笔误。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十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会奏《湘乡县建忠义祠折》称：“三年二月，衡山土匪曹贼、李跃构乱于草市，派刘长佑、王鑫前往剿灭，是为湘勇杀贼立功之始。”一战平之，是为讨平土寇之始功。

是时，曾国藩始至省城议练军。城中守兵四千，将领多者统五百人，少或百人，以游击色钦额总营务。练勇成军者，有南勇、浏勇、楚勇、宝勇、湘勇，率以文员领之，而同知王葆生官最大，余悉用生监。新田张荣组以知州在籍，颇被擢用，有事辄令将以往。

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始议练军，三营兵及常德兵留省者皆会，募湘勇三营，定营制，躬自训练。“湘勇”之名始此。会塔齐布总理训练兵勇事宜，初无泛杂成军之事；色钦额之总营务，王葆生、张荣组之管带营勇，又自为巡抚调遣，不在练军之内。未宜混合言也。

先京卿公曰：南勇以广东人周金城为教习，所练多抚协标兵，楚勇即新宁勇，宝勇则普承尧所带，其时未闻有浏勇名目。

振墉谨案：张公亮基《奏稿》卷一咸丰二年十月初六日会奏《省防各军堵剿情形片》称：“其北门外饷道最关紧要，先仅浏勇三百名防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二咸丰三年二月十二日奏《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称：“去年臣初至省城，抚臣张亮基调拨湖南外营兵一千名、招募湘乡练勇一千名来省防御。至正月初间粤匪东窜，

武昌业已收复，长沙即可解严，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与臣商，所有留省新旧招募之勇，亦即分别裁汰”云云。张公所奏防守浏勇，未详何人管带，疑曾文正公至省练军，此勇已由张公与潘公分别裁汰也。三百人未成营制，故当时无浏勇名，官书、私录亦多不载。

又令在城官兵月六会操，以署参将塔齐布训练勤特，奏迁一阶，令兼领练军。

先侍郎公曰：时塔齐布以都司分发湖南，署抚标左营守备，未为参将也。

江忠源自湖北率所部军入南昌助守，请援于湖南。秉章、国藩以楚勇最有名，檄宝庆知府魁联募二千人，益以湘勇千人、镇筸、辰沅兵六百人，遣夏廷樾、朱孙诒各统之，而罗泽南实主其军，纯用其弟子领营哨，别用忠源弟忠淑率楚勇先进，期会于瑞州。忠淑军于道溃散，廷樾等至南昌，一战不利，诸生死者七人，收众入城。

先侍郎公曰：江忠源实奉帮办军务之命，自湖北率所部赴金陵，至九江闻贼已入鄱湖，急驰赴南昌，先贼一日至，部署城守机宜，焚城外民居，南昌守城之议始定。此所叙似忠源专为赴援南昌者，非事实也。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文集》卷三《江忠烈公神道碑》：“公拜疏将赴金陵，中途闻广济宋关佑为乱，移师讨之。事甫定而朝廷命公速救凤阳，不数日而江西巡抚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

凤阳虽有朝命，然残破之区，效迟而事易；江西虽无朝命，然完善之土，祸急而事难。吾当先其难者。'遂挈师由九江踔四百里猝入南昌。"本事具见《行状》与国史本传。　　又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十咸丰八年八月十二日会奏《湘乡县建忠义祠折》称："江西省城被围，前安徽抚臣江忠源由九江入省，登陴守御，飞书请援。臣国藩会商湖南抚臣，招募湘勇二千、楚勇一千，配以三厅兵八百人赴江救援，其监护军行者则有夏廷樾、郭嵩焘、朱孙诒、罗泽南，其管带湘勇之员则有谢邦翰、易良幹、罗信南、康锦辉、杨虎臣等，而罗泽南亦自带一营。"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致先侍郎公书云："吾弟此番援江，为忠源历生平未历之险，受生平未受之惊，江氏子孙世世感且不朽。"王《志》叙此役独遗先侍郎公名。

忠源以新军不可用，令往吉安击土寇。

先侍郎公曰：罗泽南与贼战南昌城外，败伤两营官，始令李续宾接带。会吉安、安福土寇发，忠源虑其与贼通，蔓延不可治，令泽南往讨之；亦会具奏治水师为木筏截江，令刘长佑至樟树镇试办，兼与泽南一军相犄角，属任颇重。而以为新军不可用，皆非事实。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七咸丰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江西士民请建罗泽南专祠折》称："咸丰三年六月，贼围攻江西省城，罗泽南偕诸军赴援，抵江后独剿吉安、安福之贼，以数百劲旅御五千匪徒，旬日戡定，吉郡至刊刻诗文数卷，歌颂功绩。"先侍郎公《江忠烈公行状》："廷樾等至樟树镇，急遣刘公长佑、罗公泽南援吉安。吉安围解，长佑分剿大和贼，泽南分剿安福贼，悉平之。而廷樾数获贼，间得与南昌贼往来书，责以急攻吉安，

当遣兵来会。非公决策遣援，事几殆。”

九月，湖北防江军溃于田镇，张亮基免，吴文镕为总督。

先侍郎公曰：张亮基移任山东巡抚，未尝免官。

先京卿公曰：张亮基调山东巡抚，次年在山东为胜保所劾，乃免官。此云张亮基免，不知果何所据。

振墉谨案：咸丰三年八月十一日上谕：“张亮基调补山东巡抚，俟吴文镕到任，交卸湖广总督，再赴新任”。是年九月二十二日奉谕：“以湖北官军失利，革张亮基、崇纶职，仍留任”。是田镇军溃，张公虽革职，犹留任，而吴公授总督，尚在前也。咸丰四年三月十三日上谕：“据胜保奏张亮基玩视军务、观望逗留、并欺饰冒功各折片，览奏曷胜骇异。张亮基前已革职留任，著即革任，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至是始免官。

四月庚午，国藩自攻靖港寇，不利。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会详巡抚，请奏劾侍郎曾国藩，且先罢遣其军。巡抚不可，城中亦不复设备。

先侍郎公曰：徐有壬、陶恩培会详上，骆文忠公言：“曾公已自请议处，何烦再劾。君等但咎其败，不顾寇势之盛，非曾公一军，谁与任城守者？”是时城守事宜一委之曾文正公，未宜以“不复设备”为巡抚咎也。

辛未，塔齐布大破寇于湘潭。丙子，湘潭、靖港寇俱退走，踞岳州。

先京卿公曰：湘潭之役，江忠淑亦率楚勇会攻，克城时忠淑

乃首先入城，不应竟遗其名。

振墉谨案：湖南巡抚骆文忠公秉章《奏稿》卷一咸丰四年四月十二日会奏《靖港击贼互有胜负湘潭大捷克复县城折》称："当烧船紧急时，逆匪弃甲抛衣，登岸折回潭城。管带楚勇委员江忠淑侦知，商同署湘潭县知县刘建德，觅熟识本处路径已选安徽从九王炳元、六品军功武生黄德均，带楚勇数十哨伏潭城西北角，俟贼驾梯出入时，即夺梯直上。寅刻果见逆贼由西门缘梯而下，伏勇将贼众斫毙，夺梯而上。逆贼不辨我兵多少，仓卒缘城窜逸。该勇即将城门洞开，江忠淑带勇直入县城，塔齐布督带兵勇继至"云云。

又曰：湘潭一战为湖南安危一大转机，叙次不应如此简略。

振墉谨案：李氏元度《曾文正公行状》："贼自称乱以来，至是始受重创，大局转关自湘潭始也。"

是时，依故事，提督列衔在巡抚前，曾国藩以事降黜，衔名又在巡抚后，而塔齐布谨事国藩，自比于列将。

先侍郎公曰：国家定例：直省奏报一统于督、抚。交涉军务，提督会衔而已。其别简重臣督办者，与督、抚会奏，结衔仍在前。曾文正公统水陆之师东下，塔齐布仅为曾营一将官而已，奏报并不得列衔。其后围九江，专制一路，曾文正公特与列衔以宠异之，非故事也。此文所序意在表章塔齐布，非当时事实也。

先京卿公曰：提督列衔向本不在巡抚之前，署提督尤不能居巡抚上。钦差则列衔例应在前，所谓"王人虽微，加于诸侯之上"。非关塔齐布之谨事也。

振墉谨案：骆文忠公抚湘任内奏稿涉及军务者，尾衔书"会同署提臣塔齐布、革职前礼部侍郎臣曾国藩"，盖因是时曾公黜职

而然，非定例应如是也。

五年正月，总督杨霈黄州师溃。曾国藩分水军还援武昌，饷道阻绝，水陆军将胡林翼、李孟群、彭玉麟等皆仰资湖南，大发船炮火药银钱拯之。

先侍郎公曰：杨霈军溃，贼势益张，因扼水师湖口而袭烧曾文正公水师大营，以所掠湘军水师直犯湖北。胡文忠公时为湖北臬司，与罗忠节公会击湖口贼垒不利，急请回援武昌。此等层次必应叙明。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五咸丰五年正月初八日奏《大风击坏战船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称："臣国藩自二十五夜失去座船，暂驻陆营。本拟另办一船督饬水师，不图逆党上窜，既不能不分军回剿，风波突起，又不能不全往修理，而自浔至汉数百里江面，将复为贼有，曷胜愤懑！"并条奏："鄂省兵勇臬司胡林翼带二千余人，经臣等奏调来浔会剿；副将王国才带三千余人，经督臣杨霈饬令来浔会剿；都司石清吉带千余人，经督臣饬令在富池口设防，均在南岸。臣等闻贼从江北上窜之信，即飞饬胡林翼、石清吉先后回援武昌矣。其王国才一军，俟江西借拨饷银后探明鄂省确耗，再定进止。"先侍郎公《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九《胡文忠公神道碑铭》："今大学士毅勇侯曾公国藩会水陆之师东讨，公从至九江，与故宁绍台道罗忠节公泽南攻湖口梅家洲贼垒，未下，而贼袭破九江水师大营，悉众上犯武昌。公时已擢湖北臬司，曰：'我湖北官也，义当回援。'请于曾公，得副将王国才三千人以行。"

长沙知府仓景恬以失察盗铸，为巡抚所持，奉令

最谨。

先京卿公曰：仓景恬以长沙府知府主宝南局，铸当十、当百大钱。而其时私铸即出于官炉，市肆大哗，于是停鼓铸，筹款收回大钱，人心始安。私铸之炉头，悉在府署中拿获，罪不仅失察矣。骆秉章不据实纠参，乃以景恬举发为词，曲为开脱，法已弛矣。今转谓“为巡抚所持，奉令最谨”，是直谓景恬为无罪，而巡抚故与为难。似此颠倒是非，全失事实，尚得谓之文章邪？

振墉谨案：骆文忠公秉章自订《年谱》云：“户部因饷项支绌，议铸当十、当百大钱。四年六月行司开铸，私铸比官铸更多，价值减半，钱店皆买私铸钱，以至商店大钱不能流通，几至罢市。即由院出示停用，并定以八成制钱收缴大钱一千，数日清查城厢内外大钱共十六万贯，而在局发出可稽者止九万余贯。乃查讯炉头与管局长沙府家人舞弊，绞决二人。”是当时惟宽知府之罚，其事遂结。

富川寇犯零陵，陷东安，执知县赖史直。

先京卿公曰：贼破东安，谓赖史直官声尚好，护之出城。骆秉章不科史直失守罪，仍令宰东安如故，后又特保之，赏罚未为得中。据事直书，以存公道，可也；至谓“执赖史直”，则当时并无其事，亦不应造言诬之。

振墉谨案：骆文忠公秉章《奏稿》卷三咸丰五年九月十二日奏《东安赖令深得民心请免查办片》称：“贼党数十勉扶上马，护送出城，该署令夤夜奔至该县之芦洪司。”

九月，罗泽南自江西还军援武昌。

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初合水陆之师东下岳州，以罗泽南有老父在，留驻衡州，防衡、永土匪，以便归省。其后自岳州败还，整军再出，始令泽南与塔齐布各统一军随征。其克复岳州，泽南扼桥拒贼，功最伟。自是每战必先。篇中专叙塔齐布，不及泽南，至此始叙其由江西援武昌，亦稍寂寞矣。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七咸丰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奏《江西士民请建罗泽南专祠折》称："伏查罗泽南自咸丰三年正月随臣出办团练，管带湘勇，慨然有志杀贼，以拯时艰。经今四载，大小百数十战，所向克捷，与江忠源、塔齐布同时并起，而战功则较两人为尤著。自岳州以至九江，虽水陆并进，与大队齐驱，而独当一面之处为多。岳州之战，罗泽南力扼大桥一路。"

永年、云耀皆起行伍，领营兵，号有智略，至是俱死。营将中无复知名者，始专用练勇矣。

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起团练讨贼，所用皆练勇，营弁中勇健者辄引以为营哨官，擢拔至提、镇数十百人，而未尝用一营兵。云耀、永年官止于都司、守备，所部营兵无几，而以敢战名，亦兼所募勇将之。以为云耀、永年死始专用练勇者，亦非也。

振墉谨案：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答曾涤生侍郎师书》，力持不欲以兵易勇之说。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四《复江岷樵中丞书》亦言："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斩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士将之。"似军事初起时，即未尝不专注练勇也。

茶陵寇陷吉安，江西列城尽为寇踞。曾国藩居南

昌，军报阻绝。诏湖南出军援应，以刘长佑、萧启江出醴陵、浏阳。

先侍郎公曰：时吉安府知府黄公，以吉安府县皆陷，自湖南募勇驰援吉安，而以军事委之曾沅浦宫保，此又湘勇之别起为一军者也。于此皆没而不书，则事实全隐矣。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十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奏《曾国荃保升道衔知府谢恩折》称："窃臣弟国荃，前因咸丰六年逆匪窜扰江西，列郡沦陷。其时袁州一路，有湖南助剿之师，瑞州一路，有湖北乞援之师；而贼势浩大，南路空虚，吉安一郡，尤上游必争之地，江省兵单，未遑攻取。国荃与前任吉安府知府黄冕稟商湖南抚臣，建议劝捐募勇，亲率进攻。是年十月，师次吉安，连复数县。七年二月，国荃丁忧回籍，六月师复败退，经湖南抚臣严檄迭催，墨绖复出，进扎城下，趱挖长壕。经江西抚臣奏明，总理全军，围攻两载之久，上年八月，始克坚城。"王氏定安《湘军记》卷四《援守江西上篇》："特诏起用黄冕为吉安府知府。国藩弟国荃在长沙，冕就商防剿策，延国荃为军主。国荃念国藩急，慨然曰：'吾兄今坐困一隅，义当往赴，君但能治饷，吾当自立一军赴国家急。'以其始攻吉安，号其军曰'吉字营'。"

知县黄淳熙方在告，秉章躬造其馆起之，下檄令知湘乡，不由藩司。文格大惊愠，然无可奈何。

先京卿公曰：委署由藩司饬知，此定例也，巡抚无下檄委署之理。文格谨事巡抚，言出必行，初无梗沮，又何必巡抚下檄？此数语误。

振墉谨案：王氏闿运《湘绮楼文集》卷五《黄淳熙传》："巡抚

将起淳熙，乃自造门见请之，淳熙谢不敢。明日藩司牌出：署湘乡委黄令。诸州县皆惊曰：'此病告六年，院司何自委之？'"语较《志》文为实。

又曰：委署乃巡抚之意，非藩司之意，想系当时听闻未真，遂以意为檄耳。

胡林翼遣李续宜将五千余人渡湖，自安化援宝庆。寇大合围，并围田兴恕、赵焕联诸军。兴恕等倚城东，焕联倚城西，夹资为屯。寇筑垒塞其间，两军不相闻。刘长佑方从武冈西南来，不敢循驿道，更绕而北。佘星元等屯洪桥，在兴恕东，有众七千，留二千人守洪桥，进屯柳桥，以援兴恕。寇攻洪桥屯，破之，众军恇惧。长佑从麻溪渡资，亦西屯。李续宜自蓝田来，移书问进兵路，黄淳熙、席宝田报书，言当直南援洪桥。赵焕联知续宜欲西，自围中与书，言当自北攻，续宜乃西渡浪溪。当是时，围内外水陆军四万，悉统于续宜，然湖南名宿将皆在，非续宜所能统。寇连营百余里，号三十万，日食米数千石。围及两月，野无所掠，城中倚外军悉出谷舂，资兴恕等军深壕相持。寇闻新军至，欲急破之，以溃诸军，反舍东而攻西。六月丁卯，续宜至长佑军中，寇方先攻长佑营，续宜悉军助守，寇败走。续宜军乘之，破寇垒七，以通焕联屯，官军大欢。其夜，寇吹角满山野，集众西渡。明日前队出攻官军，其后队引而南走。田兴恕开壁出

战，亦渡资合大军。

先京卿公曰：宝庆被围时，援军并集城东，贼亦专力东路，掘壕堑十余重，以沮我师。刘长佑自武冈来，亦绕而东，与贼相持。赵焕联居围中，周历审察，知北路贼势稍薄，乃详绘一图，逐段贴说，薄纸细书，以蜡封之，募善泅者，伏水出重围，径投巡抚署。左宗棠取图张壁间，日夕观览。李续宜率五千人来商进兵之路，湘乡诸人佥谓宜从东面进，意在屏蔽桑梓也。宗棠谓东面贼厚难破，不如北面之易图。争辨两日，据图详审，始定由新化进兵。贼围城久，忌长佑军牵制，欲急破之，悉调西北各路贼，合攻长佑屯。续宜潜师夜济，直捣城北贼垒，垒贼皆东趋，垒中空虚，一鼓破之。贼闻报，急驰来援，又大破之，贼遂解围遁走。此当日情实也。续宜在北，长佑在东，相距远甚，何从助守？且贼众号称数十万，攻长佑屯者亦数万，续宜部军仅五千，既助守而复出战，谈何容易。是役得力全在出贼不意，攻破其屯，以通城内外之气。贼仓卒还救，其气已夺，故再战而重围即解。今乃以东为西，以北为东，于当日战事全属隔膜，东西南北一定之方向尚可随意颠倒，则又何所不颠倒邪？

振墉谨案：刘武慎公长佑《全集》卷二十四《禀骆中丞改由东路援宝》云："接赵道、田镇、周镇函称：贼筑垒于五里牌，东路隔断，郡城四面受围，倍形危急。商请卑营绕赴东路，会合洪桥诸军，并力剿办。遂定改赴东路之计。"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五《与刘荫渠》云："希菴一军先拟过新化以向宝北，嗣因宝城迫不及待，尊军兵力尚单，始有由蓝田径趋宝庆之说。今新化有警，援军后路堪虞，自应仍由新化绕过前来，且剿且进。"　又案：骆文忠公秉章《奏稿》卷九咸丰九年七月十一日会奏《宝庆援军大捷府城解围折》，于当时地势军情，言之详备："提督衔副将田兴恕，

驻军府城之南，”似非倚城东；“按察使衔赵焕联、新授永州镇总兵周宽世，驻军府城之东南，其西面滨临资水，以师船扼之，”似赵公焕联亦非倚城西也。

又曰：贼踪密迩，岂有毫无成算，军至半途而始移书问进兵道路之理。

四月，永州总兵樊燮以骄倨为巡抚所劾罢，因构于总督，指目左宗棠。布政使文格亦忌宗棠，阴助燮。总督疏闻，召宗棠对簿武昌，秉章再疏争之。奉严旨命考官钱宝青即讯事，连黄文琛、王葆生等。文琛固以抗直为宗棠所抑，至是保明宗棠，胡林翼复力解之，得不逮坐。文琛等微罪夺官。

先京卿公曰：召宗棠对簿，并无其事。钱宝青逮王葆生、黄文琛、葆亨等赴鄂，并无一字牵及宗棠，此皆有文移可凭。宗棠固不待文琛之保明，文琛亦无从保明也。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自叙》：“鄂督以总兵樊燮呈诉湘抚，具奏牵及左文襄，钱萍江副宪典试湖北，即交查办。嵩焘时入直南书房，以为：左君去，湖南无与支持，必至倾覆，东南大局不复可问。同直潘伯寅尚书悉用其语入奏。”左文襄公宗棠《家书》壬戌《与孝威书》云：“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时诸公无敢一言诵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

左宗棠将六千人，从曾国藩赴江南。

先侍郎公曰：左宗棠被劾，奉旨就讯湖北，潘祖荫疏陈其功

状，以东南大局系于湖南一省，实由左宗棠经画调遣之力，宜仍令回巡抚衙门办理事件。奉旨："是否应回巡抚衙门，抑应饬令带兵之处，著曾国藩查明复奏"。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十一咸丰十年四月十三日《复陈未能舍安庆东下请简用左宗棠折》称："谕旨：'又以左宗棠熟习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两湖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并著曾国藩酌量办理。'"恭绎《圣训》及《方略》俱未载此旨。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五《与广西巡抚刘荫渠中丞》云："家书到，言儿子患病颇剧，匆遽言旋，拟屏迹山林，不闻世事矣。忽涤公奉廷旨垂询鄙人，中言官帅惑于浮言，为之昭雪，尤可感也。"据此则曾公折内尚系节录之谕。此亦须略叙其原委，以醒眉目。

诏以江忠义为贵州巡抚，鸿宾以西南防急，奏留领军，其词言贵州巡抚需员云云，湖南巡抚始自尊矣。是秋胡林翼薨，病革时，密奏劾裕麟。鸿宾闻之，阳奏遣裕麟赴湖北，因解其任。裕麟久专利权，兼摄两司，开敏无过状，官吏民士用舍在其指顾，一旦罢去，鸿宾意益得。庆远知府陆增祥惮之官，从鸿宾来，用黔捐例，改道员以代裕麟。文格以丧归，召岳常澧道恽世临署布政使，超用李逢春，解长沙县印，即知本府，又专以赵焕联居省城领防军，总营务、兵饷。吏治皆有私寄，异于骆秉章时云。十月甲戌，石寇党陷会同。十一月，鸿宾奏劾周凤山募军冗滥，因颇短湘

勇不可尽用，欲他省命将，权悉归湖南。奏入，报闻石寇攻黔阳，陷泸溪，劾江忠义委军归葬，罢其贵州巡抚，诏改提督。

先侍郎公曰：恽公吏才一时无两，毛鸿宾在湖南颇多失检者，而吏肃民安、不失声誉者，恽公之力也。此等是非公论，未宜尽泯。

先京卿公曰：江忠义奉旨署贵州巡抚，疏请终制，诏许之，鸿宾并无奏留之事。其时因湘省三面并警，奏请江忠义暂缓赴任，留营督剿，非奏留也。裕麟以论事与鸿宾龃龉，鸿宾意欲去之，再卜繇词同，复商之文格，文格变色起立曰："此湖南之福。"鸿宾意遂决，奏令赴湖北按察使任。其时胡林翼固无恙，闻裕麟将至，乃密疏劾之。两折月日皆可稽考，不能任意指派也。陆增祥授广西庆远知府，道出湖南，鸿宾奏留未允，遂赴广西。后由广西巡抚委赴湖南催协饷，始加捐道员，指发湖南。当裕麟解任时，陆增祥一广西知府，何能代裕麟？继裕麟为藩司管厘局者，乃恽世临，非增祥也。李逢春署长沙府，系文格所委，赵焕联居省领防军，总营务，系骆秉章所委，皆与鸿宾无涉，私寄之说，果何所据？江忠义被劾时，贵州巡抚早以终制辞，已另简人矣。谕旨有"宜和衷共济，不得以地位相埒，稍存猜忌"之语，并未处分忠义。罢其贵州巡抚，亦系臆造。

振墉谨案：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上谕："毛鸿宾奏黔匪由来凤攻扑龙山，石逆大股窜楚，见在分筹防剿，并将江忠义暂留湖南，俟楚境肃清，再赴署任各等语，署贵州巡抚江忠义，著俟湖南军务稍平，即行赴任。"似江公赴任稍缓，并非奏留；巡抚非司道比，例亦不得奏留也。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江

忠义奏《沥情恳请在籍终制》一折，情词甚为恳恻，自应俯如所请。江忠义著准其开署贵州巡抚之缺，在籍终制，仍著在湖南本省带兵剿贼，以符金革毋辟之义。贵州巡抚仍著田兴恕暂行兼署。”是江公巡抚开缺，实因丧自行奏请。同日上谕：“毛鸿宾奏江忠义‘逗遛武冈，致贼西窜，乃以择吉葬母，请为代奏，一面即径自回籍，咎有难辞’等语，江忠义陈请归葬，自属迫于私情，尚有可原，毛鸿宾据实劾奏，亦属职分当然之事。毛鸿宾、江忠义嗣后惟当以公事为重，和衷办理，不得以地位相埒，各怀疑忌；尤不得稍存成见，遇事龃龉，致于军务有妨，自干咎戾。”江公委军归葬，当时朝旨未尝以此罪之也。

石寇至永明，与来凤寇合走四川。

先京卿公曰：永明隶永州，与广西接壤；来凤隶湖北施南，与湖南之龙山、四川之酉阳接壤，两地相距几千里。乃云“至永明与来凤寇合”，不知其何以合也，岂非荒谬？

振墉谨案：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湖南巡抚毛公鸿宾奏《官军追剿石逆殷匪迭获大胜现伤分路截击以冀迅扫狂氛折》称：“该逆自乾州窜扑永绥厅，经文武击退后，绕由花园窜至保靖县属之里耶。总兵赵福元、王永章、周达武等行抵保靖，知贼计必将径趋龙山，以与来凤贼合，我师跟踪追击，已落贼后，不如疾出永顺截之”云云。同日附片奏称：“该逆连日窜扑龙山县城，复经张昕、王汝惺等协力固守，屡挫贼锋，石逆大股遂尽数归并来凤。石逆封给来凤贼目许桂和等伪爵，令其坚据来城，以遏追师，而躬率其党先趋咸丰。”是石逆之合来凤寇，乃由乾州而永绥，而保靖，以至龙山，非永明也。

诏授田兴恕钦差大臣，专治贵州军。

先京卿公曰：田兴恕授钦差大臣在数年之前，此等处岂可不一考究而任妄书邪？

振墉谨案：此篇所载，系同治元年正月后事，而《援贵州篇》载咸丰十一年五月授田兴恕钦差大臣，年月互误。又案：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命贵州提督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全省军务。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上谕："田兴恕屡被弹劾，因其立有战功，未忍遽加谴责。兹因石逆窥川，亟图带兵自效，并愿归骆秉章节制，足见谦抑为怀，即著该提督统带所部楚勇三千人，克日起程，归骆秉章节制。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于到川后即行交骆秉章封存候旨。"是田公授钦差在咸丰十年十二月，此篇载授钦差大臣专治贵州军，考其年月，适田公奉谕带兵赴川交卸大臣篆务时也。

西洋通商，法郎西请天主教堂故地衡州、湘潭，皆令官清丈还之，听自修建。于是士民引圣谕，黜异端，焚毁教堂，兼攻从教人。法郎西公使诉之，诏官修复。衡永道黄文琛上言："事已定彼教主自建，官修失体。"而湘潭已兴工，巡抚恐生事，募肯偿修者，乃罢文琛，以知府张士宽摄兵备，主其事。

先京卿公曰：衡州、湘潭教堂，由来已久，毛鸿宾、恽世临任内，初未令官吏清还。同治元年，西洋公使以六条照会总署，奏奉，寄谕饬即议复。内有"长沙省城向有教堂基地，应令清还"一条，鸿宾奏言："长沙除衙署贡院外，尺寸皆系民居，无论教堂有无基地，即令有之，而年湮代远，凡管业者皆系价买而来，

何能夺民居以畀教士？所请碍难准行。”奏复后，洋人遂绝未提及。至赔修教堂，概系给钱令其自修，并非官为修复。

振墉谨案：先京卿公《云卧山庄尺牍》卷二《复恽次山抚部世临》云：“湘潭教案寄帅复奏单内‘原将给银’一条议准，恐仍不能不就此生情，但愿其不再住潭，则亦不必惜此些须之费耳。”

以厘税收数不符，奏劾辰沅道陆传应。传应至，复漫谢之。

先京卿公曰：劾陆传应，系咸丰十一年之事。陆传应任衡州府时，曾兼管厘金，迨擢辰沅道，并未经手厘务，何至以厘税收数不符劾之？

八月，石寇部党李复猷犯永绥。时大开已于四川破散被擒斩，余党依复猷欲还广东，出酉阳，窥辰、沅，大集诸军防之。湖南名将已尽，世临不习军，张文报而已。复猷遂入会同，杀知县邓尔昌，陷绥宁，分走道州。陈士杰拒战，寇溃散，走江华，出广西；别部掠通道，败靖州防军。十月，广东军擒斩复猷于连州，湖南以捷闻。世临本依鸿宾以起，至是鸿宾大怒。

先京卿公曰：擒斩李复猷者何人？即湖南赴粤之张运兰、杨安臣两军也。毛鸿宾履粤督任，土寇郑绍忠降，飞檄止运兰、安臣毋入粤。世临策粤贼余党必仍由粤以趋江西，恐粤中无以待之，遂饬运兰、安臣速赴粤境暂驻，探明贼踪，相机堵剿。适李复猷至，一战成擒，解送粤省戮之。据实奏闻，而请将出力员弁由粤

保奖。鸿宾以先奏为嫌世临无容心也。

振墉谨案：先京卿公《云卧山庄尺牍》卷一《复左季高督部》云："李复猷一股经俊臣、绶卿两军击败后，复遁而之粤。其时粤匪陈金刚授首，寄帅驰檄止凯阳两军之行。不佞度此贼未能假道湖南，则必假道粤东，以终遂其入江之计，中丞所见亦同，如是仍饬两军分由宜、临前进，会师连州，而李逆适至"云云。凯阳即张、杨所统军名。

又曰：李复猷入湖南，屡经官军截击，散亡略尽。遁入广东境时，毛鸿宾已履粤督任，粤东土寇郑绍忠投诚，飞檄止张运兰、杨安臣无庸赴粤。世临度李复猷必由粤图窜江西，粤东北界无现兵，不足制贼，仍催张运兰、杨安臣速进，适与李复猷相值，一战擒之。世临据实入告，并声明出力将弁由粤督查明保奖，未尝自以为功也。

世临又追前事，奏征陆传应自贵州至长沙会计厘税收数，钩考其事，不能竟也。

先京卿公曰：陆传应由黔来湘，乃张亮基委令办理黔捐，非由世临奏征而来。其经收厘税，乃五年前之事，何至五年以后复行会计钩考？湖南自办厘以来，从未尝吹求前事，曰"奏征"，曰"钩考"，所奏如何立言，所钩考是何款目？此岂可平空造谣邪？

又曰：毛鸿宾之劾陆传应，系归入随时甄别，并未据事劾之。恽世临亦无奏征陆传应会计厘税之事。平空造谣，不知何所依据。

稍修小怨，以饮博事罗致道府十余人，又好以访闻案事，皆示意令自引退。

先京卿公曰：职官饮博，本干例禁，况公然挟妓饮酒，且径由妓馆诣文庙释奠；身为百寮之长，岂能诿为不见不闻？一经查实，诸人相率引疾以去，遂亦不复穷究，平心而论，尚不免失于宽纵。今乃指为“修小怨”，诋为“罗致”，然则将以耳聋目聩、麻木不仁为宽厚乎？“访闻案事”，所案者何事？所冤抑者何人？请试举之。

又曰：官吏挟妓饮酒，乃至秋仲丁祭径从妓馆赴文庙行礼，众论哗然。世临拘妓讯问，驱逐出境，其同时在场官吏，皆以病引退，世临不欲竟其狱，事以中止。此岂得以“罗致”目之邪？是真狂吠矣！

然世临谨事巨室，阳示同好恶，士大夫喜事者翕然称之。

先侍郎公曰：恽世临有吏材，勤于治事，亦稍喜苛察，其综核名实，整饬吏治，一时无能及者。壬秋蔽于一二人之私怨，极口诋之，未为确论也。

振墉谨案：罗氏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十三《恽中丞官书摘抄叙》云：“至于澄叙官方，整齐流尚，综核名实，钩摭细微，宵寐所结，不啻月吉之布，则恳挚之出于性者然也。”

又曰：详壬秋之意，专务发摅官场议论，以摧毁湘人为心，使人怅惘。

先京卿公曰：省城巨室，自张亮基、骆秉章皆倚以通上下之情，世临亦犹是也。

三年五月，江、浙逸寇犯江西。大增防军逾二万，

分屯诸府。自厘货盐茶税兴，公私饶裕，冗军益多，皆坐营无战事，比于额兵，而滑惰谄巧之将亦由此进。咸丰以前，讳言寇入，自毛鸿宾以后，每奏事必言"东西同警，群寇迭至"，以希大举焉。六月江宁克，洪寇平，防军仍屯戍备寇。

先京卿公曰：鸿宾、世临任内，所用军将皆仍骆秉章之旧，往往事亟或添募数营，缓即撤之，其长年率勇驻防者，寥寥数人耳。西路自咸丰五年迄于光绪，黔匪之来去无时无之，东路则金陵未克以前，岁有边警，皆随时设守，随时撤防，两路用兵最多之时，亦仅万余人。二年，江西遍地贼氛，东路防军尚不及万人，何为大举？迨兆琛、李元度、周洪印三人入黔，席宝田继之，湖南始大举出师，而财力亦自此竭矣。

振墉谨案：先京卿公《云卧山庄尺牍》卷七《复张竹屋侍御》云："吾乡自东路撤防，两年之中，大可休养生息。不意援黔一举，罄往昔所有，用数万之师，而寇患益深，军储早匮，竭蹶之状竟为畴昔所未经见。在西路各营欠饷近百万，添席军万余人，月需饷银五六万，库局不名一钱，旧者不能裁撤，新者无可供支，几成鼠子入牛角之势。"

世临为政多倖门，高下任意，又刻核，自以习例案，明铨格，于补官屡诘难吏部，而时议追咎毛鸿宾专擅威福，皆自世临发之，欲并去此两人。然其牵引多，重发难，乃假例事付吏议。鸿宾、世临皆自以为无恐，及奏上，竟降调世临，出不意。湘军将以其治军疏，又力主榷税济东征，乃率醵银五万以资其归。

先京卿公曰：世临精核，勤于政事，案牍必手自披阅，又好访问考证，吏不能欺。自张亮基、骆秉章崇奖廉能，湖南吏治稍稍改观，而未尽澄清也。世临莅任两年，甲子乡试，诸生来省应试者，各道其地方官皆有所忌惮，无敢公然贪墨者，为数十百年来所无，此合省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又世临署藩时，欠饷一百余万，去任之日，则仅有旧欠二十余万，而库局所存三倍之。若使久于其位，当可大致富强，惜乎其去之速也。此篇叙述议论，乃全与事实相反。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二十四《致毛寄云制军》云："恽师才大心细，办事能破除文网，而又不悖乎今日之轨辙。舍沅弟屡称其才识似胡文忠，精能过汪蘅甫；顷何子贞前辈过此，亦称诵不置。弟方佩阁下知人之明，种福敝省。"《致何子贞》云："湘中一案，毛、恽两帅镌职。恽公之贤，乡人过此多称道之，不仅得贤者齿颊之芬。闻所坐故甚微薄，或不久于磷缁。"致先京卿公云："恽帅罢官之后，几至无以自存，廉正深可钦敬。然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自古叹之。"

又曰：相传阎运曾上书世临，痛诋在事诸人，而高自标许。世临传语严斥之，谓再尔当拿办，以此孕恨。又历年游说各营，都无所遇，故著此书以雪私愤。不然，何好恶拂人之性若此？此语当可信。

振墉谨案：王氏阎运《湘绮楼笺启六·致马生》云："用度浩繁，专靠出卖风云雷雨，一信百金。"《笺启四·致陈亲家》云："阎运当天发誓，不复议论纵横。缘昨得长孙言及，文史流传之人多无后福，故欲以阴功补前过。"《笺启五·致黄亲家》云："申夫之恨《湘军志》，较沅伯尤甚，阎运复书云：'他日阎王殿下，亦惟有俯伏认罪，自投油锅。'"

五年，以李元度为大将，出沅州，攻铜仁、石阡寇，以周洪印等出靖州，攻天柱、清江苗。

先京卿公曰：援黔之举，以贵州布政使兆琛为总统，得专折奏事。李元度、周洪印各将一军，分道并进。谓元度为大将，误。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三十《复刘蕴斋中丞》云："兆藩司为李少泉中丞所引重，而左帅于筹饷折内附笔参之，著语甚重。兆得信后，计必求离黔营而回本任。似宜酌保带兵大员援剿黔疆。援黔之师，近而防湘，远而图滇，一举而兼三善，自应以全力赴之。惟统帅实乏称意之选，不独湘、黔为然。李次青廉访徽州垂翅之后，常思奋勉立功，以收桑榆之效。现在黔疆诸军，自以李军为最优，伏恳阁下履任后，于此军特加青眼。"时李公未为带兵之将也。

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初不为奸利，及寇平，军罢散归，无业者假以报复劫掠，因又招诱，所在有之，各不相属，又人猥杂，并不能助缓急。而官吏讳劫盗，惮缉捕，儒生喜防未然，往往推之哥老，以张大其势。奏报频频上闻，廷议以为固有之，虽诏防察，终以为不能绝。寇起既久，督、抚亦不复议疏防罪。一闻哥会，辄上变发兵。

先京卿公曰：哥老会所在充斥，声息相通，州县官相率以讳饰为能，有而不报者多矣，未有本无其事而张大其词者。

振墉谨案：刘氏蓉《养晦堂文集》卷八《复李筱泉制军书》有："湖南会匪，其源盖发于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广，当事者苟幸目前无事，相与漠然置之，属吏承风，益怀观望，或更粉饰其词以闻"云云。

曾军篇第二

先侍郎公曰：案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湖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

又曰：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

军兴，而养兵之利害尽著。诸帅臣则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显。然兵妒勇益盛，所屯则私斗，战败固不救，反陷之。咸丰二年冬，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奸人倡伪议，谋通贼，

及结盟拜会相挺起矣。

先侍郎公曰：天下养兵之费莫盛于广东，额兵凡七万余人，而各营将有缉捕之责，率皆募勇为之，不一问之兵，是以道光中叶用兵海上，皆出召募。此在唐、宋盛时已然，而至今日额兵尽为虚设，一无可用，则古所未闻也。既言“军兴，而养兵之利害尽著”，“则稍稍召募”，又言兵勇相仇，又举潮勇以明勇之害，然则将两废之邪？此于文体皆不合。

又曰：纪曾军缘始，而首言潮勇之害，且谓奸人乘之以导乱，其意盖甚言勇之不可用也。然其言究为无因。

曾国藩既奉命帮办巡抚团练，是时湘乡先立练局，请主其事，辞母忧不出，且自言行军用兵不素习。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长沙与巡抚张亮基治守御。

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始具疏辞，嵩焘力劝沮之，遂应诏以出，其疏已具，未上也。壬秋但自喜其文之跌宕取势，不顾事实也。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自叙》：“曾文正公典试江西，奉太夫人讳南归，时贼方围长沙，文正公旋奉旨帮办团练。解围后，嵩焘驰吊文正公家，至湘乡县城，朱石翘方为县宰，为发官夫两班，凡百二十里，用夜半抵文正公宅。则已具疏力辞，并缄致张石卿中丞，力陈不能出之义，专使赴省，束装将行矣。嵩焘力止之，不可，乃以力保桑梓之谊言之。太翁召语文正公，以嵩焘之言为正，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曾文正公国藩《家书》卷四《与牧云兄》云：“前信写就，正拟专人送至省城，请张抚台代为发折。十五夜接张抚台来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胜骇叹。郭筠仙亦于十五

夜来我家，劝我到省帮办团练等事。弟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惧，理宜出而保护桑梓，即于十七日由家起行，二十一日抵省。”

又曰：湘乡练局，知县朱孙诒主之，何为请文正公主其事？其时亦并未告辞。此皆凭空编造，无事实。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一《与刘霞仙》云：“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一则叩谢石樵先生枉吊敝庐之劳，一则到局与诸君子商榷，以明同舟共济之义。”时方未届卒哭，于湘乡练局事似亦非竟辞不出。

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日阅所部军，训练有法。

先侍郎公曰：塔齐布时以都司拣发湖南，署左营守备。

又曰：《防守篇》云：“塔齐布以都司署守备，仅二年超擢大帅。”与此互有歧异，而《防守篇》所叙为实。似其后亦曾一署左营参将，此时则仅署守备也。

振墉谨案：黎氏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二：“咸丰三年三月，潘公铎具折告病，骆公秉章仍奉旨署湖南巡抚，以四月十一日到任，奏委塔齐布署抚标中军参将。”此篇所载系咸丰三年正月事，在塔公未署参将前。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二《复江岷樵》云：“国藩在此，亦日以练兵为要，塔都司差可与谋事，此外殆罕宏济之侣。”又《奏稿》卷十咸丰八年八月十二日奏《湖口建昭忠祠九江建塔齐布祠折》称：“前提臣塔齐布署湖南抚标守备时，已毅然有杀贼立功之志”云云，时固以都司署守备也。

张亮基移督湖广，未几，移抚山东。署湖南巡抚

潘铎引疾去，骆秉章复来。以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见其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

先侍郎公曰：骆文忠与罗文僖同处，即一切委之罗文僖；与曾文正同处，即一切委之曾文正，其心诚无所计校，才虽薄而固君子人也，未宜以此冤之。

振墉谨案：李氏元度《天岳山馆文抄》卷十一《骆文忠公别传》："曾文正公时以侍郎奉命治团练，公与同心戮力，虽议论时有不合，而公事力护持之。"

二月，常宁土寇起，以刘长佑将楚勇五百人、湘勇三百人往，未至，其县团丁讨定之。阳山寇窥宜章。大庾寇入桂东，杀汛官，以张荣组将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刘长佑破平之。永兴、安仁、茶陵时有寇发，辄闻而兵随至，奸轨破散。

先侍郎公曰：《曾军篇》与《湖南防守篇》叙次多同，于文为复，而于事则皆不能详。故疑讨平土寇当别为一篇，以此为肃清湖南之功，一二将弁任之有余，不足重述也。

是时，湘营制：营三百六十人。中营罗泽南将之，左营王珍将之，右营邹寿璋将之，塔齐布将兵勇成二营，周凤山、储玫躬各将二营，曾国葆将一营。国藩仍欲充广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将成一万为义师。

先侍郎公曰：是时始募湘勇三营。其后衡州增募十营，为东征之师，邹寿璋，曾国葆各将一营，塔齐布亦至是始任为营官。

曾文正公初驻省城，塔齐布主会操而已，未为营官也。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二《与吴甄甫制军》云："会张石翁招湘勇千人到省，遂日日训练，分为三营：中营为罗教谕管带，昨援江西剿安福贼者是也；左营为王县丞管带，衡山、桂东、兴宁屡著战功者是也；右营为监生邹寿璋管带，目今浏阳守卡者是也。"《书札》卷三《与骆秉门中丞》云："省门营盘基址有三处，最要紧一为蔡公坟，前邹寿璋营址也；一为妙高峰，前舍弟营址也。"邹公寿璋、曾公国葆成军后，归入衡州增募十营内（见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三《与骆中丞》）。又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三《与彭筱房、曾香海》云："现拟于衡州广募新勇，大加训练。前六月间托魁太守所招之勇，邵阳各勇较胜于新化。后弟自省归，邵勇交塔副将带往醴陵防堵，昨在安仁剿江西土匪，一战荡平者是也。"《与骆中丞》云："其不在衡者，有塔副将宝勇七百，拟并为一营。"曾公由省绕道湘乡抵家省亲后，即赴衡州，塔公管带营勇，亦于是时编定。

又曰：此初至省城事。罗、王两公亦实由巡抚张公檄调，曾文正公奏请练勇，因就用之，亦不止立此三营也。其后诸营间有添设，曾国葆一营，则至衡州开立十营之一也。

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者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夏操兵虐军士，且提督见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

先侍郎公曰：塔齐布奉提督令止操营兵，而所部辰勇会操

如故，惟引谢不敢传操营兵而已；以为沮惧不敢出，是又诬塔公也。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二《与吴甄甫制军》云："因练勇之便，时与塔将言及城中各兵，亦可抽演试操。四五月间兵勇会操，居然严明，塔将独能勤劳奋发，以是器之。而清副将为湘中万口所不许，又宴逸不事事，亦遂恶之。由是清大不满于塔，忮恨次骨。六月初提军来省，乃媒孽其短，百端构煽，于是文武不和，兵勇不睦之象，渐次成矣。国藩为保塔而劾清，适会张石翁保塔劾清之折同时并发，不谋而合。石翁又有札严责塔将何以不操练。"是塔公会操，固曾文正公与张公命也。

侍郎宋晋请发湘军援安徽。时新募壮勇分击土寇，未尝休息，合会军饷乏绌，器械旗服朴陋，又方议水军，造战筏守湘，初无意勤远，而鄂、皖羽檄日至，月三四奉诏促出师，乃议遣王珍。珍既得请饷省城，不复启国藩，后又罢行。国藩议合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国藩初本倚珍为大将，既以军新集，技器粗脆，远出遇寇忧必败，而珍颇易言兵，度其才气终不能为下，乃听珍别将。

先侍郎公曰：江忠烈公奏请设立水师，与贼争长江之险，曾文正公因创定水军营制，开立十营，意在助江忠烈公平贼而已，原未拟躬自任之。至谓专为守湘计，无意勤远，则非当日情事也。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三《与骆中丞》云："侍拟日内复奏，言北省贼退，暂可不往救援，而自请在衡筹备水师，为督抚分任其劳，并请于粤饷解大营者截留八万以为办船之用。若炮船齐备，或阁下、或甄师与岷樵东下剿贼，侍皆愿从其后，以

为辅助。若不截此饷银，无款买船，水路豪无准备，则尊见合剿之局，终难成也。”《书札》卷四《复江岷樵中丞》云：“鄙人愚见，总须备战舰二百号，又辅以民船载货者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勇四千，陆勇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与麾下相遇于九江、小孤之间，方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耳。”

又曰：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倚罗泽南、王珍，而所定营制，通三百六十人为一营。王珍意少之，欲自改定营制，曾文正公持不可。时左宗棠与文正公以意气争胜，如王珍旨，允所请，王珍因别将一军，归巡抚调遣。曾文正公不之强也，未尝有汰珍军事。

振墉谨案：罗氏正钧《王壮武公年谱》卷上：“骆文忠公阅公军可用，乃留屯省城。”注引骆公原札云：“连接曾部堂来函，已经奏明暂缓赴鄂，请将湘勇严汰精选，酌留二营，其余概行裁撤归农，以节糜费，迭经札饬在案。见在接据探报，贼踪往来无定，南省仍应严防，所有该员前项湘勇三千四百名，仍应暂留省城，照常管带，合行札饬。札到该员立即遵照，仍将各勇留驻省城，暂缓裁撤，认真训练，严加约束，听候调遣无违。”　又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三《与吴甄甫制军》云：“璞山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然局量较隘，只堪裨将，以视岷樵之智勇兼全、器局闳远，则非其伦矣。”时曾公方令王公募勇东征，只以裨将许之。

二月庚辰，遣储玟躬拒寇宁乡，雨雪步进，欲与寇争城。壬午，未至县十许里，县故无城垣，寇已据治所，官走免。众议止待后军，玟躬奋曰：“自军兴，寇破城百数，皆待其休息或饱掠弃去耳，今舍营兵，

起义勇，奈何闻警咨趄。”即部分其五百人，分三道向宁乡。寇方散掠，遂乘攻之市中，寇各求门出走。玟躬止营郊外，休士会食，而躬率十余人行衢巷，抚难民。寇先出者不知官军至，方还县，见街中横尸，大惊，复出东门，乃反遇玟躬，相挤塞门。玟躬遽前搏寇，寇前后刺之，玟躬及十八人尽死。寇不知主将死，奔相告：“此来者以数百人败数千众，今止营待后军，不可当也。”即夜引去，合蒲圻寇众俱去。湖南境内解严。省城、湘潭初闻寇破宁乡，大惧，及闻寇去，知由玟躬一战，道路交颂储石友云。宁乡人见其战者尤感念，即日为立祠。盖自此湘军重赴援，人人稍知荣战死矣。

先侍郎公曰：此一段叙次最有声色，储石友死事甚烈，其人君子也，壬秋于此尚能一持公谊。

国藩前军至岳州，王珍先屯岳州城，见寇退，议进兵。崇、通寇大上。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乙巳，败王珍于羊楼。丙午，塔齐布复通城。其日，王珍退守岳州，邹寿璋屯城中，谓珍曰：“城空无食，不可守也。”珍不听。戊申，寇至，寿璋率所部退保南津，会水师，而别将还保城。城空，军士一日不得食，王珍缒城走，众乱。国藩遣炮船迎师，免者千余人，溃死大半，俱走保长沙。寇众乘之，遂据靖港，距省城六十里。再犯宁乡，败湘勇三营，营官伍宏锴战死。塔齐布自崇阳还，奉檄援宁乡，会寒雨，行三日未

至。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国藩下檄塔齐布，改援湘潭。使者以为军在宁乡，行半日遇之，乃在中途，距湘潭反近。塔齐布亦未知湘潭已破，喜于凭城保大县以自固。四月己巳朔，军长驱趋湘潭，将入城，乃知寇先在，势不得退。寇闻有官军至，亦即发兵拒战，迫相遇。塔齐布不得退，则驰陷陈，军士皆出薄战，寇自起，与官军未尝短兵接，相顾愕欲退。其后队望四山多负仗者，以为官军大至，则先走，因相蹂。官军噪呼，观者皆噪呼，遂大破之，追至城乃还立营。其日，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国藩集谋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亲督战。或议先靖港夺寇屯；或曰靖港败，还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即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决所乡，定乡湘潭。五营先发，约明日国藩帅五营继之。夜半，长沙乡团来请师曰："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闻者皆踊跃。国藩亦忧湘潭久踞，思牵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发，船退不得上，缆而行。寇出小队斫缆者，水师遂大乱。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遽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国藩愤，自投水中，章寿麟负之还船。

日午，还至城下，而湘潭大捷报至。先所遣水师距湘潭十里，闻陆军战胜，呜角发炮直上。塔齐布军三日三胜。壬申，寇散走，水师尽烧所掠船，寇大败，走靖港，遂俱走还岳州。湘潭既复，国藩以军不精练，悉汰所部，留五千余人，因留长沙造船，增调罗泽南、李孟群、陈辉龙将水陆军，图再举。

先侍郎公曰：储石友死事，在曾文正公未出师之前。其后乃率水陆各十营出岳州，王珍别将一军屯岳州，败绩，各军驰援者皆溃，文正公复回长沙，其时塔齐布一军尚未至岳州也。贼复由宁乡陷湘潭，塔齐布、杨岳斌水陆两军击走之。文正公截之靖港，又败绩，始回长沙，整军再出。壬秋所叙前后交错，未能清晰。

振墉谨案：储公战没宁乡，在咸丰四年二月十三日。时曾文正公方率师抵省，所派之陆路各营，于二月二十六七等日先后抵岳，曾文正公亦督带水军于三月初二日行抵岳州，见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二《请恤储玫躬等折》及《贼踪退出南省现驻岳州折》。

又曰：塔齐布领陆师，杨岳斌领水师，会攻湘潭，水陆搏战，力摧贼锋，湘军之盛自此始。不宜专叙塔齐布，而直没杨岳斌之名。

振墉谨案：湘潭之役，杨载福以陆路武弁管带水师，被贼枪伤左肋右腿数处，裹创血战，奋不顾身，陆续烧毁贼船四百余只，载骆文忠公秉章《奏稿》卷一会奏《靖港击贼互有胜负湘潭大捷克复县城折》。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二《与陶少云》云："此次贼匪复行上窜，大股数万，水陆并进，意欲披枝叶以溃腹心。贼船昼泊靖江，登陆由宁乡窜据湘潭，为夹攻省城之计。仆与曾涤生侍郎商议，即遣陆军四千，陆续驰往，水师五营继之。自三月二十八

日起，至四月初四日，六日之内，毙贼近万，烧贼船一千四五百只。初五日卯时克复县城，余贼抛弃军械号衣，纷纷溃逸。陆路以塔副戎齐布之功为最大，水路则杨千总载福、彭茂才玉麟之功为最大。微此数君，吾楚其能支乎？"杨勇憨公国史本传："偕生员彭玉麟攻湘潭踞贼，载福腿臂俱伤，裹创鏖战，八日十捷，克之。"本《志》于《水师篇》叙是役仅及彭刚直，亦遗杨勇憨名。

塔齐布屯湘阴新墙，待水军。庚辰，俱进，攻岳州。甲申，水军渡湖。丙戌，焚寇舟。七月戊戌朔，寇空岳州城，东北屯城陵矶，倚江，水陆相犄角。

先侍郎公曰：进攻岳州，罗忠节公功冠，罗军威名自此始也；削而不录，冤矣。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三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三日奏《岳州水陆官军四获胜仗折》称："管带湘勇委员罗泽南，行军整暇，沈毅有谋，尤善审择地势，独当大桥一面，扼守总隘。"先侍郎公《罗忠节公年谱》卷上："先生以岳州四面环水，惟大桥一路上通省垣，贼所必争，独率所部扼大桥以拒贼。二十五日贼果悉众万余，直犯大桥，官军进踞芭蕉湖上高桥，距大桥十里，先生于大桥北之九塘岭立望楼以防贼之突至。二十六日，贼拥登九塘岭，坼毁望楼，逾岭而下。先生与李公续宾奋力堵御，贼稍稍引退，追至九塘岭，瞥见贼众逾万，分踞坡岭。乃饬李公驻九塘岭南，防贼抄尾，自督中营力战，直逼至高桥，毙贼千余，贼悉退据高桥。二十八日与塔公进击高桥贼垒，大战连日夜。闰七月初二日，先生率中营出九塘岭，李公续宾率右营出九塘岭之东岭，蒋公益澧率左营出大桥之东路，三路进剿，击破高桥东贼营

九座。贼退据城陵矶关帝庙，先生乘胜进击，又破关帝庙贼营三座。贼悉众退至城陵矶下。曾公以岳州之战独当大桥一面，功最巨，保奏以知府尽先选用，并请赏戴花翎。”

塔齐布、罗泽南东攻崇阳。己丑，陆军破寇屯于羊楼洞。八月己亥，复崇阳。己酉，国藩进屯金口。辛亥，泽南等进屯纸坊。癸丑，会于金口。泽南请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至，大破之。塔齐布伏兵洪山，要寇路。

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自岳州督水师东下，而令塔齐布、罗泽南会兵出崇阳，约至金口会合。既抵金口，诸将会议进止。泽南言：“贼精锐尽驻花园，当以全力攻花园；花园破，武昌不攻自下。洪山但分一军驻扎，扼贼上窜。”出图袖中，指画形势。时塔齐布所部军倍于泽南，泽南意欲以攻花园任之塔齐布，而周凤山力沮之。凤山故夙将，塔齐布悉委以营事，进止取决凤山。泽南议久不决，奋曰：“吾兵力单薄而贼垒坚，是以犹豫。必无肯任此者，泽南当自请行耳。”即日驰攻花园，破之。塔齐布屯洪山，闻花园破，叹曰：“彼书生当前敌，而吾乃休息于此，何以自处？此凤山误我。”此段事实，《方略》不能详，《罗忠节公年谱》固详载之，宜补入。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罗忠节公年谱》卷上：“咸丰四年八月二十日，曾公乃悉召水陆诸将议攻武昌机宜。先生出图指画，言：‘紫坊出武昌有二道：一出洪山大道，一沿江出花园。而贼精锐皆聚花园，若出洪山，前临坚城，仰攻不下，花园之贼得以袭我后路，非长策。今惟悉力攻花园，花园贼垒破，乘势平鲇鱼套诸贼垒，贼之精锐皆尽，武昌可不攻而下。故当以重兵剿花园，而分

兵出洪山，以防贼之反窜'。诸将议未决，先生因曰：'花园贼多且强，某请任其难者。'于是先生率诸军出花园，提督塔公率诸军出洪山"云云。紫坊盖即纸坊。《湖南褒忠录·谥忠节赠布政使衔宁绍台道罗泽南传》、《湘军记·规复湖北篇》叙此役并据《年谱》入录。

又曰：花园、田镇为湘军初出时两大恶战，叙次嫌太简。

始寇之起，所行无留难，其踞省府，胁取民财谷而已，行道掠人夫，不用则遣还，未尝增众。及屡败，乃结土寇屯城镇，颇收拔悍挚者，而石大开、陈玉成用事，寇乃盛于此时矣。

先侍郎公曰：杨霈之败，贼袭破九江水营，再陷武昌，而以杨岳斌水师扼之金口，始终不敢逾武汉，自是攻战日急，贼之气焰亦稍熠矣。而以为贼乃盛于此时，恐未然。

振墉谨案：王氏定安《湘军记》卷三《规复湖北篇》："杨载福自六溪口东下，遣都司鲍超循南岸游击，李成谋循北岸，克金口，遂移驻金口。先是，长江为贼有，扬帆掳掠，莫能制，自国藩创立水师，所扎营处无敢飞越者。武昌陷贼数年，而新堤商贾云集，征厘转饷，遂为重镇，水师之力也。"

湘军万余人，水陆分为四：李孟群等水师回援武昌，塔齐布留攻九江，罗泽南入江西，国藩收萧捷三等水师三营屯南康。泽南奔命往来，复弋阳，克广信，收景德，攻义宁，虽战胜攻取，非东南所以安危之大，故不具载。塔齐布以五千人留屯，议者以为顿兵无所用武，而廷议多言不可解围，光禄卿王茂荫奏尤切，诏亦命留攻。相持半年，九江、湖口两城寇慑伏，

终不敢犯大营。

先侍郎公曰：罗忠节公一军初攻梅家洲，与湖口贼相持约及半年，九江则相持四五年，即李次青一军与湖口贼相持，亦在一年以外也。罗忠节公既克复义宁，上书曾文正公，规画天下大势，以江西非用武之地，当急进兵武汉，扼天下之冲，东南大局始可筹画。曾文正公急遣之。是为平贼一大机要，正须于此叙述，以接鄂军。凡此大关节目，似未可以意轻重，削而不书也。

振墉谨案：罗忠节公泽南《遗集》卷六《与曾节帅论进攻湖口利病书》云："为今之计，惟以复武汉为要著。武汉复则从北路以攻蕲、黄，下小池口、金口之水师，相联而下，以断贼之粮道，内湖之水师从而会合之，然后以一军捣江之南，以一军控江之北；顾兹小丑，尚能久居此邪？计不出此，徒为争湖口、争九江之谋，是不过徒为江西固门户也。今日之祸，天下之大变也。东征西讨，无非以安天下为事。剿广、饶，为东征故，即剿义宁，亦无非为东征故。况剿义宁可乘之以下武汉，于东征大计尤为有益乎。泽南请先以义宁自效，克复义宁，即请随同麾下进征武汉，斯为上策。"《与曾节帅议东南战守形势书》云："欲制九江之命，未有不从武汉而下；解武昌之围，未有不从崇、通而入者。泽南奉委从戎，力小任重，夙夜祇惧，常自恐其有失。然苟有可以效力之处，虽备极艰险而不辞。倘不遗葑菲，欲俾以剿崇、通，援武汉之重任，则愿益以千人以厚其势。予以数月之饷，以储其粮，虽自知其不才，亦愿枕戈尝胆，以从事其间，以歼此一隅之群丑。"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六咸丰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奏《调派罗泽南一军由崇、通回剿武汉折》称："窃臣前于提臣塔齐布沦逝后，即飞函至义宁，令罗泽南来营面商大局。罗泽南得信，由义宁之杭口直至南康，连日熟商剿办事宜。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

南所必争之地。湖口破则扼截长江之腰脊，使安庆贼舟不能与湖广相通；武汉破则雄据长江之上游，使金陵贼巢百货皆绝其来源，而有日就穷蹙之势。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道，则湖口之与武汉，其轻重亦略相等；而论目前形格势禁之道，则必力争武汉而后可以保全邻省，能保全完善之省，而后可以规复被陷之区。罗泽南于二十九日抵南康，臣即饬令渡湖，带亲兵数十人，督率平江勇于初八日攻剿湖口一次，仍以下钟岩石垒过坚，未能遽破。恐顿兵日久，老我劲旅，罗泽南亦具禀数千言，规画详明，慨然以援鄂为己任，遂决定回剿武汉之计。已于八月十六自南康起程，由义宁进捣崇、通一带，西上武昌矣。”

江西篇第四

邵武寇复出泸溪，刘长佑战不利，遂陷金溪、安仁，张运兰尾之，收安仁。吴国佐新出，锐欲攻寇，与运兰期合战，先入被袭，军败，刘本杰陷寇死。本杰久佐王珍军，负时名，以不能骑为追寇所杀，运兰失期，故不败。寇亦略新城东走，而刘长佑北攻金溪寇，大破之，寇悉走福建边。

先京卿公曰：此段叙述全失事实。江西肃清后，贼悉趋浙江，攻衢州不下，折而入闽。复分一枝自建昌之泸溪窜金溪，陷安仁。复安仁者，为王文瑞分带张运兰所部湘勇者也。贼东北走万年，吴国佐追之，失利，刘本杰战死。曾文正挽联有云：“万年歃俎豆”，明指其战殁之地矣。乃亦弗查考，而以属之金溪何邪？泸溪为贼窜入后，刘长佑始进屯新城，兵不盈千，贼以数千攻之，

苦战连日，愈逼愈近。曾军时驻贵溪，张运兰、王勋等闻新城之警，争请赴援，于是自贵溪渡信江，向建昌。而新城贼已为刘长佑击退，并归福建，江西巡抚檄长佑移攻景德镇。曾文正知长佑沈毅有容，其营务处江忠义骁果善战，机警有智略，李明惠神气闲定，屡当前敌，未尝受一伤，终当倚以办贼。徒以久役，兵疲难以复用，欲令其且归休息，整军再出。因商之江西巡抚，以曾国荃军赴景德，而淮长佑还乡。此当时事实也。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十咸丰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奏《攻克安仁县城折》称："该逆窜入安仁，饬调道员张运兰率老湘营自河口拔营往剿。行抵贵溪，探报该逆将趋万年、乐平，归并皖南，即与候选知府王文瑞分为两支横截乐、万去路，贼遂折回安仁，踞城抗拒。张运兰等折赴安仁，自率六旗及侍勇出中路诱贼。该逆见官兵无多，径犯中路，张运兰鸣鼓为号，伏兵从左右杀出，适王文瑞带队分三路驰至，我军力战，呼声震天。次日仍分路奋追，王文瑞等追二十余里，殪贼无算"云云。同日奏《刘本杰阵亡请恤片》称："据吴国佐禀报，追贼万年，未及午餐，正与贼遇，被贼包抄，伤亡五六十人。帮办刘本杰手刃数贼，力竭而亡。"又卷十咸丰八年九月十三日奏《移师由杉关入闽折》称："闽贼大股回窜新城，道员刘长佑扼守隘口，连日苦战，该逆愈来愈多，更番猛扑，张运兰禀请救新城，驰抵金溪，闻刘长佑大获胜仗，贼仍由建宁一带窜去。"

又曰：吴国佐追安仁败贼，及之万年县，为贼袭败，刘本杰战死。万年界安徽，贼由徽境窜去。其略新城者，别是一枝，与刘长佑相持四日，未得逞，仍回窜福建。刘长佑攻金溪事又在新城之前。此处叙述，殊未分晓。

国佐喜言兵，运兰拙讷，然自命宿将，积不相能，又用金溪失期事相怨望。

先京卿公曰：失期事在万年县，不在金溪。

曾军后篇第五

先侍郎公曰：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节目。湖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

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伤死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

先侍郎公曰：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困曾军三万人，搏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掩没其劳，以数语淡淡了之，真使人气沮。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日记："接沅甫弟信，知伪忠王大股援贼扑金陵营垒，二十日已扑一次，趋重季弟江边一路，粮道所关，新集之营恐难坚守，深以为忧，寸心如焚。"九月二十日日记："接沅弟十六七信，尚属平安。中有伪文数件，知贼来援金陵，曾于五六月大会二次，集议全局，并刊刻《会议辑略》一书，伪忠王亲为之序。乃知贼中处心积虑以求逞

于我，而我或轻心深入，率意浪战，其尚未至溃败决裂，实天幸也。”《家书》卷八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与澄弟书》，有“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等语。九月二十四日《与沅弟书》云：“萃忠、侍两酋极悍极多之贼，以求逞于弟军，久病之后，居然坚守无恙，人力之瘁，天事之助，非二者兼至，不能有今日也。当弟受伤血流，裹创忍痛，骑马周巡各营，以安军心，天地鬼神，实鉴此忱。以理势论之，守局应可保全。”又《奏稿》卷十七《缕陈金陵各营苦守情形折》言之綦详，并附片仍请简派大臣会办军务，寇势似未衰于初起也。

国藩本以忧惧治军，自幸平洪寇，克江宁，如初起兵时所望，力言湘军募气不可复用，主用淮军，后以平捻寇。然席宝田、左宗棠仍募湘军征苗、回，竟定塞外，棱威天山，乌睹所谓暮气者邪？

先京卿公曰：此等议论，无关时事，徒事讪诮，逞笔锋之犀利而已。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批牍》卷二《批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牛角岭与贼苦战失隘旋复稟》云：“将卒之精神心血只有此数，既疲而用之，则有暮气，必不得力。譬如水以屡汲而浑浊，必须澄定片时，乃能再见清水。”文正公不以湘军平捻寇，意盖欲稍澄定之也。其《奏稿》卷二十八《复陈刘松山湘军情形折》称：“刘松山矫厉奋兴，有旭日初升之象。”左文襄公宗棠《奏稿》卷二十八亦有“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之奏，此岂以湘军真不可复用乎？王氏定安《湘军记》卷九《围攻金陵下篇》谓暮气“为曾公谦辞”说，亦失之。

水师篇第六

曾国藩闻湖北战船败于田镇，谋守湘，乃试连木筏载炮，横湘水。十月，诏国藩督练勇援武昌、汉阳，始命率船炮赴下游。而国藩亦先于衡州治水军，访船制，皆不知其状，筏成不可用。

先京卿公曰：咸丰三年以前，无所谓炮船，直省水师，大率用水马游行波面，应差操为戏而已。江忠烈守南昌，奉旨帮办军务，奏请敕下四川、湖南疆臣造战舰，练水师，使曾文正总其事。文正因是赴衡州造船，时但知有长龙、快蟹名目，不知有三板也。迨黄冕至衡州，观所造船过大，而驾驶颇不甚灵。冕久宦江南，曾办洋务，知三板之灵便适用，遂详道其形式，指示工匠依式制造，此三板所由始也。后湖南水师肃清东南，称雄天下，以三板为最得力，长龙、快蟹但能为坐船张声势，不适于用也。此篇与《筹饷篇》皆关系大计，并宜备悉叙列，以示法守，不宜但叙战功，而不详其制作。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自叙》："嵩燾从江忠烈公住章江门城楼，每获贼，就城楼研讯。时城外仅文孝庙一贼垒，广数十亩，问：'驻兵几何？'曰：'不驻一兵，官兵攻垒，调队站墙而已。'问：'何故？'曰：'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问：'贼船几何？'曰：'十余万。'因告忠烈公，自贼东下，驰突长江，惟所侵踞，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忠烈公大激赏，即属嵩燾具疏稿上之。推求广东兵船，曰'长龙'，曰'快蟹'，大者曰'拖罟'，列次三项名目，请湖南、湖北、四川任造

船，广东任购炮，此长江水师之议所由始也。”李文忠公鸿章《奏稿》卷七十二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奏先侍郎公学行政迹请付史馆折称：“旋带湘勇援前安徽巡抚江忠源于南昌，为言贼踞江路，宜制造战船备攻剿。忠源赞其议，属为草奏，得旨允行。曾国藩等卒用水师，成肃清江面之功。”江忠烈公忠源《遗集》卷一《答曾涤生侍郎师书》云：“方今贼据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贼在南昌时，接吾师前书，欣喜庆幸。次日适发报，即附片陈明，请吾师选派船勇从洞庭驶下。昨奉谕旨，区区愚计，实已上协天心。而窃虑吾师或以后书所难自阻，且鄂省已解严，若遂寝前议，则天下巨祸，其谁弭之？故请吾师即日缮折，与忠源联衔具奏，并致书海内豪杰，广集经费，号召吾乡忠义之士，迅建义旗，蔽江而下。忠源亦当收集淮南奇杰，以为应援。若再旷日持久，天下大局非臣子所忍言矣。”惜附片忠烈公《遗集》失载，今不可考。　　又案：先侍郎公《自叙》：“曾文正公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嵩焘归谒文正公衡州，商定营制，立水陆各十营。数为言：黄南坡干济才，且历事多，宜召与商议。文正召至衡州，令阅视水陆各营，南坡报曰：‘水师独开一局面，度贼船必不能及，可以任战。惟长江港汊纷歧，师船迟重，不能转侧。江南水师有所谓三板者，每营必得十余号，以资梭巡港汊。’文正公急令每营添置三板十艘，至岳州与贼战，专用三板。于是长龙诸船尽变而为三板，酌留数艘安老营坐镇。”并见王氏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四。南坡，黄公冕字也。

又曰：水师向无战船，江忠源守南昌时，奏请饬四川、湖南造炮船，以曾国藩主其事。后国藩治水军衡州，造长龙、快蟹等

船，专务坚大，发炮不震。黄冕至衡观之，谓战船宜轻捷，便驾驶进退，今笨重，恐不适于用。冕久宦江南，曾治海防，习三板之制，乃详绘三板图式使试造，遂大得其利。今水师但用三板，每营惟长龙一二号备扎营壮声势而已，快蟹、拖罟，悉废不用。

浙江篇第七

宗棠佐湖南军事十年，勇将健卒多归心，其名者黄少春、崔大光、张声恒，又雅善王珍，诸王多从之。以初领军，亦益谨事国藩。当补太常卿，有陈谢，犹不敢自上奏。凡有军谋，咨而后行，自比于列将。及授巡抚，竟因以起。

先京卿公曰：左军初立，无健将能战者，惟江忠义旧部陈希祥楚勇千人，及王珍堂弟开化与其叔文瑞湘勇而已。黄少春等当时皆偏裨，无名望。迨蒋益澧入浙，部勇万人，左军始振矣。宗棠向喜与国藩，振墉谨案：依据文义，“藩”下似脱一“争”字。国藩尝礼下之，未尝一日谨事国藩也。

振墉谨案：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五与先京卿公云：“兄上年成军时，先与籥公说，不调见成营官，所取之才多非上等，即中等亦不多，弟所知也。”　又案：曾文正公国藩《书札》卷十六《复左季高》云：“阁下补太常寺卿，必须专折谢恩，或由尊处专差，或交敝处附驿，不可代奏也。”左文襄公宗棠《书牍》卷五《与胡润之》云：“候补四品京堂，向未见有专奏谢恩者，或者起程到营时呈请代奏为妥，如补一缺，则不能不专谢矣。”

又曰：宗棠初领兵，健将独一王开化耳。黄少春以五百人相

从，初未有名，崔大光、张声恒皆庸才，后得蒋益澧而军势始大。“谨事”数语，有意诋之，非情实也。

临淮篇第九

甲三亦请疾去。李续宜代为钦差大臣，雅不欲居临淮，而安徽事大定，所部万余人当戍淮南、北，又先大言必讨苗练，虑发难以不胜为笑，假母丧固辞。

先京卿公曰：母丧请终制，礼之正也，虽朝廷不能加以规避之罪。今乃创为诛心之论，谓虑发不胜，“假母丧固辞”。不核事实而任意诋毁，天下安得有完人哉？

振墉谨案：李勇毅公于同治元年六月十六日丁母忧，七月初六日在六安州行营闻讣，曾文正公于七月初十日奏请赏假数月，回籍治丧。因折未到京，故七月初八日，复有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之命。详见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十六《安徽巡抚李续宜闻讣丁忧》及《代奏李续宜谢恩》两折，是母丧乞假在授钦差大臣前。

又曰：母丧请终制，礼之正也，无可议者。乃巧构疑似之言，谓勇毅怯于剿苗，假母丧力辞。彼非左右近习之人，何自而窥测勇毅之心之如是邪？自来小人之陷君子，求事迹不得，则从而厚诬其心，使之无能置辨。不意临文之顷，亦以此伎俩行之。使其得志，吾湘善类岂不可为寒心也哉？

援广西篇第十一

桂林土寇蜂起，省城戒严，余寇且北掠全州。知

州苏凤文告急湖南，湖南宿将尽出征，则以蒋益澧将千五百八十人南援。益澧初从王珍，后随曾国藩，皆见谓粗犷不得意，以广西远且贫，无愿往者，因自请行。

先京卿公曰：蒋益澧于湘军初起，即从罗泽南，积功擢知府，其治军严整，颇有名。泽南殁，李续宾接统其军，益澧以曾与续宾同为营官，气不相下，遂辞归。时粤事亟，当派营赴援，适益澧归，因遣之行，非其自请，亦始终未从王珍也。

振墉谨案：李忠武公续宾《书牍》卷上《又复曾侍郎》云："芗泉因三月母死未葬，乞假四十天，本月初四已起程归去矣。"卷下《复曾沅浦司马》云："日盼芗泉来营，借资臂助。尊意欲芗泉率所部同援江西，以助涤公，具见友于至情。盖江右当援，涤公当助，不独阁下为然，某身虽在鄂，心实无时不依依于涤公麾下，特为时务所迫，事与愿违。前此援贼乍至，义渠、芗泉俱在此间，几至莫支；今义渠远去，而阁下又欲挟芗泉以行，设贼援复来，将以何人御之？只好待武汉克复，迅即遄往，以供涤公驱遣，聊补从前远离之过，目下势难应命。"是蒋公于时已有名。王氏先谦《虚受堂文集》卷八《蒋果敏公家传》："咸丰三年，曾文正公国藩治乡兵湖南，公甫冠，从焉。破粤寇岳州，叙从九品。罗忠节公泽南伟公能，四年增募湘勇，以公将左营从。"不言尝从王壮武。又云："母忧归。七年，广西贼炽，乞援于湖南巡抚骆文忠公秉章，檄公统军赴之。"亦不言自请行。

援贵州篇第十二

奏言所定府县，随营委贤能人员摄守令，且奏荐叶兆兰署贵东道。事下贵州巡抚曾璧光，璧光奏如刘峒所言。

先京卿公曰：当时并荐叶兆兰、易佩绅两人，俱未用。"委贤能人员摄守令"，亦并无其事。

振墉谨案：先京卿公《云卧山庄尺牍》卷五《致张石卿抚部》云："赵玉班廉访补授滇臬，中丞欲令其由黔入滇，顺道将思、石、铜、黎一带股匪逐节搜剿而进。惟客兵但能剿贼，不能代办善后，倘兵过而仍抚驭失宜，终成不了之局。似须假以事权，于地方官之不能得力者，准其一面禀报，一面即行撤换，俾军务吏治联为一气，办理或较有把握。中丞之意，以为若从此间奏请，嫌于有意见好，恐无以为台端与莘翁之地，特属详达壹是。果与尊见相合，即请径由尊处主持，并望速赐示知，以便物色人材，储以待用。"张公亮基复书云："黔省军务吏治，愈久愈非，下游各属，尤觉鞭长莫及。请即转致玉班，凡有函商，苟利于公，必当照办。此次所商，如意兼顾楚疆，则进止机宜，应听楚中指授；若专为黔中计，则不徒深入，更当持久，以后楚边偶有警报，此军仍当屹守不移。此皆赖阁下与次山中丞通筹定议，弟未便率以疏陈，既荷剀切示商，用敢缕述清听。如蒙垂念邻省倒悬，速加援手，所有应行疏明之处，还乞代达。次山中丞主张入告列弟后衔。"是随营委员摄守令之议，始于恽公世临巡抚湖南时，其后刘公虽有论荐事，亦并未能行。

以黄润昌为大将，邓子垣副之，出晃州北路，而令宝田专南路。

先京卿公曰：邓子垣本周洪印部将，洪印既撤遣，以子垣隶宝田。黄润昌之入黔，自率所部为一路，令与宝田会商进兵，未尝派副之者，亦未令其由晃州北路进兵也。

振墉谨案：《湖南褒忠录·谥壮毅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邓子垣传》："同治七年十一月，布政使衔臬司黄润昌奉檄援黔，时子垣率精捷营壁清溪，润昌至，锐意取镇远。而精捷营军饷久不继，部勇日夜噪，润昌分粮饲之，一军欢然。遂定计前进。"　又案：湖南巡抚刘公岘奏《添调兵勇入黔剿办苗匪折》称："先饬省防布政使衔记名臬司黄润昌就所部千四百人，加足二千人，立为四营，带赴沅州，与席宝田会商，或分赴黎平，或同进镇远、天柱，相贼势之轻重缓急以定分合之机宜。"先京卿公《云卧山庄尺牍》卷八《复席研香廉访》云："中丞前者亦虑楚边空虚，适黄少崑自请入黔，遂委其募足二千人，立为四营，先赴沅州，再与阁下会商。或分赴黎平，或同进镇远，悉听阁下及少崑酌议，相机布置。"其地似皆在晃州南，非北路也。

筹饷篇第十六

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

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

先侍郎公曰：曾文正公在衡州治军，惑于人言，下檄安化，令陶氏捐万金，其事亦中寝。以为“抑豪强，挫兼并”，陶氏既非豪强，亦无兼并之事。李方伯之米捐尤为见小遗大，并未一考求湖南情形，其事亦不能行之长沙、善化，何论外县。此等处皆未免有意诬蔑。

振墉谨案：此篇既以“筹饷”标名，则筹饷源流本末，与何饷供给何军，似宜详晰纪载，方资考证，未宜偏主议论。

先京卿公曰：陶桄无籍田产文券送藩司之事，曾国荃亦并无百顷田。李榕倡办米捐，定有章程，却并未按照办理。其致败乃由用优人翠喜为仆，非因米捐也。

振墉谨案：刘公岘奏《钦奉谕旨据实复陈折》称：“湖南捐输，上年由臣奏请仿照湖北米捐章程。时藩司李榕甫经到任，因见各省捐输积弊，往往瞻徇情面，意为重轻，未足以昭平允。湖南向无富商大贾，民间较论贫富，率以租谷之寡多为等差，遂拟按租劝捐，约略定数。但举千石以上，而数百石者未尝议及，亦以示详于上户，略于中户之意。究竟各户情形不一，有收租虽及千石，而负债过多，不能书捐者，有收租不及千石，而所管山地屋宇岁入较丰，堪以重捐者，全在查访确实，持以公平，但使委员就约定之数为权衡，而非拘泥定数，了无移易。原奏所称，盖只知初拟之章程，而未知各属现办之实迹也。”

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

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

先京卿公曰：捐输之淆杂吏治，昔亦尝不谓然。迨细考捐输人员愈于正途者，大抵皆道光时所捐。自咸丰军事兴，一再减成，所在设局，各省又请领空白执照，委员分途劝捐，减之中更有减，至于千金可得知县到省，百金可得佐杂到省，而吏治真淆杂不可问矣。

振墉谨案：先京卿公《云卧山庄尺牍》卷七《复张竹屋侍御》云："捐班与科甲两途，究竟无甚优劣。捐班之才亦有胜于科甲者，就仆所知，如夏憩庭、朱石樵之为守令，科甲中岂复多得？谓捐班万万无体国之心，恐未必尽然。特今日各省减成揽捐，数百金便可捐纳知县，官既得之容易，人因不甚爱惜，流品遂以混淆，是则有察吏之责所当区别者矣。

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衙而已。其后群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炳、涂宗瀛尽革浮费，灯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卅万，至增祥、元炳时岁裁卅万。

先京卿公曰：湖南创办厘金，在乙卯夏间，其时郭嵩焘方在江西，并未之知。郭崑焘主讲浏阳洞溪书院，左宗棠、黄冕、裕麟各为书促其赴省，相助一切。规画皆由黄冕手定，崑焘佐之，裕麟总其成，而左宗棠斟酌其当否。开局一疏言之甚详，此宜录

入以示法守者。今不考求事实，而谓湖南厘金始倡于郭嵩焘，岂非咄咄怪事！

振墉谨案：先侍郎公《自叙》："黄南坡任铸炮，私设厘局常德，嵩焘以为此筹饷之一大端，言之骆文忠公，开办通省厘捐。自长江梗塞，淮盐不至，因请借行粤盐，为粤督所持，又请淮盐假道浙江、江西，为浙抚所持。会嵩焘赴援江西，涂遇贩盐者，经历贼卡，节节收税，出示所存税单曰：'此即厘捐章程也。'急寓书湖南开办盐厘，乃稍添设各卡局。"此先侍郎公建议本末也。先京卿公国史本传："骆秉章再抚湘，复延崑焘偕左宗棠参佐，倾心倚任，力定越境剿贼之计。于是援江、援鄂、援粤、援黔，裹粮从征，因时协济。先后筹设厘金、盐茶二局，仿唐臣刘晏委用士人意，访择廉干士绅分司局务，洗衙门关务陋习，多出崑焘协赞之力。"此先京卿公筹办本末也。又骆文忠公秉章《奏稿》卷八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奏《保举盐茶厘金两局出力官绅折》称："试行之初，臣即札饬前署盐法道、见补盐法道裕麟立局署外，妥为经理；饬藩司文格会选官绅，由臣核定，委赴各卡局筹办抽收；绅士见任江西吉安府知府黄冕，时尚在籍，臣饬其随同裕麟体察各处商情，酌议章程，随时禀办。"当时以黄公为主名，故先京卿公与左文襄公保奏皆未叙及。

又曰：湖南厘税所入，初年不止百卅万，至今亦不止卅万，此岂可以意为多寡者。

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己力

不足令之，手书冕牍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恽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炮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

先京卿公曰：湖南设立东征局，在骆秉章任巡抚时。藩司文格与裕麟龃龉，颇昌言沮挠，而事已入告，局已设，文格无如何也。骆秉章赴蜀，继抚者为翟诰，翟任半年，而文格继之，则东征局设已经年，商民相安，文格亦无复异议矣。继文格者毛鸿宾，又二年而恽世临为湖南巡抚。世临公忠，于东征前敌各军，相助不遗余力，后金陵克复，朝旨论筹饷功，赏弗之及。或谓曾文正宜特疏奏陈达，世临语其友郭崑焘曰："吾之倾心助大营，期灭贼耳，非有所利而为之。以云有功，则一知府数年而任封疆，赏已厚矣，岂可复争赏，以启朝廷朋党之疑？"其言光明磊落，崑焘为转告文正，文正亦深重之。位至巡抚，何事倚人以自重？若云新进，沈葆桢独非新进邪？毛鸿宾与曾文正为会试同年，又岂得谓之新进邪？湖南初设厘金卡时，桃源、永定曾有毁局之事，东征局各卡，概由厘卡兼办，始终未一滋闹。奸民聚众之说，不知系何局何卡？胡家玉奉查办湘事，并不查核案卷，率以东征局曾捕治毁局奸民复奏。今又不查实而辄据以入《筹饷篇》，千古之是非何由明哉？

振墉谨案：曾文正公国藩《奏稿》卷十七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黄冕恽世临有功东征片》称："卸署湖南布政使盐运使衔岳

常澧道恽世临，自去年九月会办局务，综核精密，条理秩然。”是恽公筹办东征局饷事，在未任巡抚之前。先京卿公《云卧山庄尺牍》卷四《上曾爵相》云：“天恩高厚，推及疆臣，湖南出力最多，独未获与其选。论者谓元老宜有所请，适中丞来言，此举必不可行。自维一麾出守，五年之内，洊陟封圻，当元年冬间，犹是湖滨一道，未六月而超擢三阶，虽筹饷有劳，所以酬之者至矣，岂肯再萌奢望，致蹈无餍之讥。且朝廷方有朋党之嫌，亦何可因此而增形迹。至局中筹济饷银军火谷米等项，酌予奖叙，原无不可，但只宜举司道以下立言，不宜引而上之，尤不宜承谕旨以相表白。再三属达此意。细绎其语，光明洞达，所见极正极透，因敢代为缕陈。”曾忠襄公国荃《书札》卷八复先京卿公云：“忆弟顿军金陵，全赖次帅及当轴诸公殷殷转馈，有以玉成之。克城后，曾面请家兄具一疏，敷陈湘省维持大局之高谊，家兄亦深以为然。今知次帅执为不可，任劳而不居功，谦抑襟期，令人钦企靡已。”

湘军志平议后叙

湘潭王检讨闿运叙述咸、同兵事，为《湘军志》。文人浮夸，多笃好之，其说遂以大显。一二深识之士，心疑其谤书，顾无以难也。先兵左暨先仲父京卿君，始终兵事，征之闻见，类失本真，各就书眉发其蔽罔。从兄子振墉依篇弟录，不敢曲避复重，复刺取官书私录为下笺注，使其言益有所征信，盖其慎也，可谓知体要已。叙校竟，焯莹谨书其后曰：汉世中书《青史子》，相传古史官之记，则《尚书》之前志也。《周考》博采周旧事之佚，抑《春秋》之旁篇也。刘、班校书，并入小说，岂以修辞之未极于工欤？或矜谀闻而暗大体，或虚张故事而訾夺本情，诚无当史谊也，

比之村俗傍陈寿《三国志》诡造演谊，聊资谈助。然而王士禛之流据以丹青其诗歌，适自形大陋耳。王氏《湘军志》文句规放马迁，篇章祖袭《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谊》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若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自魏、晋来，传记益盛，由是修史者好旁采野乘，上备国闻，意造影射，滋以乖失，诬及后世，读者病焉。王《志》行天下，言湘军者必征之，其言其流之蔽，且将使士之夸言善战以为功可以侥而致，名可以伪而立，祸之中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先世为之发正，岂得已哉。余观王氏说经读子，甚有县解，独不好为深湛之思，故每多私造。夫以古籍之明备，尚不惮以意为之补除，何有于记载之孤行者邪。然而诬古之蔽，览者犹得参諟之群言，正其谬短；诬今之蔽，守一家之言而私自说，则安所终极欤？振墉不欲隐其言而不宣，殆为此惧也。

湘阴郭焯莹记

节录先侍郎公致陈俊臣中丞书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振墉谨案：吴氏敏树《柈湖文集》卷七与先侍郎公书云："今书以楚军为始，实应起于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公视师之日，此江公之所以出、楚勇之所以兴。弟之愚见欲得一备知首尾之人，先具一纪事本末之稿，起咸丰之元，断之今岁十二月，以应先皇帝实录之限。其事则首书赛公之来，而即追叙粤贼之始。事在道光季年者，直至江公楚勇为入题，而曾公起军为成事。如此则前事无所不具，后事至今皆有纲领。"嵩焘实倡行之，曾劼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所刺讥，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冯氏煦答振墉寄《湘军志平议》书云："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谬，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独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

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贬。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芹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劼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奉帮办军务之命，亦匿而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菴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

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

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王氏先谦答振墉寄《湘军志平议》书云：“承示大著《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衔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为私憾，而他人视之淡然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争得失，乃惇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隅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振墉刻《湘军志平议》毕，闻先侍郎公有与桂阳陈中丞论及王《志》书而集失载，宁乡傅氏有录本，因介从兄本坚求得副稿，节刊卷末，俾谈是者，因以尽发其覆而不为臆说所蔽惑也。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至中兴，壬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缺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缺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缪误，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

《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

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能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

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纷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寖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奇邪之言易悦，末俗易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上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世之君子以谓如何？

辛酉九月　　振墉谨识

续湘军志

朱德裳　著
易祖洛　点校

平回前篇

光绪三年十一月，新疆南八城悉平，左宗棠露布以闻。诏左宗棠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于时湘军兵力西达天山，人人叹服。左宗棠比于曾国藩，曾、左并称，至于今不改。然西北荒漠，孰与江南；运兵转饷，遥在关外；幕府之人才，朝廷之依畀，不如曾国藩远甚。国藩初出时，不过疏远小臣，微訾尾大。宗棠则苦攻坚堡，穆图善痛诋松山；欲固塞防，而李鸿章倡议弃地；其中外出纳之吝，廷旨责让之严，盖无日不兢兢焉。然卒排群议，开拓万里，建旄以出，振旅而归者。宗棠拔起于畎亩之中，受命于危难之际，既收两浙，靖八闽，歼余洪，剿西捻，每一发兵，须发为白。故曰才须识，识须学，夫然后浩然之气沛乎其有余也，非天幸也。

同治五年九月，甘肃回乱益急。诏左宗棠移督陕甘，是为平回之始。明年正月，驻军汉口。用王柏心策，定三路进兵之计。时捻患亟，特命宗棠兼制宋庆各军，分道趋山西、河北，于回乱未遑也。

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平。八月甲寅，入觐，奏对期五年平回乱，后竟如期蒇事焉。庚申具疏陈陕甘饷事八难。癸亥出都，时刘松山率所部次洛阳。宗棠以九月壬午至彰德。丙戌拔营西向，辛丑由孟津渡河，十月丙辰至西安。当是时，刘典署陕西巡抚。刘典者，宗棠旧部，前奏起帮办陕甘军务者也。自五年假归，至

是募旧部三千人，道汉口至西安。

时土回各股虽纷议求抚，而剽掠不已：东北则董福祥、李双良、高万全等，转相招结，侵扰延安、绥德、榆林，溃勇饥民附之，众常十余万；西南则陕回马正和、白彦虎、余彦禄、崔伟、陈林、禹得彦、冯君福、马长顺、杨文治、马正刚、马生彦、毕大才等，踞甘肃宁州境董志原，号十八营，甘回及汉民被胁者羼焉。兵氛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达鄜、延，众逾二十万。宗棠策全局，必从东北始，先平土匪，然后合力剿回，乃无他虑。于是分部防剿各军，东北剿寇之师：金顺屯榆林，刘厚基、成定康屯绥德，刘厚填屯延安，郭运昌进延长，趣张曜军由河保渡河赴榆林，刘松山军自茅津入晋，道汾州趣绥德。其剿回之师：中北路则高连陞、周绍濂、魏光焘分由宜君、中部、鄜州西进，以达庆阳，而以刘端冕军屯鄜、甘抗其冲；西南则黄鼎屯邠州，张岳龄、喻步莲屯陇、汧，李辉武屯宝鸡，而移吴士迈洛川军屯凤翔，与邠、陇军相连缀。此所谓三路之师也。

宗棠本精舆地学，参鄂幕时友监利王柏心。柏心前入陕甘学幕，遍历关内郡县，习其山川风气。宗棠初受朝命，柏心予书曰："秦事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之谋。当此而欲卷甲直趋，虽贲、育之勇，韩、白之谋，亦困于石，据于蒺藜耳。为明公计，急宜奏请屯田，必二三年，乃见成效。米谷既足，练军亦就，然后引兵下陇，战胜攻取，可运诸掌上。"宗棠大然之。未几驻兵汉口，柏心从监利来见，与论关陇形势，用兵次第。宗棠离湘五年，亲友闻有万里之行，来鄂省视，多为危惧。柏心独不谓然，宗棠为之气壮。及后开拓西邮，急战缓进，略如柏心所谓远大之谋者。此则宗棠虚心实腹，庶几周爰之义云。

三路既进。董志原回分党犯鄜州、中部、洛川，而以大众掠

陇州，董福祥合甘回攻绥德，李双良等扰清涧、延安，均为各军先后所击却。十一月，陕回以饥窘扑甘肃正宁，黄鼎自邠州赴援，回折走陕境，刘倬云败之三水。其自甘泉至中部者，周绍濂击之，败走白水、郃阳、澄城。而回酋禹得彦等，以粮尽诣陇州求抚，刘典欲遂许之，宗棠曰："乞抚而以粮尽为词，非心服也。"益筹转运，督各军进逼。是月，成定康败寇绥德，回师击清涧回。董福祥益北趋榆林边。榆林，陕北地，濒河；过河为碛口，晋西也；自碛口东行六日至太原。宗棠召见时，谕进兵须由东而西，力顾晋防，无令内窜。朝廷惩于捻患，以有此谕。故秦、晋间河防尤要，而自绥德至靖边寇氛盛。靖边者，福祥巢穴也。

十二月，刘松山全军自永宁渡河至绥德，与定康议曰："董福祥据镇边堡为巢穴，而党众肆扰榆、延、及边内外。我军若由绥德西北趋怀远，扫荡而前，则寇必回救，而河防可以解严。"于是遣易德麟、章合才与成部先绕西攻大理川，而自率各军趋小理川。一日破其垒百余，斩首六千级，生擒三千余人，解散者二万。乃令定康还守绥德，分军两路追杀。由怀远折南至安定，已，复绕西至靖边。

松山字寿卿，湘乡人，本王壮武旧部。宗棠佐湘幕时，极推壮武，于松山未之奇也。后由湖南从征入皖，为曾国藩所赏拔，属望有加焉。宗棠与国藩尝相訾毁，至其晚得松山，则叹服国藩，以为知人之明，非所及也。松山朴实，曾不矜夸战略，以故大、小理川之战，怀远、安定之追，在他将已为奇绩，而松山欿然不足，文报中少所叙述，故其战胜攻取之状，虽宗棠亦不知其详也。

回望风挫败，沿途拔出难民数万，生擒五千有奇，而死者倍之，余回悉窜靖边堡。宗棠腾书松山，称："贵军门威略高远，机神敏速，虽王壮武当年，何以过之。"时张曜自河曲渡河，会金

顺、刘厚基军，连破沿边寇，还屯古城。曜字朗斋，杭人，起行伍，以保城功得妻某大令女。女故知书，曜从学，师事之，遂跻节鉞，开府山东，称名臣焉。

董福祥自府谷窜葭州，成军蹙之，走延川。辛酉，刘松山军进攻镇靖堡，福祥父惶惧，归诚。未定，李双良众铤走洛珠川，西路回突入定边高家湾，距镇靖堡各百里。丁卯，松山与萧章开分道破平之。于是福祥、双良等感德畏威，相劝归降者逾十万，拔选其精锐从军。榆、绥悉定。

同治八年正月，董志原地居秦、陇要膂，本唐宋泾、原、环、庆故地。自陕回窃据，远近城邑堡寨，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榆、绥定后，董志原回益四出钞掠，北至定边，东北及甘泉、延川，东扰宜、洛、韩、澄，西南窜泮、陇。防军分道驰击，日有战事。是月，郭宝昌军至韩，督所部逐宜、洛回。回踰山走延长，合掠延安、延川回，络绎道甘泉入山。刘端冕、魏光焘迭出劳山牛武川要击，回众破散，弃粮械山积。自是东北略定，而西南多事。

宗棠率各军雕剿而前，又值湘军告变，定内荡外，日不暇给。董志原回自宜、洛败后，窜西南者图越秦州、凤县，以窥栈道。戊子，李辉武自宝鸡率所部驰赴，大破之，斩馘千人。二月，回以屡败乞食。戊申，纠众三四万踞正宁南北两原，图犯邠州、三水，并力扰秦州。黄鼎遣总兵徐占彪率二千人扼牛家堡，自率全军踵其后。己酉，回前队至，遇伏惊退。其夜，鼎渡泾进上世店，回骑数千骤至，官军整队进，回反走，追至白吉原。其酋余彦禄、马正和拥大众分十数路前扑，回已四合，不及分队，乃为方陈而前，枪炮俱发，回伤亡相积，渐引却。副将刘治钧驰入，

斩其酋，回失势，大溃。雷正绾、张岳龄分道遮击，皆有斩获。回遁宫河。黄鼎本四川大猾，骆秉璋入蜀时，鼎方家居侘傺，忽知县来传总督命，命送成都，将械系，以幕友言中辍，然亦未以礼遣也。至成都，总督开中门降阶执手迎入，俾领一军，遂称劲旅。秉璋薨，从宗棠。灞桥之败，鼎独全军出，至是日益发舒焉。

洪杨军多乌合，湘军时以野战胜之，故虽名将迭出，皆不知所谓兵法。王珍创立老湘营，勤教练而泽以诗书，左宗棠用以平回乱，语在《兵饷篇》。曾国藩手平洪、杨，及剿捻，连不得志，盖捻军飘忽，东西无定，欲以野战胜之，难矣。

是时松山军屯靖边，安抚降众。宗棠进乾州，方议大举，而会匪挺起。松山之自永宁渡河也，为反客为主之计，设粮局永宁。既渡军，由绥德前进，复分军留绥德，以次递运，达靖边。军士更迭往还，散布数百里间，盖不胜其防焉。

回屡败，大惧，阴连会匪，嗾入军中相煽为乱。宗棠进乾州，未三日，遽劫各军入袭州城。己未，松山闻变，疾由瓦窑堡折南至清涧，遣郡将曹义胜先入绥德。城中军闻统将至清涧，则大喜，乘夜杀游匪百余人，军士被胁者亦群起缚叛卒送清涧，数日事定。时榆、绥初平，降回反侧，微松山几溃全局。既，高连陞军亲兵丁玉龙，亦阴为会匪内应，事觉，跳而走，连陞捕之急。壬戌，纠营勇入杨店营戕连陞，胁各营尽变，屯同官将桂锡桢急入城守。次日，叛卒至，攻城不下，折还。锡桢出城会周绍濂军追击，杀数百人，先后反正者二千有奇。其夜回果至三河镇，刘倬云令军士佯为叛卒招之，大歼其众。顷之，各军悉捕反者至，宗棠磔之以祭连陞。丁玉龙临刑时，自云“罪该万死”。是役磔五人，斩七十二人，其各营擒诛者以千计。宗棠曰：“杀犬鼠

万千，乌能偿吾果臣之命耶！”果臣，连陞字也。于是宗棠自为文，设位以祭，哀动三军焉。而改编其营，分隶光焘、辉武。变起仓卒，将军金顺暨山西巡抚郑敦谨惊为奇祸，飞章入告。及高军继叛，中外震骇，御史宋邦僖奏言南军不复可用，当遣散，就地召募。会曾国藩上疏，力言刘松山可恃。比诏来询，事已悉定矣。

回之为教，荣战死，比于升天堂。每出军，临阵大呼，驰马疾走，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湘军以勇敢闻于天下，扎硬营，打死仗，其悍鸷略相当，而有法者胜焉。

董志原回自大挫后益惧，谍言将徙老弱金积堡。宗棠饬各军储粮料，觇贼动即锐进，毋待报，而各留兵三之一以防钞袭。庚申，回大集萧金镇，贪连大众，并十八营为四大营，以其半护累重先行；崔伟、马正和等率悍党万余，伏董志原断后；而出游骑，由泰昌、政平等镇分扰泾河两岸，以牵我军。于是，黄鼎率所部会雷正绾长武，马德顺、李耀南各率马步分驻灵台。甲子，回向驿马关、三叉河北行。其日，雷正绾、黄鼎自长武渡泾，期马德顺、李耀南会师泰昌。侦悍党尚伏董志原，崔伟等酋屯三不通，拒险守，乃分军四路，趣三不通，而遣杨世俊、陈义以二千五百人从间道取萧金镇，以达镇原。乙丑，大军进三不通，回凭沟拒战，炮石两集，马队不得前。黄鼎挥步军从左右踰沟出其后，回惊乱，我军悉锐进，回大披靡。原上回争出接战，为败回所牵率，狂奔不可止，我军遂下董志原及焦村、石社、萧金镇各堡。回尸枕藉，塞山原，余回向西峰镇北走。明日，我军自董志原进追，侦回一由驿马关走环县，一由蒲河川走三叉河。时镇原已复，雷正绾、李耀南出镇原前，趣三叉河，黄鼎、马德顺两军趣环县。其日，度驿马关，击回党家腰岭。前阻深沟，回大队相挤，官军自

后蹙之，堕阬堑死者无算。追五十余里，回众奔散。丁卯，复庆阳府城。戊辰，至环县，回走红德城。其日，雷正绾、李耀南击回三叉河，斩馘尤夥。至洪河川，侦回已远，乃还。拔出难民万余人，回死至三万，庆、泾悉定。

时庆、泾各属人民散亡略尽，而陕西榆、延董福祥、李双良等降众及饥民十七万，宗棠分军进驻，选吏士能作苦者官其地，招辑流亡，计口授食，督丁壮及时耕种，给以籽粮农器。分险要为官屯，领兵官主之；堡寨为民屯，府州县主之。因地所宜，播种五谷，以耕牛不能多得，示以区田、代田之法。宗棠家居时，自署为“湘上老农”，博考古今农学，而独善区田。区田之法如种菜然，削土成行，以时播种，亩收三倍。宗棠试用之而效，至是推行西北。又奏请发部帑十万两，从归化、绥远购粮赈抚。令绥德知州陈瑞芝与将军黄万友择老君殿、瓦窑堡、周家峪荒地，移董、李众居之，俾耕垦自给。

于是，刘松山、周绍濂搜缉绥、延间叛勇游匪，魏光焘、刘端冕剿平老岩窑，诛袁大魁，并余党尽歼之，周瑞松破延安野猪洼匪屯，郭宝昌次第破平宜川、延长各残回，陕境悉清。

宗棠之平叛回也，笃守缓进急战之策，必布置后路，疏通饷道，而后节节进攻，故能制回而不为回所制。其讨甘回也，难于讨陕回：陕回强于甘回，人人知为必讨之贼；至于甘回，阳以受抚为名，而阴据其地，朝廷明主之，穆图善阴袒之，宗棠虽眼明手辣，而又加兵于已抚之回，亦为事理之所不许。堂高帘远，剿抚异词。及至克复灵州，搜获伪札，庙谟始定，乃知宗棠之为帅，实不同于杨岳斌、穆图善仓卒苟且之为，向用始益专矣。

时甘肃回土寇蔓延，而尤著者：西则马朵三据西宁，南则马占鳌据河州，北则马化隆据宁夏灵州。及陕境肃清，其窜走者散处灵

州、固原境黑城子、预望、同心各堡。而甘肃河、狄回方败甘军，南窥秦州，断兰州饷道；北路回扰平罗、灵州、中卫，东窜出关外，及阿拉善亲王旗境，进围定远城。将军金顺率所部出边，诏张曜、宋庆军继进援顺。宗棠方建议分兵三道度陇，急檄李耀南、吴士迈军先由泾、陇分出清水、宝鸡，以指秦州。五月乙酉，河州回自成县陷两当，分扰清水。李辉武自宝鸡进两当，杀千余人，回走徽县。又败清水回唐藏。丁酉，吴士迈军至清水，闻回已窜秦安、陇城，急引军进康平堡，大破之。兰州运道始通。宗棠腾书士迈曰："烈士苦心，早已识之。惟虑神锋早露，不能尽其磅礴郁积之奇，故以当年慰勉王壮武之语，时相启告。今幸素志渐伸，鄙怀亦可稍慰。然锷锋以屡割而钝，源泉以屡汲而浑，戒慎之心，未可一刻忘也。治兵莫先于养气，养气在心序勿失一语，乞常念之。"

庚寅，宗棠自邠州、长武进泾州，受总督印。分中北南三道进兵，而自由中路度陇；其北路之师，檄刘松山全军由西北进，指定边花马池，以截宁、灵之贼；其中路之师，移魏光焘进攻安化、庆阳，刘端冕分屯合水，张福齐进宁州以西，丁贤发进正宁，周兰亭驻萧金镇。皆移营渐进，就地屯垦。檄雷正绾、黄鼎两军，分由泾州进平凉、固原，以剿北路散回，与南路李耀南、吴士迈秦州各军相应。马德顺、简敬临马步军驻灵台，策应南北。松山携三月军粮，节节递运，然后前进。七月壬午，由清涧进镇靖堡，留黄万友四营护运道。丙申，进花马池。八月庚子，进磁窑堡。辛丑，行三十里，逐甜水河陕回，回退走郭家桥，距灵州四十里，松山就城南止营。时陕回悉窜灵州，杂甘回居。是夜，马化隆党出城，诸营言陕回占踞甘回庄宅，甘回畏其悍，不敢校。松山遣谕马化隆，传示各堡寨：大兵只诛陕回，已抚甘回

各安居，无震恐。明日，郭家桥回拥大众出拒我军，松山分道纵击，立夷回庄二十余。进至下桥，桥跨秦、汉渠，人马相挤，溺毙尤众。穷追抵吴忠堡，仍回屯下桥，扼永宁洞。洞居两渠会流入河水口，为金积堡要险。又明日，化隆复上书代陕回乞抚。

化隆以新教煽惑回民，西宁、河、狄口外之回皆崇奉之，潜图雄长，非一日矣。既挟巨赀，通贸易于西北各省及蒙古诸部，擅盐、茶、马之利，而京师齐化门外，直隶天津，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之汉口，袤延数千里，商之所至，教亦随之。化隆时有灵异，疗病则愈，求子则得，而妄言祸福，行为诡僻。回人一经蛊惑，则如醉如痴，牢不可破。自居金积堡，其耳目灵通，常在千里之外。堡当秦、汉两渠间，扼黄河之要，地形绝险。化隆环堡筑堡寨五百有奇，屯聚党众，占取汉民妇女产业，宁、灵数百里间并受其害。穆图善署总督，化隆阳输银米归诚，遂任以招抚之事，至奏请赏加提督衔。化隆益修筑堡寨，购马造军械，与陕回相首尾。陕回败，则资以粮械战马，往往为左军所捕获。暨董志原平，陕回各酋投窜灵州，化隆阴招回勇，而上书代陕回乞抚。

宗棠久察其奸，知松山忠勇，一任以灵州剿抚事。及得化隆书，乃批示北路应由刘松山、刘锦棠察看。锦棠，松山兄子也。至下桥大败，而化隆袭故智，复上书焉。时穆图善疑宗棠有剿马化隆之意，复奏遣河州总兵胡昌会率同马化隆安抚回众，上如其请。宗棠密戒松山：察其顺逆，慎密图之，而数疏告马化隆阴谋秘计。化隆既上书，冀宗棠许所请以缓师，而其日我军进战，甘回辄傍寨要击。松山复张示申谕免剿，而甘回连日出堡索战如故。丙午，回众直扑下桥屯，松山不得已出兵击之。时化隆已决秦渠水阻堡自固，嗾灵州甘回据城夺我军饷银，助吴忠堡陕回精

兵拒战，反状大露。松山乃驰书白宗棠。自此以至戊辰，连二十余日，化隆召宁安四百户、黑城子、半角城陕回，络绎而至，军屯前后皆回。松山日与接战，毙回万余人，而西宁援寇亦挫败遁还。时黄鼎、简敬临已连破威戎堡、水洛城土寇，宗棠檄鼎军由瓦亭、平凉会师北进，檄敬临军移静宁。化隆嗾甘回李正荣、陕回白彦虎等自预望城、黑城子窜固原州，以拒北行之师。雷正绾、周兰亭迎击半角城、李旺堡，回来如雨，会黄简军自中路驰至，合师大破之，固原回悉遁黑城子。

时绥远将军定安闻灵州城陷，已上急奏，言刘松山轻进滥杀激变。朝议大疑之，谕令宗棠将起衅情形查明具奏。又谕穆图善查明马化隆阳为归顺，阴纵党与，滋扰变乱情形，据实具奏。于是穆图善腾章公言："马朝清实已抚良回，刘松山激成事端，恐甘省兵祸无已时，即将来左宗棠剿而后抚，亦未必能坚回民之信。奴才不敢知而不言，已饬胡昌会督同马朝清仍行妥为开导，令回民毋启猜疑。"朝清，化隆所更名也。上迭下所奏于宗棠，宗棠不以为欲，委任松山益坚。

九月辛未，马化隆复遣人诣松山，仍代陕回乞抚。松山令悉缴马械，乃许其请。数日献朽械羸马，松山急督之，则诡言必我军退横城，乃悉以献，而日夜修堡浚壕，纵游骑四出，伺我军动静。丙子，雷正绾、简敬临、周兰亭大破回于头营，追至河家沟，斩杨文治。是役也，文治、禹得彦等复犯固原境之三营，化隆实主之，其党马万春实督之。丁丑，乘胜攻破李旺堡，于是预望城、半角城各甘回震惧乞降，而陕回各酋潜约所部由盐茶厅西窜长流水、打拉城，图出会宁、安定，与河州回合。辛巳，松山以兵循余家湖，金积、吴忠两堡回并出，分军击败之，连下敬家庄两堡。顷之，回复筑坝吴忠堡南，决秦渠水东流灌我军，而伏

骑数千于旁。松山令军士各携锄锸攻坝西垒，俟回悉过，水漫沟，乃决沟纵击，淹死无算。甲申，襄土填壕，破其坚寨五。其王家高楼六寨，以秦渠水决，为河西运道所必经，丙戌夜，松山袭破之，复北行八里，平张家滩五寨，而留军以守。当是时，陕回酋在西安堡，列帐平川，袤延数十里。黄鼎、马德顺率马队越盐茶厅追至，驰入，大破之，过黄家园，回众坏散。德顺轻骑前进，为伏回所乘，被创死。鼎兼领所部，疾趋打拉城，适回已先入，军士呼噪乘之，杀伤甚众。其酋陈林、马正和、余彦禄折回新堡子，鼎引兵还击。崔伟、马生彦、白彦虎等遂益西趋会宁。宗棠檄雷正绾、简敬临、周兰亭由半角城进长流水，遣黄鼎部将徐占彪，会杨世俊马队趋会宁，调张福齐移驻黑城子，留周绍濂屯固原。癸巳，正绾引军出长流水，回骇走，追败之马家河湾。陈林等还窜金积堡。其日，徐占彪进会宁，崔伟等已窜过马家堡，星夜蹑追，至狄道十八盘，黄鼎军亦至，侦回已入河州，乃还。于时河州回间出游骑掠渭源、伏羌、西和、礼县，迭为南路军汤聘珍等所败。宗棠遣道员曾传理赴固原安抚各堡降回，令黄鼎分所部屯安定、会宁、静宁，固省防；雷正绾、周兰亭合师北进；简敬临、张福齐分进半角城、韦州，护运道。自松山军进下桥，扼永宁洞口，金积堡地险顿失。化隆乃嗾其党叛据灵州，欲令官军回救，收复两渠之险，又加松山以轻杀激变之名，俾其进退失据。西宁、河、狄各回民，莫不仰其鼻息。

松山既克高楼各寨，军粮已匮，化隆自金积堡献刍粮豆麦数十百车。松山聚沙为困，上覆少米，示其人曰："粮我自有，不烦化隆。然既来，无载还理，徒劳人力。"予之银，如时值。化隆献米来，具永无反复状，松山不许所请。辛卯，分兵五路，布迭陈，衔枚进，而各缀支兵于后，以拒别堡援回。连克金积堡东北马家

寨，杀千七百人，获马化隆所给马重三拒我军伪札，扎衙称“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马”云云。丁酉，刘松山克灵州。戊戌，松山还下桥屯。灵州复，化隆遣人诡言灵州回避陕回杀掠出城，应由胡昌会安置。松山示以所给马重三伪札，因辞让之，意乃沮。于是宗棠具以状闻，上谕宗棠严饬松山，乘此声威，迅图扫荡。自是穆图善喑不发一言矣。宗棠自燕、齐返旆，先清三秦，直捣金积堡巢，扼其吭而鬣其脑，虽众议繁兴，而持之愈力。

松山既扼下桥，其东十里许里仁、赵家等八寨环处，雄峙参错，其秦渠南板桥迤西蔡家桥以达金积堡，村堡鳞次，陕回聚处其中。十月庚子，松山自灵州还，即夕分道攻克，斩馘尤众，陕回震慑，日议投诚，不能决。甲辰，刘军分由板桥、蔡家桥进，而旁伏马队。已，步军涉渠奋击，回东西溃走，马队驰出，截其归路。各堡见之，争开壁西遁，迫波浪湖，官军火器环击，于是人马填藉，湖水为赤。一日破庄寨三十余，追师直逼金积堡，松山移屯刘家寨，距堡十四里。是时，雷正绾、周兰亭、简敬临、张福齐各军，分屯秦渠内外，宗棠驰檄悉听松山进止。化隆复因胡昌会呈陕回马械乞抚，松山限三日毕缴马械。自后十数日，日有呈入，而陕回向背不一。崔伟、马得彦等扬言回援金积堡，徐占彪、李辉武军败之陇西。

十一月戊辰朔，宗棠自泾州进驻平凉。陕回马正和已徙居吴忠堡，为陈林党所挠，复中变，松山怒其反复，仍决计进剿。会金运昌率郭宝昌部自清涧至，庚午，分所部攻金积堡东北，金军出西北，雷、周各军进西南，破村寨二十余。次日，东西各堡回大出，松山诱至近，纵击，大破之。雷正绾、简敬临闻炮声，急引军由西南入堡中。回出钞简军，敬临短兵力战，乃突围出。回悉

移众拒东西，循波浪湖筑长墙以守。丙子，刘军直捣波浪湖，回凭墙力战。松山挥步兵绕出其后，回大乱，弃墙走，遂进毁堡旁礼拜寺。敬临军隔湖渠，欲绕出与湘军合，穿堡数重，炮石雨集，裹创而前，飞炮中脑卒，营官姚连陞、谭正明十余人同时殒命。徐文秀收余众退，松山分其军移驻汉伯堡，回骤出邀归路，力战却之。回复绕渠西修筑炮墙。庚辰，松山列队进攻，提督李就山陷队死，军乘之入，易致中、朱德开等皆负重伤，卒踏毁其墙。于是金积堡北各堡寨、攻毁略尽。化隆急促呼援，河洲马占鳌不敢应。崔伟、白彦虎等自狄道大举东趋，周绍濂力战御之。崔伟等走盐茶厅，黄鼎军大破之鸦儿湾，窜还狄道，又为徐占彪、杨世俊军所败。于是马化隆遣甘回马呼来出边墙，乘虚绕陷定边，湘皖军运道中断。宗棠奏调郭宝昌军还救，而飞书绥远将军自包头购粮济军食。

九年正月，马化隆招临洮回骑数千绕东山来援。庚午，骤掠半角城，丁贤发追败之石峡口。化隆乘陕边虚，又遣陕回马正刚、海万新、甘回马升明等，先后由东南逾环、庆，挠我军后路。魏光焘、刘端冕分道遮击，败海万新众，马正刚遽掠宁州、正宁，窜陕西三水。新教至马化隆而益张，轻生好胜，凶狡忍鸷，较老教尤甚。化隆老奸巨猾，其族党一心作贼，并不求生。环金积堡堡寨五百余所，每攻一寨，各堡四出援应，以故我军伤亡尤众。及堡寨将破时，先刃其家属，或投诸水火，乃解衣格斗，死而后已，其凶悍如此。

松山逼金积堡为营，重兵扼永宁洞口。堡墙坚壕深，而积峙多，有外援，时时狎至，化隆虽不得逞，而势燄仍张。宗棠与松山计议至熟，卷甲疾趋，虽以朝廷之训饬，亦所不屈，非至忠者不能为此谋也。吴忠堡为化隆所必争，而渠首之要在峡口。宗棠

密令松山，饬雷军据其险。化隆大惧。呼米拉沟回绕道赴援，临洮回骑亦至，化隆嗾由秦渠南石家庄入踞马五、马八条、马七各寨，以窥吴忠堡。丙子，松山趋石家庄，克其三垒，余众投马五寨。顷之，回骑数千至。辛巳，松山督军击援回，回败走胡家堡。分遣易致中、朱德开、赵彩明取马八条、马七寨，以马五寨坚而大，自督谭拔萃、周明胜、李占椿等攻之。战逾时，破其外卡。松山策马寨前，督攻益急，忽寨中飞炮，中左乳。拔萃奔视，松山曰："毋顾我，乱行列。"诸将奋怒，争执火丸冒炮石，人梯人而登，遂拔其寨，擒回酋马五。其日，松山以重伤薨。报至，宗棠大恸。疏闻，奉旨照优例赐恤，予谥忠壮，建专祠。

松山忠勇而有谋略，自入陇中，专金积堡剿抚之任，化隆巧猾，而松山胜之以朴拙。总统老湘营全军，部将多由行伍致富贵，独兄子锦棠相从久，与诸将习，廉朴如其叔。宗棠尝从容问松山："脱有不讳，谁可继此任？"松山不答。固问之，曰："必不得已，一儿可。"一儿，锦棠也。金积堡之谋，独倚宗棠为重，同事者牵掣之，异己者阻挠之，至以多杀激变，久荧圣听，松山虽忠勇愤发，兵气惨郁极矣。军中日夜调兵食，治文书，午夜而入，未明而兴，辛苦十八年，仅回籍省亲一次。夫人受聘，逾廿年未娶，至入陕道洛，始得成礼，居不过旬日，又投袂行矣。夫人后语锦棠："吾于汝叔，尚未尽识其面也。"其勤至矣。乃卒以身殉功名，此殆可谓名帅，非仅名将。

宗棠奏加锦棠卿衔，接统其军，提督黄万友副之。时新丧统帅，雷正绾、周兰亭、张福齐军均不利。黄鼎来援，相率败回固原。金顺、张曜军方攻王家疃，未下。化隆大喜，复遣马正和、马万春围预望城，而嗾党众益攻吴忠堡垒，以夺永宁洞水口，诱通昌、通贵各堡回尽变，而河、狄米拉沟回相继狎至，马正刚已由三水

掠渭北，前锋及朝同，马朝元复自金积堡出宁条梁至鄜、甘，扰及韩城、郃阳，全局大震。上下严旨诘让，移李鸿章援黔军入关督剿。宗棠遣刘端冕、李辉武分道入援陕西，予书锦棠，密筹退军事宜。而东道梗阻，湘皖军采粮于胡家堡，回数出绝运道，锦棠出军迎护，日有战事。

二月壬寅，金积堡回图决板桥堤灌官军，锦棠、黄万友乘其至，越渠横出，杀伤甚众。遂逼秦坝关、板桥、枣园堡营垒，移金运昌军驻之。时宗棠予书锦棠，以春冰将泮，亟亟以下桥、永宁洞防为念。至是，胡家堡回从上游决山水沟淹吴忠堡垒，金积堡回复于迤北筑石逼马连渠水下注。我军于吴忠堡环垒修堰，引水注小渠，合流入黄，又筑长堤自黄渠南接金积堡里许，而沿堤浚沟，导水注永宁洞口。化隆两计皆虚，乃遣马有全助马正和攻预望城，以通金积堡之南，宗棠增遣徐占彪率二千人赴援。己亥，周绍濂、苏如松由半角城败马正和阿布条，回走李旺堡、黑城子。乙巳，占彪至，马有全拥众至预望城，占彪潜师夜起，歼之。其日，屯将李良穆击毙马正和黑城子，残众由下马关遁归者，占彪追破之韦州堡。化隆大恐，攻吴忠堡益力。戊午，我军与战，一日斩回千余。甲子，化隆潜营二垒灵州西南，图袭州城。锦棠与黄万友循河东趣，压其垒，猛攻，悉破平之。自松山薨而局势大坏，未二月复振。时马正刚，马朝元众皆破坏，而南路河、狄回及崔伟、禹得彦之徒，蹂躏数百里，俱受创痍，仅数百人漏逸而去。

化隆以窜陕军连败，复率其子耀邦卑词求抚，以春耕急，乞退兵吴忠堡。宗棠许其耕作，仍令缴马械，乃受抚。于是化隆复修长壕引马连渠水入湖，阻我军进攻。锦棠钞击十昼夜，卒平其壕，而渠水横溢，平地成川，蔡家桥垒长堤各营，几为所冲齧，乃排木桩囊土御之。越两日，水落入黄。化隆复截广武、中卫运

道，为黄万友所败，而定边花马池运道几为陈林所掠，提督王凤鸣败之砖井镇，林被伤遁还。于是锦棠遣兵要灵州东南，悉夺所掠牲畜，刘端冕出鄜州，破马长元余众，傅先宗、王得胜进巩昌，杨世俊、田连考出伏羌，要河、狄回于宁远、礼县、败之，乘胜克渭源、狄道两城，各军凭洮设守。

五月甲申，化隆遣老弱回民诣营，乞板桥、琴桥、吴忠堡各废堡耕作，而中路回王洪亦请修秦渠荫田，冀以夺永宁洞水口。锦棠知其诈，佯许之，而为三伏永宁洞、下桥。乙酉，王洪等纠胡家堡各回至，伏发，突擒斩王洪，拔马八、马七两寨。时胡家堡至海子墩、洋麻湖、大沙井新麦垂熟，六月，锦棠、金运昌督军分道收割。回众出争，乘间破海子墩、杜家寨。而其间王红连寨尤大，丁未，会金军进攻，先夺寨外礼拜寺，支炮其上，而分军攻其西北。寨中炮石如雨，谭拔萃率壮士竖三梯而上，坠而复登者数。军功张俊肉搏先登，遂破其寨，诛王红连，杀回众千余。时金积堡回取粮于河西通昌、通贵两堡，必绕道东南郭家寨。寨在吴忠之南，癸丑，合军攻克之。丙辰，复破其东北一寨。宗棠檄雷正绾、黄鼎复整军北规峡口，而自固原进兵，以马家河湾为要隘，韦州堡为间道，宗棠计诛回目马忠海、苏兆明，安抚其众，于是黄鼎、雷正绾总各军沛然而进。是月，鸿章至潼关，以天津教案召还，诏宗棠兼顾陕疆。

七月戊辰，锦棠夺蔡家桥水口，拔其旁堡寨二，遂沿秦渠攻王洪寨，未克。化隆据蔡桥西堤，逼两渠水下注。丙子，会金军越堤筑垒其上，回大出战，两军且筑且护，三日垒成。决水反灌回军，回亦筑堤以御，而傍马连渠为三垒扼板桥。甲申，分道力攻，克之。自此金积堡与胡家、王洪、阳明各堡中隔，河西粮路亦断。时雷正绾、黄鼎已破张恩堡，与徐文秀会师进牛头山。宗

棠先遣陈广发、冯南斌由四百户渡河扼峡口北岸。戊子，雷、黄军攻峡口，金积堡援回大至，鼎军牛头山，击却之。峡口回不能支，各军乘之，立夺其五垒，歼积回殆尽。峡口既得，金积堡回日引众来争，辄为我军所败，乃凭汉渠扼古灵州以守。甲午，徐占彪夜袭古灵州城，回走丁家堡，合军进攻，战三日，克之。

八月戊戌，乘胜破汉渠旁堡寨二十余，遂逼洪乐堡而垒，距金积堡西门才十数里。化隆使众坚守老马家、丁家各寨，增兵石屹嵁、田家桥，以护洪乐堡，而西北倚秦坝关通马家滩资接济。时锦棠驻东南李花园，金运昌驻正北蔡家桥，虽迭破桥西卡垒，以碍于秦坝关与洪乐堡，各军不相应。丙午，会运昌军进攻秦坝关，徐占彪亦出军石屹嵁，分其势。攻一日，未能下，化隆益增堡东垒。丁未，移军攻破之，逼东关修炮垒。东关者，堡东迤北墟市，关外环坚垒，筑甬道属之堡门，回民所聚处者也。辛亥，堡中回络绎出援，锦棠分军御之，益趣筑垒。相持至夜深，援回败退，乃移炮轰击，守者大乱，军士乘势夺门入，焚庐舍三千所，悉平关外卡垒二十余，锦棠移军东关。雷、黄军亦迭破老马家、石屹嵁各寨垒。于是议分段凿堑长围，以困金积堡。是月，黄万友卒于军。九月乙丑，黄鼎军乘化隆乞抚，入据洪乐堡。湘皖军方修筑壕垒，日夜与回搏战，期中路各军合长围。庚午至甲戌，黄鼎军、雷正绾、徐文秀悉下洪乐堡旁各寨，遂合军攻秦坝关。丙子，余彦禄率陕回千余人，自堡西溃围出，锦棠急起截击。回乘我军方破秦坝关，遽掠蜀军后，趋汉伯堡，窜河西，别党南窜预望城。自秦坝关下，长围乃合，其逼处壕外者，独王洪、阳明、枣园各寨及汉伯堡耳。

丁卯，合军攻汉伯堡，阻水不能进，移兵东北，攻枣园三堡，破之。十月丙申，大举攻汉伯堡，囊沙填壕进。夜二鼓，回穴

墙窜出，官军四面击之，毙回六千人，汉伯堡破。时中路进兵自平凉逾固原抵灵州九百余里，其间崖壑重险，土匪、逸回倏忽狎至。自八年八月松山进下桥，及是凡十四月，金积堡未下，廷旨让宗棠急。汉伯堡既克，独王洪、阳明两堡对峙，扼灵州西南要道，锦棠益激厉将士进攻。癸卯，合围阳明堡，仰攻一日夜，回势不支。乙巳，纵火突围出，伏起，擒回酋杨洪开斩之。时崔伟、禹得彦等纠众自镇蕃绕草地来援，宗棠檄各军戒备，乃还师攻河洲马家滩防援回。是月，河洲回渡洮河，扰静宁，合前金积堡窜回残众，败屯将萧赏谦。会宗棠旧部将刘明镫、杨芳桂自闽至，令率所部扼静宁。回还掠通渭、秦安。杨世俊先出安定，适回至，大破之邵家堡，追至铁炉坡，回遁入南山。闰月，复出扰徽县、两当，趣陇州，各军合击，破散之。

锦棠围马家滩，督各军喋血围攻，连三十余日，回伤亡山积犹死守。而金积堡回以锁围合，饥困尤甚，乃悉驱陕回堡外。宗棠度其势已离，乃遣降回刘秉信诣军前招抚，先后来投者数百名。甲申，化隆谋乘虚犯东北壕墙突出。我军侦知之，先伏军以待。夜半，回由堡根潜趋东北，越壕攀堞而上，我军枪炮迸发，歼敌无数。于是逼东门筑崇台，安炮以瞰堡中，回益汹惧。十一月壬寅，陈林等率老弱回民八千人，跪壕外乞抚。锦棠受之，分别丁壮妇女，安置各营壕外。化隆因林愿输粮赈壕外妇女，求解马家滩围，使受抚。许之，乃入收马械，遣存回千余人令平堡寨，居故处。丙午，王洪寨亦平堡寨以降。马化隆见抚局已定，丁未，只身诣军前请罪。将士咸欲诛以雪愤，锦棠驰告宗棠，而令马耀邦平毁堡墙，缴马械、籍户口待命。或曰：化隆之降也，按察司陈湜实说之。湜善饮，化隆亦一石不醉。初议抚，宗棠告化隆，汝罪不赦。湜往金积堡数矣，化隆惧，要约赦其余党，杀梗议者

一人，烹其头享湜，湜食其睛焉。化隆感湜甚至，赠和阗玉，值不赀。于是，余彦禄等自河西率众千余，相继来降。陕回存者男妇共一万一千有奇，宗棠令分起解赴平凉，处之平凉、华亭界化平川，自是宁、灵之间无陕回踪迹矣。宗棠以王家疃各堡未下，留马化隆军中。十二月，化隆遣人至王家疃招所遣何生洲等数百人归金积堡就抚。己丑，通昌、通贵回亦诣黄鼎军降。崔伟等闻金积堡破，亦自凉州引还。

十年正月，宗棠复遣陈湜按问马化隆父子传教交通外间各阴谋，皆坚不肯承。壬午，取化隆父子亲属十三人，处以极刑，诛其伪官八十余人，夷其堡城，迁堡中老弱一万二千余人于固原州，移其客民及被胁甘回三千余人于平凉。宗棠遣冯邦棨相度化平州，按户分配地亩窑屋，给牲畜籽种，督其耕垦。灵，宁悉定，而新教巢穴亦破，五十年中，关陇无事。

兵 饷 篇

湘军未起时，清廷以驻防兵箝制天下，不轻以汉人司兵柄。然承平二百余年，满、蒙及绿营额兵大率整齐贵倨，不能战也。自洪秀全据东南，督抚与统兵大臣满、汉并用，与年羹尧、岳锺琪时异矣。及曾国藩、左宗棠专平洪、回功，于是湘军名闻天下。李鸿章复江苏，而淮军以兴。浸淫至于新军，海内握兵柄者，半为汉人。讫于辛亥，一哄而亡清。是故言革命者，或推本于湘军。老氏曰："将欲辟之，必固翕之；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此阎敬铭所叹息于气运者耶。

秀全发难于粤西，湖南首当其冲。咸丰二年，太平军围长沙，时练勇成军者，有南勇、浏勇、楚勇、宝勇、湘勇。江忠源将楚勇，王珍将湘勇，珍，罗泽南弟子也。三年冬，国藩议并湘勇为十营，汰珍军，珍大怨望。国藩与珍生同里闬，不相能，至是不复问珍军事。珍亦不愿受国藩节度，乃独成一军，隶于湖南巡抚，是为老湘营之始。

珍甚矜其营制，谓不可使贼得。当时最为宗棠所推重。然本由团练起，宗棠参骆秉章幕时，倚以办湖南土寇，及国藩归，乃遣援江西。珍为人阔达，初为将，乘四人肩舆，蓝顶花翎，招摇过市，不呼"大人"不应也。或以告秉章，秉章曰："分内事耳。"即为保奏如珍所望。善以少击众，敌闻珍至，辄散走。彼中至为之语曰："出队莫逢王老虎。"其见惮如此。功在江西抚、建各属，士民

称为恩人，临战日，自相纠集，负枪荷粮，候珍指挥，其得人心又如彼。幼本英毅，自师事泽南，始折节读书焉。其治军也，以训练为急，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暇则训以《孝经》、《四子书》，转相传诵，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盖雍容儒雅，亦源本于泽南云。泽南之为将，日登将台，与官兵讲宋五子之学，时或作布帛菽粟之谈。及临阵，匹马当先，有挽之者，曰："吾受思重，固当如此。"以故所向无敌，然卒以丧身。凡言老湘营，必推本于珍，岂知皆泽南遗法哉。

珍卒乐平，张运兰、王开化分领其军。国藩再起，亦以张、王军从，罗、王旧部也。然运兰冗闇沈默，终以败死。而刘松山亦珍旧部，既从国藩转战江、皖间，复由国藩贻宗棠，以老湘营九千人从。自陕西以至灵、宁，大小数十百战，卒以身殉金积堡，为平回功第一，语在《平回前篇》。松山薨，兄子锦棠继统其军，竟定天山，威陵与国，一皆守珍成法。故老湘营者，珍始之，松山中之，锦棠终之。其功在湖南、江西，平洪、捻、回乱，创安夷，自陕西、甘肃以至新疆，时逾四纪，行路三万里，比曾军尤久远。锦棠后抚新疆，受代时，以老湘营积欠饷银四百万两辇致藩库，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其廉介尤不可及，亦儒将之效云。

老湘营陈法：队左右各百人。鼓之，鱼贯出，分两行，左驰右，右驰左，三驰而圜，皆持满向外。再鼓之，则左右驰，复其伍，对向为格斗，左起则右伏，右起则左伏，三起三伏，士复驰，乃变圜为方。于是后军分左右蛇行而出，绕攻前军，三合而退，其前、左、右军亦互为进退。主将鼓角鸣台上，旗周麾，士周驰，聚为城郭，城为三门，先聚者为左右行，先者自门出，余次第复为队。士惟视听旗鼓，疾走如风雨，无声息可闻也。

宗棠平回，恃老湘军为本营，故左军无营制。自余蜀军、嵩

武军以及金顺、金运昌、宋庆各军，吉林、黑龙江马队，不必悉用老湘营制。然金积堡之战，前锋悉取松山进止，出关之师，前锋悉取锦棠进止。由是言之，老湘营者，殆宗棠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

至西征刍饷，动辄运行数千百里，将士劳烈，尤非曾军所及。曾军之饷，皆取给于厘金，而左军西征，每年各省关均有协饷，总计八百一十万两。然各省逡巡，互相观望，独国藩为西征筹的饷，则始终不遗余力，山东、浙江常先人至，或追缴欠款，逾其应协之数。宗棠上其功，称为公忠体国。山西在直省中，号为瘠区，岁亦六十万。林寿图官晋藩，银不时至，宗棠以寿图负文望，且故知，特劾罢之，以风天下，然阑珊如故也。其后师行逾远，转饷逾艰，士卒月饷，积欠或至四五月之久，每至年终，求发一月满饷而不可得。宗棠绕帐徬徨，临食而叹，未尝不太息外臣任事之难也。

关外转运，以由归化、包头、射台大巴至巴里坤者为内一路，由俄国宰桑诺尔至古城者为外一路，由宁夏者为北一路，由肃州者为南一路。至于分起短运，度戈壁，指天山，运饷行军于无水泉、无城廓之地，远者绕走四五千里，近者亦千数百里。旌旗所指，往往停军待运，亦或搜得窖藏，借供急用，非惟人谋，抑有天幸焉。

左军自陕徂西，始终用缓进急战之策，粮台必紧居大军之后。初设西征粮台于西安，以翰林院学士袁保恒总其事，凡开单奏催协饷及咨函分致各省关之事掌焉。饷至，即交驻陕西军需局经理，而军装局附焉。盖收入支出，各有专司，何渠逊今日之理财新法乎。其后各军直逼金积，则自平凉以至前敌，连屯三十余营。按程设局，转运军装军火粮饷寒衣棚帐，各营更番护运，车驮骆驼，

日夜相属于道。而自平凉逾固原以抵灵州九百余里，其间崖壑重险，土匪逸回倏忽狎至，劳险何可殚述。其后移师出关，设局而不设台，以道员沈应奎、知府陈瑞芝等督率分局委员，催促收发，亦曾无贻误之事。盖两人同办一事，不如一人独办一事为能受责成，而无牵制之弊。

其已定地方，即办兵屯、民屯，而哈密屯田，兰州制造，尤费巨款。然劳费虽多，而就地购粮，设局制械，非独节省经费，亦可惠及边氓，一举两得，事莫利焉。

西征军饷，往往迫不及待，各省关虽受朝旨督催，或先之，或后之，均不可恃以挹注，故借外债者三百万，借内债者三百五十万，拨部款者二百万。宗棠虽辛苦勤劳，然士马腾骧，不虞竭蹶，此则内外一心，尤可见宗棠之雄才大略者已。外债由浙商胡雪岩主之。雪岩以一商人，官至二品。宗棠驻军肃州，偶思蓴菜，雪岩用缎匹卷运八千里，送至军府，其侈如此。

饷需以兵饷为最夥。然受抚之回，即董志原一役，已至十七八万，自后破金积堡，收河、肃，复新疆，在在处处莫不有受抚之回，亦莫不有拔出之难民，校其人数，动以万计。宗棠分别汉、回，择地安插，如平化川其最大者也，为之建居室，置农器，购籽种，筹赈饷，而修理桥梁，平治道路，设置公解，所费皆属不赀，然皆从军饷挪移，从未专案请款。关内关外，数千里间，此一巨宗，比于兵饷不相上下。至今出潼关，走西安大道，迢递以至玉关，两旁柳阴如幄，千里不绝，西人呼为"左柳"。《诗》曰："蔽芾甘棠，召伯所憩。"又何足称焉。然宗棠受命西征，自同治七年至光绪六年，先后十有三年，总计支出之数，约逾一万万二千万有奇。而宗棠家财，自帮办曾国藩军务讫于薨，二十余年，不及三万金。其在军中，每岁寄归宁家者，二百金而已。其临财

不苟，廉介自持，于宗棠固不勉而中，而在当时达官贵人中，已为难得。且不论李鸿章、曾国荃，即彭玉麟之以清廉夸示天下者，对之亦有愧色焉。然锦棠自新疆还乡，以贫乏至为松山夫人所诟病。然则儒将之效如此，其难能可贵也。故述其略为《兵饷篇》，而不载取发奏咨之文，以著儒与兵家有互为体用之道。倘亦今之治国故者，所乐道欤。

平回后篇

金积堡既破，宗棠予书王柏心曰："陇事艰阻万分，先攻金积，尤非时论所许。一年之中，连丧大帅。回之窟穴，唐之灵武，宋之西夏，明之河套，皆其处也。戎、狄之间，用兵匪易。前年关中略定，引兵而西，北从银州，南从洮、陇，中路出古安定，未及期月，南取渭源、狄道，北定灵、宁。喋血苦战，无间寒暑，而论者每讥其老师。行兵于人烟阒绝之地，转馈千数百里，劳耗不可殚言，而论者每讥其糜饷。此固劳人志士所不敢辞者。"其谕诸子书，颇以陇州之事其熨贴胜于东南诸役。当时缔造经营，略同开创，虽曾国藩事后论人，亦叹为天下才，一时无与伦比。嗟乎，岂不伟哉！

自肃回乱，独秦州僻远号完善。驻军数十营，冗杂无纪律，而范铭等尤滥。周开锡自闽至，宗棠奏以总统秦军。九年十月，奸党尤芝政等劫余众倡乱，铭不能制，言者争咎开锡激变。十年正月，叛卒降，诛首逆，编余众，留军镇抚。二月，河州回千余人乘官军方剿叛卒，复从安定掠通渭、秦安、清水、西和、礼县各境，杨世俊、张仲春击破之。四月，金顺、张曜军破纳家寨，周开锡遣军破阶州绺匪屯。宗棠日夜筹粮运，进规河州，分督各军，清中南路余寇。檄刘明镫军自马盘监进安定，徐文秀军由静宁进会宁，以次修治兰州大道，输运军火储静宁。时言者以河州回时复入扰，疑宗棠老师，张皇入告，上频加诘问，宗棠不为动。

五月，锦棠休兵南旋，于时金运昌军驻缠金，萧章开屯灵州。六月，窜河州回潜至半角城，诱米包山降回由西山东窜，黄鼎、雷正绾自灵州旋师，会周绍濂军击之苦泉井，悉歼之。同时杨世俊破巩昌回于秦州境，张仲春平岷州窜回，洪惟善平阶州绺匪，后路渐清。

宗棠一意进兵，檄傅宗先率所部马步由狄道进，为中路；杨世俊、张仲春、宗岳率马步取道南关坪进峡城，为左路；以刘明镫、徐文秀为右路。其岷州及洮州在河州西南，山径丛杂，以五营分驻两城。调番勇守隘口，备防剿，杨世俊统之。会宁西北、安定东北均接靖远县境，当北窜之冲，檄黄鼎分步队八营，桂锡桢分马队三营，徐占彪统之，由中卫进。七月，各军分道进，调魏光焘军移屯固原迤北，至平凉。庚子，宗棠进驻静宁。静宁故有三将军祠；三将军者，吴玠、吴璘、刘琦也。宗棠驻兵州城，为文致祭。

时河、湟未复，而伊犁继变。初，西宁回民妥明以新教游关外，同治三年，乘变倡乱，据乌鲁木齐，戕都统提督，分遣踞古牧地、玛纳斯、吐鲁番各城。会俄罗斯灭敖罕所部，安集延独免，喀什噶尔奸回金相印导其酋帕夏阑入边城，遂尽陷南八城；北路回亦攻陷伊犁。帕夏既据有回部，以兵攻妥明，妥明乞降，帕夏仍使守乌城，以甘回马仲为阿奇木监之。迪化团将军徐学功起兵斩马仲，仲子人得复袭父职，与妥明不相能，乃纠安集延兵攻之，妥明走死玛纳斯城，时同治九年也。帕夏遂收各城地税，令回、汉易服，效其国俗，新疆全境悉失。是年五月，俄罗斯以回教扰边，遽以兵逐回取伊犁，且声言将代取乌鲁木齐。于时，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久屯肃州高台，不敢进。诏荣全署伊犁将军，收伊犁。趣成禄率所部出关，会都统景廉军，规乌鲁木齐。刘铭

传率淮军自陕西道肃州继进。诏宗棠分军驻肃州，宗棠调徐占彪靖远军六千人自凉州赴肃州。奏言陇中局势，自宜先规河、湟，杜其纷窜，然后一意西指，分扼玉关，断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时兴师，尚非稳着，然当强邻觊觎，狡然思逞之时，固未可策十全也。

八月庚申，宗棠取道会宁，至安定，集诸军图先取康家岩。徐文秀、刘明镫两军由安定分道搜伏而进，期驱回康家岩歼之。丙寅，文秀进好麦川，遇回骑二千，败之，至沙合岭。次日冒雪行。戊辰，踰马寒山。己巳，出东沟，径破回卡。同日，明镫军出新田铺，破新岩、孙家二堡，回并入康家大堡。方会师合围，回遽弃堡向洮河狂窜，官军蹙之，回死无数，遂据堡立营。而对岸十里为三甲集，集西为太子寺，迤西稍北为大东乡，回皆以悍党据之，为河州门户。宗棠檄中、左路自狄道支浮桥先济。庚辰，渡毕，分营西坪、三叉河，而遣游击何建威扼陈山坪，规三甲集。回据高家集、红庄、胭脂山，又于黑山头、大坪山亘坚垒，所以保护三甲集者甚至。九月乙巳，会攻高家集，破其八垒。乘胜下红庄、吉家山各堡，毙回二千余人。刘明镫、徐文秀锐由康家岩西渡，死副将睦金城、喻有才等数人，而溜急，卒不得渡。时王德榜、朱明亮总宗棠营务，宗棠令率二千人自狄道渡洮，会杨世俊趋八羊沟，而戒文秀、明镫具浮桥，俟军出八羊沟，即列队东岸以渡。十月戊午，德榜、明亮渡洮觇地势，独据石鼓墩。壬戌，筑二垒其上。比明，回来攻东岸，徐文秀急支桥截渡。回撤围赴边家湾助守，明亮挥军自石鼓墩下压，立破边家湾垒。文秀、明镫移屯西岸。甲子，傅宗先军攻黑头山，文秀等攻邓家湾。回万余自三甲集来援，文秀分兵拒之，而攻垒益急，至晡乃破，援回大溃，于是马军沿岸扫荡，步军上山追蹑，悉破邓家湾至三甲

集傍近堡寨。傅宗先亦破黑山头回屯，追逐数十里，盛斩获。乙丑，傅宗先军遂进屯三甲集后，王德榜军自黑山南进三甲集前，杨世俊亦破胭脂、三川各屯来会。丙寅，大举进攻，回凭墙据守，炮石雨下，各军猱而升，战五时，麾而登，毙回数千人，马占鳌夺门遁，三甲集平。

进规大东乡，回垒亘山口、甘坪、大贝坪数十。己巳，各军分道猛攻，悉下之。辛未，会攻大东乡，守山口回望风退。留敖天印军屯谷口为援应，各军鱼贯行。行二十里，遇伏，四山横出，兵下马持短兵接战。天印闻警，入谷口，击其背，各军乃引出。十一月，回益增垒董家山、谢家坪，而献良马缓师，各军将拒之。三日间迭破谢家坪堡寨五十余。坪之东，董家山在焉，回垒尤夥。宗棠以大东乡地大而险，议先攻太子寺。而董家山西接太子寺，东蔽大东乡，必先下之。辛亥，回窥谢家坪营，我军乘虚奋击，夺据山腰。傅宗先等分道锐进，回仓卒悉踰山遁，文秀筑垒其上，太子寺径路通。太子寺为河州要隘。

马占鳌见官军日逼，益招循化撒拉各回环浚长壕以守，又乘徐占彪军赴肃州，洮东空虚，数嗾其众越古城、沙泥站劫粮运。河州回有枹罕一种，于孩提时习为盗贼，长即结伴远游，名为经商，实则行劫。从前响马，近日马贼，皆此辈为之。伏路钞掠，尤其所长。宗棠千里馈粮，危险万状，而保护驮运，恒遣多兵，其劳费如此。

宗棠调灵州防军董福祥，庆阳屯军张福齐、徐万福等进扼洮水以东。是月，徐占彪军至高台，遮击崔伟、禹得彦、白彦虎等众，败之清水。回绕关外，走还西宁。时肃州阻乱十年，回酋马文禄已就抚，闻用兵关外，复据城叛。十二月壬戌，文秀夺太子寺长壕。癸亥，进攻寺北大红庄，不能下。丁卯，傅宗先军由南

山进攻，甫及山半，悍回万人出钞，战踰四时，杨世俊部斩其酋，回乃败退。复于寨外浚长壕，又南由瓦房山迄揭马池折抵黑山，筑垒数十。

同治十一年正月己丑，回于新路坡筑三垒亘傅军，而据烂泥沟庄垒为犄角，于是狄道粮运中梗。庚寅，宗先攻垒未下。辛卯，会世俊军分三路进击，拔其木栅，回枪炮并发，伤亡甚众。宗先愤，执大旗先登，中飞炮殒焉。回大进，世俊力战引退。翌日，文秀闻警驰援，拔烂泥沟庄垒。傅军退党川铺，世俊军石梁坡，回攻益急，亦退。文秀令所部回屯，而留亲军助守。三路军皆失利。丙申，大风扬沙，回乘势攻傅军，文秀败之。薄暮，回大至，两营先弃垒遁，各营随之，皆溃。文秀愤，独以三百人力战死，弁勇殉者百四十人。宗棠西征，本倚刘松山为大将，松山薨，锦棠继之，及金积堡破，锦棠休兵南旋，于是宗先、文秀皆当一路为大将，及是，先后四日皆战死，势岌岌。宗棠闻报，驰使令沈玉遂统徐军，王德榜统傅军，诛傅军将弁先溃者六人，仍檄各军益进屯。

马占鳌见官军虽败敢深入，且闻西宁客、土回同谋归顺，去路已绝，乃遣回目马俊等愿缴马械就抚。西宁，古鄯善地，大峡、小峡，群山对峙，亘八十余里，湟水出其中，汉所称湟中也。西南通巴燕戎格、循化撒拉回番，以达河州，通西藏，西通青海。地险民悍，明以前羁縻而已。同治初元，陕回构祸，蜂起响应。西宁办事大臣玉通为回所制，以循化回绅马桂源知西宁府事。玉通死，陕回崔伟、禹得彦、白彦虎据西宁大、小南川，因陈林等求抚，宗棠遣冯邦棦与林赴西宁覘之。时马朵三已前死，马永福为回目，亦愿归诚。邦棦率桂源来安定白事，桂源为言过河州侦马占鳌求抚非伪，会所遣降回马寿清还报，亦言回目皆顶经誓

不反复，于是宗棠令桂源与邦棟还西宁议抚事。议定，仍先收缴马械，于是收占鳌呈缴马三千匹，枪矛六千余件。占鳌等复遣其子弟至安定献马，受约束。宗棠悉纵之归，令搜缴马械，仍饬各军分隘屯结，并破散盐、固余回。

二月，徐占彪军进红水坝，距肃州城三十里。三月乙巳，肃州回伏兵城壕出拒，占彪亦设伏近城十里迎战，佯败，回悉众来追，伏起，要马文禄，几获之，自是匿不复出，于沿城益增守备。时关外事益棘，刘铭传以病归，代者曹克忠，克忠去，刘盛藻代之，而成禄坐食高台，穆图善自请防陕，一时军将望望焉去之，惟恐不速。朝廷切责宗棠，而于成禄、穆图善或劾之不报，或奏辄得请。甘南空虚，周开锡已前卒，所调宋庆军未至，前敌独恃占彪为大将。五月，关外缠回三千人援肃州，回于城西南塔尔湾增垒接黄草坝，阻我军。占彪遣归化勇诱城回出，大破之。回遁城东朱家堡，遂攻塔尔湾，破堡垒数十。击援回，斩其酋。六月己未，城回数千人白衣巾自南门列陈为压胜而前，占彪俟回近纵击。顷之，回近营数丈许，忽西北黑云压回陈，雷雹交作，回火器尽湿。中军鼓声起，士卒开壁并出，回大溃。占彪纵横奋击，回僵尸相属，追至城而还。庚午，平城东北各堡。甲戌，复围下朱家堡，环城堡垒略尽。冯邦棟至碾伯，回目马永福率西宁米拉各回愿输马械，而大、小南川陕回独崔伟求抚，禹得彦、白彦虎等终持两端。会马文禄来求援陕回，分党由大通北原赴其招。禹得彦、白彦虎及西宁土回，复佯输马械少许，及借词留御陕回，相观望。时刘锦棠自湖南至，宗棠益马步四营，合何作霖军九千人，由平番相继趋碾伯，仍饬冯邦棟速其缴马械，剿抚同时并用。而河州马械悉缴讫，宗棠乃张示许其就抚。陕回、客回次第迁徙，一如平化川故事。共分十一起，共迁杨文彦等三千余名口，其有亲

属流离，听其自行投赴完聚。而每日给赈粮，大口八两，小口五两，所垦地亩，均给籽种。于是回大喜。沈玉遂赴河州总兵任，潘效苏赴知州任，米联璧赴太子寺分驻任，沿途汉、回列案焚香，迎送络绎。马占鳌、马朵大、马永瑞及各回目阿浑等，咸跪道旁，膜拜感泣，并纳粮百万斤，备军食。

七月，肃州回诡词乞抚，占彪拒之。分营环城屯结，以兵单，余北门不能合。丁酉，宗棠自安定入驻兰州。八月癸丑，锦棠军先后进碾伯，比至平戎驿，而马桂源约西宁土回、陕回俱变，推其兄本源为元帅。城中汉民闭城拒桂源，请西宁道郭襄之主守事。西宁城东北阻湟水，所称大、小峡口地绝险，回因险设守。壬戌，锦棠率军驰视，分兵驻马营湾三十里铺。连日回分扑我军营垒，每战弥山塞谷，四出挠我。我军夹湟水攻击，倏南倏北，更迭援应。至己卯，乃夺陕回南川屯。九月，破骆驼堡、观音沟，军士冒险深入。肃州天寒，季秋已雪，而列队露立，往往数昼夜不息，先后杀伤以万计。盖自八月至十月，六十余日，血战五十余次，每战必胜，径薄西宁。故河、湟之功，与金积堡相埒，将士劳烈，为汉、唐所未有。

十月壬子，锦棠于湟水北岸增垒。癸丑，乘势夺据高寨，回死二千人。辛丑，进袭小峡，夺山麓三垒，小峡内援回万余，并力来争，战五时，将士裹创力斗，回乃败退。其分钞后路者，皆为何作霖等所败。癸亥，选壮士攻南山各卡。锦棠自督军攻北山垒，令军士伏壕中，梯肩以登，破其三屯，南山卡同时克，城中音息乃通。己巳，舁炮攻山半垒，回由小峡口三路来攻，锦棠分军抵御。令邓增测回垒，以大炮轰之，垒墙应声坍坏。锦棠挥军猛进，无不以一当百，回大溃，立夷北山四面卡垒。我军压山梁而下，回分道狂窜，峡内各屯，相次崩解，遗弃骡马军械山积。

是夜，桂源、本源焚城外东关，走东川。庚午，我军抵东关。城被围两月余，西宁道郭襄之、知县恩禄率难民男妇三万余出迎，皆憔悴无人色，喜极而泣。城中回民千余，锦棠悉令安居故处，于是附城土回纷出求抚。陕回崔伟、禹得彦等败居西川，亦款营乞降，锦棠下令按日缴马械。桂源逃入巴燕戎格，回民从者辄相率遁归就抚。河州既得，肃州亦功在漏刻。宗棠又劾成禄，奉旨拿问，诏金顺兼领其军。桂源自巴燕戎格犯米拉沟，宗棠遣陈湜、沈玉遂自河州要之。桂源嗾大通都司马寿勾向阳堡回马进禄、韩起寿杀汉民以叛，抚回崔伟、毕大才等请剿大通回自效，锦棠遣总兵谭慎典督以往。丙子，败之于姑姑家庄。

同治十二年正月，锦棠自西宁攻向家堡。回出拒，大败之。薄攻堡城，亡将弁五十七人，军士夺门入，斩首千余级。马寿等遁入旁堡，趣围之，回众缚寿及马进禄、韩起寿等以献。诛进禄以下四十人，留董福祥军戍堡城。戊子，进大通，缚马寿以行。回方城守，锦棠环而攻之，令降回冶复兴等绕城呼曰："缚回首献城者贷死。"回开城迎我军，磔马寿于市，悉擒诛党与百八十人。于是河东西及附城村堡争诣军缴马械，大通营及永安各回望风款附。乃招各汉堡难民实城中，移城回于河东、西，分别安置，而搜捕余党。时崔、禹等众就抚在西宁者，男妇二万有奇，独白彦虎众未缴马械。锦棠遣冶复兴率队扼水硖，为白彦虎所擒，不屈死之。丙申，白彦虎率余小虎等二千余人，由永安南山北窜。戊戌，锦棠还西宁，安辑土回，分起解陕回二万余人赴平凉、秦安、清水，宗棠皆遣人安抚之。

是月，金顺军至肃州，屯北厓头，马文禄复招红庙子回四千人，乘夜入城助守。红庙子者，乌鲁木齐城东南三里，山色皆赤，有玉皇庙，以赤土垩壁，俗呼乌鲁木齐为红庙子以此。癸巳，占

彪攻克城西礼拜寺。白彦虎掠甘州、抚彝、高台，窜近肃州，杨世俊自扁都口星夜追击，占彪分军扼毛目。马桂源复走巴什城，陈浸、沈玉遂已取道番地捣巴燕戎格，马永福迎降，玉遂轻骑要桂源。二月庚戌朔，刘明镫、敖天印自米拉沟至，冒雪搜捕，回众弃械受抚者恐后。桂源见党众已离，与兄本源诣军门请罪，解赴兰州磔之。于是巴燕戎格各回目以次归诚，并以兵临卡勒冈工。锦棠来会师。是月，宋庆至。三月癸未，陈浸等攻卡勒冈工，刘厚福殒于阵。攻五日，破六庄，余悉震惧。而循化回渡河来者，沈玉遂、何作霖败之。河南八工，争纳械求抚。我军渡河诛倡乱者二十余人，悉毁其炮台碉堡，循化撒拉回平。回族以八工为尤犷悍，善枪技，历与汉、番构衅，为甘肃边患且百年，至是始受约束。然亡一大将，玉遂亦受伤。

肃州回闻白彦虎至，益出攻围军，占彪战无虚日。白彦虎攻毛目不能下，遂绕关外窜州城三十里塔尔湾废堡。乙酉，约城回夹攻，金、徐军合破之。丁亥，占彪以三路兵捣塔尔湾，未至，回已出扑壕，占彪疾入破其屯，杀七百人，旋师攻援回，复败之。白彦虎率众窜出关，至大罩滩、黑山峡止焉。肃州回开地道，欲通礼拜寺，我军环寺浚壕拒之，相持八昼夜，回始退，仍入城。四月，肃州回饥窘甚，我军移营进逼，回出辄败。丙子，宋庆军自甘州至，长围合，然攻城数不利。六月丙寅，炮裂城十余丈，而濠深四丈，泉源涌注，古所称酒泉也，不可踰，废然返。闰月，占彪乘懈掘壕水，率总兵李玉春、方友升等填土石以登。城南北回抵死抗，金、宋两军并力进，仅得拔东关外城。癸未，占彪督队巷战，枪伤其左足，各军分道进，斩回酋马得振。乃当街口筑炮台，宗棠遣赖长运炮至。赖长者，总兵领兰州制造局事，设局期年，效大著。宗棠克肃州，用开花大炮子至二千四百余枚，非

设局自造，欲求不匮，难矣。故曰事有似迂而实巧者，此类是也。癸卯，城回拚死出，死将弁王安邦等十一人，方友升、邓增受重伤，占彪裹创出援，回始引入城。

时白彦虎已掠安西至燉煌，肃州攻久不下，七月乙酉，宗棠自兰州赴肃州，八月戊子至。宗棠以书生即戎，一战马金胜之，胆益壮，至是愈无畏，身临前敌，炮子碎酒杯，命左右更洗以进，晏如也。金军已于城东北开道填壕，约期并进。己丑，宗棠循城阅长濠。马文禄望见旌旆，益夺气。庚寅，遣人诣徐军乞降，请出关讨贼自效，宗棠不许。占彪、杨世俊填壕登城，城上炮石雨下，不能进。壬辰，东北地雷发，宋军将张林冒枪先登，死。军稍却，回复堵御。明日，徐占彪、杨世俊复于城西南开地道。乙未，并时发。回于城上掘深坎伏兵，世俊奋力入，又死。占彪猛攻之，士卒伤者逾五百人。宗棠乃约禁仰攻，增壕垒以困之。九月己酉，金顺从东北缺口夺据城头立营。自是出投者，老弱相继。乙卯，锦棠老湘军自西宁至，屯城南，军势益盛。庚申，马文禄只身诣宗棠军乞抚。宗棠之为帅，开诚布公，不尚诡谲。自东徂西，金积堡、西宁、河、肃，皆经时日恶战而后得之，明示人以罪不赦。而马化隆、马桂源、马文禄并不求生，以故时穷势蹙，辄自入军门，请膏斧锧，非乐死也，教义然也。宗棠严谕令悉缴马械，分籍土、客回户口以献。文禄前受抚时，城中汉民尚三万余人，先后为所残杀，及肃城克复，仅千一百有奇。乃先籍关外沙州、甘州、西宁、河州、陕西客回，分起安置城外废堡，戮其凶悍千五百七十三名。戊辰，磔文禄以下九犯，并诛凶悍客回。及分道入城，毙回共四千余人，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名。肃州平，宗棠具战状以闻。诏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改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宗棠具疏谢，仍恳将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追奖刘松山，上复加松山一等轻

车都尉世职。十年巨乱，乃告肃清。

回疆之变，本与洪秀全不同，亦非捻军东西飘忽者所可同日而语。酝酿在数十百年以前，据有陕西、甘肃、新疆三省之地，其兵民亦复千数百万。朵明、马化隆在关内外，以新天方改制创教，固不得加以土匪盗贼之名。及其败也，其酋白彦虎逃入俄疆，俄人以国事犯待之，虽以曾纪泽折冲樽俎之才，兼慑以左军声威，亦不能令其还我。至宗棠以勋旧重臣，白发临边，自始至终，用缓进急战之策，其予王柏心书有“陇事底定，皆出智囊”之语，非虚言也。时宗棠锐意定边，枢疆诸臣，多怀腹诽。先时国藩本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李鸿章条陈海防，犹引为弃地张本，惟相国文祥独排群议，力主用兵，其识量远出鸿章之上。假设弃地之谋遂成事实，俄人势力必达玉门，闯关而进，畴能御之？回人得便思逞，又将协以谋我，其祸有不可思议者。宗棠之功，讵可没哉！至于创船政于马尾，造枪炮于兰州，特开今日新军之局。以故视昔日湘军造船、制炮、榷税、筹厘，不过一时制敌之良，非可以示久远。此其开拓心胸，推倒豪杰，足令天下不敢以儒为戏，与古今中外先达争烈矣。

肃州既平，白彦虎窜哈密，景廉告急，朝旨促金顺出关。未几，白彦虎掠巴里坤，窜乌鲁木齐，与南路安集延相结。宗棠以金军久役疲劳，乃奏以张曜一军及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马军，副以先行，而请简户部堂官总司转运。有诏毋庸另简。顷之，奉寄谕指派各军将，令穆图善驻扎安西、敦煌、玉门一带，而责宗棠统筹军需。宗棠复奏，有遵有不遵，并陈穆图善步军难恃，概予撤遣。廷旨不复持前议，皆如所请。

同治十三年三月，金顺、额尔庆额军相继出关。诏授景廉钦差大臣，金顺帮办大臣，趣会师古城。初宗棠议哈密以西军食，

当由北路采运，又与张曜议至哈密兴屯，数贻书指陈其利。然事权不一，各为其私：张曜奉命赴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恐妨其粮路，而奏止之；金顺奉命赴古城，都统景廉恐妨其粮路，而奏止之。而皆责成陕甘转輓接济，意见纷歧，大抵取朝旨以相压。浸淫至于八月，仅金顺前锋各营及额尔庆额马队赴古城，余军之留肃州、安西者均观望不敢继进。朝议援雍、乾成案，诏宗棠督办粮饷转运，由关内筹解达古城。袁保恒以户部侍郎为帮办，西征粮台移于肃州。宗棠患之，益坚持缓进急战之策，而行之以包揽把持。包揽把持者，曾、胡功名之所自出，宗棠于林翼为姻亲，尤笃信焉。时金军已由哈密前进，宗棠以师行北路，粮台不当移肃州，且景廉前奏由乌、科采运巴、古，石需银十余两，倘益以由安西踰哈密转巴、古廿六站，运费又须倍之，舍近求远，更不切于事理。具疏未上，而袁保恒遽以遵旨筹备移台事宜入告，于是宗棠疏请敕下袁保恒，毋庸拘照移台肃州驻扎谕旨，敕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巴里坤择一处移台，两处设立分台，克期集事，又奏遣张曜军兴屯哈密。上韙其议。十一月，河州回闵殿臣以十数万人叛，宗棠调防军，静以制动，十日悉破降之，殿臣伏诛。

光绪元年正月，袁保恒以宗棠前疏得旨俞允，乃请移台于巴里坤，为南北适中之地。议先买古城、济木萨之粮，不足，乃由南路调运，并请于旧部皖军调营护运。上复下宗棠议。时宗棠方访知归化、包头取道射台大巴至巴里坤，为商旅通行之路，粮驼可资购雇，乃疏请试办，并声明宜驼不宜车之故，斥保恒空言无实。朝议不能夺，仍责宗棠力任其难。会李鸿章条陈海防，振振焉以弃地为请，诏下宗棠。于是宗棠为计利害，权塞防、海防轻重，坚主用兵，并陈明与俄官索思诺尔福斯齐订约代运俄粮一切事宜，朝廷悉允所请。授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调补正白旗

汉军都统，与袁保恒并谕令来京供职。兵事饷事，并为一手，由是群疑尽释，咸听约束。特命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时三月二十八日也。

六月，疏陈督办新疆军务筹画情形云："窃维新疆之事，从前因兵力饷事未能兼顾，遂至叛回构变，强敌窥边；土宇人民，不可复按。于此而又力图恢复，挈万里戎索之旧，还之职方；戡万千族殊俗之民，渐以声教。正值寰区甫靖，财力久殚，内患难平，民劳未艾，其难诚有倍于拓疆之始者。微臣庸朽菲才，又值衰疾侵寻，志虑钝竭，何敢不自忖量，谬以自承。顾念臣子之义，匪重厥躬；疆场攸司，责无他诿。自从戎伊始，即矢尽瘁驰驱；岂头白临边，忽易初志？"宗棠奏以三品卿衔西宁兵备道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处，率老湘营从征，起刘典以三品京卿帮办陕甘军务。宗棠与典书云："弟之所以奉督办新命，不敢不一力承当者，以此时事机实有可乘意外之幸，而朝廷委寄方殷，异国从违攸系，若一歇手，便难复按耳。此事如有可办，并须筹画久远。驺从西来，弟免内顾，或不负生出玉关一行。"盖自同治十二年九月肃州下后，迄光绪元年十二月，历二十七月，仅乃就绪，略如胡林翼所谓包揽把持者，遂以成此大功。嗟乎，岂不伟哉！

光绪二年正月庚申，锦棠率老湘全军，自凉州进肃州。额尔庆额、冯桂增以轻骑袭玛纳斯城，败绩，桂增被执，不屈死。二月庚午，刘典至兰州。癸未，宗棠发兰州。时宗棠议借外债千万两，上命两江总督沈葆桢筹议。初，曾国藩督两江，为宗棠筹西征饷甚力。及国藩薨，葆桢继任，遂见龃龉，上言"不敢为孤注一掷"。宗棠力争于朝，又予某书云："东人于应协陇饷，付之不理，并西人相商借之饷，而亦吝之，且多方以误之，是诚何心哉！"东人指葆桢也。奏入，诏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二百万两，各省应解西

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并准其借用外债五百万两，以足千万两之数。于是内外诸臣皆知圣意所在，虽颇疑恢复不易，弗敢妄有陈奏矣。

三月乙巳，宗棠抵肃州。湘军将谭上连、谭拔萃、余虎恩分起出关。四月甲子，刘锦棠督大军继进，宗棠戒以缓进急战，必俟古城军粮赢余，然后再进。时俄粮至古城者，可四百余万斤，归化、包头粮至巴里坤者，可五百余万斤，自宁夏至者，可百余万斤，其由肃州运储安西、哈密者，盈千万斤。又递运至古城者，亦四百余万斤。士饱马腾，军威壮甚。五月，湘军前锋至巴里坤，侦回数百骑掠古城南走。谭上连督军急进，则由南山西窜，乃分隘屯结。自张曜军屯哈密，修治台站，树天山扶栏，宗棠为作铭，自书之，所谓"恪靖铭石字龙蟠"，时六月也。道路清夷，锦棠令军士裹哈密存粮，分起短运，踰天山至巴里坤，复由巴里坤运古城。宗棠复遣徐占彪率五营进屯巴里坤各隘，与曜哈密军相援应，防回由吐鲁番轶，且以护运道焉。闰月，锦棠军进古城。金顺屯济木萨，距古城九十里。

时回目马明拒守古牧地，地距乌鲁木齐百里而近，距济木萨可三百里。地辽阔，无要可扼，然为乌垣屏蔽；不撤藩篱，未能直捣乌垣也。自济木萨西行二百四十里为阜康城，又西行七十里为黑沟驿，又数十里乃至古牧地。故阜康当济、古之冲，乃定议合军进阜康。时占彪已进巴里坤，屯木垒河迤东，宗棠檄金军分留古城至大石头，与徐军接，增遣徐万福等五营出关，分屯安西、敦煌、惠回堡、青头山口，移张曜军赴哈密，重防南路。六月庚寅，湘军进济木萨。丁酉，合金军进阜康。乌鲁木齐回酋马人得闻我军至，增众纠白彦虎党并力拒古牧地，南路安集延亦遣回目率众来援。我军抵黑沟驿，悉戈壁无水泉，回已据驿前黄田筑卡，

期断我军汲道。锦棠侦城西野潦纵横二十里，可疏废渠导水供饮汲，乃佯为自大道进兵，而令军士于城西开沟引水，注之废渠，遂营垒。庚戌，袭黄田。既至，回乃觉，顾之，角声四起，锦棠顺先据山冈，挥各军分道进。战踰时，回骑不支，令步军接战。我军纵横荡决，回众大败，弃辎重狂奔，我军追至古牧地城乃已。

壬子，整军攻古牧地。甫进，乌鲁木齐回骑数千来援，锦棠令余虎恩，黄万鹏率马队逆击，而分步军两路攻南关，自督亲军攻山垒，一鼓克之。谭上连等见山垒已下，皆鼓勇冒枪炮先登，回弃关反奔入城，遂进营关垒。援回为马军所遏，不得前，金顺军复毙其黄衣目，回悉败溃而南。于是刘军壁城东南，金军壁城西北，昼夜筑炮台，度使高城一丈，连日开炮轰击，城东北及正东皆坏，日益排劈山炮环攻，令不得修补。丙辰，知府罗长祜、副将杨金龙移开花大炮于正南，于是谭拔萃趋东北，谭和义趋正东，谭慎典、董福祥等各襄土伏墙壕，俟城圮而入，余虎恩、黄万鹏、陶生林、张春发、陈广发等各督所部，严陈备截击。既定，锦棠引亲军据城南山垒督阵。丁巳黎明，南城墙圮，山垒鼓声骤起，各军填壕以登，金顺军亦由东北并进，立拔古牧地城，毙回凡六千人，安集延援寇数百亦捕斩无遗。

白彦虎于黄田卡破时，遁合安集延。回目马人得于乌城闻败，以精锐为我军所歼，亦率妇女南走。锦棠以乌鲁木齐空虚，当疾起掩之，次日长驱直捣乌垣。未至城十里，闻三城回悉出窜。三城者，乌鲁木齐，迪化州满、汉两城，及妥明所筑王城也。锦棠督各军急进，抵迪化城，回骑千余方望南奔，麾军猛蹑，而部各营入收三城，悉搜捕残回。抵暮，谭拔萃各军追至盐池墩，复毙六百余人，以阻于戈壁，乃还。时安集延遣骑数千来援，至城西百八十里，闻乌城破，引去。当乌城破时，昌吉、呼图壁、玛

纳斯北城各回悉弃城南遁，独玛纳斯南城回酋韩刑脓恃其城小而坚，拥众拒守。七月甲子，金顺自督军由昌吉进攻。锦棠督湘军分道搜东南山谷逸回，越盐池墩至柴窝堡，日有斩获。柴窝堡之西百二十里为达坂城，当乌城南二百里。帕夏闻北路既失，收乌鲁木齐各城回入踞达坂城，而身至托克逊，筑三城为犄角，嗾悍党守之，以抗我军，又别遣马人得守吐鲁番以拒哈密。白彦虎复由南山、古牧地、阜康以扰我军后路，为湘军所捕击，亦走托克逊，依安夷以居。

宗棠议进规南路，以锦棠一军攻达坂城，以张曜、徐占彪两军合攻吐鲁番。而北路留防军仅金顺一军，乃疏请增调卓胜、金运昌两军，上允所请。又奏言："新疆与俄境毗连，疆场之事，一彼一此。臣身在军中，边防利害之分，百年安危之计，既不敢不引为己任。见当边务交涉，议论方滋，应恳敕下将军都统各大臣，遇俄事交涉新疆者，应咨臣定见主办，不必先与商议，致远人无所适从。"上并从所请。调张曜军由哈密西瞭台取道七克腾木向闢展，徐占彪军由木垒河与会师，各自防所远近为先后，一取锦棠进止，而檄徐万福等安西五营移屯巴里坤各隘。时金顺军攻玛纳斯南城，久未下，速湘军助攻。八月癸卯，锦棠遣谭拔萃、罗长祜率六千人赴之，署伊犁将军荣全亦自喀尔巴哈台以师至。乃分起开地道，数轰裂城垣，回辄复堵御，相杀伤甚众。九月戊午，炮毙韩刑脓。丙子，回目海宴乞降。戊寅，歼回众数千，玛纳斯南城复。宗棠饬团军将徐学功于各城广开屯田，招西河五垒团民，畀以种籽农器，遣道员周崇傅设榷局于巴里坤，招商开市。

天山北路略定，惟伊犁尚为俄守，宗棠方有事于南路，未遽索之也，语在《还伊犁篇》。时英使威妥玛闻宗棠兵将南下，诣总理衙门代帕夏乞降，称为喀王，俾作属国，免朝贡。总署告以当

与前敌主兵之人定议，而遗书宗棠："如安集人至，戒勿加诛。"宗棠复曰："英之代为乞降，非为安集延，虑印度之折入于俄耳；又忌中俄交密，借为危词，希以耸听。俄之代复伊犁，原有交还之约，谓我军进规南疆，彼将乘机而收渔人之利，无论我所不允；俄久以大国自居，似必不然。帕夏为我必讨之贼，如其乞降，非拥兵前来，许其传致肃州，听候核示。若语言支饰，意在缓兵，亦即纵回，勿加诛戮。至战陈之事，权在主兵之人，葳事久暂，固难预料，亦无须英人代为过虑也。"已，威妥玛为英廷撤回，安集延人亦竟不至。十月，诏促宗棠进兵南路，宗棠仍持缓进急战之议。时湘军自玛纳斯还，大雪封山，又卓胜军未至，奏请缓师至明岁春融，许之。是年冬，帕夏见官军未进，乃移达坂新城于两山间，遣爱伊德尔呼里率重兵拒守，以次子海古拉守托克逊，遣白彦虎助马人得守吐鲁番，而身居喀喇沙尔备策应，距托克逊八百四十里。

光绪三年二月，金运昌、卓胜军出关，锦棠请师期。宗棠饬俟金军进古城以西接防，一如前议，分三道并进。通饬前敌诸军，申明纪律，严禁杀掠，缠回附贼反正者，悉宽贷。三月丁巳，锦棠率湘军自乌城踰岭南攻达坂城，张曜先遣记名提督孙金彪帅五营出屯东西盐池，得锦棠师期，其日督大军自哈密继进。徐占彪由穆家沟西南同日并发，会孙军盐池，先攻七克腾木隘。己未，锦棠军进柴窝营垒，即日令余虎恩、董福祥等率马军九营，谭上连、和义等率步军四营，乘夜衔枚趋达坂城。五鼓集城下，锁围合。道斩谍者十余骑。寇新引湖水环城，淤泥深及马腹，士皆下马掠而过，合步军毕集城下，无知者，乃列圆陈相联缀。天明雾收，寇于城上见官军，遽发枪击伤外人。日午，锦棠策马周城壕，所至枪子下如雨，所乘马及从骑皆伤，遂易马而前。寇亦终不出，乃

令筑壕垒断援寇。辛酉，谭拔萃舁开花炮至，方度地筑台，报援寇数百骑至。陶生林、余虎恩分出钞击，寇还走，追逐数里，杀百余人。望前途寇骑千余骤至，败寇惊，其军返奔，援寇亦返奔，遂大奔不可止。日暮，缠回出降者言城中望援寇不至，谋他窜。锦棠诫各营警备，列燧如白昼。壬戌，炮台成。侯名贵、庄伟测寇中炮台及城垣，连环轰击，逾时，相继坍坏。俄而一炮子飞堕城中火药房，有声砉然，如山摧地裂。大风起，火势骤张，延烧所储药弹开花子，砰訇震撼，城中人马碎裂，血肉横飞。寇争开东门窜走，我军四面蹙之，卒不得出。锦棠下令缚寇中服饰异者献赏，于是夷酋爱伊德尔呼里以下悉就擒。共毙寇二千数百人，生擒一千二百九十余人，收精利炮械千件，马八百匹。爱伊德尔呼里者，译言大总管。又获胖色提六员；胖色提，译言营官也。其玉子巴什等职又百数十员。爱伊德尔呼里等同声为安集延乞款，愿遣报帕夏缚白彦虎献南八城赎罪。锦棠许其遣人招致，而拘各夷解赴肃州。悉释所擒南八城缠回，及土尔扈特种人千余名，给衣粮纵归原部。天山南路由是大震。

丁卯，潜师夜起，次日抵白杨河。令罗长祜、谭拔萃分领三千人，趋吐鲁番会师，自率七千人直捣托克逊。行九十里，至小草湖，城中缠回来言："安夷闻达坂城失，汹惧欲逃，纵陕回出掠村庄，望官军速进。"锦棠令黄万鹏率马队先行。寇兵四面而至，黄万鹏等纵横冲击，锦棠督大军数路驰入，内外相应，寇僵尸相积，大奔溃。海古拉先纵火弃城遁，锦棠入收托克逊城，遣谭上连等追败寇。缠回及所胁吐鲁番、哈密各回，环跪乞抚者二万余人。当湘军攻达坂城时，徐占彪、孙金彪两军度戈壁，夺张家卡。甲子，进破七克腾木。次日，乘胜攻闢展，寇望风遁，追斩夷酋才米邪斯。戊辰，分道复鲁克沁、连木、沁台胜金、胜台各

城，皆有斩获。己丑，合军由哈拉和卓城捣吐鲁番。未至十余里，寇倾城出窜，使守卡寇合各城败寇前拒，两军追逐至城下。湘军将罗长祜、谭拔萃率三千人奄自北路驰至，寇骇愕狂奔。三军合势，追击数十里乃还，收吐鲁番，悉获安夷所储军粮火药。马人得率缠回万余人出汉城迎降，受之。吐鲁番全境悉平。于是檄张曜会刘军赴前敌，运巴里坤存粮储之吐鲁番，以转输托克逊，遣道员雷声远赴吐鲁番，安辑回众，设局采运，留徐占彪、孙金彪军镇抚之。其月，金运昌军进古城，宗棠奏署乌鲁木齐提督。

帕夏闻官军同时克托克逊、吐鲁番，南八城门户悉失，又前所纵归缠回感官军威德，传相告语，诸回益解体，图报复，帕夏日夜忧泣。四月，于库尔勒饮药自毙。海古拉举资财军实悉畀白彦虎，使守库尔勒，而舁帕夏尸西窜库车、阿克苏，中道为帕夏长子伯克胡里所戕。伯克胡里遂走踞喀什噶尔，率其党与叛弁何步云分守满、汉城。由是各城缠回皆内谋反正，日夕望官军至，独白彦虎据开都河西岸。宗棠度其已失所恃，欲一鼓平南路，而后路粮运艰，未能急进，乃裹创扶伤，休兵以俟新秋。移徐占彪军回防巴、古，遣易开俊军屯吐鲁番。白彦虎渐遣其党分踞库尔勒以北，俟我军进他窜。宗棠恐白彦虎踰山窜伊犁边，咨北路金顺、英翰、金运昌各军益严边备，防窜逸。八月癸未，锦棠遣汤仁和、董福祥、张俊、张春发各率所部分由苏巴什、阿哈布拉、伊拉湖进营曲惠，按程储薪草，浚井泉以俟。

壬辰，大军毕进曲惠。己酉，令余虎恩、黄万鹏等先取道博斯腾淖尔，出库尔勒之背为奇兵，锦棠自率各军由大道向开都河为正兵。辛亥，启行。开都河者，泑泽也。白彦虎过西岸时，壅河水阻官军，漫流百余里。锦棠师至，绕行硷地百二十里，始达东岸。支浮桥，塞上流，就硷地修车道，平行抵喀喇沙尔城，以九

月癸丑至。城中水深数尺，庐舍荡然，锦棠迁帐河东。乙卯，军抵哈尔哈阿满沟。擒贼骑，言白彦虎已由库尔勒与各城胖色提劫缠回走库车。其日，余虎恩等军亦从间道至，同入库尔勒城。城空无一人，侦寇方劫策达雅尔、洋萨尔回未行。戊午，粮至。锦棠选精骑二千五百名将之先行，次日抵策达雅尔。寇已掠洋萨尔，趋告布尔。乘夜疾进，日昃及之。告布尔寇骑千余拒险，黄万鹏、谭拔萃率队奔入，寇接战，即反走，追斩百余人。壬戌黎明，合队进。行四十里，远望步骑数万，以远镜瞭之，持械者才千人耳，余悉回民老幼挽车牛杂逐随行。乃勒众为两道，下令惟执械者斩。寇委难民回斗，官军如墙而进，所向皆靡。令陶生林护还难民。持械云者，今世所谓武装也。战时国际公法：于敌国人民武装者仇之，余则否。锦棠侍宗棠久，虽不知所谓公法，以不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杀人之中亦有礼焉，宜回人之畏威怀德，岂幸致哉。

癸亥，驰进托和奈，捕逸骑，言：寇大众其日方向库车。各庄蒙、回被胁未行者复万余人，皆呼号乞命。锦棠复下令，令各安居无恐，整队进库车。行三十里，寇方惊缠回数万散布郊原，官军奄至，率骑数千来拒，分置两陈。锦棠分令黄万鹏、崔伟等军由右，章洪胜、方友升等军由左，令谭拔萃、张俊率步军为左右援应，罗长祜率余军居中路后。合战良久，杀伤相当。锦棠挥后军并进，斩回酋马由布，寇顾见之，大溃。追逐四十里，寇死千余人。甲子，收库车城，招所掠回民还故处。自库尔勒追寇凡六日，行九百里，拔出难民以十万计。乃驰书告宗棠，复拔队趋拜城，以指阿克苏。

丙寅，刘军进和色尔。其日拜城回目为白彦虎所戕，各回婴城拒守，白彦虎攻之不下，乃焚城外村庄而去。明日，官军抵拜城，回民开城出迎，留方友升军镇抚，复蓐食乘冰夜进。风烈霜凝，

人马冻皴。行八十里，及之铜厂，麾军猛攻，人马僵积，水为不流。乃还拜城，促军乱流渡。寇回尚聚上铜厂，相距数十里。白彦虎欲逃，诸城胖色提欲战，乃分两道前拒官军，以马队居前。夏辛酉、张宗本出右路，席大成、戴洪胜继之，以当安夷；黄万鹏、毕大才出左路，张俊、胡登花步军继之，以当陕回；锦棠自帅亲军居间策应。寇枪炮雨集，夏辛酉陷陈，斩夷酋要路打什，官军乘势冲击，马步相依，毙夷无算。白彦虎遽走，众大溃，黄万鹏各军智勇因亦发舒，死者委积数十里，追至察尔齐克台乃止军。己巳，度戈壁百四十里，至哈拉裕勒，乘夜进札木台，距阿克苏城数里。城上枪矛林立，侦者言白彦虎以我军急，遽挟回酋行，城回十余万方城守以待。于是谕回目受抚，锦棠入居之。分军一趋西南，一出正西，至胡玛纳克河，擒斩者以千计。敌遂分道走，安酋走叶尔羌，白彦虎走乌什。锦棠定计，舍安酋，专追白彦虎，饬各军趋乌什。辛未，渡胡玛纳克河，擒白彦虎党十六人斩之，回益骇走。甲戌，追至乌什城，钞回后拒，斩百数十人。白彦虎遣人赍金宝自结于俄，而由布鲁特边遁喀什噶尔。次日追九十里，至阿他什伯，弥望悉戈壁，乃还军定乌什。自定库车，始就地采粮，省转输大半。时南路东四城悉平，军行益饶。

十月癸未，张曜军由喀喇沙尔进库车。其南沙雅尔回目已率众附安酋走哈番，为锦棠所破，歼其众。先是官军南下时，和阗伯克呢牙斯遽纠所部回众图叶尔羌，以应官军。帕夏长子伯克胡里得叶尔羌大通哈报，留阿里达什守喀什噶尔，自率五千骑来援。既行，白彦虎自布鲁特边窜喀什噶尔，阿里达什拒不纳，叛弁何步云、英韶等以汉城反正。伯克胡里兵至叶尔羌，大败呢牙斯，并攻复和阗，呢牙斯走张曜军降。伯克胡里乃驰书告捷于英、俄，引众自英吉沙尔还喀城，道闻库车失，何步云复反正，遂尽杀英

吉沙尔汉民，令阿里达什纳白彦虎，并力以攻汉城。何步云诣湘军告急。锦棠方回军阿克苏，将取叶尔羌，闻汉城急，乃改攻喀什噶尔，以余虎恩、桂锡桢马步二千余人由阿克苏，以黄万鹏、张俊马步二千余人由乌什，期十一月乙丑并入喀什噶尔，锦棠自出屯巴尔楚、玛纳乌什，扼和阗叶尔羌冲要为声援。十一月甲子，黄万鹏军抵喀城北麻古木，余虎恩军抵喀城东牌素特，相距六十里。缠回闻大军至，相率逃溃，夷酋杀之不能止，乃各谋先遁，白彦虎向西北，伯克胡里向正西，各留党众踞城以缀官军。其夜，余虎恩由城东大道进，城中纵火，光如白昼。乃张轻骑为左右翼，先击守卡者。至城下，城中出骑千余，并奔我军。余虎恩勒步兵大战，刺回酋王元林坠马，回众乍却，马队合势围攻，歼捕垂尽。未几，黄万鹏军自北路继进，士气益盛，夹击之，回大破败。何步云等亦率众凭汉城助势。城中汹惧，开西城合败回狂奔，喀什噶尔复。

天明，留张俊守城，黄万鹏向西北追白彦虎，余虎恩向正西追伯克胡里。锦棠率军自玛纳尔巴什捣叶尔羌、英吉沙尔。丙寅，抵阿郎格尔。戊辰，进叶尔羌城，回悉散走。辛未，分遣董福祥以兵定和阗，率马步倍道趋英吉沙尔，踞城夷兵亦先走喀什噶尔，遂抚定回民，留罗长祜、谭拔萃搜各城夷、回，而自赴喀什噶尔。余虎恩追伯克胡里，丙寅及之，明要路，分军绕前，遮寇去路，而率队自后蹑之，杀寇千五百人，都司余福章要余小虎擒之，并获其眷属四百余口，而伯克胡里已先一日窜入俄境。同日，黄万鹏至岌岌槽，追及白彦虎后拒，生擒回酋马元，歼其众。丁卯，穷追至恰哈玛纳，为俄属布鲁特人所阻，白彦虎遂得至纳林河，俄人收其兵械，使渡。会余虎恩亦至，以回去益远，又迫俄境，乃还。

癸卯，锦棠至喀什噶尔。庚戌，董福祥收和阗。伯克胡里时入居俄境阿来，其安集延部南境故地，居喀城西北外卡。十二月，锦棠以兵徇定，先后搜获帕夏余子四人，及前引帕夷入境逆回金相印父子并余小虎、马元，磔之于市，又搜斩安夷、陕回窜匿者，凡一千一百六十六人，新疆南八城悉平，宗棠露布以闻，时宗棠年六十六矣，而伊犁为俄守如故。自是改新疆为行省，设巡抚、提督以次文武各官，比于内地。至光绪七年俄人还伊犁，实行新制，以迄于今。伊犁为新疆省会，俄人踞之，以要厚利。当时宗棠兵威震与国，而曾纪泽又实折冲之才，故能手挈腴疆，还我旧索，别详《还伊犁篇》。

宗棠之督师也，平时待遇诸将士，大都以诚信相感召，贪夫悍卒，一经策驭，罔不帖然，然有时不得已而用权术。德宗初元，秦、陇底定，帅节驻肃州，以恢复新疆为己任。然关外高寒，荒原沙碛，诸将视为畏途，虽张曜、金顺列营玉门、酒泉，号为桀骜，亦未敢以先驱自任也。惟董字三营、精善五旗，生长河陇，习西北水土，与关外诸回语言、饮食、宗教、骑射皆同，其众可用。三营者，董福祥、李芳良、张俊将之，松山招抚之。五旗者，崔伟、余得彦、毕大力、马镇国、李金良将之，锦棠招抚之。时松山已卒，三营、五旗皆归锦棠节制。回将性既犷悍，又爱护其同族，畏湘军之强，而非所心服也。湘军气馁，不肯任出关事，宗棠忧之，私以告锦棠。锦棠曰："金、董诸军，向视吾旗鼓，今吾军气馁，敢专任回将耶？惟用术激厉吾军，使为前锋，则诸将用命矣。"宗棠乃屏左右，与锦棠密语，移时始退。顷之，宗棠行部至董字营，一湘军老卒奔伏车前，喃喃若痴，曰："老统领语我，吾出关作先锋，无衣无食，何以令众？请官保备刍灵，火给军士。"宗棠大惊喜，设位祭告，以纸盛为车马衣服金银钱帛，焚毁山积，火光

属天，数十里不绝。各营将士咸啧啧嗟异焉。老统领者，湘军呼松山旧号也。老湘营与董福祥部回兵本松山旧部，尤多感动，至有涕零者。及锦棠出关，所至常有乌鸦噪集，若前导然，军中每饭，以其余饲之，号为乌鸦兵，以松山英灵，乃得至此。咸谓得神助，踊跃效命为诸军最。其至大戈壁时，董营回卒多言沙漠中有巨怪食人畜，每闻人马声，即作飓风，扬沙砾眯目，怪随风至，无幸免者。军士皆心怯，或以告宗棠，宗棠大怒曰："何物妖魔，敢犯吾行列，苟出者以炮击之！"传令诸军，鸣炮而过，卒亦无他异。于是湘、回诸军咸以左公天威也，叛回不足平矣。自此西向，士气大振，军无留行焉。西北地多乌鸦，贪军中饲养，日来求食；车前之卒，则锦棠私嘱亲信为之。然宗棠常以此腾书告友朋，或且见诸公牍，谓松山英魂毅魄，神光离合，往来军中，至于今称道弗绝。盖篝火狐鸣，越巫楚鬼，宗棠以神道治军，比于设教，收效尤奇云。

新疆收功，自以设立台站为首。边地荒瘠，军无宿储，转运艰险，胡可殚述。康熙朝黑龙江之役，乾隆朝青海之役，皆特派大臣经理运事，凡人夫牛羊驼马水草一切，皆烦庙虑。诸将一意征讨，无瞻前顾后之忧，以故豫大丰亨，肤功迅奏。宗棠督师西征，出关转饷，论其劳烈，亦略师康、乾两朝遗策，得收全功。其时从伊犁各城南至嘉峪关，计程约二万里，羁旅之人一车两马，踽踽独行而无戒心，一入关门，则游匪逸贼不胜其防矣，亦台站之力也。然自鄙夫为之，则长军糈，管粮运，竟以长子孙。

还伊犁篇

军兴而外交之利害益著。自曾国藩督直隶以办丰大业案，至自歉于外惭清议，内咎神明。当赴津时，朝廷怵于咸丰八年之祸，密谕国藩毋蹈前覆。法人势又张甚，道路汹汹，群以为祸在刻漏。国藩大惧，濒行，自书遗嘱，将以身殉之。盖当时士大夫无识如此。国藩去，李鸿章代之，从兹数十年间，迄于光绪辛丑，海内言外交者皆指目鸿章。鸿章长总理衙门时，与各国公使相接，多出以嘻笑怒骂，虽以法公使年少强梁，亦为折服。然交邻有礼，非正轨也。

左宗棠名震殊俗，不以善外交闻。自创办船政于福州，始聘用各国工师，与外人相接。厥后沈葆桢继为船政大臣，上言："宗棠声威，为外人所惮，故能令其悉就范围，非臣所及。"然宗棠之于外交，亦自有其本末，非仅借助于声威也。光绪元年五月，宗棠驻节兰州，俄使索思诺福斯齐等五人至，宗棠引居节署，间日一会食，推诚相与，备极款曲，与讲《孟子》"三自反"之义，俄使为之敛容。刘锦棠等在坐，拱默而已。既而语锦棠曰："忠信笃敬，蛮貊可行，心知气血不相远，但积诚相与，久之自感，无他道也。"已而询以外间传闻英、俄有约之事，索使答言："英人叵测，俄与中国从无交兵之事，不至忽启衅端。"具言其国主意与中国永敦和好，伊犁驻兵，防回侵害，俟中国克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城，即以交还。又言此行意在请由内地开通茶市，运陇边。宗棠念俄已

于恰克图通商，此请经销茶引，正可以杜私贩，自我定厘税章约，挽回利权，收茶马驭边之效，遂许其边事定后徐议。宗棠本精舆地之学，索使亦颇以地学自炫，因出所绘中国地图来相启告。宗棠讶其精审，因问："足下客游日浅，何由周知山川形势，凭何绘成？"索使云："此就康熙图摹绘而成者也。"宗棠晓之曰："康熙图是测度定当而成，为古今希有定本。后此拓地渐多，随时增入，并令何侍郎携带仪器，遍历各地，详加核订，是为乾隆内府舆图，则尤精而又精者。"因取影刊大图示之，索意嗒然，从此不言地学矣。宗棠侯夫人，湘潭周氏也。年二十，赘于周。未匝月，即取所绘舆图张之室内，夫人相助为学。及后馆安化陶文毅家，文毅故藏御赐《图书集成》，宗棠博观约取，尤致精于舆地。及后南平闽粤，北定天山，皆收地学之效。出其绪余，亦足折服外人焉。宗棠予书沈葆桢云："新闻纸岛夷资之以治，中国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但见其通，不觉其诈。又与岛夷久处，往往易其初志，如徐元扈何尝不负时望，何尝不称博雅，一见西儒，便入彼法，盖久处暗室，目无正明耳。赖海内落落数君子一祛此弊。"由此言之，今之所谓周知四国者，在当时不过如此。

伊犁辖境千数百里，北倚天山，本葱岭北出之干，首起西荒，尾插东海，山阳水入中国，山阴水入俄部，归西海，乃中俄天然界画也。其由葱岭中出者，为天山之北，诸流东行，迤北为伊犁河，天山北路，至此而止。自来不与俄境相接，俄人胁诱哈萨克布鲁特种人，又攻夺浩罕三部，据其都城，其所属安集延亦随风而靡，故我北路伊犁，南路喀什噶尔，边境皆与俄属相接。同治九年，帕夏以诈力窃据南八城，俄人遽以兵逐回取伊犁，是为俄据伊犁之始。伊犁之西，旧有拱宸、瞻德、广仁、塔勒奇四城，俄人均弃而不守，后遂倾圮殆尽。绥定距伊犁仅三十里，亦以杂置

陕回，以故伊犁大城人烟稀少，兵及商户均萃居东南惠宁、熙春、宁远三城，而金顶寺烟户尤夥。

俄人据伊犁时，声言中国收复乌鲁木齐及玛纳斯城，即便交还。当时以东南初定，无余力以及边隅，故为此言，以相欺侮。光绪二年，刘锦棠定新疆北路。议者谓两城已复，当与俄人即申前议。宗棠曰："北路鲜当一面之才，即与旁缘旧说，则要挟必多，即收回后，或别有意外之虞，翻难兼顾。不若姑以委之，俾得一意南路。南路平，伊犁可不索而还也。"及三年十二月，新疆南八城悉平，白彦虎逃入俄属，俄人纳焉。宗棠请敕总理衙门与俄使按约索取，复饬金顺移书俄边官，以还伊犁、交叛逆两事并议，而许以重犒。不报。顷之，俄人徙白彦虎于托呼玛尔，又声言将逼精河，安设卡伦。前敌诸将皆愤，请用兵搜索。宗棠以俄虽示形作势，未必即有狡然思启之心，惟贪踞伊犁与庇匿叛逆以要求重犒，而又不肯显露其意。此时兵威已盛，言战即战，何所顾忌。惟东北、西北均与接界，兵事将无了期，尚宜逊以出之，不可衅自我开，令彼得有借口。乃饬南北各军戒严，而与锦棠书曰："彼张虚声，我务实事，待其动而图之。疆场之事，一彼一此，既不可稍存成见，致滞戎机，又何可轻启衅端，致挠成算。汉文帝与单于书，所谓'汉过不先匈奴'，而边境乂安；曹孟德意思安闲，如不欲战，而每战辄利，似于今为宜。"

时上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使俄议伊犁事，因密询新疆善后方略，宗棠疏言："腴地不可捐以资寇粮，要地不可借以长敌势。非乘此兵威，迅速图之，彼得志日骄，将愈进愈逼，而我馈运艰阻，势将自绌，无地堪以立足，所忧不仅西北已也。"先是，新疆平后，俄人数至边境通商，宗棠以叛党方屡由俄境入犯，奏请未交伊犁以前，禁止俄人通市。五年，崇厚至俄议还伊犁，俄

人先请沿边弛禁通商，崇厚以闻。朝廷下宗棠议。宗棠以俄人以通商、分界、偿款三端相持，因推论妨民、病国各条，请敕崇厚坚持定见，剴切言之，俾其决计阻止。八月，崇厚遽依前议，与俄人定界画押。奏入，上怒其轻率。宗棠疏甫入，又诏详议。于是宗棠复上疏曰："察俄人用心，殆欲据伊犁为外府，为占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我索旧土，俄取兵费巨资，于俄无损而有益；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本山川为疆索，界画一定，截然而不可踰，彼此信义相持，垂诸久远者理也。至争城争地，不以玉帛，而以兴戎，彼此强弱之分，则在势而不在理。所谓势者，合天时人事言之也，非仅直为壮而曲为老也。俄踞伊犁，在咸丰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后。旧附中国、与中国民人杂处各部落被其胁诱，俄官即视为所属，借以肆其凭陵。俄之取浩罕三部也，安集延未为所并，其酋阿古柏畏俄之逼，裹其部众陷我南疆。我复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窜入俄境，俄乃认安集延为其所属，欲借为占据回疆腴地之根。现冒称喀什噶尔住居之俄属，本随帕夏而来安集延余众，俄之无端冒为己属，实与交还伊犁仍留复踞地步同一居心。观其交还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属俄，其诡谋岂仅在此数百里土地哉！界务之必不可许者此也。俄商志在贸易，本无异图，俄官则又借此为通西于中之计，其蓄谋甚深。就商务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关一处，此次乃议及关内，并议及秦、蜀 楚各处，非不知运脚繁重，无利可图，盖欲借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纵横自恣，我无从禁制耳。嘉峪关设领事，容尚可行，至喀什噶尔通商一节，同治三年虽定约，实办迄未举行。此次界务未定，姑从缓议。而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处广设领

事，欲因商务蔓及地方，断不可许，此商务之宜设法挽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纳叛逆白彦虎一节，崇厚曾否与之理论，无从悬揣，应俟其复命时，请旨确询，以凭核议。至俄人自占据伊犁以来，始以官军势弱，欲诳荣全入伊犁，陷之以为质。既见官军势强，难容久踞，乃借词各案未结以缓之。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巽词恬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盖以俄于中国，未尝肇起衅端，可以间执中国主战者之口；妄忖中国近或厌兵，未便即与决裂，以开边衅；而崇厚全权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牵制疆臣，免生异议。是臣今日所披沥上陈者，或尚不在俄人意料之中。第就事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陈，坚忍而求胜。臣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十二月，崇厚至京，诏革职交刑部治罪。

六年正月，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复议，仍诏宗棠统筹新疆南北战守事宜。宗棠奏曰：“俄踞伊犁，毁大城不居，以大城迤东清水河、塔尔奇、绥定三城故墟居汉、回，而于大城东九十里金顶寺营造街市，几二十里，俄官、俄兵及各处商贾、客土各回错处其中，烟户萃聚。上年虽议交还，而催收钱粮如故。种人怨忿，莫敢谁何。见拟规复伊犁，东路宜严兵精河一带，扼其纷窜，伊犁将军金顺主之；中路由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径趋伊犁，计程一千二百五十里，本商货往来之道，广东陆路提督张曜主之；西路取道乌什，由冰岭之西经布鲁特游牧地，约七站抵伊犁，计程一千二百五十里，通政使司通政使刘锦棠主之。暮春之吉，臣当率马步各营出屯哈密，与南北两路诸统领筹议，再上方略。”七月，诏书徵宗棠来京陛见。七年正月，中俄和议成，约还伊犁全境，设嘉峪关、吐鲁番两领事，余议悉定。或曰：纪泽至俄都，枢府恐仍多迁就，宗棠已出关备战，惧不能副其意，或致

开衅端，故先征宗棠还。或曰：非也。

宗棠之大举出关也，先与张曜筹哈密屯田之事，非独中国士大夫窃窃焉议之，以为虚中事西，非徒无益，即欧人之论中国事者，亦莫不腾笑其迂。及锦棠巡历叶尔羌、和阗各城，外人流寓者，英吉利、阿剌伯、印度、君士但丁五千余人，咸震慑军威，无敢动，外人转叹宗棠老成持重之略，非西人所能料。自吐鲁番、库车进阿克苏，势如破竹，迎刃而解，其部伍严整，运筹不苟，一如俄人之攻基法。行兵二十日，中经一千二百里，荒野沙漠，而得三城一大捷，其克喀喇沙拉也，以寡胜，其克喀什噶尔也，以合围胜。使欧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能过之。当时西人之论如此。

宗棠起家幕府，长于治文书，其奏议文章最为同辈所推服。及后开府东南，肃清西域，嘉谟入告，多取自宗棠之一手一心。或遂疑文家积习，言过其实，然其时西人之言非能要誉于宗棠者也。俄人之于伊犁本无还意，实惮宗棠兵威，不敢尝试。崇厚昏庸，无足深责；而曾纪泽年少美才，颇谙外事，故能令其举所已得之地，拱手而还之中朝，非幸致也。

宗棠平生虽不屑以宋儒自囿，然践履笃实，不为欺人之谈，虽曾国藩亦欣慕焉。当未出时，曾与胡林翼论事不合，林翼斥为"豪杰胸襟，鄙子口吻"。鄙子者，湘人白谝之称也。外交本无谬巧，当时榛狉未开，且好存中国夷狄之见，一时以熟习洋务名者：李鸿章、郭嵩焘，并不及宗棠，庸讵知其泛应曲当如此。开诚心，布公道，四海有圣人焉，此心此理同也，而宗棠宏远矣。

大事表

《春秋》之例，大事书，小事不书。幸甚至哉！谱自受命西征，讫还伊犁，为《大事表》。

朝	年月	大事记
同治	五九	诏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六正	左宗棠驻汉口。
		用王柏心策，定三路进攻之计。
	七八	左宗棠入觐。
		奏定西征军费并协饷为八百万两。
	九	宗棠至彰德。
		刘松山率老湘营从。
		丙戌，宗棠拔营西向。
		刘典为陕西巡抚。
	十二	定榆、绥。
	八	定绥德。
		下董志原。
		复庆、泾。
		招辑流亡，计口授食，示区田、代田法，分官民屯垦。
	八	松山进下桥。
		令前敌各军取松山进止。
	十一	宗棠驻平凉。
	九正	松山逼金积堡为营，重兵扼永宁洞口。
		同月十五日，松山重伤卒于军，全局大震。
		宗棠奏加刘锦棠卿衔，接统老湘营，提督黄万友副之。
	十	破金积堡。

朝	年月	大事记
同治	十	陕回男妇万余人分起解赴平凉，安置平凉、华亭界化平川，按户分配地亩窑屋，给牲畜籽种，督其耕垦。
	十一正	我师败绩于烂泥沟，提督傅宗先、徐文秀死。
	二	西宁抚事成。
	十	复河、湟
	十二九	复肃州。
	十三三	金顺、额尔庆额军相继出关。
	十	诛叛回闵殿臣。
光绪	元	移台议定。 景濂、袁保恒并调京，兵事、饷事并为一手。 诏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 宗棠以三品卿衔西宁道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老湘营从征。
	二正	老湘营全军进军肃州。
	三	宗棠抵肃州
	四	锦棠督军继进。
	五	湘军前锋至巴里坤。
	闰六	锦棠克乌鲁木齐。
	三二	金运昌、卓胜军出关。
	三	收吐鲁番。 同月克托克逊。
	九	收库车。
	三十一	复喀什噶尔。新疆南八城悉平。
	四正	疏请改设新疆为行省。 崇厚使俄为全权大臣。
	五	分饬南北两路清丈地亩，定丁粮，厘税则，以次厘定关内外兵制。
	十二	朝命革崇厚职，交刑部治罪。
	六正	朝命驻英、法大臣曾纪泽赴俄复议。 疏陈历年建筑新疆城堡、修浚河渠、分设义塾、厘定赋则、更定货币成绩。
	七	宗棠驻哈密。诏征来京。

朝	年月	大事记
光绪	六七	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张曜副之。
	十	宗棠启行入关。
	七正	中俄和议成，约还伊犁全境，设嘉峪关、吐鲁番领事。
	二	王德榜等各军至张家口

人物表

嗟乎！千金之裘，岂一狐之腋哉。西征之役，事非微浅也。用兵十余年，转运万余里，糜费一万万。然而王柏心定其谋，左宗裳总其事，文祥主持于庙堂，二刘转战于关塞，曾纪泽折冲于樽俎，智名勇功，辐辏骆驿，仅乃成之，岂天时欤？所遇者，或亦人杰也。化隆改制创教，亦有土地、人民、主权，规画在数千里以外。及其败，自诣军门，甘心斧锧，虽教义使然，岂不慷慨大丈夫哉！故化隆当附《人物表》之末。

王柏心　文　祥　左宗棠　刘松山　刘锦棠　马化隆

将领表

宗棠西征，倚松山为大将。松山卒，锦棠继之。论将士劳烈，比东南为尤剧。而金积堡、河湟两役功，为松山父子所专，皆恶战也。御史宋邦儁曾奏请就地募兵，谓南人不可复用，此不知兵之言也。廉颇思用赵人，额兵之害，即在兵将之不相习。如宋邦儁言，回固未易平矣。将领以湘人为最多，军中自营官以至下士，大抵皆湘人。虽亦有黄鼎之蜀军，张曜之嵩武军，以视湘军，蔑如也。故锦棠休兵南旋，而烂泥沟之败丧我二帅；锦棠一助金顺，而玛纳斯南城不日遂拔。此李左车所叹息于先声者欤？三军之率，视吾旗鼓，老湘营当之矣。因比次同治八年至光绪三年各军将领别为一表，而不以名爵高下为后先。

刘松山	刘锦棠	张曜	黄鼎	金顺	刘厚基	成定康
刘厚填	郭运昌	高连陞	杨芳桂	张仲春	周开锡	金运昌
萧章开	洪惟善	宗岳	刘铭传	睦金城	喻有才	王德榜
朱明亮	桂锡桢	周绍濂	魏光焘	刘端冕	陆岳龄	喻步莲
李耀武	吴士迈	易德麟	章合才	敖天印	董福祥	徐万福
沈玉遂	曹克忠	刘盛藻	何作霖	谭慎典	陈湜	李玉春
方友升	赖长	郭宝昌	徐占彪	刘治均	雷正绾	马德顺
李耀南	周瑞松	宋庆	张福齐	丁贤发	邓增	额尔庆额
谭上连	黄万鹏	罗长祜	杨金龙	谭和义	陶生林	张春发

陈广发　卓　胜　徐学功　周兰亭　简敬临　黄万友　杨世俊
汤聘珍　李就山　易致中　朱德开　赵彩明　谭拔萃　孙金彪
侯名贵　庄　伟　英　翰　汤仁和　张　俊　章洪胜　夏辛酉
张宗本　席大成　胡登花　余福章　周明胜　李占椿　王凤鸣
傅宗先　王得胜　徐文秀　冯南斌　萧尝谦　刘明镫

殉难表

咸、同用兵，湖南受祸至微浅，然自江家兵，老湘营，曾、左军及胡林翼、刘典募湘军出境攻讨，日有杀伤，何可胜数。同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弹丸所及，倒者如墙。余尝至江南昭忠祠，见木主以万计，皆湘人也，此特有名籍可稽，一地一祠即已如此。故曰："上将胸前章，壮士胸中血。"非虚语也。嗟乎！岂不哀哉。宗棠西征，湘人从军者比于东南之役，多寡不可较，一路恶战，死于兵、死于疫、死于险阻、死于冻馁者，又何可胜数；而人人特哀刘松山、高连陞、徐文秀、简敬临之俦，位高故也。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回人为新教而争，其死于锋刃者，不得谓非殉难，然亦不可胜数。兹之所表，仅及西征将领耳。武夫尺籍，已不可稽，无从而表之，非轻视也。

高连陞　马顺德　李就山　刘松山　简敬临　姚连陞　谭正明
傅宗先　徐文秀　冶复兴　刘厚福　王安邦　张　林　杨世俊

回酋表

余读《诗》至《驷驖》《小戎》，未尝不掩卷而叹曰：夫牧民如牧羊然，时其水草，顺其情性，岂尽恃强力哉。陕、甘今为内地，昔时疆域，大半西戎酋长部落，朝廷视为藩属，羁縻而已。生其地者不能起而自治，浸淫既久，坐自强大，其以悍鸷称者，非偶然也。知周之所以亡，即知回之所以兴。谟罕默德之徒，亦因民风行其教义，非有他术也。陕、甘回乱，奉其黠杰以为渠率。而马化隆有术以驭其众，有财以行其教，金积堡地险人多，俨然为群回之所托命。穆图善之流，甘受其愚而不悔，苟非宗棠、松山之眼明手辣，新教行，化隆且为圣人矣。余既以化隆殿《人物表》之后，因汇诸酋长而为《回酋表》后之，君子以观览焉。

董福祥　李双良　高万全　马正和　白彦虎　余彦禄　崔　伟
陈　林　禹得彦　冯君福　马长顺　杨文治　马正刚　马生彦
毕大才　马朵三　马占鳌　马化隆（一名朝清）　李正荣　马重三
马升明　马万春　马朝元　马有全　苏如松　马耀邦（化隆子）
王　洪　马忠海　苏兆明　杨洪开　刘秉信　何生洲　海万新
马　俊　马永福　马文禄　马桂源　马本源　马　寿　马进禄
韩起寿　余小虎　马得振　马人得　马由布　王元林　马　元
金相印

夷酋表

夷酋盗贼，不足表。曷为表之？以别于回酋也。故君子大居正，信道而不信邪。

帕　夏　海古拉（帕夏次子）才米邪斯 伯克胡里（帕夏长子）要路打什　呢牙斯

附　叛　弁

何步云　英　韶

降回表

回不易降也，新教比旧教尤悍。化隆长驾远驭，回人信从若慈父。故金积堡未破以前，恃化隆以无恐，以为神人，必不诳我。陕回惟董福祥降最早，甘回惟白彦虎终不降。宗棠之诛降回，先遣人临案其家，以其家祀神者，得免于死，其时以土地祠得生者甚众。回人之祀土地，至于今不懈以此。颇闻回人被诛时，索贯绳牵，若刲羊豕，崇朝杀数千人，无一乞怜者。故回教轻死，而回酋贱降。余谱回酋降者自董福祥以来，不过十六人。惟福祥官提督，家财数十百万，土地犹广。冶复兴为白彦虎所得，不屈殉难，称难得焉。

董福祥　李双良　刘秉信　余彦禄　马永福　马寿清　马占鳌
马朵大　马永瑞　崔　伟　毕大才　冶复兴　何生洲　马人得

附　降　夷

呢牙斯　英　韶

跋

《续湘军志》四卷，妇祖湘潭朱师晦先生之所撰也。

先生讳德裳，晚号九还。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卒于民国二十五年。光绪二十九年，以第一名入泮，同年考取湖南留学日本官费生。先是，先生愤清政之不纲，矢志革命，遂参加自立军。既东渡，入同盟会，与黄兴、仇亮、蔡锷、范源廉等深相结纳，谋覆清社。学成归国，湖南臬司张鹤龄留办警政学堂，旋入京，官民政部，荐升警视厅右丞三品衔随带四级，兼官医院监督。其时，先生于营救被捕党人，曾不遗余力，盖实为革命者之内应也。

入民国，任交通部佥事。元年，袁世凯邀黄兴入都商国是，先生与胡子靖、仇亮迓之于天津。夜过半，先生谓黄氏曰："以权术斗权术，虽十克强不敌也。开诚心，布公道，则彼立穷矣。"黄氏以为然。抵京，先生与湘阴陈嘉会同居其馆中，参秘要。

袁世凯既以权谋窃取大总统，同盟会人深疾之。仇亮办《民主报》于北京，聘先生为主笔。年五十休致，就养山西太原，乃怡情志于《典》、《坟》，托深心于豪素。此书盖草创于太原，而戊亥之际杀青于湘潭者也。既脱稿，商务印书馆欲为排印，先生不许；欲自镂木，以所费不赀，未果。公元一九五一年，外舅、外姑就养青岛，以先生遗稿一巨笥畀余夫妇宝藏。十年浩劫，是书清稿以先师湘乡王季范先生借观，幸存于京师。今为点校，付岳麓书社印行，以广流布。

孙婿易祖洛谨跋

一九八三年五月

湘军志　湘军志平议　续湘军志

王闿运　郭振墉　朱德裳

责任编辑：文正义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30,000　印张，10.5　印数，1——5,900

统一书号：11285·19　　定价：2.05元

